



·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



奇婚记

〔匈〕米克沙特著 朱徽明 肖中译

奇婚记

第一部

第一章

两位大学生在奥拉斯辽斯克村

读者，现在我告诉你的这个故事，是我从一本纸张尚未发黄的家庭纪事里看到的。这里的记载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改变人物的姓名或把事件加以渲染都是多余的。这个在日记中记载本人的故事的人是很有名的，他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会撒谎。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自己会对自己撒谎。他的每一行记载都值得信任，所以我也没有必要以虚构来代替真情。

这件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新闻是这样开始的：八十五年前，在复活节前最后一个礼拜四，两位沙罗什帕塔克大学的大学生，饭后信步向奥拉斯辽斯克村的小饭店走去。他们利用春假要到邻省鲍尔诺茨城去。他们在本省帕塔克城 步行动身：那时候大学生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娇贵。教员的竹棍子，在许多教具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可是走路呢，还得靠自己的两条腿。至于说到伙食，那时候大学生的肚子，老饿得咕噜咕噜叫，甚至要比现在厉害得多，频繁得多。

两位留着胡髭的大学生，听吸着烟的老板娘说，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卖给他们，还做了个怪难看的鬼脸。

“是的，*sero venientibus ossa*，”小饭店老板说。他要让大学生知道，他也懂得一点拉丁文。“两位老爷，早来一个钟头，又费你们什么事呢。我们今天做了这样好的炖肉，如果总督 本人吃到，也会舔指头的。”

“能不能请大婶快点给我们随便弄些什么吃的呢？”一位大学生用温柔的恳求的目光瞧着老板娘。老板娘从自己的烟斗中喷出云雾似的烟，慷慨地答应了：

“好吧，我有一对童子鸡，唔，它们正在院子里散步呢，只要你们能抓到它们，或者用棍子打伤它们，我马上就可以烤给你们吃。”

怎么抓不到呢？！沙罗什帕塔克大学的大学生能抓到任何人、任何东西，甚至能捉鬼。刚巧在今年，列魏列克的波里·莫那尔就捉了一个鬼，大家知道，鬼是没有肉体的，没有什么地方好抓。至于小鸡，那就又当别论了！在复活节的时候，小鸡真的还没有长大，随他去吧，两位大学生打定主意，就向院子里走去，在那里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围猎。那群小鸡感到大难临头，就都四散飞跑，有时躲在数不清的马房和鸡棚边，有时躲在柴堆后面。

院子里停着唯一的一辆马车，它是一辆装有皮坐垫的匈牙利式轻便马车。牲口身上的套索已经被卸下来了，牲口的头齐耳朵一直伸到在马世界里如此受欢迎的马料口袋里，只听到单调的沙沙沙的嚼料声音。

即沙罗什帕塔克城，在匈牙利的东北部。

拉丁语：晚到，只有骨头。

总督，奥地利皇帝驻匈牙利的总督，在一八六七年被废除。

在马车的后座，有一个金头发淡蓝眼睛的瘦瘦的男孩子，靠在座位的背上晒太阳。马车进入院子时碰到了一棵长在大门旁边的鲜花盛开的杏树，粉红色的杏花落到了男孩子的身上。他把它们捡起来玩弄着，一会儿仔细望望，一会儿把花瓣摘下来。马车夫在牲口旁边忙碌着，好几次问男孩子：

“拉约什，您要不要下来？”

“干吗？”

“您要不要尝尝葡萄酒呢？”

“不，现在我不要。”

可是，两位留着胡髭的大学生在院子里动手捉小鸡，男孩子就活跃起来了。事情可不简单：沙罗什帕塔克大学的大学生不是经常能看到的，这里一下子就有两个，而且还在追逐小鸡呢！

他从车上爬下来，用那对聪明的眼睛灵活地注视着两位大学生追赶小鸡的一举一动，大学生企图把它们赶到一个角落里，这样抓住或打伤它们就比较容易些。

很多人一下子都聚拢来欣赏这个如此有趣的不平常的场面。左邻右舍都隔着围墙望着，两个活泼的小姑娘，阿葛涅沙和巴尼，扔下了上厨房洗食具的工作：因为她们对这两位年青漂亮的少爷，比谁都来得感兴趣。阿葛涅沙还认得其中一位瘦瘦的大学生（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地位的老爷）。

小饭店里的喧哗声吸引了县长手下的乡警裘里·萨宝。的确，在小饭店的附近可以经常碰到萨宝，他那贪得无厌的喉咙里有个恶魔经常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到这里来。可是，这一次却是院子里嘈杂的喧哗声把他吸引来的。不看这样的表演——两位饿肚子的大学生抓小鸡——是罪过的。啊，抓到了！噫，该死的，又从手里跑掉了！

周围响起了哈哈大笑的声音，嘲笑声连连传开。哼，还用说，这两位大学生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因为要学到这种技术可不能找凯维教授，干这种事情，狐狸和黄鼠狼才是最好的能手。

小饭店老板走出来了，他很象自己的妻子，这使人大为惊奇。这对夫妇彼此间只有一点差别，一个穿裙子，一个穿裤子；还有就是两个人拿烟斗的姿势不同，男的拿在左手里，女的拿在右手里，同时骄傲地用一只空手叉着腰。

“噫，噫！老爷，拿了棍子可得小心些！别打伤了我太太养的那只心爱的雄鸡，否则就麻烦了，噫，拿破仑！你自己逃命吧，拿破仑！”

在满院子跑着的鸡群中有一只大雄鸡，它耸起大鸡冠蹒跚着，它的羽毛象野鸡的羽毛一样鲜艳；在它毛茸茸的尾部竖起来的长长的白色羽毛上，有人写了几个印刷体的字母：“拿破仑万岁！”

“你们打那只大红的或白的好了！”小饭店老板喊着：“喏，喏，它跑近马棚了……”

一个中学生眼看这两位大学生用尽一切办法去抓小鸡，还是抓不到，就从口袋里取出投石器，把一块石头放进去，把小皮带解开，然后放掉。小石头象箭一般在空中呼啸而过，直接命中一只小鸡的愚蠢的脑袋；小鸡摇晃了一下就断了气。

这只小鸡可能比其他鸡兄弟走运：至少它没瘸腿，也没有死在厨子

的刀下。它在伟大的反鸡族长征中，光荣地牺牲在战场上。

“Valde bene 1 小饭店老板叫了一声好。“只有上帝和裘里老爷才能射得这么准！”（那时候，威廉·退尔还没有被画成纸牌上的红方块J，否则，小饭店老板可能会知道他的。）中学生把另外一块石头放在投石器里，他手一扬，一只小白鸡也倒地死了。

“还要不要？”男孩子有些骄傲地问道。

他的骄傲是叫人好笑的。简直想不到，这样大一个小孩子，会使两位成年的大学生丢脸，他居然还问他们：“还要不要？”

幸亏他们都没有听见男孩子的话，他们也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男孩子：沙罗什帕塔克大学法律系的大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不值得一提这个男中学生。狮子在自己的脚底下可以看得见蚂蚁，而沙罗什帕塔克大学的大学生注意不到这位中学生。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世界上现在就有这样不能比拟的伟大的东西……

可是，一位身材矮壮、滚圆的头上长着金发的大学生走近了男孩子，象恩赐似地拍拍他的肩膀：

“你射得真好！喔，小兄弟，希望你长大！”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别的话一句也没说。可是这个鼓励正合男孩子的心意，他就这样长大起来，过了二十五年到三十年，当这个圆头大学生再一次看见他而且认出他就是少年射击手时，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这个小孩子叫什么名字？”他从正在解开马料袋的马车夫身旁走过去，随便问了一声。

“拉约什·科苏特，”马车夫回答。

“多机灵的孩子！”圆头顶的大学生简单地说了一句。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不是最后一次），“是个中学生吗？是不是？”

“是的。”

“他在哪里读书？”

“在乌叶海城。”

这时，另一位年纪大一些的俊秀的稍有一点羞羞答答的大学生把一对打死了的童子鸡捡起来，很神气地交给老板娘，可是阿葛涅沙姑娘却从他的手里把小鸡抢过去，说：

“伯爵，拿到这里来，我这里正好有热水，我马上就把它们捋毛。”

厨房里立即忙乱起来：铁板上的脂油吱啦吱啦响得欢，干面包在小石臼里瑟瑟地响，听得见鸡蛋壳裂开的声音，一句话，响起了饿肚子的人感到最悦耳的音乐。

可是命中注定这顿饭是吃不成的。在命书里写道：一个完全不值得注意的偶然事件妨碍了小饭店里的这顿中饭。妨碍这顿中饭是不需要太多原因的：譬如一只最寻常的家猫，可能从厨房里把炖肉偷走。在命运的手掌中，甚至一只猫儿也能够成为巨大的力量，破坏事情的正常进行。可是现在打扰这顿中饭的不是一只猫，而是县长老爷，通常命运被他掌

拉丁语：好极了！

威廉·退尔，德国诗人席勒（1759—1805）剧本里的英雄，以善射著称。

拉约什·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革命和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握了，事情就更糟糕。

伊斯特万·裘里男爵在那时候担任县长。就在小饭店里烤小鸡的时候，他坐在自己的城堡的晒台上同别恩村的代表们——村长马通·若姆贝克、代表加博尔·科潘托、米哈伊·萨宝——讨论着，代表们脱掉了帽子，恭恭敬敬地站在他的面前。

伊斯特万·裘里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他的外表十分奇怪：大肚子配一个小脑袋，这脑袋就长在干瘪的细细的脖子上，看起来他就象一把小提琴。谁也不会相信裘里过去是军人。而且他几乎在军队里过了一辈子，凭良心说，他做过很多缺德的事情；他不仅替我们的弗兰茨皇帝陛下服过务，而且也在别的国家里为别的统治者效劳过。他游历过许多国家，横渡了好几个海洋，可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他甚至到过萨拉森人居住的地方。裘里家一个老佣人讲起，有一次野人差一点要吃掉他的主人，这件事很可能是有过的，因为野人们已经拔掉了他的头发（他回到奥拉斯辽斯克村时头全秃了）。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野人没有吃掉他；这件事很遗憾，因为吃掉了他，现在他就不能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了。

总之，裘里靠搜刮民脂民膏发了财。在发生上述故事的时候，他坐在阳台上听着来到他面前的别恩村村代表们的报告。村代表们报告他，葡萄地里出产的葡萄酒全给卖掉了。别斯杰尔采勃尼城的商人们陆续到来，收买了公有的地窖里最近十年贮藏的葡萄酒。他们慷慨地付出了大量金币，收买了流质的金液——葡萄酒。现在是最适合出卖匈牙利葡萄酒的时候。尤其在今年，君士坦丁堡换了一位皇帝，村长对他说，新皇帝马上要和三百个姑娘结婚。真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为了庆祝一系列的结婚典礼，葡萄酒就要得多啦。

“若姆贝克，你发疯了，”男爵含笑说，“土耳其人是不喝葡萄酒的。”“老爷，您别信他们那一套。”

“商人买葡萄酒付了多少钱？”

“一下子慷慨地付了两千福林。”

“啾啾啾，啾啾啾。”男爵叫起来了。他发出这种使人一听就想起青蛙的叫声，就是表示他感到非常惊奇。“您把这么多的钱放在哪里？”

“我们藏在家里可靠的地方。”

“哼，”县长光火了，“放在省政府的会计处不更好吗？他们是把钱放在保险柜里的！”

那时候加博尔·科潘托刚要说话，若姆贝克村长偷偷地用膀子推推他，说：

“老爷，我们认为，如果国库吞下了什么，就永远不会吐出来了。”

“你怎么敢这样批评省政府，”男爵对他大声叱责，“你们干事多愚蠢！你们要知道，别恩村的小偷很多。这些小偷还打算偷神圣的老奶奶的无底盆里的最后一滴圣油。可是西庇拉老奶奶也够聪明的了，她不把盛油的坛子放在别恩村。可是别恩村附近也不太妙呀！那个亚诺希克强盗带了十一个青年人在那里转来转去。他什么都知道。上星期亚诺希克吩咐自己的人给我的亲家安托尔·多库什带了一个信，要他送两块猪

油和一双新鞋子去。多库什给了猪油，至于鞋子，他说没有新的。亚诺希克立即又转告多库什：‘叫他不要骗人，卧房里的沙发上就有一双新鞋子。’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中午吉卜赛邮差从乌叶海城把一双鞋子连同放信的白铁皮箱子一起送来，可是多库什的女仆没有告诉老爷，就把鞋子放在沙发上。你们自己判断吧，在这个时候能把钱放在家里吗？”

“我们会很好地保管自己的钱的，”村长一边整理着梳头发的小梳子，一边申辩说，“我们日日夜夜在村里派自卫人员站岗：一个哨兵站在里边，一个哨兵站在外边。”

另外两个农民也证明，屋里和屋外确实有扛着铁叉的看守人在站岗。

可是裘里男爵对他们的有力的论据毫不服输，他反而找到了更有力的理由。

“这算不了什么！明白吗？哨兵也是人，因为别人可以说服他，可以灌醉他，用美人计诱惑他，如果有人掌握了他的心，那么他的良心马上就会动摇。”

马通·若姆贝克依然默默地微笑着。

“我们也想到过这一点。”

“怎么想的呢？”伊斯特万·裘里惊奇地问道。

“哼，”村长回答道，他四面望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外人在偷听，随后他狡猾地眨了眨一只眼睛，示意说，“就是完全不把钱放在站岗放哨的地方，放在别的地方。”

男爵被这个乡巴佬的刁猾引得哈哈大笑，村代表们就太平平地走了。就在这个时候，乡警萨宝在男爵的庄园旁边走过。裘里男爵很爱聊天，而且又富于好奇心，因此他马上同乡警聊开了。

“老弟，村里有什么新闻？你在哪里待过？你看见了什么？”

“我在小饭店里看见两位大学生，正在院子里抓小鸡呢。”

“抓小鸡？他们不打算生吃掉它们吧？”

“小饭店的老板娘答应他们，抓住了小鸡，就烤给他们吃。两位大学生饿得象狼一样，可是，他们都是上等人，有一位还是伯爵呢。”

“咽咽咽，咽咽咽，”男爵高兴得叫了起来，“你知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可不知道。”

“好，那么你马上跑步到小饭店去，把他们拉到我这里来吃中饭。”

当乡警走进小饭店，转告两位大学生说，裘里老爷欢迎他们，邀请他们上他那里吃中饭的时候，小鸡已经在沸腾的油里浮游了，油生气地吱啦吱啦响着，泛起泡沫喷溅着。乡警请他们快些去，因为已经在摆席了。

以美酒佳肴诱惑两位大学生是容易的事儿；两位青年人打算马上就跟乡警去，可是他们首先得灵活地对小饭店的老板把事情交代好，免得他因自己的离开而见怪。

“喔，你们说哪儿话！”老板回答说，“当然罗，男爵家的中饭比较好些，好的中饭总是比坏的好。”

“对的总是对的！可是你还是说吧，我们该付多少钱？”

“没有吃，就不必付钱。”老板生气地回答。

“可是你死了一对小鸡，要受损失啦。”

老板捷尔吉·托特听到这些话显得有点儿狼狈，甚至面孔也红了起来，他觉得他争不过这两位大学生。可是他马上摸摸自己的肚子，带着些受委屈的神气回答：

“老爷，你们把我看错了！难道我是一个寒酸的裁缝吗？我的亲爱的，我每天要吃三四顿饭，好吧，这对小鸡我自己吃吧，可是我还要用腌小黄瓜拌它们。”

过去的世界是多么奇妙呀！现在它再也不会回来了！

同老板把事儿处理妥当以后，两位大学生就向老板娘告辞了。老板娘仿佛同老朋友分手似的深受感动，她要大学生答应，将来他们回大学时，一定要来看她，她又补了一句，那时候新孵的一窝小鸡也都长大了。

最后两位大学生向城堡走去，在许多树木的背后现出了高高的美丽的城堡的屋顶。

仁慈的上帝啊！在那时候城堡是被人另眼看待的，城堡傲然耸立的白石高墙，使人感到严峻威武。从大门开始是一条由许多粗壮挺拔象参加检阅的士兵似的杨柳树组成的林荫道；一只孔雀拖着沉重的光彩夺目的长尾巴神气活现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切都充满了庄重的静寂和尊严。那些百年老橡树似乎不让路上经过的庄稼汉的大车的轧轧声闯进花园。可是在早春季节，橡树的绿叶还没有长出来，一刮风，那些光秃秃的树枝就互相碰撞：叽嘎，叽嘎，叽嘎，叽嘎，这好象已经不是树枝的碰撞声，而是拉科西领导的库鲁茨们在远处行军。

喔，杰姆普林，杰姆普林呀！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幸福的。库鲁茨们庄严的影子正在它的土地上徘徊。不，他们没有被人消灭掉。他们就住在那看不见的被天幕覆盖的山谷里的帐篷内。现在，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可不是属于那些住在上面的人的。活着的人只有一个目的——等待着那些死去的人的召唤。每一棵灌木，每一寸土地都保持着并唤起人们对死者的忆念。喔，从某处传来了马嘶声。这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见地上的脚印？是不是黄色靴子的脚印呢？对，对，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从云雾里走出来，在树丛间走动，出现在泉水旁边。神话里传说牧神、河神与魔鬼们曾同住在森林里和小溪边。基督教把他们赶走了。土地荒芜了，唉！它是多么荒凉呀！只有在这一小块土地上才恢复了古老的多神教世界，可是现在所居住的人，不是丑陋的牧神，而是漂亮的勇士们了。他们住在这里，走来走去，可以在森林的响声中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可能消失，也不应该消失。如果他们一旦消失了，那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就等于死亡。

可是那些城堡呢！过路人呀，如果你在游历的时候在随便什么地方看见了它们的古老的城墙，你就要停下来脱帽致敬，并不是为了它们现在的主人：主人可能是不值得尊敬的，他打牌、抽烟，因贪吃打着嗝。可是城堡呢！虽然好久以来城堡已经不是它的主人的祖居，可能主人还只在昨天根据某某机灵的经纪人的建议，没有看见城堡就把它买下，如果他感到靠这种买卖可以发财，那么明天就会赶快把它卖掉。古老的庄

法兰西士·拉科西二世（1676—1735），反对奥地利压迫的匈牙利解放运动的领袖，这一解放运动发生在十六世纪末叶十七世纪初叶，因被上层贵族出卖而遭受失败。库鲁茨，系指参加这次运动的人。

园和它现在的主人的名字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大家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哪一个先住在这里，以后又是哪一个搬到这里来住。从这里可以引出许多线来，难以猜测的命运之梭，就可以用这些线在时间的织布机上织出一匹历史的布帛。

在这些庄园里是多么讲究“吃”呀！他们准备着而且吃尽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小菜，烟囱也被烟熏黑了。是的，还有什么好说的，许多农民的汗流在田里，为了使贵族们的厨房日日夜夜地冒烟。烟囱，是贪得无厌的强盗呀！大门是多么殷勤地招待着客人啊！正因为大门是永远敞开着的，因此烟囱就不得不成为强盗了……

可是开大门不仅是为了让客人们进来。他们敞开大门，有时候是为了让人出去。当院墙外边响起召集的军号声，或者骑兵佩着染血的宝剑在城堡前面经过的时候，大家就套上最漂亮的马，家里最勇敢的人跨上了马鞍，于是古老的大门的勾绊轧啦轧啦地响起来，把那最勇敢的人从城堡里放出去。白发苍苍的老爷和太太们，穿着缎鞋子的姐妹们和兄弟们，都在他后面挥动着雪白的手帕，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后来他就回来了或者根本不再回来。可是一旦又响起了号角声（号角声是经常响的），古老的大门就又打开了：这又意味着城堡里有一个小伙子长大成人并准备投入战斗。

乡警领着两位大学生经过花园。正是早春的时候，园里的树木全是光秃秃的。只有杏树才开过花，罗汉松带着美丽的常绿的叶子愉快地点点头。花匠在暖房旁边忙碌着。他从地里掘起了一支龙须草，在乡警面前夸耀着。花匠满意地微笑着，他的脸上现出有权支配大地的表情。花匠的全部神气好象在说：“您看，我是怎样指挥大地母亲的，我又是怎样愚弄它，使它失去了自己的意志。龙须草只有在五月里才在地上长起来，可是我对它发出了命令——虽然院子里还只是四月天，我却给了您这支龙须草。”

所有老爷们的花园彼此都是相似的：它们都郁郁寡欢地现出可怜相。可怜的树木象俘虏似的生长在这里。况且老爷们对待树木就象对待自己的农奴一样，以最残酷的方式对待它们。老爷们的专横征服不了那些树木，他们就采用各种各样狡猾的手段。暴君狡黠固执又顽固。老实说，树木只有在森林里或者在农民的园圃里才能自由自在地成长：锦葵愿意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那里的土地可不是树木雇佣的奶妈，而是真正的母亲，她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乳汁抚育它们。别舒凯和巴尼__随便向地里撒了一小把紫罗兰种子，或者把天竺葵的嫩枝插入地里，如果大地母亲接受它们，它们就生长起来，如果不需要，事情也就算了。可是大地母亲是常常温和地接受植物的种子并象慈母一样抚育着它们。这种天竺葵有着浓郁的香气，当小孙女打开老祖母的圣经，老祖母年青时放在圣经书里的嫩枝，还能发出芬芳的香味。可是那些长在老爷们的作为装饰品的花园里的树木是多么糟糕呀！罗汉松在里面过于温暖，而无花果却嫌太冷，它们在那里全都感到自己象奴隶一样！憔悴的柠檬树和另外一些不幸的热带国家的树木都悲哀地互相点着头。它们在这里照理应当象在别的地方或在别的天空下那样，开放得万紫千红。

均系姑娘的名字。

两位客人已经走近凉亭了，这类凉亭在所有老爷们的花园里都可以看到。一块树墩当作小桌子放在凉亭里。小桌上放着一把吉他，琴把上扎了一条浅蓝色的缎带。

“怎么，家里有小姐吗？”

“是的，男爵小姐马丽什卡。”

“妙极了！”圆头大学生说。

“有什么好妙的呢？”他的同伴反驳他。“如果家里有小姐，而她还有吉他，那她一定有一本纪念册，既然她有了纪念册，我同你势必要在这上面题诗。这就很不好了。”

“这对你又算得了什么呢？”圆头大学生放声大笑说。

“你笑得好，你是诗人！”同伴带着苦恼的表情叫道。“至于我，宁肯劈柴，不愿吟诗。况且，你那首《拉科西升天》的诗，在你的诗歌生涯中已经经历过某些悲惨的遭遇，”他又愉快地带笑说了这么一句，“两昼夜的禁闭，这可不是开玩笑。”

这个暗示是涉及一首诗的，圆头大学生在那首诗里描写了拉科西公爵升天的故事。这件丑事在全帕塔克城都知道了。如果屠古特男爵不出席参加，可能任何不幸都不会发生，年青的诗人在那首诗里这样写道：圣徒彼得到了上帝那儿，上帝穿着紫红色的披肩坐在御座上，彼得向上帝报告法兰西士·拉科西二世到来而且在天国的门外等候着。“能让他进来吗？”彼得问道。“当然可以。”上帝回答，“等一等，我亲自去迎接他，还得穿上匈牙利的民族服装！”故事的要旨就概括在这里面。屠古特男爵是一位万能的政府要人，他怒不可遏地对教授叫道：“这是冒渎神圣的行为！必须惩罚这个学生！”随后他转身尖锐地对男孩子说：“你如果没有被绞死，那反正也不得长久活在世界上，你不敬神，也不敬上帝。”

花园的小径撒满了碎石子，它们在脚底下愉快地发出擦擦擦的声音。春天的浓郁的香气使这两位青年人陶醉了。空气里充满了树木和园中花草的非常甜蜜的气息，闻着这些香味，鼻孔也舒服得发痒了。

就在这时候铃声响起来了。

“请诸位就座了，老爷们，请快些走吧。”乡警催促他们。

马丽亚的爱称。

屠古特（1736—1818），奥地利的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最反动的分子。一七九五年匈牙利共和国起义的领袖，由于他的顽固坚持而被判死刑。

匈牙利的民族服装，胸前绣有丝带的短上衣，类似匈牙利骠骑兵穿的服装。

斯达利那·屠古特可能是一个不坏的外交家，却是一个糟糕的先知。以后当西格蒙特·别尔那特以最老的代表身份有一次主持召开某届国会的时候，我亲自在国会的代表们之间看见他。——原注

第二章

裘里男爵和他的家庭

这时年老的男爵从栗色的林荫道深处出现了，他远远地伸出两手迎着客人走来，他那样子就象一只起飞的鸟儿。

“喔，是你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和蔼可亲地喊道，“你们是匈牙利的母亲养出来的，还是什么野山羊喂大的呀？到了村里应该先上哪个人家，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哼，你们简直是两只狗崽子！好吧，你们说得简单一点，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亚诺什·布特列尔。”年纪稍大的瘦瘦的大学生说。

“啾啾啾，啾啾啾！好家伙！我同你去世的父亲过去还很接近呢。他多么象你呀！那当然，这就是说，你很象他。喔，这反正一样。以前我曾跟他一起随弗兰茨皇帝到乌尔济茨城外拿破仑那里去求和呢。”

他俩走近房子跟前，裘里连忙简单扼要地谈起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唉，那些皇帝耍花样可真老练呀！看来上帝把王冠赐给谁，也就把聪明赐给谁了。这么一来，上帝本人就放心些了。我们到了一家古老的磨坊里，那是法国的最前线。拿破仑的大本营就设在那里。拿破仑走近我们，拥抱了我们的皇帝，用开玩笑的责备的口吻说：‘您瞧，这是一座多么了不起的宫殿啊，陛下已经迫使我在里面住了三个月了！’我们的皇帝谦虚而有礼貌地回答说：‘可是您在这里并没有白白的浪费了时间，请您不要生我的气。’接着他俩又拥抱起来，可是你父亲凑到我耳边轻声说：‘我以前总认为世界上没有比鞋匠的手艺更糟的了，因为他老是用发臭的胶水。可是我现在亲眼看到，我想错了。’他就是这样一句接一句地对我说的。你的父亲多么会讽刺。喂，你是什么人的儿子？”他对另一位大学生说。

“我是鲍尔诺茨城别尔那特的儿子，叫西格蒙特·别尔那特。”

“噢！”男爵带笑叫道：“你不就是那位久闻大名的要上帝穿匈牙利骠骑兵短上衣的蹩脚作家吗？好，你继承了你父亲的大脑袋！可是我形容得也不完全正确：你父亲的脑袋当然还留在他的脖子上……不过，将来你这个圆脑袋……很明显，你现在是回家度假吧？”

“一点不错，老爷。”

“那么亚诺什小兄弟也是同你一起回家的吗？”

“是的，他要上我们那里过复活节。”

“可他的保护人是在帕塔克城呀，对不对？”

“对的，伊斯特万·法伊老爷。”

“好吧，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到家里？”

“今天晚上。”

“不行，我的亲爱的，这一点可办不到，现在已经打铃摆席了，我现在就请你们就座。”

马丽亚男爵小姐和她的家庭女教师已经在饭厅里等候客人了，她们都穿戴着当时流行的服饰，梳着希腊式发髻：两边都有一绺鬃发，围绕着她们的面孔。那时候的妇女既没有丰满的臀部，也没有曲线分明的细

腰。腰部的线条延续到很高的地方，几乎到腋窝下，大家认为这很美，因为在巴黎流行过这样的服饰，同时，女性的肉体都包裹在衣服里。可是聪明人总是搞得清楚，哪个部位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男爵急忙向大家介绍两位大学生，男爵小姐从那柔密的睫毛下羞答答地向他俩瞥视了一下，马上低下眼睛，侧过身子行了一个当时普通的屈膝礼。小姐的外表并不难看，可是冷得象冰一样。她长着一个稍微向前突出的下巴，有一个美丽的小酒窝配衬着，前额仿佛很尖削，可是同她的面部也还相称。凭良心说，男爵小姐的身材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好，只有她那常常咬嘴唇的可笑的习惯，使她很象一匹烈性的阿拉伯马儿。

“这是马丽波夫人，”男爵介绍了男爵小姐的家庭女教师。

也不知老天爷怎么跟她开玩笑，马丽波夫人长得很象诗人米哈伊·乔柯纳依的叙事诗中的陀罗季雅（每一个大学生在那时候都随身带着乔柯纳依的诗集）。

在说话人的背后又听见了窸窣窣窣的衣服的响声，这一次是教区的亚诺什·苏青卡神父出来了，他那挺拔的身体穿着一件黑色的法衣，从领头到下摆的钮扣全部扣上了。这个小神父漂亮、年青，有一对浅蓝色的眼睛，有着红通通的面颊，二下巴也已经看得出了。他那刮过胡子的嘴唇边流露出机灵而又阴险的微笑。他的外表并不象个匈牙利乡村的神父，而象个十八世纪法兰西宫廷的神父。

“啊，布特列尔伯爵！”有人向他介绍客人，他鞠着躬喊道。“是赫赫有名的古老的望族呀！布特列尔族中有一个人刺死过华伦斯坦，这个我没有弄错吧。”

“唉，他不做这件事还好一些！”亚诺什伯爵苦笑着回答。“布特列尔族从那时起就倒霉了。”

“好吧，孩子们，大家坐下吧，坐吧。亚诺什，好孩子，你同我的女儿坐在一起，西格，你坐在神父旁边。他会讲些笑话让你开心呢。”

桌面上摆了七副食具，却只有六个人吃饭。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第七副食具的主人突然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它一下子就跳上了自己的坐椅。两位大学生因为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都吓得颤抖了一下。这是一只猴子，是男爵周游各地时从加里曼丹把它带回来的。他很宠爱它，而且教会它各种各样的恶作剧。马丽什卡小姐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把一条餐巾系在猴子的脖子上，猴子以感谢的眼光回报了小姐。

“基底，你要等一等，你吃还嫌热一点……懂吗，汤还嫌热呢。”

男爵小姐的嗓子悦耳而又响亮。猴子懂得女主人的话，就鼓起了丑陋的嘴巴对着碟子吹。它用爪子抓起小刀、勺子和叉子，可是拿不住，全都哗啦啦地响着掉在地板上。马丽波夫人要负责把猴子丢在地板上的食具捡起来，这就是为什么马丽波夫人不在场的时候，别人称呼猴子为“马丽波先生”的原因。这个绰号是马丽什卡小姐想出来的，正因为如

维切兹·米哈伊·乔柯纳依（1773—1805），匈牙利启蒙派的优秀诗人，匈牙利文学语言创始人之一，陀罗季雅是乔柯纳依的讽刺叙事诗中的人物。

华伦斯坦·阿尔布雷希特（1583—1634），是三十年战争时代（1618—1648）奥地利的统帅。因怀疑他同敌人有秘密关系而被人打死于捷克的黑勃城。

猴子的名字。

此，以后这个绰号就在辽斯克村有钱人家传了开来。

老男爵在喝汤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说起他怎样把猴子从加里曼丹带回来的故事。第二道菜端上来，他就谈到自己过去在军队里的惊险故事了；平常他讲这些故事时，总爱加油添酱地把一些艳情故事讲得特别详细，甚至讲起猴子的历史，也没有忘记杜撰一些风流韵事。裘里男爵老是记起各种各样肤色的女人，白种的、黑种的、混血的女人；一说到这些女人，他象突然想起来似地对女儿说：

“亲爱的女儿，你上隔壁房间里去一会儿。”

马丽什卡顺从地站起来，低下眼睛离开了；过了几分钟，她才大胆地望望饭厅，问道：

“亲爱的爸爸，现在我可以进来吗？”

如果男爵偶尔要讲些过于风流的故事，他就打发神父走开：

“神父，您也得上隔壁房间里去，可是绝对不许您在锁缝里偷听！”

应该说明，裘里男爵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军人。他家里的饭厅全用军用品布置：有许多马刀、短剑、枪支和手杖，饭厅里所挂的图画也都适合他的口味。将军们的肖像画占多数：如约瑟夫·西蒙尼将军，穿着一件绣花的五颜六色的骠骑兵短上衣；匈牙利闻名的将军米哈伊·萨尔拉赫，他是面孔红通通的胖子，穿着一件白色的军装，上面挂着很多勋章，他是全奥地利军队里最神气的将军；还有一位头有一点儿象压扁的梨子的叶甫盖尼·萨伏伊将军。从有些静物画来看，饭厅的布置同别的老爷们完全一样，不过有一幅库佩茨基的画，他画的是一个有很多叶子的南瓜。男爵要人相信这也是一幅军人的肖像画，就不断含义深长地向人使眼色。他只有同最亲近的人才敢低低地说明这就是弗兰茨皇帝。

辞职的上尉虽然是一位爱聊天的人，他可一分钟也没忘掉主人应尽的责任，他的舌头在说话，他的手就不停地把最有名的托考伊葡萄酒往酒杯里倒。“哼，这些酒啊，你们喝了它，就会觉得象火在血管里流似的。”

这时，外皮松脆的红通通的乳猪肉端上了桌子。乳猪肉是一种真正能下酒的菜。它在盘子里仿佛临死时那样叫着：“碰杯啊！碰杯啊！碰杯啊！”

原来男爵本人以前也在帕塔克城读过书。他在吃饭的时候记起了大部分是闹酒内容的诗篇，譬如，他说圣徒保罗从前到罗马去，他的肩上扛着一根棍子，棍子上挂着一只水壶，他热情地招待了圣徒腓力伯。在唱一支滑稽歌的时候，常常把酒倒在腓力伯旁边那个人的杯里，那个人总是把腓力伯那份酒喝掉了。

神父带着半开玩笑的愤慨神情摇摇头说：

“哎哟哟，仁慈的老爷，冒读圣人是不可取的……”

“神父，瞧你说的，我可没有冒读圣人。我只想这两位高贵的客人好好地乐一乐，让他们下次路过伊斯特万·裘里家的时候，不至于过

约瑟夫·西蒙尼男爵（1771—1832），是一位骠骑兵团长，因参加反对拿破仑战争而闻名。

叶甫盖尼·萨伏伊（1663—1736），奥地利的统帅和政治家。

库佩茨基·杨（1667—1740），当时最好的画家之一，捷克人。

托考伊，地名，在匈牙利的东北部，托考伊的葡萄酒是世界闻名的。

门不入。”

西格·别尔那特立刻就向主人保证，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样诚挚的招待。

“你们以后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门不入吗？”

“永远不会这样。”

“孩子们，那就拉拉手吧！”

“亲爱的叔叔，顺路一定要来的！”

“好吧，你们现在就发个誓：‘如果我们以后不来，我们的眼睛就都要瞎掉！’”

“我们的眼睛就都要瞎掉。”亚诺什·布特列尔也接着说。

“你们回学校时也来瞧一下吗？”

“一定来。”

“那真太好了。上等人的手可不是基庇的爪子。（猴子象所有嚼着烤乳猪肉的人一样，嘴里咂咂地响着。）喂喂，基庇，你别生气。我打算承认你也是一位绅士！”

喝了酒，话就多了，两位大学生变得健谈起来了。笑话一个接着一个。男爵两手捧着自己的大肚子哈哈大笑着。他有时抓住讲故事人的钮子焦急地问：

“停一停，停一停，马丽什卡不需要出去吗？”

“不要，不要，上帝开恩吧！”

男爵对这个回答有些不太高兴，笑话仿佛因此就失去了它的刺激性了。

笑话是泥沼里的花朵。它们通常都生长在污秽和烂泥里。可是帕塔克城大学生的笑话是生长在另一种土壤上的：他们把首相屠古特参观大学当作谈话的材料。

他们讲起从前奥地利的查理皇太子路过帕塔克城，他希望能看看久闻大名的帕塔克的大学生们。“我希望，”他对屠古特说，“您能下一道适当的命令。”屠古特男爵不便说这种话，他承认他不能利用全部权力强迫大学生到街上来。于是他采用了狡猾的手段：他对帕塔克城下了一道命令：以后奥地利皇太子由他陪同到城里的时候，街上不许有一个大学生。结果全体大学生都排了队站在街上，甚至重病的人也都爬了出来。

“同时大学生还唱了《马赛曲》，是吗？”神父问道。

“是的，有些人唱了。”

“屠古特禁止大学生唱国歌，是不是？”

“这完全是真的，可是大学生都编了新的歌词。歌词虽然毫无意义，但不能禁止它。现在大家都按《马赛曲》的谱儿到处唱。”

“听听这个曲子我倒不反对！”县长叫道。

“那好吧，要是您下命令，我们很高兴唱。”

“马丽什卡不需要出去吗？”

“不要。”

“润润喉咙就唱吧。我们听你们唱。”

两位大学生哼起了《马赛曲》的谱儿，唱了一些没有意义的空话连篇的词儿：

炒锅、深锅、擀面棍儿，
母亲呀，母亲呀！勺子。
一杯柠檬水，
蜜酒，煎鸡蛋，香肠一块……

两位大学生兴高采烈地唱着歌，连他俩的头发也象闪烁着火花似的。

猴子也竖起了两只耳朵；至于马丽波夫人，则因为听见这样庄严热烈的国歌而感动得流泪。

“我的上帝，”马丽波夫人喊道，“这是多么美丽动人的译作啊！”

的确，尽管没有什么意义，这个“译作”不仅符合旋律的节奏，而且很象原来法国歌词的音调。

上帝呀，多好的节奏呀！连这样一段讽刺诗也没有破坏它。它使人多么激动呀！这是鼓舞暴动的巨人们的心声！甚至猴子也象受了感动；它匆忙地笨拙地象向巴士底狱冲锋似的，想摆脱系在颈项里的餐巾。

年青的神父的眼睛闪闪发光，他仿佛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征服似的，走近了钢琴，演奏了鲁日所作的动人的旋律。

“说真的，只有士兵才能作出这种曲子！”老男爵夸奖说，他甚至把手指捻出声音来。“马丽波夫人，您知道现在还缺少什么吗？”

“咖啡吗？”

“让咖啡见鬼去吧！现在缺少卡尔曼纽拉舞！夫人，您一定会跳这种舞！”他补充了一句，得意洋洋地嘲笑她，而且马上低低地哼起“美人们禁止……”的歌词来。

马丽波夫人面红耳赤，就匆忙离开了饭厅。

难道可以对老头子生气吗？很奇怪，这位快乐的老爷的美德是和恶习混合在一起的。讲起他就象讲起弗兰茨皇帝的钱币一样，谁也不能肯定说，那钱币是用银子铸的还是用铜铸的。在男爵的性格里，狡猾和天真、吝啬和慷慨、善良和奸诈是兼而有之的；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品质各占多少比例。神父是男爵家里每天的常客（他教男爵小姐音乐和其他的艺术），他深刻理解老头子的性格，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男爵完全可以成为两个人，不是圣人就是反宗教的强盗。”

两位大学生倒很喜欢裘里男爵，因为他们认为在他的身上还存在着第三种人格——年老的浪荡子。两位青年人感到在他家里毫无拘束，特别是西格·别尔那特，他决定在饭后要稍稍卖弄一下风情了。他坐近马丽什卡男爵小姐，想同她谈谈。喜欢同人谈话在匈牙利都认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不论是姑娘们，还是男人们，都没有掌握这门技术。这位有一对动人眼睛的小姐，宁愿用她的眼睛说话：她一会儿抬起眼睛，一会儿又低下来。有时候她也笑一笑，却不露出牙齿，因为人们都认为这样是不礼貌的。男人们只有两个谈话的题目：谈谈天气或者谈谈“今

鲁日·德·李尔（1760—1836），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的革命歌曲《马赛曲》的作者。

卡尔曼纽拉舞，通常用革命歌曲伴奏，一七九二年巴黎人所编，与占领土伊勒利宫推翻波旁王朝的政权有关。

天您梦见什么啦？”那些聪明的对白，只有在长篇小说里才找得到，在现实生活里是永远也不会说的。他们象拉斐尔所画的树木一样，因为大自然永远不会长出这样的树木来。

青年人一般都是谈得少的，姑娘们也只有出嫁以后才可能谈得多些。虽然青年人之间的谈话非常简单，有时也因被问题所打断停了很长时间，譬如：“小姐，您现在在想什么？”小姐颤栗了一下，回答说：“您猜猜。”“呀，我的上帝，我真想知道啊！”

年青的男人拿了一股线，姑娘就把它绕成一个线团。这种事情是走近“真有意思”的大门的第一步。青年拿着一股线望着姑娘。大家认为这是十分有趣的娱乐。

难道他们能象现在的青年一样谈得这么多吗？！他们不能互相交换意见，特别是女孩子，都不敢倾吐自己的理想。这些小小的调皮的人，她们装成傻里傻气的样子，温和得象小绵羊似的，她们没有能力也不会搅浑清水。可是，不管怎么说，她们还是出嫁了。

裘里本人就常常训诫女儿说：

“我的亲爱的，你要少说些话，最好一句话也不要说。如果现在你不说那些你认为该说的话，那么以后你还会有机会说这些话。可是万一你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那就于事无补了。”

可是这一次男爵小姐例外地谈得很多。她对布特列尔伯爵特别感到兴趣，他的面部带着淡淡的忧伤。

“伯爵，您是相信鬼神的吧？”

“您凭什么得出这个结论。”

“凭您回答神父的话，您说起布特列尔族倒了霉。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很抱歉，因为有了应验，在我们族里从那时候起，大家都过得不顺心了。”

“这样我就更有理由认为您恰巧相反，将来一定是幸福的。”

亚诺什伯爵苦笑了一下。男爵小姐整整服饰说：

“至少我这样感觉。”

“为什么？”伯爵心不在焉地问。

“阴天愈是长久，晴天也就快来了。”

“这句话说得很合逻辑。”

“您要知道，”小姐继续说道，“您的祖先为了自己的罪过，在赎罪所待过一定的时候。他的有罪的灵魂就在那里徘徊着。一旦赎了罪，祖先的灵魂洗干净了，您的家族也就不会倒霉了。”

“这些话是神父教您的吗？”亚诺什伯爵放声大笑说。

“您好象不太相信神吧？”

“上帝知道！我从来也不考虑这一点。您相信神吗？”

“当然相信。您就留在我们这里过夜吧，我答应把您的祖先叫来，如果他不能来，我就向巫婆问明一切情形，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人诅咒了您的家族。”

“我真想知道这一点！”

“您会知道的。可是做这件事就要请两位伊寿比小姐。”

“我上哪里去请她们呢？”

“不，不，不必上哪里去请她们。这是两个干瘪得象木乃伊一样的老处女。她俩是最好的巫婆。她们的手指都会发光。两位老小姐现在都住在教堂旁边的黄房子里。我们有了客人，平常晚上她们就会来的。”

这种情形在村里已成为惯例了。大家都因无聊而烦闷，就变得非常好奇。裘里家里到了两位年青客人的消息，就象失火似的很快在满村子散布开来了。乡警萨宝第一个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他说：“有一个青年是伯爵。”“另外一个青年呢？”“另外一个青年是什么人，我可不知道。”对于“另外一个青年”，可以给他各种各样的官衔，这下就有胡思乱想的余地了。这个消息传到第三个地主家里，就说成了裘里家里到了两位青年伯爵，这“另一个青年”在第五家就敢说成是个王子了。

喔，大家都值得去看看这样两位显贵的老爷。好奇心，按其本质说来，是最有力量的弹簧，何况还加上妒忌心：“这个老恶棍是公开在路上拦住他们的！”“他是在为马丽什卡抓女婿！”“噢，老狐狸！他怎么不怕难为情！真奇怪！”

可是无论如何，现在不能放过这件“盛事”。

这一下，奥拉斯辽斯克村的老爷、太太、年青姑娘、老处女等一大群拜访者（大约有五家地主），都在傍晚时分，从地主的庄园里向裘里家走去了。裘里家的大门也来不及关了。

两位西尔玛伊小姐都戴了非常可笑的草帽来了，漂亮的玛约尔诺卡寡妇也来了，（如果她的眉毛不是画的，我就当场死掉！）安德拉什伯爵的管家人和他的兄弟都从邻村坐了车子赶来了。管家的兄弟是裘里的老朋友，过去同男爵一起在军队里服务过，他常常开玩笑说，如果他的眼睛长在后脑上，他也有两次可以看到拿破仑。客人来了这么多，简直不能一一列举。

晚会本身是不值得描写的：它象所有的晚会一样，谁也没有说一句新鲜话。

这批人很快地分成了几堆：老爷们就留在饭厅里打牌，年纪大一些的太太们坐在隔壁房间里喝咖啡，而年青人从厢房走到另一间房间去，布置“您欢喜这个”、“我生您气”等玩意儿。只有神父和猴子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从太太那里走到小姐那里，从女人那里走到男人那里。

第三章

古老的世界

应该承认，那时候的交际生活是非常枯燥和沉闷的。这一点特别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表现出来。编年史家都要我们相信那时候的盐比现在的咸，这是徒劳的。这些编年史家都是鼠目寸光的人。

男人都沉溺于狩猎、打牌，或者在口渴的时候喝酒；可是，他们喝酒也不仅为了解渴。在我们的平淡的生活里，女人是强烈的刺激品，可是在那时候女人还没有什么表现。谁知道，这是谁的过错？无疑的，既是男人的错又是女人的错。男人们只同那些要成为自己的情人的女人们接近；女人也只对丈夫或者是自己的情人，至少是充当丈夫的男人发生兴趣。那时候女人的精神方面的吸引力几乎是没的。肉体的美是女人身上比较可贵的东西，可是她的精神世界是不怎么丰富的。男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或者同那些爱自己的女人们接近，或者就同不爱自己的女人们接近。男人就没有女朋友。在最好的情况之下，男人有一两个亲家母。不过，这种情形不会使男人不安心；因为男人在一天之间一个钟点都不想同女人聊天。怎么同女人谈得来！如果现在我们看看奖牌的反面，那我们就可以相信，那时候的女人是不能适应交际界的谈话的。她们缺乏愉快的亲切的态度，也没有明朗的个性。那些有教养的女人是多愁善感的，那些有学问的女人，简直能使人闷死。

有的女人还懂得拉丁文。可是这些女人就更加叫人苦恼了！

男人们把所有的女人分为两大类：漂亮的和不漂亮的，轻佻的和循规蹈矩的。这种分类法只适用于三十岁以内的女人。年龄比较大的女人们全都一样：管理家务，打佣人的耳光。如果女人的个性特别强，就把男人管得对她服服帖帖；如果女人的性情温和，她们就屈服在男人的意志下。至于那些有为的女人，譬如伯爵夫人比弗莱尔、雷卡米埃、戈弗兰以及她们各种各样的继承人，她们以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布置了沙龙和会客室，使它们富于吸引力，可是，那时候在匈牙利，这种女人还没有生出来。那时候做妻子的只有在蜜月的时候，才是男人们欢喜欲狂的东西，自己的男人很快地就对她们厌腻了。因此，我们最敬爱的国会代表安托尔·西尔玛伊叔叔有一次在自己的花园里同裘里男爵一起散步时说：“女人，反正都象吃的东西：谁在饭店里吃饭，就想起家里的菜，谁在家里吃饭，饭店里的菜就引得他垂涎欲滴。”可以相信这是事实。那时候只有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丈夫才对妻子发生兴趣，以后她们只是丈夫有益的助手而已，同男人分担家务，还有，为他们养育继承人。过去真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虫象鲜花的命运一样，人们没有采它以前，鲜花是美丽的，香气逗人的，可是采下来以后，也只有一天的时间使人赏心悦目而已。

女人们都屈服于这样的命运，她们认为这是应该的。男人们也都不

雷卡米埃，法国著名美人。

戈弗兰，十八世纪法国漂亮的贵族夫人。

反对。“Ignoti nulla cupido”。男人们尚且可以同猎狗茨盖和乘马玛恩采寻开心。男人们都不怀疑，在遥远的西欧，女人们的社会是大家公认的人间最快乐逍遥的。这是最好的一道菜呀！虽然他们也知道，现代的漂亮的亚当常到天堂去不是为了要吃苹果，而多半是为了欣赏所有的树木和花草的妙处。那时候漂亮的亚当肚子还没有饿，他可以好好地欣赏欣赏天堂里的树上的果子。

可是我并不想加罪于当时的妇女。就是她们——我们的母亲们，她们是令人尊敬的。但我必须忠实地刻划出整个时代。无疑的，她们具有很多良好的美德，她们单纯、朴素。

现在事情究竟怎么样呢？是这样，以往的那些染有家长制习惯的纯朴天真的女人都已经死了；那些同戈弗兰、莱斯皮纳斯、德丰等侯爵夫人相似的女人，我们匈牙利还没有过，我们的妇女们现在用她们的扑鼻的香水洒在自己的身上，流行商品的供应者已经将她们的衣服、帽子、花边等运给我们；至于她们丰富的内心生活，她们特有的聪明和动人的吸引力——所有这些品质，——可惜！都没有能通过边境传到匈牙利来。

这个问题无非随便说说而已，因为，那时候在裘里家里，很明显谁都不考虑这一点；谁都不谈这个问题。女人们兴致勃勃地在议论，一个漂亮的寡妇施恩伊，这个假正经的女人，有一次在母鸡的身底下取出一个鸡蛋，把它放在蜡烛光下细细的照看，她突然看见了自己的第二个丈夫——胖胖的年青的漂亮的骠骑兵上尉。怎么样？过了四个星期，他来了，同以前看见的一个样站在她的面前。前天他们已经在乌叶海城结婚了。（“亲家母，您能说这种怪事以后世界上就没有了！”）男人都在饭厅里喝葡萄酒咒骂皇帝，骂他对待贵族太残酷无情了。（“老爷们，这个人会吃掉我们的！”）

巴尔·伊寿比老爷（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木乃伊的父亲）责备皇帝。皇帝在年青时就引人注意了。皇太子在自己成年的那一天，他从父皇那里得到很多钱，由于爱好，他买了几匹马。他挑了这样的四匹：一匹体格魁梧的马，因为身体笨重而行动困难；一匹是倔强的母马，它咬过人，竖起后腿无论如何不肯上套；一匹是萎靡不振的瘦瘦的蹩脚马，它过于衰老，走起路来勉强拖着两条腿；一匹是独眼的军队里的驮马。列奥波尔德皇帝看见了这四匹马，问儿子是不是发了疯了，问他买了这些牲口打算干什么。儿子回答说：“陛下，我要您看看它们，喏，这匹笨重的胖胖的马，就是匈牙利的神父；这匹倔强的需要套马勒的母马，就是匈牙利的贵族；至于这匹劳动得筋疲力尽的老爷马，就是匈牙利的人民。”

“那么，那匹瞎马呢？”皇帝生气地问道。“这就是您，我的英明的父皇。因为您完全看不见您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总之一句话，我从此明白了，对皇帝没有什么可期待的，那时候我在宫廷里的近卫军里服务。唉，那时候我是多么漂亮多么年青呀！”）

如果这样继续谈下去，这些高谈阔论的人，就能谈起很多痛苦的真

拉丁语：愚昧无知的人是不知道努力的。

据《旧约·创世记》，亚当为人类祖先，曾吃夏娃偷摘给他的智慧之果。

莱斯皮纳斯，十八世纪法国女作家，著有《回忆录》。

德丰，十八世纪法国女作家，有和名人来往的书信集。

理，因为托考伊的葡萄酒是这样一种液体，它永远可以刺激杰姆普林的匈牙利人对奥地利统治者的仇恨。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刚刚轮到姑娘们自己藏手帕的时候，她们就把这个小二流子庇什达·西尔玛伊从房间里赶出来了。

“喂，黄鼠狼，您在那里玩得开心吗？”男爵问道。

“伊斯特万叔叔，开心极了，刚才马丽什卡病了。有人带她到另一间房间里去了，女仆维洛娜说马丽什卡在呕呢。”

裘里一脚踢倒了面前的椅子。他只要听到女儿发生什么事情，总要发脾气。男爵非常爱她。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派人告诉我？”裘里很生气地急急忙忙向房门走去。

“神父吩咐不要说，”惊慌失措的男孩子含糊地说。

谈话的线索通常那样马上被打断了，伊斯特万·裘里不安地发着牢骚，匆忙向女儿的房间走去。

他在走廊里碰见了神父。

“马丽什卡病了，您为什么不告诉我？”裘里愤愤地问他。

神父装着笑脸，可是他掩饰不了某些困惑的表情。

“这是件小事。这还值得说，”他低声地自言自语地说。“她大概吃蘑菇吃坏了。”接着他又谄媚地加了一句：“我的肚子也出了毛病。”

“让你的肚子见鬼去吧！”男爵喃喃地说，他继续向前走去，可是在小姐的房门口停了下来。“神父，我现在有一点不大喜欢女儿。前天她也病了，虽然她吃了米德夫在星期一配的药水。近来我常常看见她的面孔突然变得苍白，两眼模糊，嘴唇发白。医生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您也不记得吗？……您说医生说过没有关系。对，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神父，这些人都是驴子。可是，如果您快些写信叫医生，您这样做还是很好的。他当然是一匹不小的驴子，可是我还是一匹老驴子呢，何况在这个时候，他的话对我的灵魂来说，就象天堂里的仙草一样。您现在就写信给他！派安德拉什立刻套一对棕色牲口拉的轻便马车，快些把医生找来。”

“老爷，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要告诉您，年青的男人和女人，平常总有这样不舒服的，它们自然而然会过去的。”

“怎么我现在记不得年青时候有这样的现象，我只有喝了葡萄酒才会呕。”

神父不以为然地微笑了一下。

“男爵老爷，您已经忘掉了自己年青的时候了，可是我想，如果我能把名医生伊格纳茨·什达里的病历卡拿来，我说服您就比较容易了。”

“您已经说服我了！您赶快送信找医生去！”

神父迫不得已地顺从了。裘里开了门走到女儿身旁。马丽什卡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她的面孔白得象死人一样。她的上衣解开了；漂亮的饱满的额头上冒着一滴滴的冷汗。女仆维洛娜和马丽波都站在她的旁边。

“我的小绵羊，你怎么啦？”

“喔，好爸爸，我好难过！马上就要死了！”

“唉唉唉，”老头子低声说（年老的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马上软化

了)。

“你不要对我说这样的话，你不要扰乱我！一切都会过去的。”

他用干枯的大手掌慈爱地抚摩着女儿的额头。

“唉，爸爸，你的手多么柔和。”

“戒酒的人的手永远是这样的，”老头子被女儿温柔的话所感动，开玩笑地说，他想让马丽什卡快活一下。

桂花和樱桃配的药水显然是有效力的。可能这个米德夫不是这一类驴子。年青的男爵小姐虽然还感觉软弱无力，全身象散了架似的，却很快地感到舒服些了。

“爸爸，你上客人那里去吧。我已经感到好一些了，待会儿我就出来。”

“唉，不行！你躺躺吧，我的宝贝！你无论如何没有必要起来！”

“一切都过去了。你瞧吧，只要你不让两位大学生离开，今天晚上我还准备跳舞呢。”“如果你不想让他们走，难道我会放掉他们吗？你说吧——你可别生气，我问你，我的亲爱的小绵羊，——两个人比较起来，你喜欢哪一个？”

老头子凝视着她，他期待着由于他这个问题，女儿苍白的两颊会变得绯红，象鲜红的葡萄酒滴入乳白的牛奶里一样。可是女儿的脸没有红，而且漠不关心地回答说：

“我认为别尔那特聪明一些，而布特列尔，好象比较漂亮。”

“你的意思是说你比较喜欢布特列尔吗？啊？”

“你想知道吗？”

“是的。”

马丽什卡用带着疑问的目光迅速瞥视了他一下。

“为什么？”

“随便问问。”

“那我不告诉你。”

“可是反正我已经看出来了。”

马丽什卡的嘴角一撇，微笑了一下，通常姑娘们用这种动作来表示鄙视，仿佛在说：“爸爸，你真有点儿蠢，你对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明白！”

“爸爸，你难道能看透姑娘的心吗？你连井的底都看不到。你还记得你以前是怎么说的。井，不过几丈，可是姑娘的心要比它深得多。”

老头子心满意足了，因为女儿活泼了，现在她已经在反驳他，同他争论问题了。他马上象雪一样软化了。

可是马车刚从院子里出发。

“站住！这是安德拉什去找医生的！叫他回来。”男爵跳起来，打开窗户，安德拉什却已经去远了。

随他去吧。至少，充满花香的新鲜空气，从院子里透过敞开的窗户进入房间里来了。阳台前面的一棵紫丁香树盛开着花朵；一枝撒满了紫色星星的紫丁香，仿佛出神地在望着窗户。

老头子回转身就坐在女儿脚旁，他用自己的手指象小锤子似地敲敲女儿小小的鞋后跟——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常常同女儿这样闹着玩。以前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一面敲一面说：“我替自己的小马钉马掌子。”

“我们讲了什么？等一等。喔，对了！我现在看不到井的底。……难道

你的心是井吗？哪能啊！我亲爱的，你的心真象一块石头啊！”“我想你并不是说我的心总有一天会压死一个人吧？”

“我不过想说，你的心是冷酷无情的。”

“我的心是硬的。爸爸，你可别认为在这块石头里什么也没有。你看见过我的教父米哈伊·卡沙伊的琥珀长烟管里有一只象蚊子似的古代的虫子，不是被人封闭在里面吗？”

“真理总是真理。你现在多会说话，鬼迷住你了！啊，女儿呀，你的脑袋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因为你读了司各特的小说。对，对，对，米哈伊老头子的烟管里确实有只什么蚊子。可是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我现在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可能有这样一只蚊子封闭在我的石头似的心里了。”

姑娘说罢放声大笑起来，整个房间好象立刻变得活跃和快乐了。

“哈，哈，哈！蚊子！”男爵大笑说：“这样一只小小的蚊子，它很快就钻进去了。不过我现在要告诉你，如果是一只蚊子，那么它一定是一只有钱的蚊子，一个财主！单是田庄和城堡，就多得屈指难数。象神话里讲的那样有钱，我现在告诉你，只要他从保护人那里得到它们，他就比十个公爵还有钱。而且他又是个伯爵。Titulus et vitulus！这样的未婚夫谁不合口味，让我们得到吧。”

马丽什卡象任性的小孩子似地鼓起了嘴巴。

“讨厌的爸爸，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都没有想到布特列尔。你去吧，我现在没有更多的话对你说。难道我可以跟你说心里话吗？”

说过这些话以后，老裘里就匆匆离开了，他带着快乐的神气回到客人那里，客人们纷纷向他打听马丽什卡的健康情况。

“没有事，没有什么可怕！大概中饭时吃了坏蘑菇。我幸亏没有吃。这是伊斯特万·希恩科那坏蛋送来的。我象个傻瓜还给了他二十五个小钱。好吧，明天要打他二十五记板子。这可不能忘了！”男爵说过这句话，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方手帕，打了一个结。“杜尔卡，你要提醒我，”他对一个又拿了四瓶葡萄酒——两瓶拿在手里，两瓶挟在腋窝里的乡警说。“这个结，是要把辽斯克来的伊斯特万·希恩科农奴打二十五记板子的记号。总之，她现在已经好些了，我说的是马丽什卡。现在的小姐都是娇生惯养的。象是松脆饼做的。我从前有三个姐妹，即使把她们从这间房子挪到那间房子里，她们也象没有这回事似的，马上就能站起来。”

愉快的气氛恢复了，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断它了。于是有些客人就坐下来打牌。

那时候打牌时下的注已经很大了。可是赌注还没有象二十年后国会在波若尼城开会那一天，契尔诺维奇和科玛罗米在赌桌上交锋时那样疯狂。把马契田庄，把自己全部的林地、草地、耕地作为赌注。一个恶魔躲在牌里，它抓住了这些财产，从这个主人挪到另一个主人那里。哼，这个恶魔的力量有多么大呀！

两位大学生要告辞了，可是男爵却不放他们走。

“你们再留一会儿，再留一会儿！喔，已经晚上，现在你们还上

哪里去呢？我们这地方是不太平的。”

“我倒想瞧瞧哪个人来抢我们！”西格·别尔那特笑着说。

“我知道，你们不是胆小鬼。可是你们最好还是等到明天早晨吧。天亮了我吩咐套上马送你们，天亮以前我们都不要睡觉，去他妈的！”

马尔茨·乔卡流浪乐队的出现，使主人的理由更充足了，乐师们在院子里演奏了一支毕哈尔的悲伤的曲子。乔卡对客人的敏感，就仿佛猎狗对野兽一样：他能在几里路以外嗅到。哪一个老爷家里有客人——有时候是喜鹊低低地对他讲的，有时候是根据烟囱冒着浓烟知道的。

“啜啜啜，啜啜啜！把乐师们叫进来！”

哼，当然罗，现在无论如何走不掉了。两位大学生也屈服了。可是自己的母亲呢，她现在大概在家里烘蛋糕点心吧。可能她现在正从炉子里把点心取出来。怎么办呢，拒绝是不行的。音乐正在演奏。这个力量是这样的强烈，无法抵抗它。

血液沸腾了，这时候马丽什卡也从自己的房间里回来了，她唇边带着微笑，头发上插了一枝紫丁香。有人把大会客室里的椅子、沙发搬出来。大家都跳起舞来了。

年老的裘里男爵亲自带了头。他向美丽的玛约尔诺卡深深鞠了一躬，搂着她的细腰喊道：“好，小妹妹，你这样细巧，”就这样带着她旋转飞舞起来，比他跳得好的人再也没有了。所有的人顿时乐开了怀。甚至老朽的伊寿比也抑制不住，邀请马丽波夫人跳了起来。跳舞的人彼此几乎都碰不到，他们有礼貌地彼此鞠着躬、摇晃着，不顾恰尔达什舞曲的旋律，并排地碎步跳着密诺爱特舞。

“喂！喂！病人在哪里？”

一个讨人欢喜的胖胖的剃光了胡须的人站在门口。他完全是善良的化身。他那胖胖的脸尽量装出严厉的样子，挥动棍子威胁着跳舞的人，用尽气力喊得比音乐还响！

“哼，哼，你们现在跳吧！你们都知道会得肺病的。你们开着窗跳舞，还有脑子吗！喔，可怜的医生也得想法养活自己。那我倒要大大的谢谢你们这些太太老爷们了！”

“你们看米德夫叔叔！米德夫叔叔来了！”

“伊格纳茨，是你呀！”男爵喊道：“你来了吗？”

“你看，我来了。好吧，病人在哪里？”

“病人吗？”主人和善地笑了。“喏，她在那里跳舞呢！哈哈！”

“这个病人一点没有病。（医生爱说双关语，他故意说些别人可以懂的话。他好象在说：“你的狗很健康。”）那你为什么派人叫我来呢？”

“女儿又不好，我害怕了。她有些头昏。大概肚子吃坏了。我就是不高兴，她受不了烟味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的肺是不是有什么病呢？”

“肺有病吗？哼，当然罗。确实的。你比我了解得清楚，就是你不说罢了。好吧，请你付钱。你干吗望着我？你应该付给医生出诊费。你

毕哈尔·亚诺什（1764—1827），匈牙利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广泛采用民间歌曲和舞曲的旋律。

这是一句双关语，（ebetek 拉丁文）“你的狗”即（beteg 拉丁文）“病人”。

这样望着我，难道我说了什么蠢话了吗？”

裘里男爵听了米德夫这类话，依然惊讶不已，他从来不把他的话当真。乡下人应该付给医生出诊费，而他是裘里男爵，同他说话称“你”，难道这还不算报答了医生吗？

米德夫是全省有名的医生，虽然在以往的时候大部分人因为没有医生治疗死掉了，大家都相信布谷鸟（布谷鸟叫几声，人就命中注定活几年），向巫婆、魔法师、磨坊里的巫师等请求各种护身符和咒符。大家认为一个人在圣乔治节前夕，捉住一条壁虎，把它缝在小口袋里，当作香囊挂在脖子上，那就永远不会害丹毒和痛风病了。治好疟疾也有秘方：病人必须躺在九个坟墓上打滚（或许因为害怕，或许因为身体的震动，可是病却好了），在多库什太太的花园里长了一种草，如果把它塞在人或动物的耳朵里，任何病都治得好。这种草可以治好肺病，如果治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完全靠得住的有名的药方（只是得到它却非常困难），就是把一撮有名的杰姆普林乡警帕尔·阿尔诺尔德的骨灰，缝在枕头里或是绒毛的被子里。事情是这样的，吸血鬼咬了他，他就死了，可是他后来又从棺材里爬起来，咬死了四个人，这件事在一七三二年轰动了全欧洲。

谁又相信医生们“看看舌头”、“按按脉搏”那种把戏呢？大家都喜欢米德夫。这个小小的矮子，象山鼠一样爱挑剔，爱同任何人吵嘴争论。可是他非常善良，爱开玩笑。特别是贵族们都欢迎他。过去他当过军医，他积蓄了一些钱以后，就到别恩村来了。现在还有人说，过去他姓另外一个姓——既不是别尔，也不是别尔曼，各地都纷纷传开来。可是这没有多大意思：首先贵族们都原谅他，因为他的一切习惯都和贵族相近，同他们打成一片。譬如，他的房间里收藏了最最好的海泡石的烟斗。它们被烟熏得多黑呀！大家都很喜欢。除此以外，他精通医学，这一点同样也起了作用。

可是今天一切都证明医生的情绪不大好，他心不在焉，好象被什么事情烦恼着似的。今天他比平常粗暴些。

“米德夫叔叔，请坐吧……这里来，这里来！”

妇女们和男人们都邀他跳舞。

“你们还是让我安静些吧！我不是你们一伙里的人。在这里唯一单纯的真诚的动物只有基底。基底，上这里来，把爪子伸给医生。很好，很好。以后你永远做一个忠实的猴子，不要跟这批人学什么……”

随后他走近了跳舞的人身边，握着西格·别尔那特的手，把他从马丽什卡男爵小姐的身边拉走了。

“你要干什么？”大学生有些感到遗憾，厉声问他。

“少爷，除了我的猎物以外，我什么也不要。小姐，您马上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大学生惊奇地望着医生，似乎他是一个偶然闯进大厅的疯子。可是马丽什卡微微一笑，阻止大学生做出更激烈的行动。

“请教您贵姓……”

“米德夫。”

“啊，是这么回事吗？哼，如果您是一头熊，那我简直不能理解您。熊是常常跳舞的，说得更正确些，是别人叫它跳，可是您自己不跳舞，还妨碍别人跳。”

“米德夫叔叔是我们的医生，”马丽什卡解释以后就离开房间走开了。

那时候旁的客人都不跳舞了，而且都向医生恳求，既然马丽什卡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就允许她再玩玩吧。可是这位个子矮小的人是铁面无私的：他摇摇头，挥动两手生气地发着牢骚说：“难道跳得还不够。你们的头可还在肩膀上？现在小姐刚刚好了一点儿，你们就忍不住想再害她吗？不行，米德夫可不能允许。”

年青的男爵小姐难为情得满脸通红而顺从了。米德夫小步走着，跟在她的后面。

“你怎么啦，又想检查她吗？”男爵在他后面叫道。

“当然罗，能够触摸到这位漂亮小姐的细腰，还有比这更使人高兴的吗？”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为什么？你最好准备把出诊费付给医生吧。”

米德夫没有多久就回到饭厅里。裘里男爵连忙把他叫到一边。

“喂，有什么病没有？”

“我还不能肯定，”米德夫回答。“我还不能肯定。总之，在她体内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不过它现在还没有发展。”

“我的天呀！”裘里望着米德夫可怕的有些困惑的脸，恐怖地低声说：“伊格纳茨，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了。”

医生闷闷不乐地耸耸肩膀说：

“真正的医生是这样的，他知道的一切，只说他认为应该说的。如果你不满意这一点，就另请高明吧。”

裘里脸孔发白。

“你是说，马丽什卡无可救药了吗？”

“绝对不是。如果你要我向你说出一切情形，这一点我可办不到；你要我说得多一点儿，你也不必再等待了。”

“是的，可是你说过，‘它’还没有发展。你认为‘它’以后要继续发展吗？”

“一定的。”

“你使我非常害怕！”

“你可不必害怕。”

裘里感到全身毛骨悚然。

“我的朋友，如果我的女儿死了，我马上就开枪自杀。”

“她会死吗？谁说她会死？她怎么会死？她恰恰不会发生任何不幸。”

“喔，伊格纳茨，亲爱的伊格纳茨，为了这件事让我吻你吧。”

“不，谢谢您。最好您把我应得的出诊费付了吧。”

“我一定付。只要你救了我的女儿，你想要多少。可是你从哪一点

得出她不会死的结论呢？”

“是的，因为女人向来不因此病而死。”

“你是说她现在害了妇女病吗？”

医生肯定地点点头。

“是贫血吗？”

“我已经说过，什么也没有威胁她。这一点您放心好了，也不必再来审问我，或者您另请高明的医生随便问他好了。”

“好极了，好极了！你别生气。你是理解做父亲的激动的。你的可怕的表情使我害怕。在上个星期一，你检查过她以后，你的面孔也是这样忧愁和尴尬。”

“当然罗。俯首听命！从今以后，在男爵老爷面前出现，我一定首先要注意到面部的表情。可是如果我情绪不佳，那就没有办法，我的面部表情又关人家什么事呢？”

男爵平静了，愉快的心情又恢复了，拉了医生走近桌子。

“我们来喝一杯吧！请你相信我，如果我同你喝一杯有名的托考伊葡萄酒，你的面部表情就会开朗的。喂！乡警，拿凶一点的酒来。医生，你坐下来，坐近桌子，我们来打牌。”

“我不喝酒，我不喝酒。”医生拒绝了。“托考伊的葡萄酒对于我这个胖子是有害的。去他妈的匈牙利好酒吧。喝了它我要中风的。您最好命令给我拿些酸酒和塞尔特尔矿泉水来，至于你提议打牌，我不反对。对了，我还得上利卡恩托村去看一个病人。老牧人病了。可怜的人害了舌癌。”

“别人都说，上帝惩罚了他，因为他在省政府起了一个假誓。”老伊寿比说。

“愚蠢和迷信，”医生反对说，“好吧，回家的时候我上他那儿去吧。”

他俩都看了一下牌打得怎么样，于是两个人都坐上了牌桌——两桌牌都打起来了，——一直打到开晚饭，那时候客人都回家去了。留下吃晚饭的人，只有两位大学生、神父、医生、管家和退職少校鲍尔海，他是裘里的老“朋友”。西尔玛伊的两位小姐都答应吃了晚饭再来；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恳求伊寿比老头儿留下来，可是他说，他要回家吃过晚饭后再同女儿们一起来。

吃晚饭的时候，医生恢复了良好的情绪。神父显然惴惴不安，而且回避着医生的目光。马丽什卡坐在亚诺什旁边活跃地参加谈话，有时候她甚至拿面包屑做的弹丸向米德夫弹去，他谈起了行医中的种种笑话。

“医生，这是一只真正的代人受过的绵羊。什么事情大家都要攻击他。如果他说病人的病不严重，别人就要对他生气，骂他是一只没有心肝的狗；如果他认为病人的病很危险，别人就又埋怨他，责备他，说他把病人吓得加重了病情。如果病人好了，别人又说，医生不帮助他，病人也会复原的；如果不复原，那就是医生把病人‘医成’这个样子。唉！唉！这项职业真糟透了！碰到这种情形你也就别指望感谢了。”

“米德夫叔叔，可是在阴间，一切都会报答您的，”年青的男爵小姐安慰他说。“阴间一定算得很清楚，您使多少人民免受了巨大的痛苦呀。”

“一定算得很清楚吗？唉，当然罗！你们的宗教就是这样教育人的，他们说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是从哪里送来的。可是为什么要送来呢？是为了我们这些医生吗？这一点我没有听说过！而且这都是胡说八道！谁知道这个‘阴间’真的存在不存在。”

“我相信它，”马丽什卡回答说。她向窗外看了一眼，透过窗户她看见了繁星密布的蓝色天空。

神父放下了叉子和刀子。

“我也相信有阴间！”他激动地喊道。“能不能想象人的灵魂，是一种高不可攀的、难以捉摸的、不能从肉体分割的东西，它会象冷锅子上的一股气无影无踪地消失掉。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在人世间一个善良的好人，饱尝了不幸和穷苦，命中注定到死都要做乞丐；而另一个没道德的坏人，却富足有余，生活总是兴高采烈地向他微笑；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再说一遍，不经过最高的审判，人死以后，到了另一个世界里，这些人在那里就一律平等，在那里每个人都论功行赏。上帝不可能这样荒谬这样没有逻辑地创造他的造物。”

“喔，神圣的牧师！”医生大笑说。“逻辑，这又当别论了。这跟逻辑有什么关系呢？神父们不应该提到逻辑。逻辑，这是有思想的人的主宰。如果阴间真的存在，那么按照逻辑，您的地位一定在地狱里。”

“我的地位吗？”神父口吃地反问了一句，神父在医生锐利的目光下满面通红。

两位大学生突然笑了，裘里则笑破了肚皮；只有年青的男爵小姐窘困地低下了头。

“就是您的地位！您，作为一个教堂里的牧师，应该待在坏人的行列中，引导这些坏人走上正路。由此可见，在天堂里，只要有了德行很好的圣人，神父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咽咽咽，咽咽咽！”男爵喊道，“这个伊格纳茨，真有一个聪明的脑袋。”

“只好让这个老家伙奚落一顿了。”神父作出这个解释以后，很明显心里反而平静了。可是医生只要一开头，要他停止比之从狗嘴里夺骨头还要困难。

“可是，我们假定阴间是存在的。那就马上发生另一个问题：阴间是怎么样的呢？某些人相信灵魂转胎。可是这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也不过是一种猜测。因为如果灵魂能转胎，那么，难道现在在院子里散步的那只阉鸡，会感到自己很不幸吗？虽然，譬如说，它从前曾经是一个磨坊工人，因为偷了很多面粉，它的灵魂由于过去的罪恶投胎成了阉鸡。如果阉鸡对投胎的事根本不知道，那不是一样吗？”

“要是它知道了就感到痛苦了，”鲍尔海少校插嘴说。

“它不会知道的！它怎么会知道呢？如果我们这只养肥了的阉鸡，知道灵魂投胎的地方，知道它以前是个什么人，那么，我的亲爱的少校，您就应当知道您的灵魂以前是干什么的了。”

“哼！这倒是的！”

“哼，这样说来，如果说犯罪要受罚，积德要受奖，那么阴间和来世投胎的事就一钱不值了。我们最好来谈谈对死后的世界的别的看法吧。譬如土耳其人，他们想象中的死后的世界，是绿荫如盖的花园，有

很多美女在那里唱着歌；印度人也有他们的想法。我们匈牙利人想象死后的世界是地狱和天堂，而天主教徒们还加了一个赎罪所。”

“天主教徒们做得很好。”裘里说。

“很好吗？为什么？”医生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话，反驳说。

“我对你说吧，因为赎罪所是为我这一类人预备的。我现在不能骄傲地相信，我没有上天堂去的希望；可是我也不愿意堕入地狱里。至于赎罪所呢，我可能爬得进去。我想象别人在那里怎么洗涤灵魂。赎罪所完全适合我的要求，仿佛一个短短的过渡时期，我希望我那些躺在棺材里的亲戚们，会因为情面关系，比较容易把我从那里抓到天堂去。过去我还是个年青的骠骑兵中尉的时候，我常常在厨房里同娜尼厨娘打情骂俏，以便进入玛尔维的沙龙……马丽什卡，你上别的房间里去！”

马丽什卡从小就习惯父亲这种命令的方式而且顺从得象机器的玩具一样，马上躲到隔壁房间里去，如果不是听见她的衣裙的窸窣声，在座的人有时候还不知道她走了哩。

“那时候我们的军队驻扎在波若尼城；我还年青，爱同女人们勾勾搭搭，可能我还是那样一个美男子，正象伊寿比老头子当近卫兵时自己想象的那样。隔壁人家住着一个漂亮的寡妇，她有一个扁鼻子的女仆，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好吧，……神父，如果您也能到隔壁房间里去，那就太好了。可是，喂，”他象平常一样补充了一句笑话：“您可别在锁缝里偷听啊。”

神父也顺从地站起来，脸上露出一副一本正经的厌恶的表情，跟在小姐后面出去了。

医生冷笑了一下，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根柄上嵌有珍珠母的牙签（显然，这是某太太看病的出诊费）剔他的牙齿。他不高兴男爵妨碍他对来世生活的争论，鄙视地说：

“我的赞成好灵魂从罪恶里分出来的人呀，如果你自己也把耳朵凑近锁缝，那才有趣呢！”

男爵听了这些话，并没有想到他的用意。这位健谈者象兵士一样，在战斗激烈的时候，没有注意自己受了伤。

他平静地继续讲述自己的风流逸事。他讲完故事，却已经忘掉反驳医生的话了。鲍尔海少校马上回忆起类似的故事。这位“朋友”在米兰城漂亮的太太们中间度过了自己年青的岁月，米兰城是以大教堂和天主教堂闻名的。他的命运中也经历过薄迦丘经历过而且描写得淋漓尽致的某些类似的事情。两位大学生以后又记起了沙罗什帕塔克城普遍传播的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大学生们从全国各地把金钱和笑话带到这个城市来。他们把金钱交给大学，笑话就在公共场所传开来了。

“嗯，现在我们可以把两位流放者叫进来了。好事情不能谈得太多，就是坏的太多也是有害的。而且米德夫已经埋怨我妨碍他同神父争论问题了。伊格纳茨，您继续争吧！”

男人们谈话的话题改变了，真象掷骰子似的：白骰子是宗教，接着是卑鄙龌龊和各种各样风流故事的黑骰子，以后又是白骰子，随后又是黑骰子，只有两个颜色就这样消磨了全部时间。有人说起佩奇城的一个主教，他把一块雕有玛丽亚女皇像的金币放在背心的口袋里达十七年，他对自己发了一个誓说，如果在男人的议论之中，一小时以上听不见一

句猥亵话，就把这块金币赏给乞丐。最后（编年史家没有宣布，某日他在一些愚蠢的、没有劲的人们中吃了一顿饭），过了十七年，他还是跟那块金币分手了。可是宗教更成为谈话和争论的丰富的源泉了。

加尔文派教徒讽刺教皇主义者，教皇主义者讽刺顽固的加尔文派教徒，他们又一起讽刺路德派教徒。那些事情在五十年前是一场残酷内讧的口实，而现在却变成吃酒开玩笑的资料了。路德派教徒都是很聪明的，可以从十三个方面说明它：路德派教徒的烟袋里不装烟而装胡萝卜，他们总是先把左脚跨上车马，每逢晚上，躺在被窝里吸着长长的烟管，把长烟管搁在妻子的肩膀上，以及其他种种诸如此类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已经不把敌人教堂里的钟摘掉了，仅仅模仿它们的钟声，选择每一种钟的独特的音调。加尔文派教堂里的大钟敲出铜钟的低音：“可诅咒的人呀！我诅咒你！”天主教的钟象唱歌似地响着：“圣母玛丽亚，圣母玛丽亚！”可是路德教的钟却打着这样的调子：“进退两难，进退两难！”那时候不会随机应变的迟钝的智力因说双关语而变得机灵了。可是这也不足为奇！那时候还没有报纸，可以每天二十四小时向全国各地传播争论或论人是非的材料。那时候政治事件当然也发生，而且也确实发生过一些极其重大的事件，但是只有一些震动全世界的最大事件，才能传到普通人的耳朵里，不象现在，最小的一件事情也能到处传播了。拿破仑巧妙地撵走了某些小国家的皇帝，这种新闻尚且没有传到奥拉斯辽斯克村。拿破仑手段高明，仿佛敲破了一个胡桃，可不是摘王冠。譬如，他到一个小小的王国去，甚至还没有拔出军刀，只是拿一支铅笔在一张小纸上写上：“从今以后，这里再也不是布拉干萨皇朝统治了”，而布拉干萨皇朝从此在历史上就不再存在了！这件事传到奥拉斯辽斯克村的居民那里没有呢？他们对这件事知道些什么呢？这里甚至连那支有名的铅笔的沙沙声都没有听到过。

这两个题目自古以来就是谈话的资料。政治是很陌生的，它进入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多久。

医生向神父发动了新的进攻；在米德夫激动的时候，他的短短的、胖胖的脖子就涨得现出深红色，而一对小小的黑眼睛则闪闪发光。

“您看，婆罗门教和佛教，还有各种不同的波斯教，它们之中哪种教是正教呢？而且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天国的无稽之谈……这样说来，至少匈牙利有多少村庄，天堂里就有多少居民了。那么，我们到底住在哪个村庄里呢，啊？”

“在我们的村子里，”神父冷静地回答道，“在基督教预示过的那个村庄里。”

“可是，什么地方有这个奇妙国家的风景画册呢？”米德夫气呼呼地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喂，喂，你别发疯了，年老的伏尔泰，”裘里想让他平静些。

“可以从圣经中找到那个国家，”苏青卡辩护说。

“您停一停，我要问您，圣经暂且不谈，圣经是神父们编的。什么，难道不是神父们编的？那是谁编的呢？那么，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是个聪明人。因为开头就说，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天和地，又说到这一点：‘以后会有光明！’‘真的有了光明，’——圣经补充了这一句。可是不久以后，圣经继续说：‘上帝在第四天创造了月亮、太阳和星辰，’

就这一点，事情就搞糊涂了。如果上帝只是在第四天创造了星辰、太阳和月亮，那怎么会在第一天马上就有光明呢？啊？是不是旁的东西在三天之内发了光呢？好吧，就算这样。可是它怎么不见了呢？它怎么样了？请您告诉我。”

“喂，喂，伊格纳茨！你是不是想说神父们偷了这个东西……喂，这个……总之，它怎么发亮的呢？”

“我什么也不想说。我简直是在作战，我手中握着棍子似的逻辑，现在我就使用它。”

事实上，他手里握的并不是逻辑，而只有一只空杯子，他心不在焉地把酒杯举到嘴边，在争论激烈的时候不知不觉地用它轻轻敲着桌子，直到把杯子打破，碎片带着响声掉在地板上。

这时，沉默寡言的管家米哈伊·鲍尔海说道：

“这样说来，医生，您不相信我们将在伊奥萨法斯山谷复活罗？”

“不相信，”医生回答道，“滚他妈的吧！要是肉体变成了灰，而灵魂又飞走了，怎么能从坟墓里复活呢？老爷，您别搞糊涂了。”

“米德夫叔叔，您甚至不相信，”年青的男爵小姐问道，“那些看不见的死人的灵魂在世上到处飞来飞去，而且还认识我们，是吗？”

“不相信，小姐，这一点我也不相信。”

她开玩笑地用手指威胁他。

“别说了，别说了！依我看来，您比布特列尔伯爵还坏。可是我今天还是要教训教训你们！现在伊寿比家的两位姐姐来了，我马上吩咐把关亡的桌子搬来。”

“喂，我不等这个了。我可不是这种傻事的爱好者。”

第四章

阴间是怎么样的？

“这样说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阴间，你全都不相信它的存在罗？”裘里被医生的激动逗乐了，便继续追问他。

“我当然不会相信；在我没有和到过阴间的人谈一谈以前，我不能相信。任何人都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就是耶稣，别人把他放进坟墓里以后，也没有再到过人世间。”

“有人在帕塔克城传说，”西格蒙特·别尔那特插嘴说，“一个路德派的神父同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争论阴间不知搞什么名堂。有一次，两位神父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一直争论得大发雷霆，互相发誓说：他们之中谁要是先死，就一定要跑到另一个同伴面前，告诉他，到底谁说对。路德派的神父先死。他死后不久，有一天晚上，房门打开了，那个死了的朋友脸无人色，走进了天主教神父的寝室里。他象影子一样，听不见脚步声，走近天主教神父的床前，最后说：‘你也不对，我也不对。’”

“我听过这个故事，”裘里证明说，“老一套的小故事。”

医生鄙视地挥挥手说：

“非常明显，这个神父是路德派的：‘不三不四，非驴非马’。”

“也许，不应该说得太多吧。”

“嘿，谁能命令灵魂呢！要是灵魂大胆地走上了这条路，就应该说得多一些，使人明白易懂。”

“这样议论倒轻便，如果您处于他的地位……”

“我已经说过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从那里回来，我一定告诉你们。”

“伊格纳茨，我们拍个巴掌。你当然肯同我打赌的。”

“你真傻！我早就说过了，我什么都不相信。”

“如果阴间有什么东西，你还回来说吗？”

“一有机会，我就说。”

“你发誓吗？”

“行！”医生愉快地喊道，而且向男爵伸出了手。

“哼，大学生，别谈了，这些玩意儿，当然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永远也不会死的！杜尔卡，把酒斟满！”

在客人没有离席以前，大家都一次又一次地碰杯。主人为祝贺两位大学生而干杯，随后，又为祝贺自己的“老朋友”而干杯。“老朋友”为年青的马丽什卡男爵小姐的健康而干杯。鲍尔海管家举杯祝贺拿破仑：“让上帝赐给他健康，并且赐给他一位好太太。”（那时候盛传拿破仑准备同弗兰茨皇帝的女儿结婚。）医生高举酒杯以严肃的表情提议为祝贺“奥拉斯辽斯克村的高贵的人物”——猴子的健康而干杯。（“法国革命使医生彻底变成犬儒主义者了。”——裘里唠唠叨叨说。）西格蒙特·别尔那特不止一次为主人干杯，同时还赞扬主人的善良和高尚。男爵因此大为感动，抱着青年，让他贴近自己的肩膀，老是说：“大学生，大学生，你理解我。”神父只好为干瘪消瘦的马丽波夫人干杯，他曾经

把她比作一个花匠，因为她培育了一朵奇妙的鲜花，让大家欣赏。年青的男爵小姐马上把他的的话翻译成法语，这些话当场就使马丽波夫人流了很多眼泪，眼泪把盘里的苹果皮和奶酪皮都濡湿了。布特列尔显然在考虑同谁干杯，可是他的行动过于缓慢，因此这个打算就没有实现，因为刚巧在这个时候伊寿比一家老小都来了；两位小姐象竹竿子似地挽着老退职近卫军的手臂，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没有多久，西尔玛伊两位聪明的小姐也来了，庇舒达小弟弟跟在她们后面，最后是她们的母亲。从礼节上来说，也应该离开饭厅了。

医生找到了有象牙杖头的拐杖向大家告辞了。

“哼！你打算步行回家吧？”裘里抗议说，“你等一等管家。要不，让我吩咐给你套马吧？”

“喂，不用了！我现在神志还清楚，而且不打算因你的恩赐而生病！月亮正照着，徒步走走是很愉快的。酒饭的负担太大了。”

真的，可敬的医生喘气喘得象一只肥鹅了。

“喂，你给马丽什卡开了什么方子啦？”

“新鲜空气。如果象莫恩杰库柯里说的战争需要金钱的话，那么，我的亲爱的男爵，对于健康，就需要空气。我再说一次，空气。这是我说的。以后让她整天在花园里散步吧。”

“你什么时候再来呢？”

“在这几天无论如何再来一次。”

医生说完这句话就告辞了。所有的人一直送他到台阶边，他由于高兴，甚至开玩笑说：

“这样呀！你们这样的尊敬医生，保证你们长生不老。”

乌云布满了天空。

“要不要给你一把伞。”

“我又不是德国人。”

“你要不要带上我那把袖珍手枪？”裘里追上去问他。

“干吗？要是我怕这个人，就是开枪也打不中的。”

他通过花园，懒洋洋地移动着短小的双脚。猎猎的犬吠声很快告诉人们，狼狗已经注意到他了；相当时间还可以听见石子轧轧的响声，他的脚步声终于渐渐听不见了。

可是，被晚饭所打断的娱乐节目：“我生你的气”和“这个你喜欢吗”又在房子里恢复了。这些游戏，象面包一样，永远也吃不厌。只要女人的面孔还是漂亮的，这两样玩意儿是不会失去兴趣的。时光已近半夜，马丽什卡突然宣布还有好东西玩，玩的人就愈来愈多了（甚至伊寿比的两位小姐也轮到了。有一位小姐同小庇舒达·西尔玛伊玩，另一位同忠厚的布特列尔伯爵玩）。

“布特列尔，您还记得我答应过您一件事吗？”

“是的，是的，灵魂。请您招他们来吧！”

马丽什卡吩咐把浅蓝色的会客室里的一张笨重的橡木桌子搬到另一间会客室去，因为红木的小桌子上面有一个插紫罗兰的小花瓶，容易使

莫恩杰库柯里·拉伊莫恩德伯爵（1609—1680），奥地利的元帅，原是意大利人，参加过三十年战争。他通常总是避免决战，以延长战争；他的口号是：“为了进行战争，必须三样东西——钱，钱，钱。”

人怀疑它因为份量轻而晃动。

所有的人都聚在桌子周围。只有猴子被人赶在门外。没有头脑的动物可能会使灵魂不喜欢。

“坐近桌子，坐近桌子！”马丽什卡吩咐大家。“布特列尔，请您坐下！伊洛恩卡，把你的手给我。神父，您呀，把您的两手放在这儿。别尔那特，您坐好了，把手上的戒指脱下来。好，爸爸，你不参加吗？我们挤一点儿，给庇舒达一个座位。我请求你们表情要严肃些，因为灵魂既不喜欢怀疑的人，也不喜欢开玩笑的人。哎哟哟，布特列尔，您可别笑呀！”

大家都把手放在桌子上，把小指头并列在一起，形成了一串小链子。西尔玛伊伯爵夫人的两只胖胖的手是这样的漂亮（象盛开的鲜花，指甲都修得很光滑，现出娇嫩的玫瑰色），恰巧同伊寿比的两位小姐的红红的青筋毕露的手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有一位维尔玛小姐，失神地翻动两眼，以阴森森的声音，读起在这种场合下指定必读的祈祷文。

“阿门，”当她读完，所有的人都重复这句话。现在灵魂可能要来了。来的路已经打通了。

关亡招魂术在那时候是一种公认的娱乐。它甚至还带些时髦的性质。这就表示出，有些人不相信它，有的人甚至对它毫不感兴趣，也去玩它。至于事情的本质，相信灵魂就如同以前迷信超自然一样的陈旧古老。可是关亡招魂术有更强烈的伸缩性。人，永远不可能习惯于自己要死的这个想法。自私自利在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地滋长着永生的欲念，甚至在死亡以后还这样想。有什么可说的，人总是有虚荣心的！

关亡招魂术，无疑象人类本身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亡的理论和形式随着时间而改变。可是第一个引诱别人堕落的幽灵不是别人，是该隐，古老的罗马人和希腊人都相信死人的灵魂会漫游世界。他们甚至把神派到人间来。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就更加方便了。

迷信的匈牙利农民自古以来就相信鬼，有些鬼裹着雪白的被单出来吓活人，雄鸡第一声报晓，鬼就不见了。人看到这些鬼怕得不得了；人都不敢同这些鬼谈话。因此匈牙利农民都不想把自己的亲人从阴间请来；相反，他们宁愿做弥撒或者点蜡烛追荐死人的灵魂，但愿灵魂在地下得到安息。

至于老爷们，那是另一回事。哼，老爷们当然要特别一些。他们的知识学问使他们不怕鬼。可是老爷们为了寻欢作乐，就把一些能使他们得到娱乐的灵魂叫来，他们自己钻进桌子堆里去，跟灵魂闲谈起来。

第一个把灵魂叫来的是魔法师卡利奥斯特洛和他的同伴们。可是这些灵魂还是简单的，于是就叫阿斯塔洛达来，她规定星期三是出来的日子（如古时匈牙利的领袖人物，星期四才出现）。每逢星期三她奉召而来的时候，就把能力给予叫她来的人，使他们博得有势力的人的欢喜……

典出《旧约》，杀弟之人。

卡利奥斯特洛·阿历山大（1743—1795），意大利的冒险家，自称会炼金术，是魔术师；在当时欧洲贵族的家庭里颇负盛名。

阿斯塔洛达（又名阿斯塔塔）系司丰收、产子、爱情的女神，魔法法的信徒们认为她是夜间的灵魂。

很可惜，善良的阿斯塔洛达很吝啬，虽然现在有不少想升官发财的人，可是灵魂不做他们的帮手，他们只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而已。

“关亡招魂术”这种流行玩意儿是从美洲传来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小姐们都象发疯似地搞这种事情。他们可能都这样议论：“如果我们这些来历不明的暴发户，既没有贵族，没有大公爵，没有国王，又没有穿盔甲的武士，没有伟大的作家，没有世界闻名的女人，而且如果我们不能从欧洲夺得广为传颂的声誉，那么，至少也得叫些死去的祖先来参加我们的茶话晚会。嗨罗！小桌子，你转呀，转呀！”

万事就是开头难。每个灵魂很明显的都有自己的要求，活人必须猜测到。可能，某人的一双手放在桌子上使他不称心。这一点就会使灵魂不出现。更厉害一些，他还可以挑唆别的灵魂不来。

可是在裘里家里不用怕这一点。两位为灵魂们所喜爱的伊寿比的老小姐坐在桌旁。她们在人间没有出嫁，可是阴间的未婚夫却接踵而来。马丽什卡说过，有时候中世纪勃立东的骑士，或者还有流浪诗人都到过她们那里，这种情况使两位小姐特别高兴。

嘘——别吵！要静得心都不能跳动。

桌子抖动着而且有节奏地摇晃着。

“来了！”神父热烈地低声说（他指的是灵魂）。

马丽波夫人为了先作准备，就把字母表的圆盘移近自己面前。她不识一个匈牙利字，因此不会有任何欺骗的行为。

“我们要叫谁？”神父向围着桌子而坐的上了岁数的男人们问道。

“能不能要叫谁就叫谁呢？”少校用问话回答道。

“首先要找一个中间人。”

“您说什么，中间人吗？”

“当然！灵魂同样也有中间人。灵魂的中间人和我们的中间人谈话。”

“哼……由此可见，一切事情的进行都得经过中间人吗？”

“事情常常会搞得一团糟的。低等的灵魂之中有些古怪的小鬼，他们喜欢愚弄人，还要胡说八道。尤其是卡沙城来的一位与众不同的小姐。她的头脑好象从来没有正常过。”

“什么样的卡沙城小姐呢？”

“是八十年前死掉的洛寿卡·托德小姐。她同自己的妈妈一起到爱彼尔叶舒城去吃喜酒，在回家的路上，她们的马车翻车跌在山谷里。现在这位小姐老是胡闹，老是在脚底下出现。”

少校捻着胡须惊讶地发现，小姐们都在意味深长地互相使眼色，象赞成神父对放荡的洛寿卡的意见似的。

“我们可以立刻叫一个神志清醒的灵魂来，”神父继续说，他对鬼国非常了解。“我们现在叫哪一个呢？”

“我们叫法兰西士·拉科西二世吧，”管家提议说，“拉科西公爵老爷，”他又急忙说了一句，因为桌子可疑地抖动起来了。

神父的嘴边现出傲慢而宽容的微笑，象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碰到天真

城名，在法国。

卡沙，匈牙利城市的名称，捷克称柯希采。

朴素的人似的。

“事情可不是这样简单！我的老爷！要知道灵魂都住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些灵魂，他们住的地方还没有确定；他们就在各地流浪。这似乎是一种惩罚。譬如那个洛寿卡·托德，她已经流浪了八十年了。”

“她不必再指望更好的前途了！”裘里老头子笑着说。

“那谁知道！八十年的时间对阴间来说只是一分钟而已。那些被分配了住地的灵魂，他们按照自己的道路飞到上帝那里去。顺便说说，灵魂住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别……”

“总而言之，在阴间是没有平等的，那里也有贵族和穷人。”

“就因为这样，所以同鬼的上层分子取得联系是很困难的。可能，拉科西……”

“不接见……”

“可能的，……嘘，响了！”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周围，只听见蜡烛的咝咝声。桌子开始抖动了，而且拍打着地板，象活人发疯癫病时的响声一样。不知从桌子内部的哪个地方传出来一声叹息，耳朵里好象听到一种轻轻的嗡嗡声。

“谁来了？”安娜·伊寿比用一种阴森森的声音问道。

桌子动起来了，某种神秘莫测的声音传出来，老是敲着：“笃笃，笃笃，……”马丽波夫人随着声音的节奏，把又细又长的手指放在字母上。当马丽波夫人的手指摸错了一个字，敲的声音就停了；她用另一只手把字母记录下来，桌子抖出来这些字：“米哈伊·波尼什。”

这个灵魂是萨玻尔奇省的一位老贵族，五年以前去世，生前经常到裘里家来。别尔那特和布特列尔对这个老头子很熟悉，过去他很喜欢打猎。（“哼，在阴间要习惯一切当然是困难的，阴间既没有兔子，也没有鹧鸪！”）

“我们能不能同法兰西士·拉科西二世谈一谈？”安娜·伊寿比问道。

灵魂好久不回答。桌子做出一些莫明其妙的动作，好象是因为淘气，一会儿晃到右边，一会儿晃到左边；过一会又把一只桌子的脚举起来，以后又举了另一只台脚，正象顽皮的小鸟一样，后来，仿佛碰到了什么吸铁石，它开始有节奏地敲打：（就象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磨牙齿）笃笃笃，笃笃笃……

“回答了！”这些虔信鬼神的人低低地说。

马丽波夫人连续不断地记录字母，从那些字母里拼出了一句话：

“法兰西士·拉科西二世今天到奥拉斯辽斯克村来过了，他就附在大学生的身上。”

连一些不相信灵魂的人也被这个超自然的“魔术似的动作”吓倒了，大家都用迷迷糊糊的目光望着两位大学生：两个人之中的哪一个呢？两位可怜的大学生象煮过的虾儿一样满面通红，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仿佛在向对方说：“米哈伊·波尼什叔叔认识我们！很对，他生前也喜欢同我们开玩笑。”

后来，别尔那特轻轻地对布特列尔说：

“今天你在小饭店里看见那个瘦瘦的男孩子没有？就是那个用石子击中一对小鸡的。”

“当然罗，看见的。难道他是那个‘大学生’不成？”

“如果是他呢？”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我忘掉了。”

“哪一个想知道自己的未来呢？”神父问道，“今天这个中间人和蔼可亲而且又善于交际。”

谁也没有这个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里说的话关系到生和死的问题。只有小小的西尔玛伊如坐针毡似地坐在椅子上，他还是个小孩子，同时，这个西尔玛伊，他什么也不怕。

“喂，小伯爵，您问吧！”

“我的命运怎么样？”男孩子大胆地问道。

回答说：“你以后将在皇帝般富丽堂皇的环境中死去。”

西尔玛伊太太由于她的儿子得到这样吉利的预言，两眼噙满了感动的眼泪；她盲目地相信轻轻敲击着的桌子，这张桌子是这样慷慨地赐给了她快乐。

桌子摇晃起来，象有人推了它一下，神经质似的抖动一下子停止了，大家都感到桌子又变成了一块没有生命的木头了。

“灵魂去了。”西尔玛伊伯爵的一位小姐惋惜地说，“大概有什么事情使他生气了。”

“瞧您说的，”神父回答说，“他们经常是这样的。出现了又消失了。这个灵魂还算回答得不错的。现在另一个灵魂来了。可能是洛萨。噓噓，敲起来了。你们听到没有？‘笃笃，笃笃，’这就是灵魂。马丽波夫人，我请你记下来！”

“什么人来了？”

马丽波夫人记下来的字母是：“伊格纳茨·米德夫。”

“哈，哈，哈，伊格纳茨！”老头子们都笑起来了。“搞得真棒！”

布特列尔面露胜利的表情，带着讽刺的微笑把手从桌上放下来：

“哼，显然这是胡说八道！”马丽什卡用臂肘敲着奇妙的桌子说：

“又是这个洛萨小鬼把我们的一切搅乱了。”

桌子发出轧轧和裂开的声音，那声音象哭声似的，以回答年青的男爵小姐的敲击，随后桌子旋转得这么快，就象秋天田野里的飞帘一样。在桌子的里面，在桌子的脚里面，在某一只椅子的里面，同时可以听到令人害怕的尖厉的声音，使得在场的人都感到恐怖了。

“总之，这是个医生。”灵魂附上了身的安娜·伊寿比庄重地说。

伊寿比的两位老小姐是道道地地的灵魂附上身的中间人。她俩在阴间有股气，那股气直接和她们合而为一，可是两位老小姐本人还不知道这一点。她们只有一半活在人间，只有一半还算是人，还有另外一半是

母亲这样说，唉，命运之神是另外安排的。我们的庇舒达后来成为伊斯特万·西尔玛伊，在一八五七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来到米舒谷尔茨城的一天，庇舒达穿了一件绣金的匈牙利制服，骑在马上哒哒的走着，领了仪仗队，因中风而堕马身死。因此，他以后真的“在皇帝般富丽堂皇的环境中死去”。——原注

中间人，根据关亡招魂术的情况，最高级的中间人，在关亡的时候外形一点不变，但脑子的辨别力、知识和理解力却愈来愈增加。——原注

一股气，和中间人合而为一，这股气成为中间人的同伴。——原注

那股气。别人在她们的脸上和手上常常可以看到痉挛性的颤抖，伊寿比老头子说过，在每次关亡招魂以后，她们回到家里，都这样疲劳，都这样没有劲，仿佛在田里劳动了整整一天似的。

“太太老爷们，我请你们别吵！让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桌子平静了，敲的声音变得很轻很匀，而且很清楚地听见了大家所期待的字母。马丽波夫人好容易把它们记在纸上。

大家都怀着好奇心凑近马丽波夫人，想抢先看看她所写的字：

“我答应过到这儿来告诉你们。阴间的情况怎么样。不用花钱请医生。实际上，死仅仅是无足轻重的改变。灵魂换个地方，肉体换个样子而已。”

“真不可思议！”神父惊讶地叫起来。

裘里老头子为了要研究桌子就弯下了腰，随后他又哈哈大笑地望望那些坐着的人。

“你们之中谁开这么个玩笑？”

“真可怕。”鲍尔海少校出声说出他的想法，“因为只有医生才能这样回答，马丽波夫人不懂匈牙利文是真的吗？”

就在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马蹄声，不到一分钟，听见了令人不安的敲门声。大家都吓得发抖，虽然灵魂往往是从别条路上来的。

“进来！”

宪兵班长戴着帽子，拿着口袋，腰里佩着马刀站在门口。

“叶辛卡，出了什么事？”

“县长老爷，我大胆报告您，今天晚上，在通别恩村的路上，巴利鲍看守人发现了米德夫医生的尸体。”

所有在场的人都脸色发白，眼睛呆呆地现出恐惧的神色。大家都从座位上跳起来；男爵本人简直呆得象木鸡一样。猴子也钻进了通房间的房门悲伤地望着宪兵。

“咽咽咽，咽咽咽！”男爵低低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两个钟头以前他才离开这里。这是谁告诉你的？”

“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看见医生了吗？”

“正是这样，看见了。”

“嗯，嗯……”

“他再也不能在人世间开药方了。”

“他是给人打死的吗？”

“在他身上我没有看见任何暴力的痕迹。真的，我没有好好看一看，就急忙赶来报告老爷，同时我也来接受命令，以后如何处理。”

“我马上给副省长打报告，请求他在明天早晨以前派一个省里的验尸医生来。把这份报告派一个急使送去。知道吗？”

“照办。可是尸体怎么办呢？”

“在我没有察看过以前不许动。或者……不，省里的验尸医生没有检验以前不许动。派人看守了尸体没有？”

“派了两名宪兵……”

“靠得住吗？他们不会掏他的腰包吗？”

“我可以保证他们完全靠得住。”

“他们两个人过去是干什么的？”

“有一个叫安德拉什·卡日马利，是从雅诺什匪帮上我们这里来的，小伙子再好没有啦——真行！第二个是约日·科洛姆波什。”

“这是哪一个科洛姆波什？”

“启禀老爷，就是那个杀了人关在摩恩卡契城牢狱里的人。”

男爵用生气的、敏锐的目光打量了宪兵班长一下。

“你竟敢为杀人犯担保？”

“老爷，正因为那个人已经干过一番大事，在细小的问题上就不会再浪费精力了。”

“最亲爱的叶辛卡，你还是马上回到那里去，我不到，你就一直看守到天亮。你小心点，一个手指也不能碰！晚上反正在那里什么也调查不出。天好象黑得很，是吗？”

“乌云密布，可能要下雨。”

“你带上草席，把死人盖好，要盖得小心些！可怜的伊格纳茨呀！可怜的伊格纳茨呀！今天我们桌子上坐的人不止三十个！好吧！……叶辛卡，你在外面等一等；我马上写信给副省长。”

裘里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了报告，而且在信封上写了“Cito citis-sime”，象在一般情况下那样，脸色苍白、心里感到压抑的客人们，都回忆起死者最后的话来。每个客人都记起某些有趣的甚至奇怪的话。“现在——大家一致同意——医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为什么他恰恰在今天突然谈起阴间呢？因为他这个可怜虫，已经准备上那里去了。”

“男爵劝他走路带上袖珍手枪时，你们还记得他是怎么回答裘里的吗？他说：‘要是我怕这个人，就是开枪也打不中的。’哼！这还不奇怪吗？啊，他知道死神在路上等着他。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医生是个聪明人。在我们省里，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上帝安慰他的灵魂吧！”

“死者的责任感多么强呀！”

“他过去既然答应过，那么，他一定会从阴间来的。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事情！我到现在还不能清醒过来，”年老的西尔玛伊伯爵夫人说。

两位大学生也因为发生了这件事而大为激动。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西格蒙特·别尔那特说。

“喂，您这个什么都不相信的人，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年青的男爵小姐问布特列尔，他进退两难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意趣索然，脸色苍白得象墙壁一样。

“我服气了。”他若有所思地回答。

男爵小姐为了从蜡烛上捻掉灯花，就走近桌子去。这时候苏青卡正同管家在讨论：“如果一个人到阴间去而没有进行忏悔，是多么大的损失。这下子这个可怜的医生……”他听见了马丽什卡衣裙的窸窣声，就转过身来，朝她那里走了几步。

“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没有说出来。”小姐低声说。

神父沾沾自喜地微笑了。

西欧的习惯，“十三”人是个不吉利的事情。因为耶稣和十二门徒受难，恰巧是十三人。

拉丁语：十万火急。

“我用金锁封了他的嘴巴……”

所有的人都叹气、惋惜，只有伊寿比老头子产生了某种妒忌心说：“唉，他死得多么有趣！省里一定有很多人议论他的死！有的人无声无臭地过了一生，象蚂蚁似的无声无臭地死去了。哼，好象蚂蚁爬过黑黑的石头一样，哪一个会注意到呢？石头既没有任何一点痕迹留在蚂蚁身上，蚂蚁也没有痕迹留在石头上。这个医生死得多么幸运呀！”可怜的伊寿比老头子差不多已经站在死亡的门口了，因此对于死当然是不会无动于衷的，死随时都会到来。

“我准备打赌，”他含糊地对少校说：“这件事以后一定会印在卡沙的日历上——这件事是多么令人奇怪。我真希望知道他的灵魂是否还留在桌子里？”

可是少校却吓得直哆嗦。

“我从来不怕活人，可这一次是太可怕了……去他妈的，这个我可受不了。”

他请自己的兄弟吩咐套马，如果可以的话，只要回家能走别条路，就不走躺着医生尸体的那条路，因为他的神经不能忍受这种景象。

只有小西尔玛伊还敢提议再问问医生阴间怎么样。现在他可能还会讲出来，因为上帝可能还来不及禁止他说这些话。这种机会失掉了是很可惜的。

男爵从办公室回来，他也赞成小孩子所提的意见：可是，这如果是一次谋害，那会怎么样？医生的灵魂也许会把谋害者的姓名说出来。那他裘里到时候一定给省里的审判老爷们看看颜色，年老的军人多有本领！他富于先见之明，他以自己的嗅觉查明了犯罪的线索！

“对极了！我们来同灵魂谈谈吧！只要让我问问他。”

可是这件事不能再谈了。奇怪的事儿已经把所有人的勇气夺去了。任何人都不能走近巫桌。

那时候街上已经黑得一点东西都看不见了。第一阵雨点在窗玻璃上淅沥淅沥地响了起来。现在真的连下雨也牵动神经了。

客人们一一告辞了；他们每个人都请求男爵派一个伴送的人，带着灯笼把他们一直送到家。男爵向两位大学生指点了他们住的房间，并祝他俩晚安。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天一亮马上就走。”

“很好，我就命令马夫。”

“那么请允许我们现在就向您告辞。”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我的孩子们！记住，别忘了自己的诺言。”

男爵整夜不能入睡。房间里的家具发出裂开的声音，轧轧地响个不停，夜壶柜上盛水的杯子破了，总之一句话，他感到各种各样神秘的预兆。

“好吧，好吧，伊格纳茨朋友，我就来了，我立刻就动身。当然罗，你躺在那里是很不愉快的，可是我现在就要出发了。”

东方刚刚露出一抹红霞，他就起床，坐着马车向出事地点驰去了。

裘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点，年老的米德夫睁开两眼躺在凋谢的梨树下的地上。象玻璃似的眼珠儿非常奇怪，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好象要

说什么话似的。老头子显然在路上中风了。

男爵向他弯下身子，他听见医生的怀表的滴答滴答声。人所创造的机器依旧在转动，可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已经死去了。裘里的内心有某种说不出的痛苦。他沉重地想到钟表匠创造的机器，比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生物还要结实。人是多么伟大，同时又多么渺小！这个躺在这里的人，几个钟头以前还是一位学者，可是现在已经没有生命了，象他所躺在上面的土地一样。

“叶辛卡，把他口袋里的钱包、怀表、纸头都拿出来。现在让我看看，随后，我亲自把它们带走。”

叶辛卡搜查了死者的口袋，可是他找出来的值钱东西并不多：手上有一颗蓝紫色的宝石，象印章式样的戒指，一只表面厚实而凸出的银怀表（它还在滴答滴答地走），一只红木做的用以嗅鼻烟的烟盒，盒子上用工笔画有吉约坦医生的肖像，一根嵌着珍珠母的牙签和一只钱袋。

男爵打开了钱袋，数数其中有九十個福林的纸币，那时候纸币是不值钱的。

“别的东西没有了吗？”

宪兵在裤袋里找到了一把钥匙、九个马克以及一些零星小钱。

“喏，还有，请看吧，是张纸条子，可是已经被人撕破了。”

“破了没关系，拿来；可能其中有什么重要的话。”

裘里约略地看了一下被人撕破的纸片。

“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一面说一面却认出了蓝色的迪奥日吉厄尔纸和苏青卡的笔迹。

可能这是一角撕破的信纸，是他昨晚要神父派人送给医生的那封信，请医生来看马丽什卡的病。

他打算把纸头丢掉，但突然有一段话出现在他眼前：“……请你把真相瞒着小姐的父亲。”

男爵非常奇怪。哪一位小姐？哪一位父亲？这些话只可能指马丽什卡，那么她的父亲，就是他自己。这就是说向他隐瞒了真相了？那么，是什么真相呢？

便条在他的眼前跳动起来。男爵抚平揉皱的纸头，读着：“我们慷慨地酬谢您……”末了几句话写在另外一页上，可是这一角纸头刚巧被人撕掉了（大概拿去点烟斗了），最下面还可以认出两句话：“附上五十个福林……”

“找吧，”男爵大怒，气呼呼地说：“那里想必还有纸头。”

可是在医生的口袋里再找不到什么东西了。

同时，这也已经够了。男爵仿佛感到周围的一切东西都旋转起来。他的脑子里产生了可怕的怀疑。“我的天呀！这可能吗？这个纯洁的、无罪的孩子……”

虽然早晨的天气很冷，野草蒙上了薄薄的一层白霜，矮小的梨树上，叶子怕冷地一张张挤成一团，可是裘里的额头上尽在出汗。村道的另一

吉约坦·约瑟夫·伊尼亚斯（1738—1814），法国医生，一七九二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根据他的提议使用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斩首的机器——断头台。

迪奥日吉厄尔，匈牙利东北部的工业城市，很早就以出产上好纸张闻名。

边，一棵纤细匀称的杨树高高地挺立着，两只乌鸦栖息在树上，它们目不转睛地望着死人的尸体。它们严肃而又平静地并排栖息在一枝唯一的斜枝上，可能在想着：“如果这些人不聚在这里，那么，这个医生就是我们的猎获物了。”

正在这个时候，别恩村的村长马通·若姆贝克坐着马车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米哈伊·科潘托和医生家的管家婆。可怕的消息已经传到他们那里，因此他们赶到出事地点来。村长一丝不苟地对他的县长老爷说了一长串问安的话，说过以后，拚命地抓抓后脑勺。米哈伊·科潘托也学他的样，为这件不幸的巧合感到惋惜，米德夫老爷刚巧长眠在这棵梨树底下，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他怎么也弄不清楚，难道周围的树还嫌少吗？

裘里在别的时候，可能还会注意到他们的不满意，可是现在他正在想着与此毫不相干的事情。只有过了几年，他才明白村长为什么对医生刚巧死在这棵梨树下感到不快。事情是这样的，梨树下刚巧埋着一只铁皮箱子，里面放着卖掉葡萄酒的钱两千福林；为了转移目标，他们派了几个用叉子武装的人，在村政府的房子里看守它们。

裘里沉着脸听着村长的话，然后把从死人身上找出来的东西，除了便条外，全给了他。

“你把医生的尸体送回家，”男爵命令道，“在这里任何犯罪的痕迹都没有找到。”

说完这些话，他就坐到马车里，沉浸在阴郁的思考里了。他渐渐记起了所有的事情，想起昨晚他把神父和马丽什卡一齐赶到隔壁房间里去的时候。医生说：

“如果你自己也把耳朵凑近锁缝，那才有趣呢。”现在男爵全部明白了！他好象要发疯了。

“快跑，快跑。”他对车夫喊道。

一对栗色的马象风一样拖着轻便马车往前奔驰。

“我要打死女儿！她应该去死！”父亲心里反复地想，“为什么，为什么要她活着丢人现眼呢？可是以后又怎么办，以后又怎么办呢？把她埋掉，对的，现在就把她埋掉。可是，我自己又怎么样呢？我说：‘她是我的女儿，我这样对付她，是她罪有应得。我是一个贵族，不可能有别的办法！’”

如果没有很多鬼来折磨他，他对此也就心安理得了。可是，有一个鬼好象在撕裂他的心，另一个鬼钻进了他的脑袋，第三个鬼在轻轻地对他说：

“你是一个贵族，你雪了恨也惩罚了她，如果以后永远看不见她在你的身旁，如果早晨她也不到你那里请安问好，也不说‘亲爱的爸爸，早安’，她不会笑，也不会抚摩你的胡须，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再也听不到她在院子里发出的那银铃一般的声音，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她，那么荣誉对你又算得了什么呢？别人会在你的背后议论说：‘自高自大的人，把自己的荣誉估价得这么高！’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而且以前你本人也有过错误，为什么过去你没有监视好呢？血总是血。血总是汹涌和沸腾的。甚至水也会给火烧得沸腾起来。这一来，是谁错了呢？是你自己。”

还有一个鬼（一大群鬼在这种情况下包围了他），这第四个鬼说：“裘里，告诉你，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劝告，……哼，很好的劝告……大胆行事，这是对的，可以试一试……”

裘里更厉害地催促马车夫：

“傻瓜，快些……”

那时候两匹马已经跑得浑身大汗（汗珠多得可供一百个人刮脸），它们跑到了院子里，辕马的腿都发抖了。

男爵从马车里跳出来，迎面碰到了个拿着篮子和锄头的雇工。

“怎么，两个大学生还没有走吗？”男爵激动地问他。

雇工恭恭敬敬地从嘴里拿掉烟斗，用左手拿着它回答说：

“不，老爷，他们都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裘里打了他一记耳光，锄头、篮子和烟斗统统从他的手里掉了下来；他的面颊在第三天还是肿的。

马丽波夫人穿着红色宽服站在台阶上抖动着什么白色的东西。

“老爷，有什么新闻吗？”她听到凉台石阶上男爵的脚步声，就问男爵。“查到了什么没有？”

女人因为好奇心而焦急不安。她急不及待地想知道，医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谋害死的。

“是的，查到了。”裘里用冷淡的声调说：“愚蠢的家伙，你这个粗心的女人，现在我一分钟也不想把你留在我家里。你收拾好东西，自己告诉马车夫送你上哪里去吧。”

马丽波夫人大惊失色。

“不，老爷，这是不可能的！您当然是说着玩的？”她低声说。

裘里没有回答她，气喘吁吁地直奔女儿的房间。猴子站在门坎上，一只大花猫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擦脸，它们互相望着，好象在微笑似的。

裘里一脚向猴子踢去（猴子被他一踢，嘴里咕噜咕噜响着，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他开了房门提高了嗓子喊道：

“不幸的人，快起床！”

马丽什卡依旧躺在雪白的饰有花边的被窝里；她那被丝绒一样的黑黑的眼睫毛遮住的眼睛睡意蒙眬地闭着。美丽的长头发象波浪一样拖到地板上，太阳光快活地在她的一绺令人销魂的头发上晃动。

开门的响声和严厉的吆喝声使小姐浑身一震，她一看见是父亲，便睁大眼睛微笑了。

“你叫喊什么呢？”

老头子困惑地走进来。唉，他最好看不到这个微笑！他满脸通红，找话说。

“对，对，我叫喊……我说……”

“亲爱的爸爸，你说什么呢？”

“我的孩子，你起来吧。我想同你谈谈。”

他的声音已经柔和了，而且带着无限的悲伤。

第五章

爱出谜语的人

两位大学生就这样出发上路。今天在鲍尔诺茨城又要快乐一番了。

天一亮，所有的地主庄园都苏醒过来了。三个胖胖的女佣人在维顿卡厨娘带领下在厨房里忙碌着，维顿卡总是打发她们到各处去拿东西。

“拿一点儿肉桂来！把烤盘拿到这里，喂，那一只好一点！你把猪油填在小鸡肚里没有？唉，你多蠢，油煎得过火了！你把生姜放在哪里啦？”

每一个锅子里都有什么东西咕嘟咕嘟地响着。爱尔寿把用软软的鹅毛管涂上蛋黄的面包放进热锅里去。主人还派了一半男仆人到厨房里。雅诺什马车夫把罌粟子放在小石臼里捣着，另一个车夫约什卡，他只做细活，他一面调油，一面就同那些哈哈大笑的女人寻开心。“潘卡__，你别听他的，你会打破碟子的！”（潘卡正在碟子里调蛋白。）

老爷本人天一亮就拿了猎枪从家里出发，想为小孩子们随便打些什么野禽，虽然现在不是打猎的季节。

可是女主人比所有的人都焦急不安，她老是在抱怨，今年真是倒楣，到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种在暖房里的黄瓜还很小，亚诺什伯爵爱吃卷心菜肉卷，可是卷心菜全吃光了；小鸭子才长了一点儿毛，小鹅也是这样；去年贮藏的水果和葡萄也都吃光了。

“唉，我的天呀，我的天呀！我拿什么东西给这两个可怜人吃呢？”

许多锅子都发出快活的吱啦吱啦声，仿佛在回答女主人的诉苦。吱吱，吱吱，……这是一股蒸汽把锅盖抬起来，并且带着响声冒出来！小猪肉在锅里烧红了；胀开的白菜卷懒洋洋地在大铁锅里叹气——唉！唉！油也在煎锅里生气地吱啦吱啦响起来，仆人就把手卷抛到油里去。

另外一件事情又使得别尔那特太太着急了。孩子们在路上发生什么不幸吗？他们在哪里过夜呢？西格是不是走路走得太快，热了，吃了冷水呢？否则他们应该到了。

“玛尔茨，小淘气，上这儿来。”

“遵命，太太。”

“你上钟楼去看看，看他们在不在路上？你对唱圣诗的人说是我请求的，那他就会把教堂的钥匙给你。”

玛尔茨是一个衣衫褴褛赤脚的调皮孩子，他在夏天，有时候就替工做马夫，其余的时间就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等着老爷们的桌子上掉下东西来，他很高兴太太的委托，因此直奔钟楼。真的，教堂里的仆人约什卡·托尔玛希以前说过，很多钟已经运到罗马去了，幸亏钟楼没有跟它们一起去。玛尔茨沿着楼梯走上去，因为他到了教堂里，就想起耶稣的死，可是他记起了厨房里充满了鲜美的气味，就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耶稣的死与其说是为了整个人类，不如说是为了沙罗什帕塔克的两位大学生。在这儿孩子很惊讶地发觉，很多钟都还在原地，根本没有送到罗马去。这下子，第一个疑问却潜进他的心里了……

小孩子要回去向太太报告消息，他没有看见任何人穿着绅士服装在路上走，只远远地看到库卓尔戈河边有一辆轻便马车。

太太又啊啊啊的唉声叹气起来，正在这个紧张的时候，一辆轻便马车向地主的院子驶了进来，这就是玛尔茨在钟楼上看见的一辆，西格从马车里跳出来，接着就是亚诺什。

“圣母玛丽亚！是你们来了吗？我还以为是哪一位贵宾呢！”

这一下吻也吻不完，话也问不完了：“你们是什么时候动身的？”

“还在昨天早晨。”“怎么，你们住在裘里家里吗？我年青的时候认识他，他是一位勇敢的军官。他结婚了吗？”“对呀，当然结了婚，”太太自言自语地说，“你们说，他有一个女儿。她漂亮吗？现在的人都是美人儿。只要在铺子里买些白粉和胭脂就行了。你们是乘他家的马车来的吗？他显然是个好人。潘卡，你张开嘴巴站在这里干吗？你快跑，通知维顿卡把准备好的东西全给马车夫吃，好好招待他。嗯，你顺便到房子里去一下！现在你爸爸回来了。喔，我在说什么？我简直发疯了。亚诺什，有时候我总把你当我的亲生儿子看待。这一点你对老姑母可别见怪。你们都不说话，怎么啦？怎么一个字也问不出来？难道你们就这样回答教授的问题吗？”

“亲爱的妈妈，教授在同一个时间里只提一个问题。”

“可是，那问题比较难，我的孩子，对不对？喔，你们怎么瘦了！喔，没有关系，事情可以挽回的，我来喂好你们！”

主人很快地回来了，过去他在很多省里当过法官。又是一番拥抱和询问。最后，来看两位年青人的亲戚和朋友——太太和老爷——都出来了，整个村子都在议论他们的回来。只要房子里装有烟囱、花园里种了天竺葵和马鞭草的，总而言之，有姑娘小姐的人家，家家户户都在讲这件事。嗨，这一次的复活节要快乐一番罗！一定要洒香水啦！看吧，现在每一家都染了鸡蛋。有很多跳舞的人，这是多么快乐！尤其是两位大学生还上别尔那特家来过春假！

春天的日子是漫长的，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对于家乡舒适安逸的房间、祖先房子里令人感到亲切的温暖、维顿卡妈妈的烹调技术和迦洛契的烟味，很快又习惯了，至于昏暗的大学、帕塔克城里古老的城堡和它古老的城墙、小房子以及居民们，有关这些的回忆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对两位青年人来说，好象他们从来也没有出过门，即使出过门，也不过半个钟头，因此每个人又继续做起去年秋天因开学而扔掉的事情。西格到家畜栏去，轮流地看望那些母牛、公牛和水牛，同自己心爱的名为“小蝴蝶”的一匹良种马打招呼，那匹马也认识他，高兴地嘶叫着。

亚诺什在花园里徘徊，看看那些熟悉的地方。这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感到非常幸福。

只有杏树和樱桃树开了花，它们都相信春天的太阳，都展开了自己的花瓣迎接阳光初次热情的亲吻。唉，它们常常是受人欺骗的呀！因为将来还有三个严厉的圣人——雪尔伐茨、卜迦拉茨、鲍尼法茨到来；冬

那时候有烟囱的灶头，只是有钱人、主要是贵族才有。

洒香水是匈牙利民间的风俗习惯，青年们在复活节用玫瑰水或以水冲淡的香水洒姑娘们。

迦洛契，旧匈牙利乌恩克省的一个村庄，以产烟草闻名。

神临走的时候，把三位圣人从车上扔了下来，因此三位圣人只好远远地离开冬神，大家步行跟踪追赶它。当然罗，丁香花也盛开着，可是它反正一样，是不结果实的树木！它也用不着结果，它开过花，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了。那些巨大结实的橡树又迟钝又笨重，现在树上都还没有发芽，这些大树在想，现在还是冬天，大家继续睡觉吧。

亚诺什伯爵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他沿着流水潺潺的小溪的岸边，从容不迫地向花园的深处走去，小溪顺着五颜六色的小石子流着，一流过五、六座小桥，一堵石头的围墙在最后一座小桥旁高耸着；如果下面没有通往邻居大花园的带铁栏的大门，那石墙一定把它堵住了。

亚诺什伯爵喜欢这条小溪胜过世界上任何东西。就是它，这条小溪，把他的信带过去，带到他那心爱的花园里。小溪的水就象亚诺什的心思一样，现在正往那边奔流，永远往那边奔流。

是呀，周围的麻雀都在叽叽喳喳地谈这件事，我们又何必瞒着这么多聪明的读者呢？我们为什么不说，隔壁的花园是米克洛什·霍尔瓦特家的，他的房子在小山上白得耀眼（更正确地说，房子的屋顶掩映在许多枞树和白桦树中），老霍尔瓦特有个女儿叫比罗什卡，亚诺什伯爵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

老霍尔瓦特是省里最富的人之一，可是这位穷皮货商的儿子，同阶级的贵族都不承认他。他使用了某些不平常的甚至可说是无耻的方法——利用特殊的聪明——发了财。其他的老爷们都是用剑或者依靠裙带关系发财的。*Tertium non datur*。

事情是这样，米克洛什·霍尔瓦特年青时是卡沙城的一位化学教授，可是他穷得和别的同事一样，很明显，上帝不大喜欢他们。他做过圣职人员。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就甩掉了法衣，也不教书，辞了职，可是，他除了化学和做诗以外，世界上别的事情就一概不懂了，于是，他就考虑怎么依靠自己的知识去弄钱。

哼，做诗是不可能弄到钱的。维切兹·米哈伊·乔柯纳依的命运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他穿了破鞋子从一个文学保护人那里走到另一个文学保护人那里。而且这些文学保护人彼此间又住得这么远！可是乔柯纳依没有太太，米克洛什·霍尔瓦特已经有一位漂漂亮亮的妻子了，她很快就要把幸福带给他，为他生养一对双胞胎女儿。显然要找些什么方法弄钱，利用化学发财比做诗要快些。

米克洛什·霍尔瓦特是一个独生子，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份差不多有六千福林的遗产。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酿酒。可是普通的烧酒是很便宜的，因此农民们才去喝它，霍尔瓦特决定想法酿新的酒。他知道每逢结婚和洗礼的大节日，农民们喝的普通的烧酒是一种甜一些的掺蜜的酒，甚至妇女们也高兴喝它。这下子他就想到为贵族阶级酿造些特别的甜酒。只有老爷们才有钱，他们出得起钱。

米克洛什·霍尔瓦特考虑得很周到，他得出一个结论，他的酒一定要酿成玫瑰色，按其甜的程度不亚于糖，除此以外，还要用香料，其中有茴香的味道，这种味道匈牙利人是喜欢的。我们可敬的霍尔瓦特准备了这种绝顶聪明的混合物，而且称之为“玫瑰酒”。他买了很多木桶，

又从维也纳运来了一架蒸馏机，那架机器就是当时发明的，他就开始大量酿造这种不平常的酒了。

邻居和亲戚们只是摇头。

“你发疯了！你想想吧，有人会买这种酒吗？要把匈牙利人鼓动起来可不是这么容易的。想得倒不坏，酿的酒也不坏，可是买客在哪里？”

霍尔瓦特狡猾地微笑说：

“在坟墓上……”

那时候大家肯定他是发疯了。可是米克洛什·霍尔瓦特看到事情简直毫无进展，他不是个毫无计谋的人，就派人到匈牙利的北部和东北部去，委托他们到每个教堂里去探听消息，哪个地方哪个有钱的老爷才死了不久，死后留下了大量的遗产。

霍尔瓦特派出去的人都很快地带着很多名单回来了。你瞧吧，我们的霍尔瓦特把一桶桶的酒满满地装在车上，他命令把它们运到所有死了老爷的庄园里去，按家送一小桶“玫瑰酒”。办事员都出发了，在每一家沉浸于悲伤中的城堡前面，就把一小桶酒从车上推下去，他们说，上一次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老爷吩咐过送这桶酒来的。

这些继承人有的很惊奇，有的甚至也不惊奇，他们说，以前的主人还没等到你们送酒来就死了，既然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为了不至于打官司，他们就收下了“玫瑰酒”，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霍尔瓦特玩的把戏。

“不要着急！你们不会后悔的。”卖酒的人说服他们。

这些人真的没有后悔。这一来，虽然永远不是买客心甘情愿买的，销路却愈来愈好了。空车推回家，经纪人从一些神父那里抄来了去世不久的许多新“买主”的名单。上帝有一点是一贯不变的：对于高贵的老爷们，是死也不饶恕的，虽然，真的，并不象巴黎的断头台那样，它有一次曾把贵族杀个精光。

因此，死人名单在任何时候都是满满的，而霍尔瓦特的小马车也一次又一次地出发上路。每一次马车的数字都增加了，而且它们现在已经到达阿尔费德，越过了多瑙河，到扎葛烈巴，甚至还要远。可是善良的霍尔瓦提人也爱喝好酒，而且他们象所有的人一样，也是要死的。

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后，霍尔瓦特的酒厂大大地发展了；锅子都从早到晚烧着，主人的钱积得这样多，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花才好。弗兰茨皇帝号召省里的贵族和大地主们尽自己的责任负担一部分反对法兰西的战费，米克洛什·霍尔瓦特一个人送到维也纳的牛，比起萨特马尔全省送的牛还多。至于萨特马尔省，那是大家都知道的，它送给皇帝一千头牛，当时有一首讽刺诗提起过这一点：

萨特马尔省送给皇帝一千头牛，

皇帝送给萨特马尔省只有一样东西。

事情是这样的，皇帝刚巧在那一年任命了萨特马尔省一位新省长。皇帝对霍尔瓦特比对萨特马尔省慷慨得多；他封这个酿酒人为贵族，在

阿尔费德，匈牙利的大盆地，或称多瑙河中游大盆地。

他的名字上还冠以一个固定的外号“西尔瓦希”（这一点恰巧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霍尔瓦特酿“玫瑰酒”，什么都用，就是不用李子）。

霍尔瓦特成了贵族就不酿酒了（这个行业同他的新称号已经不相称了），他从倾家荡产的卓波尔伯爵那里买下了一座大庄园，就带着现在已经长大的三个女儿迁居到那里去了。

这一来老霍尔瓦特就变成富翁和贵族了。匈牙利的贵族阶级在当时是一个精明的政治集团，它象一条河一样，汇集了全国所有最好的东西。随便在哪个省里，随便哪一个人，只要有威信，只要别人尊敬他，或者发了财，在精神或物质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那么，不管他是罗马人，或者德意志人，反正一样，当局马上把他列入贵族阶级。有一条格言说：“吸收一切有势力的人。”哪一个人要是能从外面对国家造成威胁，国家就把那个人拉入自己的怀抱，因此它能够保得这么长久。外面留下的只是一些软弱无力和束手无策的人。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祖先是一些聪明人。可是你们这些民主派的先生们呀，可不能瞧不起那些褪色的和破旧的古老的徽号。这是遗物。这些小小的徽号曾经组成了一个障碍物，它保卫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徽号；保卫了你们从前曾想要改变的东西，那时你们践踏了许多世纪来的传统，想用共济会的精神来代替它。

匈牙利的贵族阶级并不是一堵把特权阶级和平民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高墙，谁有权进去，这堵墙的大门是敞开着。

可是，尽管霍尔瓦特成了巨富，贵族们，甚至另外一些人——比比得村、费尔肖博加奇村、纳吉瓦拉德村、佩特里切维奇村、维克西特村的霍尔瓦特，都不喜欢他。霍尔瓦特拜访了亲戚们，但是都得不到回拜。他们说看不起他不是因为霍尔瓦特是个做酒商人，而是因为他用欺骗的手段沾了死人的光出卖自己的烧酒；他只是开始的时候采取了这种狡猾的手段，以后，他的买卖进行得很好，就不再用什么诡计了。

这就是西尔瓦希·霍尔瓦特家里之所以只有“穿长上衣”的小贵族代表人物来往的缘故。有时候霍尔瓦特家的奢侈生活使他们都很有气，他们就对霍尔瓦特说些尖酸刻薄的话，霍尔瓦特也不大在意，他本来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没有关系，”老头子说，“贵族正象一碗凉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冻起来。”

应该承认，霍尔瓦特身上具有某些妄自尊大的暴发户的特征，他总是把一切归功于自己。譬如，他的脑子里想起了一个古怪的念头，想把自己的房子翻造成中世纪的小小城堡的样子。这种异想天开的事情如果不引起社会人士的愤怒，至少在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以后以此来炫耀自己是危险的！让他去造大理石的高塔吧，让他把银子覆在高塔上吧，这些都无关紧要。譬如在别尔那特的家里，就没有一点儿特殊的装饰，只有在房子的正面装了四根圆柱，可是这幢房子还是很值钱的，因为法兰西士·拉科西同太太有一次从卡波施城路过这里，就住在这幢房子某个房间的角落里。另外还有一件事！公爵把一只铜盒子忘在房间里，那时候

意为“李子”。

那时候只有小贵族才穿旧式的毛皮长上衣。

出外旅行的大贵族们，总是把钱放在小盒子里（这只小盒子当然是空的），此外，清晨包扎东西时，公爵夫人的女官（这些人是真正白吃面包的）把公爵夫人的一件胸衣自作聪明地留在房里。很奇怪，这件胸衣只合她的腰身，一直到胸口才渐渐宽大起来。

请你们评评理吧，霍尔瓦特老爷能不能造一幢象拉科西公爵夫人把自己的胸衣忘在里面的那样的房子呢？当然不可能！

可是霍尔瓦特毫不在乎，他把自己装成城堡的真正的主人，他的一切举动就象裘里家的猴子一样；有一次，猴子看见鞋匠在量马丽什卡小姐纤足的尺寸，它也把自己的爪子伸给了鞋匠。

米克洛什·霍尔瓦特造了一座塔，一座吊桥，他在家的时候，塔上就升起一面旗帜，上面画着有一个牛头的霍尔瓦特家的徽号。（是的，弗兰茨皇帝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习惯，他为一千多头牛而付出了一个牛头的代价！）可是别尔那特家的徽号要漂亮得多——绿色田野里一只被剑刺穿了的脚！

霍尔瓦特坐下吃中饭，城堡的塔里三次响起了号角声，仿佛要让整个庄子都听到这种不协调的声音：“啊，霍尔瓦特家上汤啦。”别尔那特家两百年前的银食具的高贵声音，特别是和百年的瓷器的声音混合在一起，这声音可是悦耳得无法比拟了。

在霍尔瓦提，这位前化学教授，还是习惯于中世纪封建主的一套风俗习惯，就象他读过的许多故事中的人物一样，这是很有趣的。因此他总是给人以一种十分幽默的印象。譬如，他嫁大女儿罗扎莉雅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这是一位身材端正的漂亮的姑娘，简直象玛利亚·杰列齐雅女皇年青时一样。周围远近都纷纷传说，她出嫁的时候，父亲答应陪赠一笔非常可观的嫁妆。求婚的人象蜜蜂飞到蜜糖上去似的从各地飞来。所有的人都好奇地燃烧着：哪一个人能娶这朵“红玫瑰”为妻呢，“贵族”社会是这样暗中称呼大小姐的。

妄自尊大的暴发户宣布他鄙视官衔、出身和财产一类的东西，他要把女儿嫁给一个能回答他三个问题的聪明人。好一只老猴子！他显然博览群书，其中说起以前的骑士向某一个城堡主人的女儿求婚，必须用剑从魔术树上砍下三只金苹果。

这一来，有一位年青人从维也纳来求婚了，人家都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大家都相信他前程远大，甚至可以做宰相。在他到霍尔瓦特家以前就有这样的传说。

怎么啦，很好吧！霍尔瓦特和蔼可亲地听了青年人的话，请他吃中饭，答应他饭后马上回答他。席间他同年青人所谈的一切并无一件涉及求婚的事。只是有一次霍尔瓦特对他说，过去自己也在维也纳住过，而且常常住在“玛恰凯尔-霍佛”旅馆里。接着他又说，这个旅馆为什么叫这个名称呢，据说——老头子解释道：“在奠基的时候，有人从地下掘出了一只铅皮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有大大小小的‘玛恰凯尔’。孩子，这家旅馆因此就被称为‘玛恰凯尔-霍佛’了。”

这两件遗物，至今还为西格蒙特·别尔那特的儿子德热·别尔那特所保存。——原注
欧洲人吃饭以汤开始，此处指中饭才开始。

年青人认真地听着他的话，心里感到很满意：因为现在他知道名称的来源了。他在老霍尔瓦特的谈话中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东西，心里想：“多么愚蠢的笑话！”笑话确实是愚蠢的，在那时候甚至也不算稀奇。可是霍尔瓦特老爷显然对这个求婚的年青人冷淡了，饭后他宣布说：他的女儿太年青，出嫁还嫌早。

“唉，霍尔瓦特老爷，您认为这就是拒绝的理由。我感到有些什么东西不称您的心。我请您老老实实开诚布公地告诉我，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霍尔瓦特老头按照商人的旧习惯，拉拉客人的钮子，他想跟人家诚恳地谈话时总是这样做的，他说：

“您看，最可爱的人儿，从您身上是永远造就不出您最初在我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个人的。您缺乏真正求知的欲望，显得目中无人，这就说明您以后不会有多大出息。”

“且慢，老爷，您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下这个结论呢？”

“无缘无故吗？年青人呀，难道您真的知道什么叫‘玛恰凯尔’吗？怎么，您的面孔红了吗？您不知道。如果您不知道某些事情，您就永远不要面红耳赤。最好去问问别人。您看出来没有，我本人也不知道‘玛恰凯尔’是什么东西。可是您我的差别就在于，我力求知道，而您却不想知道。我从来不装出一副聪明的面孔，我也不象您那样，装出一切早已知道的样子。”

总而言之，年青人求婚没有成功，不得已回到维也纳，现在他不过是多知道了一桩笑话而已。请读者不必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因为省里的任何一个老太婆都会告诉您，甚至费伦茨·卡辛茨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曾提到过。

第二个向罗扎·霍尔瓦特求婚的是鲍尔诺城的一个大资本家。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打算利用妻子的嫁妆在欧洲中部发展自己的企业。这一点他并没有隐瞒未来的岳父。老霍尔瓦特很高兴求婚者的坦白精神，他以通常爱开玩笑的声调说：

“正确，完全正确。我很高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因为我本人某一个时期也是做买卖的。可是，我想您已经听说过，我的脾气有点儿古怪，您可别反驳！我知道，别人已经对您谈起这一点，而且这是真的。我真是一个老发狂的人。可是我的精神错乱没有危险，您也不必怕我。这也是癫狂的一种。哪一个人要向我的女儿求婚，我就有向他提出问题的癖好。成功不成功就全靠您的回答了。我知道这个愚蠢的古怪脾气，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是的，我少许听到一点。”

“好吧，请您回答我，每天有两辆邮车从波若尼城开往勃拉萧佛城，同时也有两辆从勃拉萧佛城开往波若尼城。假定说，行程需要十天，那么您从波若尼城到勃拉萧佛城的路上会碰到多少辆邮车呢？”

“二十辆。”

“不，不，年青人呀！不对，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费伦茨·卡辛茨（1759—1831），匈牙利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参加过马尔丁诺维奇所领导的为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活动。

“那么，在这个谜语里有些什么花招。”

“告诉您，什么也没有。”

“那么，毫无疑问是二十辆，而且，我从那里出发到这里来，第二十辆车刚好才到波若尼城，未到以前只有十九辆。”

“不对又不对！很抱歉，我的年青朋友呀！”

“老爷，请您让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我在那里可以安安静静地想想您的谜语。”

“请吧，”老头子轻蔑地冷笑着回答他。

鲍尔诺城的资本家整整一天象着魔似地坐下计算，十多张纸都写满了数字。头上的汗象雨水似地流着，可是徒劳无益，每次他总是得到新的结果。最后这个求婚的人向厨娘讨了些豆子来，把它们分开来放在桌子上，表演了邮车来往于波若尼城到勃拉萧佛城的动作。可是这种办法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只是愈弄愈糊涂了。

霍尔瓦特看见可怜的求婚者一无所得，决定不再折磨他，就说：

“您明白吗，您不可能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资本家。您连事件发展到第二步都不会预见到。要知道从波若尼城到勃拉萧佛城的路上，每天有这么多的马车来往，除了在这一个十天里出发的，还有在过去的十天里出发的，这样一来，沿路就可以看到四十辆邮车。至于您这一次回去，请别见怪，只好一事无成地出发了。”

这个霍尔瓦特是多么无聊的人。大家都想，他的女儿因为父亲的怪脾气要嫁不出去了，这时恰巧有一个漂亮的骠骑兵军官突然到他家里来了，他出身于扎杜那伊希那，姓别捷林其，却是一个以愚蠢闻名的人。熟悉的朋友们早就寻他开心说：“这个人一定不会成功的。”的确，可怜的别捷林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们想象一下吧，他回答出了霍尔瓦特所提的三个问题，全世界对这件事都感到很奇怪，因此他得到了“王妃”做妻子。

现在那些嘲笑者都在煞费苦心地猜测，他们都摸不透，为什么这个别捷林其的狡猾战胜了霍尔瓦特。当然罗，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小箱子是容易打开的。这个上尉蓄着一大把漂亮的胡子，这把漂亮的胡子比起绝顶聪明来，在这类事情里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骠骑兵的胡子迷住了罗扎，可是罗扎知道父亲全部的问题，她就预先教会了大胡子的求婚者如何回答它们。

罗扎出嫁以后就轮到她的妹妹卡季扎了。这一次老头子想了些更奥妙的问题来问求婚者，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幸。这种情形是常有的：上尉到的那个地方，中尉也能找到那条路。可是中尉不能一本正经地向小姐求婚，这对于他来说是不体面的。他迫不得已采取了曲折的办法。就这样，别捷林其上尉把巴尔·拉恩维茨引到自己丈人的家里，有一天晚上，一句话没说，就把卡季扎·霍尔瓦特拐跑了，也就节省了老霍尔瓦特几个奥妙的问题。中尉在自己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办得这样省力了。

第六章

第三个女儿

这个打击把霍尔瓦特完全毁了。他对整个世界发脾气，决定让小女儿比罗什卡——整个地区没有人比得上她漂亮的、象土耳其女子的姑娘——远远地避开男人们的眼睛。比罗什卡还穿着当时流行的短裙子，而且认为她家里的院子和花园、一只很大的丹麦种狗、一只安哥拉种的猫、一只颈项上系着蓝色缎带的小羊，以及远处某些隐约可见的房顶等东西，就是整个世界了。

由于这样的教育，这位小姐从来也没听说过粗野的话；她也没有男朋友和女朋友，从小就没有学会卖弄风情。可是年青的身体差不多发现了：人家不让她的灵魂得到正常的发展，自己的身材同样发育得很慢，仿佛有人这样决定：何必着急呢？其实，她长得非常美丽动人。小脸蛋是这样的可爱，象所能想象的那样——高高的、宽阔的额头发射出真正无邪的光彩，一对多情的蓝眼睛，一头亚麻般美妙发亮的头发，用金箍束住，免得它们掉到额头上来。这是多么匀称呀！我的上帝，当这位小姐穿着长裙，显出她那腰部的曲线时，那有多美呀！虽然比罗什卡现在还是穿着宽敞的衣裙，正在发育的少女们通常都是穿着这种衣服的，但她并不因此失去匀称的体态。是的，这是命中注定的。比罗什卡穿的是多么特别的衣服——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纯金做出来的，因为霍尔瓦特一定要把自己的小女儿打扮得象女王一样。

可是过了一些时候，老头子开始着急起来了，因为他注意到女儿太瘦弱了。而且女儿的名字也经常提醒他，她的面孔应该是绯红的。的确，比罗什卡是这样瘦，单薄得象能透光似的；两眼下有蓝圈儿，脸上的青筋也看得出来。

“毫无办法，现在只有请医生。”霍尔瓦特说，他就派人请了现在已经过世的米德夫医生。

医生来了。——愿他永垂不朽！——可是老霍尔瓦特光拿一些滑头的问题来麻烦他：

“您猜一猜，我为什么请您来？”

“大概是哪一个人害病了，”米德夫回答。

“一切都可能的，但是您既然是医生，就应当猜一猜，究竟是哪一个害病了。”

老米德夫勃然大怒，说：

“什么？您这样异想天开地要我猜您的谜吗？您要知道，您自己病了，您发疯了！”

“喔，喔，您别生气，”主人殷勤地说，“我不喜欢比罗什卡的脸色，还有她的身体。她脸色苍白，身体单薄，弱不禁风。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老爷，这一点您应当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她平时做些什么事？”

霍尔瓦特告诉医生女儿怎样消磨一天的时间：每天几点钟起床、做

“比罗什卡”，匈牙利语，红晕的意思。

功课，以后就弹钢琴、吃中饭，又是做功课，刺绣以后就吃晚饭，睡觉以前听保姆讲故事。

“哼，这一下您自己把原因说出来了。幸亏，病还来得及治疗。”

“唉，医生，上帝保佑您！……”

“您不要叫上帝来偿还您自己欠的债，”米德夫打断他的话说。“您最好仔细听听。如果您真能严格按照我的药方办，那么小姐就能长得两颊绯红，象一朵罂粟花似的。如果不听我的话，她就活不长了。”

“请您吩咐吧，”霍尔瓦特由于害怕而口吃地低声说。

“那座远远地隐约望得见的小树林叫什么名字？”

“别尔涅什……”

“它是哪一家的？”

“我家的。”

“就这样吧，小姐在一百天以内，应该拿着斧头到这座树林里去，每天砍下一棵手臂那么粗的小白桦树。要把砍下来的树堆成一堆；只要把一百棵小白桦树堆好，小姐就会长得象一朵最漂亮的玫瑰花一样了。”

“您在说什么？”霍尔瓦特楞住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能象命令一个短工似的命令她用这双娇嫩瘦弱的手去砍树吗？您这是当真的吗？我能允许她走出大门让男人们的眼睛盯住她吗？……永远不能！我以前发过誓的！我的两个女儿已经被人拐跑了。够了！我不能把这个最小最漂亮的女儿送掉，她得跟我留下来。”

米德夫医生耸耸两肩。

“您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可是我要再一次警告您：要么砍一百棵小白桦树，要么砍一棵大大的胡桃树，用来替她做棺材。”

这个前卖酒商人终于让步了，最漂亮的姑娘也从深闺中被解放出来了。她现在每天要到别尔涅什树林里去，用那斧柄磨得很光滑的斧头，砍一棵小小的白桦树。她父亲常常亲自陪她到树林里去，家庭女教师只是偶尔陪着去。有一次，正好是由家庭女教师陪着比罗什卡去的一天（爱开玩笑的爱神丘比特把这些事情安排得很巧妙），亚诺什·布特列尔和西格·别尔那特——他们当时还是中学生——很喜欢到树林里去寻觅鸟巢，一个牧童把最合适的地点告诉了他们。的确，别尔涅什不是他们的产业，因此更加吸引他们上那里去。

小姐对准今天指定的树木，用斧头砍了又砍，可是当她停下来喘一口气时，就想：“树痛不痛啊？”“这个可怜虫，它怎么会不痛呢，有时候它还流出树胶来呢——这一定是眼泪，要么就是血。”当小姐砍树的时候，那位多情的德国家庭女教师就为小姐采花，正确地说，是为自己采花。这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小姐，大鼻子，骨瘦如柴，有两条这么长的腿，如果她早些出生，就会成为一个养出很多长腿坏蛋的好母亲，那时弗里德利希一世会把他们选到有名的近卫军里去的。有人传说，从前歌德追求过家庭女教师弗里德小姐的母亲，这个谁又知道呢？……

这个小小的家庭逸闻使弗里德小姐堕落了，她一天天地浪漫起来，以至于不能自拔。不过这一次应当这样说明一下：当比罗什卡砍小白桦

弗里德利希一世（1657—1713），普鲁士国王，他为自己的近卫部队选择士兵要身长一百九十厘米到两米。

树的时候，家庭女教师从秋牡丹跑到水仙花那儿，又从水仙花跑到黄“麻雀草”那儿，离女学生愈来愈远了，当比罗什卡看见两个绅士装束的青年出现在树背后，恐怖地喊着“弗里德，弗里德”时，可怜的弗里德小姐连听都没听见。这真是可怕的一刻啊。那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比罗什卡专心一志地干活，她的斧头敲得整个树林都听得见。她面孔绯红，额头上汗珠象许多小小的珍珠一样滚下来。

那时两个青年人迷路了，他们不知道怎样走出树林，就决定“上砍柴人那里去，他可能会给我们指出一条路”。布特列尔身上还有两枚小钱，他打算给砍柴人买酒吃。

可是突然间出现了奇迹！两个青年都凝视着这位非常瘦弱、手里拿着斧头的小姐。由于惊奇，亚诺什伯爵的两只脚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他比西格稍大一些，已经读过林中仙女的故事。现在他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一位仙女，因为只有仙女才有斧柄磨得这样光滑的斧头。

比罗什卡听见树枝折断的声音，抬起了头，当两个朋友分开树枝走到空地上的时候，她吓得叫了起来，斧头也从手中掉下去了。

“弗里德！弗里德！”

小姐想跑开，可是跑不动。

西格首先闹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小姐，您别害怕。我们不会难为您的。”他温和地说着，走近了她。“您别把脸蛋儿扭过去，也不必这样发抖。我有个东西给您看。您看，我们在鸟窠里找到了多么好看的鸟蛋！”

孩子气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怖，小姐决定看一看：在西格·别尔那特的手掌中有五个小小的五彩斑斓、略带玫瑰色的鸟蛋，仿佛大理石雕出来似的，美得没话说。

比罗什卡微微一笑，可还是不敢去触动它们。

“请您拿一个吧。”青年把鸟蛋递给她，请求说。

小姐终于鼓起勇气问他：

“您真的给我吗？”

“真的给您，我们两个人本来不知道怎么分这五个鸟蛋。现在每个人恰巧分两个。朋友，对不对？”

因为最后一句话和亚诺什有关系。比罗什卡对另一个青年望了一下。他面红耳赤困惑地回答说：

“如果小姐喜欢这些鸟蛋，我把自己的一份也送给她。”

男孩子的话使人感到这样诚恳和温暖，这使比罗什卡非常感激。

“不，不，不管有多大的理由，我都不能夺去您这样好玩的东西。”

她的声音是这样的柔和动人，连树上的小鸟都用快乐的鸣啭来回答它。这里的鸟儿是这么多呀！比罗什卡也感到奇怪，周围有这许多鸟儿，她怎么会害怕呀。

“您就是霍尔瓦特的女儿，对吗？您就是那个有名的美女吗？”西格甚至顽皮地问她。

可是小姐由于自己的单纯，并不懂得这个取笑，天真地一点也不害羞地点头说：

“是的。”

“我家一个雇农的妻子向我谈起过您。她以前在您家干过活，她说

小姐是给藏在玻璃罩下面的。您知道您就象放在帕塔克城博物馆里的甲虫一样。而且我总是这样想：‘把您扣在别针上放在玻璃罩下面，’”他继续用顽皮的取笑的口吻说，“现在我同我的同伴甚至有点儿害怕，把您这位小姐当作林中的仙女了！请您告诉我们吧，为什么您要砍树？”

“因为爸爸叫我砍。”

“您爸爸真是一个怪人。”

那时候亚诺什也已经走近来而且决定参加他们的谈话：

“很难吧，是吗？”

“很难。”小姐忧郁地微笑一下回答说。“我不仅要砍树，而且还得把它们搬到那个堆上去，同其他的树放在一起。”她用手指指那块空地，那里已经并列放了十多棵被人砍下的、树叶都已枯萎的小树。

亚诺什不止一次在故事里看到这样残酷无情的父亲；而他们的城堡恰巧都象霍尔瓦特家的一样。

“可是我想您不至于要砍掉整个树林里的树木吧？”他很感兴趣地问道。

比罗什卡一面回答亚诺什，一面却不知为什么继续望着西格，虽然亚诺什比自己的同伴要漂亮得多：他有一对大大的深思的眼睛，脸色也很红润。那时候他的下巴光滑得还象姑娘一样，只有嘴唇上已经可以看出一抹淡淡的绒毛了。

“噢，不会，当然不会的，”小姐一面俯身捡起斧头，一面含笑回答：“我只要砍完一百棵树，就没有事了。”

亚诺什已经跑得很近了，他对小姐说：

“请允许我替您砍下这棵树，把您的斧头给我吧。”

比罗什卡向他点点头表示同意。亚诺什伸手拿斧头，无意之中碰到了小姐的手指，她仿佛被火烫了似地急忙把手缩回去。现在斧头发出来的声音也两样了。树木嚓嚓地响，而且有裂开的声音，木片往四面八方飞溅着。斧头仿佛同亚诺什的手连在一起了——这才表示出“男人”是什么意思，他干得多么出色！他既不疲劳也不流汗。他用斧头这样轻轻地砍着，仿佛拂去地毯上的灰尘一样。“我的上帝呀！”小姐这样想，“他多么有劲呀！”

他只用手挥了一下又挥了一下，那棵树便哗啦一声倒在草上了。他砍断一棵小树多么快，简直轻而易举！

接着，亚诺什同西格抓住那棵砍下来的小白桦树就跑，他们不象比罗什卡那样拖着走，而是扛在肩上，把它搬到另一堆小白桦树堆上去，那些小白桦树命中注定是为了一棵胡桃树的生存而被砍断的，否则那棵胡桃树就得做一口棺材。在树木的生活中，也有这样愚蠢的不公平的事情。

随后两位中学生就告辞了。小姐甚至好象有些惋惜他俩离开得这么早。

“这样说来，你们真的不是强盗吗？”她和蔼可亲地甚至温情地问，她的声音中带着些惊奇的声调。

“难道您把我们当作强盗吗？”

“有人总是吓我，说树林里有强盗。”

“树林里有强盗那是完全可能的，”小小的西格抱怨似地说，“真的有强盗，可是他们的样子完全不同。总而言之，我们两个人可不是强

盗。我们都住在邻近的房子里。我是西格蒙特·别尔那特，眼下在研究语言学。这是我的朋友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他在帕塔克中学专修辞学。”

“真可惜。”小姐天真地说道。

布特列尔微微一笑。

“您很希望我们是一伙强盗吗？”

“是的，”小姐低着头回答说，“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完全不必害怕强盗了。”

她用充满了幻想的远望的目光凝视着两个渐渐远去的中学生，直到头上戴着花环、胸前佩着鲜花的家庭女教师来到空地上。

“瞧，您已经把树砍下来，而且还把它拖到指定的地点。我的孩子，这真了不起呀，您很快就会健康起来的。啊，您爸爸一定会很高兴的！”

比罗什卡打算跟她讲讲刚才发生的事情（在她的生活中遇到两位中学生是一件不平凡的大事），可是家庭女教师的惊奇使她很高兴，小姐考虑以后决定：“如果爸爸对这件事感到高兴，那可好极了，就让他高兴一下吧。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一点不提，不然弗里德会猜到是谁砍下这棵树的，她会嘲笑我，对我说：‘啊，亲爱的小姐，原来如此？是别人替您干的吧？幸亏这里的树木很多，请您再砍一棵吧！’”

比罗什卡在家里对树林里发生的事情一字不提。将近傍晚的时候，她在十七公顷多的大花园里散步，走遍了整个花园，一直走到被隔断了别尔那特家的古老的墙边。她暗暗地想：“两个中学生就住在那里。是的，如果我能看到隔壁的花园而且看见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我可以付出很大的代价。”

她偷偷把鸟蛋埋在花园里，希望它能孵出小鸟来，就象鲜花由种子生长出来一样。

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象以前一样单调地流过去了：她继续到树林里去，有时候同家庭女教师一起去，有时候同父亲一起去，有时候三个人都去。小姐真的很明显地恢复了健康，身体也结实了；两眼下面的蓝圈儿看不见了，她的雪白的娇嫩的皮肤微微地透出了血色。老霍尔瓦特高兴极了，而且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你们瞧吧，米德夫医生可不是一个傻子，他精通自己的业务呀！”比罗什卡真的象罂粟花似的很快地透出红色来了。

他一天比一天喜欢医生的奇怪的处方，而且为女儿选的树也一天比一天粗：让她出汗吧，让她疲劳吧，健康，这也是资本，让女儿积累这些资本吧。他迫不及待地指望女儿长得比鲜花还鲜艳、有力、结实。

由于无事可做，他偶尔决定数数女儿已经砍了多少棵树并且把它们放在空地上了。原来有三十四棵树了……那么，只要再砍六十六棵树就行了。哼，科学是奇怪的事情，从这些小小的白桦树里谁又想得到能获得红晕呀！

“等一等，等一等！怎么会是三十四棵树呢？”他突然奇怪起来了。

“才开始了不久呀。好象多了一点了。”

“小姐，”老头儿已经生气地对弗里德说，“您记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治疗的？”

“恰巧在一个月以前。”

“见你的鬼！日历里没有一个月三十四天的。不可能有的，小姐。”

“我记得很正确。”

他们就一起回忆医生是什么时候来的。原来米德夫医生是三十天以前来的，可是砍下的树还是三十四棵。

“我的小绵羊，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好爸爸。”

“是不是有时候你一次砍了两棵树呢？”

“爸爸，你在说什么呀，对我来说砍一棵还嫌多呢。”

“会不会是别处的小偷或者是到树林里来捡树枝的农妇砍的呢？”
弗里德小姐猜测说。

“胡说八道！”老头子叫道，“小偷不会来砍树，只会来偷砍下的树。如果我们少了几棵小白桦，那倒还能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谜。简直不可思议！亲爱的女儿，你没有一点可怀疑的吗？”

“没有，亲爱的爸爸。”

“要是我是一个讲迷信的人，我还会以为有个善良的仙女在帮助你呢。你在家休息的时候，她就上这里来替你砍树，为了不让斧头累坏了你的娇嫩的手。”

比罗什卡满面通红；这样的红晕就是砍掉一千棵小白桦树也不会得到呀！明眼人根据她的面部表情就可以判断出有一个出人意料的谜儿在小姐的脑子里一闪而过。比罗什卡真的也在想：“这些树是两个中学生之中哪一个砍的。是哪一个呢？”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真害怕这颗心会一下子跳出来。

这件小小的事情弄得城堡里所有的人都焦急不安了。他们的生活本来就这样的单调和寂寞，年老的老爷没有这回事就已经够神经过敏和怀疑多端了，特别是卡季扎从家里逃跑以后，最小的一件事情都可以刺激得他胡思乱想起来。

相反，比罗什卡这几天却变得精神恍惚、心不在焉了。如果家庭女教师叫她一声，她就会吓一跳。每天晚上，小姐很久都睡不着，老是在被窝里翻来翻去，在白天她只想单独在花园里沿着小溪的两岸徘徊。可能还是这一个问题在折磨她：“两个之中哪一个呢？”她是这样的悲伤同时又是这样的幸福……从那个时候开始，周围的一切事物在她看来都起了多大的变化呀！树木的呼啸声也特别了，鸟儿唱的歌也不一样了，微风在树丛里响得好象特别奇怪和神秘，从邻家花园里流过来的溪水，发出了淙淙的响声，就象在喁喁细语一样。

有一次，她正在欣赏这条小溪，忽然看见一只小小的纸船随波浮游着。小溪的流水潺潺地响着，带着它穿过彩色斑斓的小石头和水草。有时候小纸船停在小石头的旁边，有时候和水草纠缠在一起，接着，下一个浪头涌了上来，抓住它，把它冲下去。一朵红红的石竹花小得有如钮子一样在船里愉快地摇晃着，园丁称这些石竹花为“小火花”。小火花呀，你要游到哪里去？小火花，你停住脚步吧。

小姐俯下身子捞起了小船，拿了鲜花。可是她看见花的旁边有一张小便条——不管你的眼睛相信不相信，——便条上写道：“比罗什卡，祝您日安！”

真的是小火花飞来了！小姐高兴得拍起掌来。我的宝贝，现在你到

了这里啦，我的小火花，你是坐了船浮到我身边来的吗？我要把你放在祈祷书里。两个中学生送你来的吗？就是那两个男孩子吗？是两个之中的哪一个呢？哪一个呢？

这时候就在城堡的塔上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小姐，小姐，该到树林里去了！”

比罗什卡象个偷了东西当场被捉住的犯人一样发抖了。

弗里德拿了两件斗篷、两顶帽子、两把小伞站在塔上。比罗什卡把鲜花藏在怀里，把小纸船掷在灌木丛里，因为深色的长叶子上有着白色的条纹，因此大家称这些灌木为“有条纹的芦苇”。当她走上台阶的时候，仆人把斧头递给她，同时说：

“这把斧头已经很钝了，您最好顺路上铁匠铺去把它磨一磨。我们家的磨刀石已经坏了，这把斧头已经砍不动小白桦树了。小姐，您不知道铁匠铺在哪里，要不要我陪您一起去？”

“马通，我们走吧。爸爸在哪里？”

“老爷出去打猎了，老爷会上树林里找您的。”

铁匠铺设在离房子稍远一点的地方，在村子的尽头，这样可以避开从铁匠铺门里和开在后墙上的小窗里飞出来的火花，以免发生火灾。马通·奥普罗铁匠在村里是个要人，他因自己的职业而自命不凡。

一般说，那时候的铁匠和现在的不同。那时候的铁匠是村子里消息最灵通的人；除此以外，还有地主和神父，最后就是唱圣诗的人和文书。那时候的铁匠铺就象政治性的俱乐部和报纸一样。如果有钱的地主老爷在家里坐腻了，饭后就把软软的椅子搬到铁匠铺里，坐在那里聊天、吸烟。仆人带了椅子，老爷们就围着钉马掌子的铁架子分两旁坐下，很神气地把用树根做的结实的长烟管里的烟喷出来，就象坐在上议院里一样。铁匠有一个助手，他是一个脸上污黑的小伙子，他只做这一类事，譬如哪一个老爷的烟斗熄了，他就把小小的煤块递给老爷引火。

许多过路人常常到铁匠铺里来。有的要钉马掌子，有的要重新箍上轮箍。通常这些过路人在长途行程之间见多识广，钉马掌子的时候，铁匠就灵活地向他们打听消息了。有时候老爷们也插进来谈话——随便问问什么或者交换交换看法。

总而言之，谁要是想成为消息灵通的人，熟悉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那就不能轻视铁匠铺。这里议论着当时报上所披露的一切问题：各种各样使人开心的劝世的故事和有益的消息。一个会当家的主人，他应该知道什么地方小麦的收成怎么样，那里买粮食的人出多少价钱收买粮食等等这类事情。对于政治情况也是根据传说来判断的。如果特兰斯瓦尼亚省的燕麦涨价，这就预示发生战争了。当铁匠修理马车的时候，旅客们就讲各种各样的谋害和风流的故事以补充时事问题的不足。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波若尼城某某伯爵夫人不久前死去了，她立下遗嘱把本人的一笔巨额遗产全部送给私人的马车夫。另一个已经钉好了马掌的马车夫谈起，他在谢契尼城看见西拉沙地主的许多那么大的山羊，它们竟赶走了很多公牛。知道这些事情是非常有趣的：哪一个人能突然之间得到许多这么大的山羊或者这样一位伯爵夫人呢？

当比罗什卡和家庭女教师到了铁匠铺里的时候，马通·奥普罗正在忙着替一匹灰马钉马掌子。

“比罗什卡，别走近来，否则突然爆出来的火花会掉在您的麻纱衣服上，”家庭女教师说，“那就糟啦。”

比罗什卡暗暗地想：“有一个小小的火花已经击中了我，它正在给我招来不少麻烦呢。”

仆人马通对铁匠喊道：

“喂，铁匠，快上这儿来，有活干！”

“您有什么事？”铁匠爱理不理地问他。

“霍尔瓦特小姐来了，难道您没有看见吗？”

“看见了，我又不是瞎子，”铁匠慢吞吞地说。

“快些过来，替她磨磨斧头。”

“现在没有空，”铁匠嘟囔着。

“什么现在没有空？”仆人生气地看了他一眼。

“我在治马，”铁匠解释说，“这匹马病了，可是小姐挺健康——这就是说，小姐可以等一等，首先应该帮助有病的，”他用涂了浆糊的破布缠了马的后脚，平静地继续说（那时候的铁匠也得治马病）。

铁匠死样怪气的回答使仆人动怒了。

“哼，哼，小姐上您这里来，您招待得多好！”

“她们干吗上这里来？”铁匠冷笑道，“同名的马通呀，我这个手艺人跟小姐有什么相干？小姐的鞋子上是不钉马掌子的。她们只有在束腰的紧身衣上才用到铁。我到底是个铁匠，只有微不足道的裁缝才替小姐们装嵌铁片。他们倒还敢去碰铁呢！这些裁缝真侮辱了铁匠！所以我同小姐们毫无关系。”

幸亏弗里德小姐不懂匈牙利话，要不然她早就气跑了。比罗什卡惶惶不安地象害怕的绵羊似的悄悄向后退去。

实际上这个铁匠是个善良的年青小伙子，他就是爱跟人家抬杠吵嘴。他辱骂世界上的任何人，神父、村长，以及所有的上层人物。可是他却怜悯被雨淋的挨冻的小猫，在冬天寒冷的晚上，他总是打开铁匠铺的窗户，以便让麻雀飞到那里去取暖。

“您的斧头在哪里？”他给马钉好了马掌后问仆人，“什么？小姐砍树用这把斧头吗？这些老爷都发疯了吗？喂，不，小鸽子呀！这个活可不是喝咖啡的人干的呀！穷人们要养活自己，唯一谋生的工具就是斧头，老爷也强迫自己的手去拿斧头……我干脆告诉你，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老爷们选中了这种时髦玩意儿，那是愚蠢的。这几天年青的布特列尔伯爵也到这里来叫我安装斧头柄。我的上帝呀，从今以后老爷们要替我们砍柴火了！可是我们替他们砍了有一千多年了。”

仆人吃惊地看了看小姐：她会不会因为铁匠讲了这些放肆的话而生气呢？可是他非常惊奇，他看见小姐的脸上神采焕发，仿佛有生以来没有一个人比这个粗野的铁匠对她说过更多愉快的话似的。

布特列尔伯爵也装了一把斧头！现在她明白在树林里替她砍小白桦树的善良的仙人是谁了。现在她一切的一切都清楚了！她突然变成了绝

顶聪明具有先见之明的人了，因为她猜对了这个主要的巨大的秘密；同时，这也是很有力量的。现在对她来说，在别尔涅什砍小白桦树已经不算一回事了。她的斧头敲得这么响，老霍尔瓦特离得远远的还能听到。

他跑近女儿，关心地问她疲劳不疲劳？小姐愉快地回答说：

“我可以把整个树林的树木砍完！”

“好啊，谢天谢地！现在你可以明白劳动有多大的力量了！”

“可是亲爱的爸爸，你打到了什么东西没有？”

“射中了一只兔子和一个茨冈人。”老头子带笑地回答。

“难道都死了吗？”小姐恐怖地问。

“兔子，打死了，至于茨冈人，只受了轻伤。这个可怜虫正在采蘑菇，我看见灌木丛里有一个发黑的东西，拿起枪就打。”

“这个可怜的人痛得厉害吗？”

“起初他呻吟不已，我猜到了他的用意，就把兔子给了他。”

“他感到满意吗？”

“起初他显然还嫌少，我就安慰他说：‘亲爱的人呀，我告诉你，如果我射死的是你，射伤的是兔子，这不更糟吗？而且兔子也不会得到死了的茨冈人，可是你现在却得到了射死的兔子。’这一下他同意我的意见了。”年老的老爷为这件打猎中意外发生的事件和善地大笑起来。

一般说来，这是一个善良的人，他那聪明的灰眼睛总是放射出快乐和顽皮的光芒。只有穿的衣服才是真正稀奇古怪的。大家都传说他模仿安德拉什伯爵们的服饰，这件事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所有安德拉什族的伯爵都是瘦高个儿，走起路来挺神气，可是霍尔瓦特呢，是一个肚子很大的矮个子，有一个胖胖的脖子和一双短短脚。他穿着歌德式大礼服，从脖子齐耳朵围了一条黑色的丝围巾，裤子是用当时流行的葛拉茨呢料做的：在灰色的衬底上绣着一些小小的拿着猎枪带着猎狗的阿尔卑斯山射击手，真象个画廊一样！裤子上前前后后绣着许多同样的人和同样的狗，真叫人叹为观止啊！乡村里的小孩子看见穿这种裤子的老爷在街上走过都乐不可支，是不足为奇的。甚至乡村里的一些狗，这是妒忌成性的动物，它们看见这些画出来的同族兄弟，也不能无动于衷。

弗里德找到一朵红色的野玫瑰花，把它插在老霍尔瓦特的钮扣孔里，一边说：“我们的比罗什卡再过六十天，就是这个样子了！”

家庭女教师的关心，使老头子愉快地惊讶起来，他弯下腰，吻了一下弗里德小姐的手。

应该说，他跟别的许多人一样，很尊重过去被歌德所爱的人的女儿，因为恰巧在那时候，欧洲各地都崇拜歌德。家庭女教师们特别传染上了这种流行病：在所有的陆地上，溯叙家谱，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一个女人不同这位不朽的诗人发生关系。这位老爷显然是好寻欢作乐的，全世界都知道他同二十多个女人发生恋爱关系，谣传的另外几千个女人，是不计算在内的！

“总而言之，六十天！”年老的老爷快乐地回答，“好极了，您提醒了我。现在就来数数我们的小白桦树吧。”

数到最后一棵，比起比罗什卡要砍的树又多了三棵。这一下霍尔瓦特大发脾气了。

“这简直不象话！谁在支配我的树林！你们瞧，又是哪一个砍了三

棵小白桦树，而且都放在树堆上了。哪一个在这里胡作非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老头子把挂在脖子上的号角除下来，使劲吹着，整个树林传遍了尖厉的响声。鸟儿立刻都沉默了，仿佛拚命在猜测，这是什么呢。在树林里听不见鸟鸣的时候，树林是这样的阴暗，甚至还使人觉得可怕。不多一会，回答小号角的信号响起来了，这是看林人的回答，他已经听到老爷的命令而且赶到这里来了。

过了十五分钟，一个身材高大、胡须垂到下巴的人到空地上来了，他戴着帽子，拿着枪，腰里挂了一只条子布口袋。

“伊舒托克，这是怎么回事？”老爷望了他一下。“我们不在的时候，是谁到这里来，砍掉这些小树而且把它们堆在那个树堆上？”

伊舒托克摇摇头说：

“这不可能。我会听见的。”

“伊舒托克，也许是这么一回事！你可别再反驳了，这我完全知道。”

伊舒托克划了一下十字。

“老爷，只有鬼才能干这种事，”他带着迷信的恐怖表情说，“用一种没有声音的可怕的家伙砍的。”

“是鬼砍的吗？伊舒托克，你在胡说八道吗？鬼为什么要砍树呢？”

“请您原谅，可是为什么鬼不砍树呢？他在地狱里用什么东西生炉子呢？”

“伊舒托克，你简直是一个傻瓜。”霍尔瓦特笑了。“他不需要用木柴，他在地下有煤炭。”

“您说得对，可是这里还是有妖术呀，”伊舒托克稍稍平静了一点，低声说。“如果是哪个农民砍的树，他就会把它拖回家里去。老爷，您同我都知道农民的脾气，您我都没有见过恶魔，我们又从哪里知道魔鬼的行为呢？”

一般平民在这世纪的初叶完全受了神父们的影响，他们的心完全被迷信的蛛网蒙蔽了。在去年耶稣受难日，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两个年青小伙子在卡波施城的路上谋杀了一个流浪的钟表匠（那时候钟表匠替全省的人修表，要从一个村流浪到另一个村）。他们杀死他以后得到了他仅有的五个福林。两个暴徒在钟表匠的口袋里从工具中找到一块猪油。一个小伙子拿起来就吃，可是另一个小伙子害怕地阻止他说：“上帝呀，你在干什么啦？要知道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啊！”那个杀人犯一听到这句话，马上恐怖地用自己血淋淋的手，把那块猪油掷到灌木丛里去了。

“无论哪一个砍树，”地主继续说，“伊舒托克，我命令你：一切工作都放下，你就坐在这里打埋伏，一捉到什么人，马上绑起来拉到我那里。当心些，现在即使有一棵树被人砍下来，你不通知我，你就要倒霉。懂了吗？”

“老爷，我完全懂了。”

老霍尔瓦特只是想吓吓伊舒托克，可是比罗什卡听到这个威胁，脸色就发白了。伊舒托克抓抓后脑勺，并且向老爷请求火药和子弹，隐瞒是有罪的，现在他拿枪至多不过为了装装门面：对付人世间的人靠他两

只强有力的手已经够了。现在哪个知道他将同谁打交道呢，同什么样的妖魔鬼怪打交道呢？可是子弹终究还是子弹呀。

第七章

当小船儿顺流上下的时候……

比罗什卡心里十分慌张。满心欢喜由于极度的恐慌，意外地变得很沮丧：“我的上帝呀！有人要抓可怜的布特列尔了，但愿上帝保佑，否则这个长着骇人胡须的怪物伊舒托克会杀死他的。圣母玛丽亚，最神圣的圣母呀，求你帮帮我想个什么办法吧！”比罗什卡感到应该搭救布特列尔。可是怎么救呢？她能信任哪一个人呢？要是她把自己的秘密向任何人透露的话，那还不如死了的好。能不能写一封信给他呢？如果有人拿到这封信，那就会立刻猜出一切事情，一告诉父亲，就要闹得满城风雨了。

比罗什卡好不容易等到大家回家，便立刻飞跑到花园里同沿着小径到处长满的鲜花商量，首先是同藏在怀里的那朵鲜花商量。她取出那朵花，久久地欣赏它，然后移转视线望着小溪：应该感谢它，载着“小火花”的小白船就是它的波浪带来的。

“唉，如果小船能够漂回去那多好……银色的小溪呀，你对这有什么话要说呢？”

水声潺潺，仿佛在回答什么似的，可是谁能懂得它在说什么呀？它大概在出好主意呢！比罗什卡摘了一朵石竹花，把它扔在水里。许多小波浪在花的周围翻滚，然后把它举起来——现在怎么办！——它顺着老路直往下冲，离开花园流到广阔的田野里去了。

一会儿花匠拿着耙子和大剪子走来了。这个正直的德国人是从卡沙城来的，据说阿伯维省的省长，因为花匠在贮藏室顶上栽种了某些南方植物的秧苗，就把他赶走了。省长肯定说，花匠把主人家里最珍贵的几束鲜花送给了自己的情人。可是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霍尔瓦特认为花匠以后会改正他的唯一的缺点，就雇佣了他。

比罗什卡大声喊花匠：

“缪列尔叔叔，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对不对？（花匠点点头，证明她没有错。）您什么都懂吗？（花匠又点点头。）您能不能叫小溪的水倒流呢？”

花匠考虑了一下。

“我当然能够。如果用一道坝堵住水流，那么水就会倒流了。”

“现在就请您这样做吧！”

“为什么？”

“因为我要看看。”

“现在我没有空搞这个玩意儿，老爷看见了要发脾气的。”

“如果我非常诚恳地求您呢，”她恳求地合掌说。

“现在我不能干这个事，要不在星期天搞吧。”

“我现在就要你搞！（比罗什卡跺跺脚，皱起眉头，生气地用两手叉着腰。）我现在命令你，见你的鬼！（小姐这句话是从厨娘那儿学来的。）”

花匠心花怒放，哈哈大笑起来，他狂喜地望着小姐，心里想：“她这会儿多么漂亮呀！”

“哼，您这样不怕我吗？繆列尔叔叔，您知道，我可以把一小袋父亲的烟丝送给您呢。”

这个理由就足够使花匠不再坚持了。如果有人答应给繆列尔鹅蛋那么大的一颗金刚钻，那还是收买不了他，因为金刚钻到底是一块石头。可是提起烟丝呢，那就又当别论了！烟丝是植物，一切植物对于花匠的灵魂来说，都是亲切的呀！

“小姐，那就好极了！”

他搬来了一块木板和几块石头，熟练地筑了一道坝。

“繆列尔叔叔，谢谢您，您现在可以走了！”

坝旁的流水迅速地增加起来。水，发觉它的去路被堵住以后，便开始翻腾激动，浪花打上木板，冲击两岸，一圈圈很大的浪花向后推滚。后来浪花仿佛改变了主意，认为让步比较好，就突然向后倒流了。起初它只跑了一小段路，好象怕羞似的执拗地停下来。迎面的水流微微把它一推，可是后来水流自己也往后后退了。这下子两股水流就并在一起流去，起初还犹豫不决，但最后小溪里所有的水都往相反的方向流去了。

比罗什卡用铅笔潦草地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请您保重，不要再到树林里去替我砍树了，因为有人在那里要抓您。”

于是她拿起了藏在芦苇里的一只小船，把便条放在里面，又把一朵雪白的石竹花放在上面。

“喂，小船呀，现在请您上路吧！最神圣的圣母帮帮它的忙吧！”

比罗什卡把它放在水面上，水流匆匆地发出潺潺声，把它带到别尔那特家的花园里去了。小姐象犯了罪似的，拔脚就向家里跑去。

她完全没有想到这时候她父亲正在一排绿色的山楂树旁边散步，会向正在修剪灌木的花匠问起他有没有看见比罗什卡。

“她正在小溪的下游玩呢。我刚依了她的请求筑了一道坝。”

“筑了一道坝吗？什么样的坝呢？”

“她想让小溪里的水倒流。”

“哼，”老爷哼了一声，就离开花匠向小溪走去。“啊，水真的倒流了，一只白色的小纸船随着水流漂去。真是活见鬼，这个小骗子还想出了什么鬼主意啊？她在哪里？”

“比罗什卡！比罗什卡！”老头子喊道，而且急急地向小船跑去。

那时候亚诺什伯爵真是如坐针毡。他的心在向暗暗地说，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要么是有人从墙上扔过来一封信；要么是扔过来一朵花（这是同意的表示）；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不同意。如果马通·奥普罗铁匠在傍晚以前用一个更紧密的木栅堵住墙上的小孔，不让小纸船漂进去，这就很明显，寄去的信准是落在她父亲手里了。亚诺什伯爵在小溪旁边整整消磨了一天，他呆在那用木栅堵住的小孔旁边，等待对方的表示。忽然之间，他看见了什么啦？一个连自己也无法想象的情景：小溪里的水生气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雪白的浪花拍打着两岸，水倒流了。接着就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小船。亚诺什看见了它，年青人感到幸福，连心也乱了。小船上有一朵雪白的石竹花，一只傻里傻气的小蜜蜂已经停在花朵上了。

布特列尔读完便条，把那朵花插在大礼服的钮扣孔里。第二天，当溪水又顺着原来的方向流去的时候，青年又把一张新的便条放在一只新

的小船里让它漂去。他感谢比罗什卡的忠告，答应以后再也不到别尔涅什去砍小白桦树了，可是还是要到那里去，以便可以看见她，哪怕在远处也是好的。

第三天，一只小船载着一张回条由霍尔瓦特家的花园里流出来，便条上写道，医生给比罗什卡开的那张增强她健康的处方，叫她砍一百棵小白桦树，如果她使用什么狡猾的手段逃避砍树，那么只有对她自己有好处。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他们用通信进行了联系，小船儿经常给他们送信。信上的内容是无可挑剔的——亚诺什和比罗什卡彼此谈谈他俩生活中的小事情，谈谈自己的梦境：“今天我们花园里的芦苇开花了。”——“今天我从维也纳买来了一顶新帽子，我戴着它多么可笑。”小船儿载来了崇敬的回答：“我多么想看见您戴帽子呀。现在我试着根据记忆来画您的肖像。”——“我多么想看见自己的画像呀！……”

这样差不多过了三年，每次通信都是在假期里，在“邮差”工作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有时候，特别是炎热的夏天（刚巧是在假期的时候），小溪突然干枯了，两个梦魂颠倒的情侣之间的联系就被打断了。

那时候他俩彼此很少见面，而且也只是在比罗什卡同自己的父亲一起从田野里回家的时候，他俩才能远远地互相看见几分钟。这种会见的情景是：年青的伯爵在旁边走过，恭恭敬敬地向他们问候；老爷点头答礼，小姐却脸色苍白。霍尔瓦特不带女儿出去交际，同别尔那特一家甚至有些隔阂。霍尔瓦特家的人不大上教堂去，而且这两家所信奉的上帝也在不同的教堂里：霍尔瓦特一家人相信的是路德教，在那个时候宗教信仰是隔开当时的老爷们的一堵高墙（我们会看到，这是对国家有利的）。

如果在推行麻痹匈牙利民族的政策的时候，在宫廷里或者在接近宫廷的名门大贵族的家里，大家都乐意接待信仰新教的贵族，如果同他们交朋友，象热情招待天主教徒那样热情招待他们，那谁知道我们现在会搞成什么样子呢？幸亏宫廷里对待信仰新教的贵族们很冷淡；他们只得退居自己的庄园，苦闷地推行匈牙利的民族政策，因为他们是不能参加宫廷的政治活动的。至于那些信仰新教的小贵族们，他们也不能常常到信仰天主教的大贵族们那里去，大贵族都把他们看作外国人；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为某些更著名的当然对现状不满的同信仰的人的附和者；他们也支持那个微弱的火花，过了四十年以后，那个火花在巨大的革命风暴里在每一个祭坛上爆发起来，以后就再也没有熄灭过。

总之，维也纳总是推行愚民政策，这个政策促进了匈牙利民族反对派的领导人物的形成。皇帝召见了某一个人，训斥了他一顿，派他重新回到匈牙利去。皇室顾问最喜欢这种训话。“他给皇上训了一顿啦，”他们以后就是高兴地这样谈论的。

愚蠢的人呀！他们不明白这不是挨骂，而是那个大家公认的牺牲者，取得了“领导人的棍子”。

老霍尔瓦特同普洛那伊、拉德伐恩斯基、扎伊、凯采洛夫等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每年都要拜访他们；他们共同商议，制订计划，而且热烈地争论。这种情形通常在五月里，那时比罗什卡就独自留在家里；可是对于布特列尔说来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他只有一个保护者——小溪……

到了第四年，信写得比较详细了。亚诺什描述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自己的苦闷和忧愁。比罗什卡也写上这些东西。不仅是芦苇开了花，心花也怒放了。他们互相承认发生了爱情，小溪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载了他们的誓言上下奔流：“我爱你，一直到死。”——“你会做我的妻子吗？”——“只做你的，再也不会是别人的。”在他们认识后的第五个假期开始时，比罗什卡已经长大了，成了一位漂亮的、含苞欲放的年青姑娘，她的脸色红得象玫瑰花，鲜艳得象朝霞。亚诺什伯爵也长大了，长了胡髭；再过十个月他就要在法科大学毕业，可以结婚了。这件事曾经在顺着小溪漂浮的便条上讨论过。亚诺什写道：他的保护人伊斯特万·法伊（他的妻子出身于别尔那特家族）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已经知道这点，在不久的将来，大约在降灵节那一天，他的保护人将宣布他已经成年，随后他就可以管理自己的家产了。这就是说，那些妨碍他同比罗什卡结合的一切障碍，都将解除了；只要说服她的父亲，不过有人说他是一位非常古怪的人。只有一点使得亚诺什发愁，如果小姐的父亲拒绝他，或者要他猜一些他猜不出的谜语，那他怎么办呢？不论日夜他都不能摆脱这个念头；大学里的朋友们已经两年看不到他的笑容了，帕塔克的姑娘们因此都称他为“忧愁的布特列尔”。从霍尔瓦特花园里传来的书信竭力安慰他说：“父亲不是象他想象的那样一个专制暴君，从前她父亲所以对于向她的两个姐姐求婚的人那样吹毛求疵地挑剔，是因为宠爱女儿，希望女儿有一个好丈夫。”这些信里的语气非常坚决，而且有一封信里很明确地写道：“如果我的父亲不同意，我也是你的，而且只要你说一声上哪儿去，我就跟你走。为了你，我甚至愿意违反父亲的意志离开家庭。只要你写一句，你愿意这样吗？”

亚诺什伯爵这样回答说：

“不能，我的宝贝，我不愿意这样，因为我希望你幸福。父亲的祝福是含义深长的：有了它，生活在幸福中，你不会觉得；可是如果缺了它，那么幸福就看不见，因为父亲的忿怒，会象黑影一样，把它遮住。”

在假期的最后一天，马车夫开始套马的时候，最后的一条小船载来了回信：“亲爱的亚诺什，很有希望呢。在复活节以前——在你下次到来以前——我将竭力感动父亲的心。在这个时候以前，我要想出办法，帮助你获得他的好感。我的父亲热爱古代的诗人们——奥维德和贺拉斯——你读读他们的诗吧，这就可以通到他的内心，上帝保佑你！永远想念我。”

孩子的罗曼蒂克的恋爱史就是这样的。五年以来，他们彼此见面还不到十次，只有在树林里第一次遇见的时候谈过一次话，可是他们在通信里，彼此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他们推心置腹，整个心胸都向对方打开了。因为小船儿支持不了很大的重量——不能装载那些长篇累牍倾诉衷曲的大文章，——而只能送出一些短短的便条，所以他们彼此交换的情愫和消息，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表达得非常简洁的。收信人接到了这些便条，他们就感到了爱情的温暖，把这些便条看成整整一大部书信了。这和从树上摘下来的丁香花是一样的：它枯萎了，颜色暗淡了，可是只要拿回家去，把它放在盛水的杯子里，它又会重新开放，它那美丽的淡

奥维德（前 43—后 17），罗马诗人。

贺拉斯（前 65—前 8），罗马诗人。

紫色的花瓣便会变得更漂亮了……

就在今天，年青的伯爵刚刚从裘里家的轻便马车里跳下来，他马上变成了一个以前那样焦急烦躁的情人。周围的一切事物，树呀，山呀，全都唤起他对爱人的回忆。亚诺什好不容易等到午饭以后，怀着甜蜜的遐思，走到花园里去，沿着小溪，走到了那堵把他隔开的霍尔瓦特家花园的墙边。

他在用木栅遮没的窟窿旁边停下来，把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小船放在水上。布特列尔知道比罗什卡已经在那边等待着他的信了。

“我回来了。请你记住自己的诺言吧。”

他估计明天才能得到答复，因为小溪里的水很少，需要整整一天才能使小坝旁的水积起来往回流。事情真的是这样：第二天收到了回信。

“亲爱的，您好呀！在复活节的第二天来拜访父亲吧。向他求婚，在那里一切都会弄明白的。”

这几天是大学生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因为过了三昼夜，在复活节的第二天，一切都会实现的！上帝呀，这是否可能呢？亚诺什急不及待地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等待它，可又害怕它。如果老头子突然说一声“不”，把他的希望都毁灭了呢？“姑且作个假定，他不能毁灭我的希望，”亚诺什自己安慰自己，“希望总是有的。”有时候他真想拖延一下，可是他又阻止自己说：“不行，既然比罗什卡希望这样做，那就这样做吧。”布特列尔天生就有些儿羞羞答答的，因此，在复活节的第二天，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鼓励自己，他终于打定主意，怀着一颗跳动的心，拖着慢吞吞而飘飘忽忽的脚步到霍尔瓦特的庄园里去。“别人不妨害怕，可是我不应该害怕！”他考虑得很周到，他要说些什么话，从哪句说起；可是当他走到庄园大门口时，忽然感到头昏脑胀，城堡的中央高塔在他的眼前旋转，然后倾斜，跟屋顶脱离，跳到旁边的塔上，又跳到另一边，从那里又冲入花园，奔入遥远的田野，追逐着那些翻滚的绿色的小麦。

他已经想借口自己身体不好，转身回去。可是他现在有权利回去吗？他是布特列尔伯爵吗？绝对不能！即使有人对他说现在有人要杀他，他也不能回去！这个念头给了他力量，他象马西乌斯·赛伏拉一样，伸手去抓挂在门上的小锤子。现在他已经是个勇敢而坚定的人了。通常他缺乏对问题作出决定的勇气，宁肯多作一些盘算；可是他一旦作出了决定，那就不再犹豫，决不后退。正象要他脱去一件心爱的衣服一样，要他一点都不犹豫是困难的，可是，既然已经脱掉，他也就不再想它了。

亚诺什用小锤子在大门上敲了好几次。仆人马通听见敲门声就出来了。他从门上的小窗口望了一眼，认出了客人，就让他进去。

“老爷在家吗？”

“是的，在家。请上他那里去吧。”

仆人领了伯爵经过一间里面放着各种仪器、蒸馏器、曲颈瓶的房间：这就是老头子的化学实验室。第二间房间是他的书房。

霍尔瓦特正坐在桌旁写东西，马上把纸头放在一边，把鹅毛笔搁在

马西乌斯·赛伏拉：传说中的罗马英雄。他在公元前五七年企图杀死围困罗马的埃特鲁里亚王波瑟那，没有成功。为了显出罗马人的顽强精神，马西乌斯·赛伏拉烧掉了自己的一只手。

耳朵上，匆匆地迎接客人。他和蔼可亲地笑着，走到亚诺什跟前，抓住他两只手，亲热地握着。

“我是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

“我知道，我知道。”霍尔瓦特急忙说，“爵爷，我能当面见到您，真是非常荣幸。您来了我很高兴。请坐吧，请告诉我，我能给您效些什么劳呢。”

亚诺什伯爵面孔通红，开始用他原先想好的转弯抹角的方法，由远而近慢慢地说出自己拜访的目的：原来他这次是为了一个重要的微妙问题而来的……而且即使不谈这个问题他也早就想同霍尔瓦特认识，因为，他听别人说过，可敬的霍尔瓦特是一位非常爱读贺拉斯和奥维德的诗的人，他自己也很尊敬这两位诗人。

“噢，这样说来，您是喜欢奥维德的，可是我想……”

“所有的诗人我都爱的，”布特列尔继续热烈地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担心打扰您，我早已想来向您表示自己的敬意了。”

“噢，世界上无论如何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可是，请看，小说家同样也值得尊敬。对，对，小说家。我昨天读了一位小说家的作品，描写密迦尔人怎样挨饿，他们怎样决定向拉凯杰莫恩人求援。当他们的代表到了斯巴达，演说家讲得很动听，竭力要使自己的邻国人相信，由于收成不好，他们现在处于很困苦的境地，希望邻国人援助他们。斯巴达人非常留心倾听了这篇动人的演词……对，对，动人的演词，他们就这样回答代表说：‘善良的人呀，请回去，叫你们的人民派别的代表来，因为您的话太长，所以当您讲完的时候，开头的和中间的话我们早已忘光了。’因此密迦尔人的代表们空手而回。过了几个星期，新的代表们又到了斯巴达，对斯巴达人说道：‘我们一点粮食也没长，我们都在挨饿，请你们帮助我们吧。’那时候一个斯巴达的居民站了起来，冷笑着说：‘噢，为什么这样空话连篇呢！把空袋子给我们看就够了！……’是啊……是啊。如果您，爵爷，也给我看一下这类东西，岂不是很够了吗？”

这真是简单而又简单的事啊。墙上挂着比罗什卡的肖像画。她穿上第一次穿的长衣服，一个流浪画家把她画得非常动人。

布特列尔伯爵毫不含糊地指了指墙上。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您到这里来是为了我的女儿。”

“我爱她，”年青人公开承认，他说得非常诚恳。

“呀，是这样吗？所以，不是诗人奥维德，而是她……是她。怎么，目前全都不错，可是，俗语说得好，*audiatur et altera pars*：小姐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呢？”老头儿马上变得很严肃，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严厉的神情。

“比罗什卡也爱我的。”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我知道。”

密迦尔，原为地名，以后设立了哲学学校，称密迦尔哲学学校，这个学校里的师生，统称密迦尔人，后来都成为诡辩论者。

拉丁语：我们也要听听对方的意见。

“您怎么会知道呢？”（他象法官一样，凝视着亚诺什的眼睛。）

“您看，我向您公开一个秘密。我同比罗什卡已经通了五年信了。这件事是她在信里告诉我的。”

“小船上的信吗？”老头儿冷淡地问道。

“对，对，在……小船上的，”伯爵嘟囔着。他很奇怪霍尔瓦特怎么会全都知道。

“噢，这可没有多大意思。”老头子善意地放声大笑说，“既然如此，我也向您公开一个秘密，亲爱的伯爵，这些年来用小船同您通信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

布特列尔伯爵脸色苍白得象死人一样，他往后退了几步。

“这是不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确实是这样。我女儿比罗什卡完全不知道这些信件。您要证明吗？请上这里来吧。”

霍尔瓦特从桌上拿起一封信，放在他的面前，那是布特列尔进来时，霍尔瓦特写好的一封信。亚诺什的头上仿佛炸开了一阵沉雷，他吃惊得目瞪口呆。他认出这就是小船送过来的信的笔迹，他是多么熟悉啊，这都是五年来在他脑海里打转的那些同样秀丽而又整齐的字母。

第八章

红玫瑰，白玫瑰

亚诺什的心仍然由于痛苦而紧缩着，可是他的眼睛已经燃起了忿怒的火花。

“老先生，”他用嘶哑的声音激动地说，“五年来您跟我耍了这套可恶的把戏！我请您解释您自己的行为。”

他的鼻孔翕动着，脸色发白，眼睛里燃烧着预示暴风雨即将到来的不祥的火花。

霍尔瓦特赞赏地望着他，心想：“他现在多么漂亮呀！我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儿子呢？！”

“好了，好了，好了，年青人！”霍尔瓦特不动声色，神气十足地微笑道“您太激动了，可是我不能够批评您这一点，因为您还是个 *Juventus Ventus* ……”

“一点也不‘浮躁’！”伯爵气呼呼地打断他的话，“您已经成了贵族，而且是一个有了白头发的贵族，没有权利利用句拉丁语支吾搪塞过去。”

老霍尔瓦特却毫不在乎。

“对的，是贵族。可是，年青人，我应该对您说，还有比‘贵族’更崇高的称号——就是贵族兼父亲。在这里，我是父亲，当我看见有一个人想找一条通向我女儿心里的道路，而且又是用这种少见的浪漫方法——流水潺潺的小溪，载着小花束的小船——那我就有权来考虑一下：哼，你想拐骗我的女儿吗？这一下我就把你的路堵住，首先要观察一下，你是谁，而且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年青伯爵低下了秀气美丽的头，表示这些理由已经足够把他说服了。

“五年来我同您书信来往，同时竭力不使你发生怀疑，并且不挑动我年青女儿的心弦。我用多年来所积蓄的生活经验跟您耍戏……跟你——我的孩子——耍戏。我希望你一点不反对我称呼‘你’，因为在信里我们不早就这样称呼了吗？”

这时伯爵仿佛感到疼痛而皱起了眉头——这个玩笑对他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不耐烦地在等待着事情的发展。他的头已经晕起来了。

“五年，这是很长的时间，我的孩子，而且在这些时间里我深刻地理解了您。我的坚定的意志是这样的：‘给我最小的女儿亲自挑一个未婚夫。’我这下子挑中你了！”

他喜气洋溢地向亚诺什伸出双手，拥抱了他。伯爵忧愁地望着老头儿，似乎什么也不明白。

“见鬼，你怎么啦？你为什么愁眉不展，好象不是来求婚而是来送葬的？难道求婚成功的未婚夫应该有这样的表情吗？”

“您破坏了我秘密的理想，”亚诺什伯爵十分忧愁地回答说，“我

担心我来拜访您是徒劳无益的。请您原谅……”

“胡说！可是比罗什卡呢？……”

“噢，她差不多不知道我。实际上她完全是另一位我不认识的小姐。总之，不是这些年来我所了解、深知而且藏在心坎里的那位小姐。”

“我的年青的小伙子，你别胡思乱想了。过去的事情不能再挽回了。现在可以补救的只有一个办法，”老头子的银须下露出了善良的微笑。

“怎么样呢？”年青人机械地问道。

“如果你娶我为妻，可是，我想，这种 *Madus Vivendi* 你未必会喜欢吧。”

这下子亚诺什微微地笑了。

“真的，你以后会看到，的确，同你通信的当真不是比罗什卡，可是她也希望这样做，这一点却也是真的。那只载了便条的第一只小船，警告你不要再到别尔涅什去，否则那里有人要抓你，是她亲自放在水上的。我看见了这只小船，把它捞起来，一句话也没说，自己誊写了这张便条；以后我就把这部分花园用墙围住，再也不让她到小溪那儿去了。”

“叔叔，您以为，”亚诺什伯爵活跃地问道，“她现在不会躲开我吗？”

“我以为吗？难道我是个傻子，这些年来同大学生通信是为了自己开心吗？这样我倒不如同卡沙城的主教通信还好些，他比我要聪明得多，而且他又是我的同乡。不，我知道，我的女儿是爱你的。”

“噢，天哪，如果这话是真的，那多好呀！”亚诺什叹了一口气说。

“我敢打赌，这是真的。”

“可是怎么知道呢？”

“非常简单。我们叫她出来，问她本人就好了！”

“但是在什么时候呢？”

“马上，立刻。”

“在这里，当我的面吗？”

“当你的面。”

“不，不，”伯爵反对说，“如果她说不爱我，那末我会死在这里的。”

“见鬼，你不会死的！”霍尔瓦特一下子打开了门，一排房间出现在亚诺什的眼前。

“比罗什卡，比罗什卡！”老头儿喊道。“上这里来，”还不到一分钟——简直不到半分钟（可是，对于亚诺什来说，仿佛过了一辈子似的），从隔壁的房间里就传来了衣服的窸窣声！亚诺什伯爵象服从上司的命令似的，闭紧了眼睛。他感到轻轻的一阵风——这是她衣服的窸窣声，——也感到了透过窗板的阳光。后来听到了娇滴滴的声音：

“爸爸，我来了，您有什么吩咐？”

亚诺什听到这句话马上睁开眼睛。他觉得，现在睁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虽然刚才闭紧眼睛，却是全都感觉到的。

比罗什卡象一个幽灵那样站在门口。似乎完全不是活生生的比罗什卡，而是她的肖像从墙上走下来，站在门里，正象放在镜框里那样。只

是她穿了另外一件衣服。她穿着一件朴素的很合身的花布衣服。围上一条白围裙，袖子卷过手臂弯，露出一双象樱花那样粉红色的小手。现在两手不知所措地低垂着，头也低垂着，象一枝折下来的百合花，可是，这个比罗什卡呀，她还是那么漂亮！

“我的宝贝，我叫你来，因为我必须跟你决定一件重要的事情。你过来。可是你穿的衣服是多么古怪呀？”

小姐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围裙和一双手，满脸通红了。后来她很快地把袖子放了下来。

“我同弗里德在厨房里忙着呢，”她嘟囔着，“我不知道……天哪！……”

“怎么？你想逃吗？哼，不行！你过来，过来……喏，上我这里来！”

她站在父亲背后，稍微踮起脚尖，用下巴紧靠在父亲的肩膀上。她躲到父亲背后以后，才偷偷地、羞答答地望了客人一眼。

“你猜猜看，布特列尔伯爵为什么上我这里来？”

“我不知道，亲爱的爸爸，我不知道，”小姐压低声音，细声细气地回答。

象一个梦游人那样，布特列尔机械地、不知所措地朝前迈了一步。他的嘴唇微动着，他觉得应该讲几句话，可是老霍尔瓦特阻止了他。

“让我来说吧。他是来向你求婚的。啊，啊，你干吗这样奇怪地望着我呢？我跟你讲：现在一切都由你决定。你如果爱他，你就嫁给他。如果不爱他，你就拒绝他。你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回答。”

仿佛想要溜走那样，小姐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她躲在父亲背后，象躲在屏风背后一样。

四周寂静得几乎连两位年青人心儿跳动的声音都能听得出。

“喂，不要象小孩子似的，回答吧！”

小姐紧闭着嘴唇，一句话也不说。只有那只古老的壁钟滴答滴答地响着；钟摆懒洋洋地从一边摆到另一边。

“你怎么不说话？以后你还老是躲在我的背后吗？这可不是你的屏风！好吧，你上这里来，要不然我要生气了。”

老霍尔瓦特向窗边走去，小姐再也没有地方可躲了；她现在宛如一朵娇嫩的小花，忽然给人除去了花托似的。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她完完全全是个孤独的人……她颤抖着，好象风中的百合一样。

比罗什卡又走到父亲跟前，把头靠在他的怀里。

“噢，我害羞，我这样地害羞。”她说得刚能听得出来。

“你是不是还没有决定呢？你需要时间考虑考虑吗？”

“不是。”

“‘不是’是什么意思？你还没有决定呢，还是你不愿意考虑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半睡半醒似地重复说。

老头子不耐烦起来了，他皱起了眉头。

“唉，你，小胆怯鬼！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你还是一个小孩子。我现在亲眼看到，跟你谈这个问题还嫌早呢。这就是整个回答。如果你爱布特列尔，那末你要克服自己的羞怯，因为爱情，你得知道，比羞怯更有力量。到此为止吧。如果你愿意，就上自己的房间里去吧。”

可是小姐痉挛地紧贴着父亲的胸脯，接着她突然搂住他的脖子，竭

力按下他的大脑袋，想凑在他耳边轻声说句什么话。老头子在她的红宝石耳环边嘀咕了一句什么话。因为耳环括了他一下，他喃喃地埋怨了一句。

“我穿着这件衣服，怪难为情的，”小姐低声说。

“嘿，嘿，嘿，”老头儿宠爱地放声大笑起来。“唉，你呀，真是个小傻瓜！（他吻了吻她的嘴唇。）她怎么说：‘穿着这件衣服，怪难为情的。’唉，夏娃，夏娃呀！轻浮的夏娃呀！你把多么荒谬的愿望灌入了女人的脑子！唔，好吧，你去换件你所喜欢的衣服吧。还有：你不需要回答。你如果爱布特列尔，就在头上戴上一朵红玫瑰，如果不爱，就戴一朵白玫瑰。”

比罗什卡跑开了。布特列尔叹了口气：“她不会回来的。”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一支滑稽小调的歌声，这支歌当时是从巴黎传来的：

在葛烈诺勃家的大门上，
小麻雀在那里歌唱：
特啦—啦—啦，特啦—啦—啦，
嘿嘿，你呀，真是笨蛋！

歌声愈来愈远了，最后完全听不见了。

老头儿吸了口烟，然后又装上一筒。布特列尔一声不响，全神贯注地幻想着。他一会儿存着希望，一会儿又感到失望。一个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很快地掠过：“这会儿她在穿衣服，人家在替她系胸衣的带子，这会儿她在吩咐女仆上温室去摘玫瑰花。可是什么颜色呢？摘白的呢，还是红的呢？女仆倒已经知道了。她多么幸福呀！”亚诺什不耐烦地望着时钟。“比罗什卡不在这里，时间过得多么慢啊。她会不会突然不来，派个仆人来说她头痛呢？”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老头子问，他挥挥烟斗，想使那刚才放进去的冒着烟的火绒快些燃着。

布特列尔颤抖了一下：

“您在说什么？”

可是潮湿的火绒却不愿燃起来，老头子只好再用打火石打火，这么一来，他就顾不得答话了。

就在这个时候，门打开了，比罗什卡跑进门来。但是，当他们看见她还是穿着那件衣服，只是头发上一朵红玫瑰闪出愉快的小火花的时候，他们是多么惊讶啊。

“这就是你的漂亮装束吗？”老头子摇摇头生气地问道。

“是的，爸爸，我还带了一把扇子来呢。”

“啊，扇子！当然罗。这是少不得的！你可以用它来遮羞和掩饰娇态，这比躲在父亲的肩膀后面要好得多了。”

扇子——这个小小的奥妙的工具——给人以勇气，现在她什么也不害怕了，至少是看不出害怕来了。

“噢，女人呀，女人呀！”老头子望着天空，开玩笑地叫道，“你

们都是这样的呀！这么一来，你就带着武器来了。而且甚至还采取戴朵红花的方式来作回答。”

于是他愉快地向布特列尔眨了眼睛。

“你现在看见了吧？我刚才是怎么对你说的？喂，走到她那儿去，吻你的未婚妻吧。”

布特列尔喜气洋洋，迈着稳重的步伐向小姐走去。比罗什卡也迎着他走上一步，低头站在亚诺什的跟前。

“请您把自己的玫瑰花拿去吧，”她的声音轻得差不多听不见。

布特列尔用颤抖的手，从她漂亮的亚麻般的淡色头发上取下了那朵花。

“我感谢你。”

他在那个戴玫瑰花的地方吻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玫瑰花插在自己大礼服的钮扣孔里。比罗什卡把头靠在他的胸口上，和送他的那朵玫瑰花并在一起。

老头子为了点着烟斗，又挥了一下，而且还重复着自己的问话：

“喂，您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第九章

太太盛装打扮

结婚吗？现在哪个会考虑它呢！真正的痛苦——想要快些结婚的希望，还在前面；目前这种感觉都还在路上，要到明后天才会到来。

现在未婚夫和未婚妻感到幸福了，因为他俩可以并排坐在一起，手挽手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比罗什卡穿的花布裙子，可以碰到青年的膝盖；亚诺什可以用自己的手去理她头上掉下来的一绺头发。现在他们感到这一切都是永远不会吃厌的甜食。上千的问语和同样多的甜蜜而巧妙的回答！……（巧妙得连瞎了眼睛的小猫儿也能猜到。）

“您同西格在树林那里，把一个小小的鸟蛋送给我，这件事您还记得吗？”

“噢，那还用说！那时候我就爱上了您了。”

“真的吗？那时候我也爱上了您了。”

“真的吗？”

“您还不相信吗？”

“我相信，我相信。可是您别用这么忧愁的眼睛望着我。”

“呀，那怎么办呢？您不喜欢我的眼睛吗？”

“瞧您说的。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他俩想要知道一切，了解一切。他们宛如在河边嬉戏的小孩子，竭力要用舌头舔一舔每块发亮的小石头——它甜不甜呢？

“亲爱的比罗什卡，您告诉我，当我上您爸爸那里来的时候，您在想些什么呢？”

“我想了些什么啦？真的，我想了些什么啦？啊，记起来了：我以为您是来洒香水的……”

“这倒是真的，今天应该洒香水……您要吗？”

“您怎么啦？这是不适合……噢，您知道……在象我们这样……”

“难道您只想着洒香水吗？您不可能没有一点预感的。您老实说吧！”

“您要知道真情吗？”

“您说吧，”亚诺什轻轻地温柔地问她。

“我觉得我是知道您的来意的。”

“这么说，您猜出我在爱您吗？”

“这是我从铁匠那里知道的。”

“从铁匠那里吗？怎么会的呢？”

“铁匠说，您上他那里去磨斧头，我一下子就猜到是您替我砍了树，我因此很感动。”

“这么说来，我真象一个普通的樵夫那样，用斧头谋生吗？”

“怎么？”比罗什卡的嘴唇生气地鼓起来了，“这么说，我只是您的面包吗？”

“瞧您说的。您是我的甜面包呀！我要说，您是我的幸福！请您原谅我的失言！”

这样一来，他们必须弄清楚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他们这

种快乐的喁喁私语似乎是没有终结的，如果争吵起来，那就鼓起嘴唇，可是马上也就和解了。这会儿霍尔瓦特老头儿转过身去，他在古旧的大橱里摸了一下，想找到一瓶酒。亚诺什就在等这个机会——霍尔瓦特看不见他们在干什么，——吻了比罗什卡一下。嗯，要是有人一旦尝过这样甜蜜的滋味，从今以后他就无法严肃处理事情了。直到这个时候两个年青人还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看到对方一下子面红耳赤，一下子脸色苍白，心里感到甜滋滋的。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他们两个人都在等待机会，注视着老头儿，那时他转身走近窗口，望望天空有没有被乌云遮住了。（胡说！现在会有什么乌云？！）

当傍晚一到，亚诺什向比罗什卡道了声晚安回家去的时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下子痛苦开始了！第一天，看在上帝的面子上，还马马虎虎，可是第二天内心已经产生了反抗。反抗成熟得多么快！是的，那还用说，原来爱情的太阳还温暖着它呢！昨天的快乐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心里老是不安，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

“对呀，什么时候呢？”

六月底以前是不行的，因为首先应该读完大学里的功课；必须使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在结婚前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虽然布特列尔家族每一个人生出来就是有学问的。在降灵节以前结婚，是不大合适的，因为这么一来，比罗什卡只是嫁了一个大学生罢了。还有，也许亚诺什在大学里的那些同学会写讽刺诗呢。而且那位喜欢布特列尔的凯维教授会说什么呢？不，还是把婚期定在七月底，定在彼得节吧。

婚期就这样决定了。

对的，还有很多时间，可是事情也真不少。应该写信通知所有的亲戚，到维也纳、到卡沙城定做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必需的嫁妆。

送信的人当天就骑马急驰到帕塔克城亚诺什的保护人伊斯特万·法伊那里去，报告他订婚的消息。法伊送给未婚夫和未婚妻两封隆重的贺信，还送来了一张早就准备好的、暂时放在抽屉里的布特列尔伯爵的成年证明书，使得亚诺什感到又喜又惊。亚诺什的保护人宣布同意订婚，还给了一个父亲般的祝福。他说，他要亲自好好地吻吻亲爱的甥媳，可是那该死的关节炎不让他离开床铺。在写给比罗什卡的信里，还附有一串有名的家传的绿宝石项圈，这串项圈是布特列尔家在订婚的时候赠给新娘的。“这串项圈，”法伊在信末加了一句，“原是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母亲所有的，相传它会把特殊的幸福带给女主人。”

布特列尔派人到帕塔克城去，吩咐到城里米哈伊·布伊多绍首饰店去买两只沉甸甸的订婚金戒指，一只大一些，一只小一些。

又派了一个人骑马出发：他带了布特列尔伯爵的信到波佐什庄园的管理人那里去。年青的伯爵请他不要吝惜人力物力，马上把城堡和花园进行修整。因为在七月底有人要住到那里来了。他命令花匠尽可能多种些花，因为还有一个非常爱花的人要同伯爵一起住在城堡里。他再命令在树木之间所有的空地上都种上被称为“小火花”的石竹花。信里又提起池塘；必须把它收拾干净，养些小鱼。“必须使接到这封信的人同我的帕尔达尼庄园的管家菲林茨·诺加尔和德兰斯瓦尼亚的管家约瑟夫·加博尔取得联系，要他们把那两个庄园里的黄莺移一部分到波佐什庄园

去，让这些鸟儿在那里歌唱，那是非常合适的……”伯爵写道。

当亚诺什把这封信拿给霍尔瓦特看的时候，霍尔瓦特差一点儿没笑死。

“我真想看看你那些黄莺，两个管家怎样把它们捉到，怎样把它们搬家，而且它们搬家以后还能唱歌吗？至于池塘，你还有一点儿没想到。当埃拉伽巴路斯皇帝结婚的时候，他命令用玫瑰油倒满了一个湖，使周围一里外都闻得到香气。”

“我要不要也用玫瑰油倒满这个池塘呢？”

“你这个傻孩子，现在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多的玫瑰油。你的全部财产再加上我的财产都不够呀！”

整整三天，亚诺什一直沉浸在幸福中。的确，霍尔瓦特向亲戚们发出的订婚通知书都已经收到了，可是亚诺什还是把自己的幸福瞒着别尔那特一家人。这会儿已经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第二天早晨就得到帕塔克城去。别尔那特姑母为他们烤好了路上吃的烧饼，炸好了一只鹅，可是家里的人还是谁也不知道布特列尔的秘密。亚诺什自己感到很难，也很害臊，可是他很怕这个不愉快的谈话，他知道别尔那特家的人多么不喜欢这个过去的酿酒商人，已经有十二年不同他说话了。可是不管愿意不愿意，在动身以前必须把发生的事儿告诉老人们。只能采用这种方式，尽可能减少两位善良老人的不快，使事情尽可能进行得顺利一些。可是用个什么方式呢？亚诺什决定耍个把戏，溜进女主人正在张罗着的厨房里去（恰巧在这个时候女主人把一个疏忽的女仆打了一记耳光，因为她踩死了一只小鸡）。

“孩子，我正在为你们炸路上吃的鹅呢，”姑母看见亚诺什，说道，“这只鹅比别的鹅长得快，甚至还长得肥，这就倒了霉啦。如果再养它两三天，那它还会长得更肥呢。可是没有办法，教授不会等的。你来瞧瞧这只鹅，它在锅里炸得红红的，可诱人啦。”

“谢谢你，姑母，可是我的心思不在鹅上面……”

“我知道，你这个调皮东西，又要上奥拉斯辽斯克村裘里那里去，那里有酒吃呢！可是你得当心别爱上了漂亮的男爵小姐。”

“姑母，我已经爱上了。”

“你说什么？”女主人吃惊地反问他。

“我要是告诉您，您就不再爱我了，姑母！”

“啊呀呀，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呢？我要把水撒进你的狗眼里！……”

“姑母，您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呢，”亚诺什调皮地继续抱怨说。

“我怎么没看呢？这会儿我就看着你。”

“我起什么誓都行，您已经三天没注意到我的手了……”

“怎么啦？你受伤了吗？”

“瞧，您不是没有看见我手上的东西吗？”

“手上有什么，是个疮吗？”

“不是的，亲爱的姑母，您只要看看就行了……”亚诺什说了这句话，就象一个要夸耀什么的小孩子一样，把右手一摊：在一个手指上，

同家传的印戒并在一起，有一只光溜溜的金戒指。

别尔那特姑母一看到戒指，手里的汤勺就掉下来了，她吃惊地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东西。

“你打算把它送给谁呢？啊？”

“这个吗？谁也不给，除非我死了！是别人给我的。”

“谁给你的？啊？……”

青年只是调皮地微笑着说：

“姑母，您猜一猜。”

“我不猜，如果你不马上告诉我，我就给你一顿世界上任何伯爵也没挨过的揍。我把你从小抚养成人，爱护你，就为了这个吗？可是你……”她的善良的眼睛里一瞬间就噙满了眼泪了。

亚诺什吻了她的手，请求她原谅，然后俯身在她的耳朵边低低地说出了那个藏在心坎里的名字，那个名字比金子银子都响，比所有的宝石都亮，比世界上所有的曲调都动听。

“比罗什卡·霍尔瓦特！比罗什卡·霍尔瓦特！”

姑母一声不响地对他做个手势，要他跟她到她的房里去。亚诺什害怕了：她会突然想起要他跪在一块木头上吧？原来亚诺什小时候她是常常这样做的。

“你说，把事情的全部经过有条有理地说出来，”她严厉地说，显然触犯了她的自尊心了。

亚诺什从头到尾告诉了她。

“这件事发生在三天以前吗？”

“是的，姑母。”

“三天了，你还闭口不说吗？”

“是的，我很为难，因为可怜的比罗什卡要上这里来，可是我却害怕把这些事情告诉您。”

“亚诺什，你做得不对。你娶比罗什卡为妻，即使她是刽子手的女儿，也反正一样：既然她是你的妻子，那么她就是我的女儿。你说，那个可怜的女孩子要上我这里来吗？”

“是的。”

“你怎么回答她呢？”

“我说，我害怕，说不定人家对她招待得不殷勤。”

“怎么！你这样说吗？”姑母生气地喊道，然后打开房门。“喂，巴娜，快把我那件黑绸衣拿来！”

“难道您要上……那里去吗？”

“就是要上那里去，而且马上去，不领她上我这里来我就不回家。”

亚诺什伯爵奇怪地望着她。难道这真是别尔那特姑母吗？他已经开始在相信奇迹了。可能是他的亲爱的慈母复活了，他只是凭着挂在波佐什城堡内大厅里的画像认识她的，因为她在产后立刻就死了——为了独生子亚诺什的生命，她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虽然在他的面前不是母亲而只是别尔那特姑母，亚诺什受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感动，还是倒在她的怀里说：“妈妈，我的亲爱的妈妈！”

青年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

女主人确实盛装打扮起来：她做起当时流行的髻发，穿上绸衣，戴上金刚钻顶圈，用玫瑰水洒上手帕，戴上一对黑珍珠耳环——据说，这种黑色的珍珠只有英王的王冠上才有，——后来她吩咐穿着骠骑兵军服的仆人把她的披肩拿在手上，庄重地不多不少刚刚在四步以外跟着她，否则她就要用伞打这个没用家伙的脑袋。

别尔那特太太在自己的家里是很朴素的，但是如果她愿意的话，她也可以打扮成为一位时髦太太，很可以在维也纳宫廷内当一名女官。

亚诺什眼巴巴地坐在大阳台上等待姑母带着他的比罗什卡一同回来。太阳已经下山了，可是她们还没有来。她怎么会在那里耽搁这么久呢？

太阳已经在西边落山了；阳光刚才还明亮地照在姑母的夹竹桃花盆上，现在它不愿意再等待而走开了。亚诺什看见太阳没有等到比罗什卡到来就藏起来，觉得很奇怪。

那时候老别尔那特和西格一起从野外回来了，当然，立刻就问妈妈在哪里。“对他们怎么说呢？反正一样，真情是瞒不了的。”亚诺什想了一想后回答说：

“她上霍尔瓦特家去了。”

“她怎么啦，发了疯吗？”老别尔那特惊奇地喊道。

“不，姑父，是我发疯了。”

亚诺什不得不再一次讲述自己伟大的秘密：他同霍尔瓦特·比罗什卡订婚了。同时他把全部经过又讲了第二次，他已经不感到困难了。（人对于一切事情都会习惯的。）老实说，亚诺什甚至还沾沾自喜，把全部详细经过讲得津津有味。

老别尔那特天生就不爱说话，因此只说了一句：

“哼，你这个狗崽子！”

可是西格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差一点没昏倒。

“我说，这简直是个神话！我到现在一点也没有看出来！你一切都瞒住我。哼，调皮的家伙。”

“亲爱的西格，请你原谅我，我本人这些时候也象一个在梦中爬上钟楼的梦游人。”

“喂，老霍尔瓦特要你猜谜语没有呢？”

“只猜了一个谜语，而且是他本人猜中的。整整五年我依靠那条通过他家花园的小溪，把信放在小船上送给比罗什卡，她也用这个方法答复我。在我们互相倾诉爱衷以后，我上他家去，把一切事情告诉她的父亲。当老霍尔瓦特对我说，他对比罗什卡通信一节毫不怀疑，因为同我通信的人不是她而是他本人的时候，你想象一下我是多么惊奇呀。他说，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未来的女婿。”

“这就对了！”老别尔那特嘟囔着。“这样好的父亲不可能是个坏人。”

这些奇特的详情给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下来。别尔那特从自己心爱的安乐椅上站起来（这把椅子的椅脚是狮爪形的，平时总有一架望远镜靠在椅子脚边，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用这架望远镜观察农奴们在他的田里干活的情形），沿着阳台徘徊着。可以看出，

他在激烈地跟自己吵嘴；当他嘴里自个儿在叽咕的时候，两位年青人听到了他的一言半语。

全省对西格的父亲盛传着一个外号：“公正的别尔那特。”他为这个光荣的绰号而感到骄傲。可是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他这样做是公正的吗？他值得享受这个光荣的称号吗？他能永远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吗？他对待霍尔瓦特一直是对的吗？

太太终于回来了。的确，她只是一个人回来，而没有把比罗什卡带来，可是她愉快活泼，而且裙子窸窣地响，这样轻松地跑上台阶，仿佛年青了二十年。老别尔那特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快步迎着她走去。

“孩子他妈，你上哪里去散步啦？”

“在花园里，老爷。”别尔那特太太把著名的儿童诗改动了一下，也学着他的声调，开玩笑回答他。

“你在那里看到些什么？”

“这会儿我看到我同你是一对老笨驴。”

“真的吗？为什么呢？”

“因为我同你一辈子取笑这家霍尔瓦特好人家，轻视他们，而不跟他们和睦地相处。”

正是这个念头使得老法官焦急不安，而这会儿妻子还要提起它。这个长头发的女人干吗要干涉他内心的思想呢！年老的别尔那特急急忙忙地避开话题，自己问道：

“喂，孩子他妈，你在那里还看见了什么呢？”

“我们的西格真是个笨蛋！人家把我们省里从来也没有过的一个最可爱、最漂亮、最高贵的人，从他的眼前偷走啦！要知道自古以来世界上所出产的一切最好的东西都是属于别尔那特一家的呀！”

老别尔那特和西格都哈哈大笑了，只有亚诺什感到不安起来，他担心地问，为什么“最可爱的人”没有来呢。

“马上就来。她说还得去换件衣服，喂喂自己的小鸟。她要在这里喝咖啡。喂，爱尔寿，巴娜，巴尔柯！快，快，快！煮一锅牛奶。你再去看看家里有煮好的咖啡没有！从橱里拿出最漂亮的杯子，把大马士革的白台布铺在拉科西公爵夫人寝室里的桌子上。”（太太在“公爵夫人”的房间里只招待最亲密的客人。）她本人也急急忙忙地从一个柜子跑到另一个柜子，从柜子跑到食品贮藏室，从里面拿出一包饼干、一串葡萄，还有最著名的维也纳宫廷点心商人聂伊凡尔斯的名贵糖果，那是三年以前米哈伊·洛那伊老爷在别尔那特夫妇庆祝金婚时送来的。

在慌乱之中，太太和老爷在门坎边撞了个满怀，差一点没把可怜的老爷碰倒。好象为了表示歉意，她亲昵地捋了捋他的胡须。

“喂，你别生气，我的老伴，请你跟正直而善良的霍尔瓦特和好吧。”

老头子生气地推开了妻子的手。

“你不懂，就不要干涉插嘴。”

“请你相信我，这是一个好人；此外，你会使亚诺什非常高兴的。”

“如果他过去没有搞过这个该死的‘玫瑰酒’……”

“酿酒就有这么大的罪过吗？我本人在我的一生中什么都煮过！可

是你还是爱我的。”

“是的，可是你没有骗过人。”

“怎么没有骗过人！你记得你以前生过病吗？我给你做了小牛肉馅儿的白菜卷，并且放在奶油里煎过。你问我用什么油煎的，我说用猪油煎的！”

“好吧，好吧！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会毒死人呢！”

结果就是这样，太太马上哭起来了（别尔那特太太一有借口就哭），这会儿老爷不得不来劝她，请她原谅，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的太太以泪眼来迎接最漂亮的客人。

“你就别哭吧，我受不了。我知道你全部的鬼主意！好吧，你请放心——我会再考虑一下跟霍尔瓦特的关系的。”

比罗什卡由弗里德小姐伴随着，很快就来到了，老别尔那特态度很好，使他太太的心都快乐得激烈跳动起来，她骄傲地想：“我的丈夫多么好呀！”

席间，别尔那特不让别人伺候客人：他亲自为比罗什卡斟酒，亲自拾小姐掉下来的餐巾，讲各种各样的故事逗她高兴，最后，亚诺什伯爵甚至生起气来，埋怨老头子说：“我请您别夺去我的未婚妻。”

别尔那特同意向亚诺什让步，但以比罗什卡吻他一下作为条件，这在她当然是可以给他的。在长久争论以后，伯爵同意比罗什卡可以吻他一下。比罗什卡听从他的话，用两只雪白的小手抱住老头子头发蓬松的脑袋，在他的通红的脸颊上吻得发响。可是贪婪的别尔那特接受了亲吻以后还不退让，真没办法！他继续跟小姐纠缠：他搬了一张小凳子垫在她的脚下，然后把各种各样稀世珍宝拿给她看，把这些东西的历史讲给她听。当比罗什卡对象牙上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工笔肖像画大加赞赏的时候，他马上把它送给她。

“如果您接受这个礼物，我就非常高兴了。”

除此以外，他又把拉科西王妃当时忘掉的胸衣给比罗什卡试了试身材，当然是在衣服上面。可是这件胸衣对于比罗什卡却嫌大。试试胸衣！碰着这样神仙般的身段——肩膀、脖子、腰围、处女的臀部——除了裁缝以外，即使国王也难得有这种福份的。

布特列尔伯爵只是咬着嘴唇，心里很是烦恼，因为老头子怎么会没有想起让他给比罗什卡试试这件胸衣呢！如果让他来试，亚诺什真愿意把整个家私都送给他！

但是太太忍不住了，她用佯怒的声音向丈夫喊道：

“唉，你这个老洛夫莱斯！”

别尔那特用发亮的眼睛望了她一下，作为他的回答，这可真不象眼睛，而象两颗嵌在年代久远已经有了皱纹的皮匣子上折痕内的金刚钻纽扣。

时间随着各种各样的笑话和奇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只有当仆人把

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法国王后；在一七九三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被送交法庭，同丈夫路易十六一同被处死刑。

洛夫莱斯是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的长篇小说《克拉瑞萨》中的主人公，这个名字已成为普通名词，意为追求女性的人。

点亮的蜡烛送来并把它们放在桌上的时候，才使人想起时间不早了。弗里德小姐突然不安起来，因为她们过于随便了。别尔那特全家的人都围着两位小姐，伴送她们回去。而老别尔那特甚至到现在还不想离开比罗什卡，他亲自领她走在前头，西格和亚诺什只好伴着弗里德小姐。一路上亚诺什还不满意地发牢骚说：“这下子我的最后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我甚至没有能接近我的未婚妻呢。”

天已经黑了，匆匆忙忙地迎着女儿走来的老霍尔瓦特，起初没有认出伴送比罗什卡的人来。他走近了一些才认出了别尔那特。两个老头子有那么一会儿犹豫不决地面对面站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是别尔那特太太立刻生气地皱起自己漂亮的眉毛；虽然是在黑沉沉的夜里，可是老爷懂得她的意思，就立即向霍尔瓦特伸出一只手说：

“晚安，邻居！”

“晚安，”那人轻轻地回答，好象有点胆怯。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布特列尔连忙利用这个机会走近比罗什卡，挽着她的手。她身上是这样暖和，象鸟窠一样。

“你常常写信来。”小姐低声对他说。

“明天一定是好天气，”老别尔那特终于望着天空说，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把千万颗星点亮了，“为了我们两位出门的大学生。”

比罗什卡颤抖了一下。霍尔瓦特机械地重复说：

“是的，为了出门的人。”

“我又孤独了，”别尔那特忧郁地说。“我又要没有儿子了。”

“每天都要写信，”比罗什卡又补充了一句。

“是的，我的女儿也很快要走掉了，”老霍尔瓦特回答。

“是的，是的，”骄傲的贵族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你也要没有女儿了。”

噢，“你”这个字呀！叫人听起来多么温暖啊！成千累万的蟋蟀、知了，还有某些昆虫和硬壳虫都在霍尔瓦特家门前的草丛中和谐地应和着它！吹过一阵令人清醒的凉风，树叶被吹得飒飒发响；这仿佛不是树叶的响声，而是别尔那特的祖先的枯骨在坟墓里微微抖动了一下。只有大自然才能估价这桩不平凡的事情：成百个骑士的后代用“你”来称呼普通的酿酒商人了！

不称“您”而称“你”，带有亲切的意思。

第十章

托特先生的闲谈

热烈的“晚安”祝颂声听不见了，栅门也关上了。可是紧握在小手里的白手帕却还是在空中挥动了一下。这只是对亚诺什一个人所表示的临别的敬意。他是这样的灵活，立刻就闪电般的速度俯下身去，吻了吻这只可爱的小手，并且灵活地拿走那块手帕，在回家的途中，他一路上陶醉在它的香气之中。亚诺什回到家里，把手帕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希望做几个甜蜜的好梦。手帕可以送来好梦，只是没有这么长的做梦的时间。

在亚诺什的梦境中，首先出现了美丽动人的手帕的女主人。现在他俩已经在一起，住在一所小屋里面。比罗什卡在煮午饭，亚诺什把木柴放进炉子里去，他可以随心所欲，随时吻这位漂亮的女厨娘。午饭终于做好了，亚诺什坐在桌旁，束好餐巾，在等待上汤。一会儿门打开了，进来的却不是手里托着碟子的比罗什卡，而是一个凶恶的老太婆。

“你干吗到这里来？”亚诺什向她嚷道。

“少爷，我是来叫醒您的。”

亚诺什浑身发抖，睁开两眼。他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既不是老太婆，也不是比罗什卡，而是仆人安德拉什，他送来了早饭，请亚诺什快些穿上衣服，因为老爷已经吩咐套马，西格也站在下面的台阶上吹着口哨在等他了。

不管怎样忧伤，还是要准备上路。别尔那特家的车夫只要把亚诺什和西格送到奥拉斯辽斯克村就行，以前他们曾经答应过，所以这次他们先要去拜访裘里。第二天他们就要步行到帕塔克城，因为老别尔那特说，年青人有两条结结实的腿，所以不必平白无故地再折磨马了。

可惜地面上被浓雾笼罩着，因此霍尔瓦特家的城堡一点也看不见。如果没有浓雾，比罗什卡一定会站在窗口上。对，别人说布特列尔族倒霉是不假的；今天出现这样的浓雾就不是偶然的。

虽然使他不高兴的浓雾在渐渐散去，不久就射出了阳光，可是一路上亚诺什还是闷闷不乐。四月的太阳还不顶暖和，晒得并不厉害，只是发出热力，使人感到舒服，象无忧无虑的小孩子那样玩闹而已。它还是让严寒来干涉它，所以有时太阳照耀着，有时却寒气逼人。白天太阳晒暖果树，骗它们开出白花，可是晚上寒气袭来，枝上就盖满了凝霜。幸亏树木不会诉苦，否则不知它们要埋怨谁——是太阳呢，还是严寒呢。

西格在路上想要解解亚诺什的忧闷。

“喂，老朋友，你为什么发愁呢？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真要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呢！”

“你的个性和我不同。你看，我对于‘未来’真感到害怕呢。它仿佛在说着什么不吉利的可怕的话。有时我感到眼看一个可怕的巨大的灾难就要压到我的身上来了。”

“你怎么啦！你的情形是好得不能再好了。用不着忧虑。你就是这么一个幻想家！”

“离别比罗什卡是开玩笑的事吗？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爱她。”

“你们之间的阻隔并不是一个海洋。随便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来看她。现在你自己都可以作主。干吗胡思乱想，让我们谈谈现实的事情吧。我们马上就要到奥拉斯辽斯克村了，在老男爵那里吃晚饭时，我们要痛快地多喝两杯。你瞧，城堡已经可以望见了。”

的确，在拐角那边的远处，透过高大白杨的树梢，露出了裘里家城堡的锈红色屋顶。

“你看马丽什卡男爵小姐这个人怎么样？”

亚诺什伯爵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我可没有看出她有什么了不起。”

“不，她有一点儿猜不透。”

“这也可能，我可不知道。”亚诺什心不在焉地回答。

他的心思依然远远地留在比罗什卡的身边。他想把她的形象想象出来。可是比罗什卡的形象刚在面前出现，一会儿西格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啊，这个西格多么叫人扫兴！）一会儿四轮马车跳了一下，一会儿车轮陷入沟里，或者马夫啪的一声抽了一鞭——可爱的幻影就马上消失了。

周围的风景也引不起亚诺什的兴趣，虽然他们已经到了风景如画的地区：山谷、小丘、芦苇丛和森林互相更迭着。

“亚诺什，你听到鸢鸢是怎么叫的吗？呕——呕——呕！”

眼前展开了赫杰利地区的风景；山坡上密集的葡萄棚桩子，使这个地区看起来象一块巨大的、背上嵌满猪油的兔子肉。

过去曾在别尔查尔团服过兵役的老马夫，想起了一件事情，因此就在自己的驭座上转过身来，讲起他们的部队有一次经过这条路到卡沙城去的情形。当他们刚刚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的将军拉利什伯爵突然喊道：“全体立正！在山上排队！”士兵们迈着受检阅的步伐走去，仿佛走过皇帝面前一样。对，这座山应该受到比皇帝更大的尊敬！

仿佛拖着一片绒毛那样，四匹马愉快地拖着轻便马车飞驰而去；突然间有一个穿着黑呢衣服的人，从小树林里走上大路，象老朋友那样，挥动着他的帽子向他们打招呼。

“Bonum mane praecor！”

“你瞧，这就是辽斯克村小饭店的老板托特，不肯拿我们小鸡钱的就是他！伊什托克叔叔，你拉住缰绳。”

马车夫勒紧缰绳，四匹马就站住不动了。两位大学生客气地问候托特先生。

“你坐到我们这里来吧，”西格提议，“我们把你带回家，路上顺便聊聊天。我坐到马夫旁边去，我早就想去拉拉马缰了。”

托特先生诚恳地用手擦擦胡髭，用东方式的慢吞吞的调子回答说，他当然不反对跟他们坐一程车子，因为他也很疲劳了。原来他是从邻村步行来的；他让妻子、孩子、两个内姨和外甥们坐上马车，人多车小，是勉强挤进的。他感激他们的厚意，但是他自己却不能接受这份厚意，因为他是一个懂得分寸的人，跟已故的贵族领袖帕尔·多库什有这样一共同的见解：真正的贵族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他恰如其分，不会装

腔作势表示特别高贵的样子。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托特这个小饭店老板无论如何不能坐到套了四匹马的轻便马车里去的原因。如果他一坐进马车里去，以后同村人就会取笑他直到咽气。西格和马夫伊什托克同意他的意见，而且马夫马上提出了一个聪明的意见：

“你坐到我这里来，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坐在马夫旁边，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这位可敬的托特就爬上驭座，侧身坐下，这样就可较舒适地跟两位大学生聊聊天。

事情是这样的，在住有贵族的富裕的省份里，贵族的等级和门第是根据套马来决定的。同时，每件东西在当时除了本身的意义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表示出跟这件东西的直接用途毫不相关的含义。譬如在德兰斯瓦尼亚省里，贵族的门第是以屋顶上的烟囱数目来判断的。在贫穷的斯洛伐克省里，门第是以花园里所种树木的数目和品种来决定的。雷瓦伊男爵和尤斯特男爵，都坐在菩提树和枞树下；因为他们只是要乘凉而已。烈霍茨和拉谷夫的男爵们，却都在自己的花园里栽种胡桃树，因为这种树不但绿叶成荫，并且还可以得到少数的胡桃。但是小贵族们宁肯种李树，因为李树绿荫虽少，却能收很多果子。

在杰姆普林、萨玻尔奇和乌恩克省里，门第的等级是以套马来判断的。举个例说，别尔那特就是一个可以乘坐套四匹马的马车的贵族。这个贵族家的任何成员可以步行，可是无论如何不能乘套两匹马的马车，否则就降低了自己一族的身份。象福福特、柏特、奥洛斯和西特可夫等贵族，只可乘坐两匹马的马车。

套马只证明贵族的等级，却并不能证明他的财产。乘坐两匹马的马车的贵族，可以发财，甚至还可以有自己的养马场，但是如果他没有做大官，（至少最近两代的儿孙）就仍旧只能套两匹马，否则社会上就会严厉地批评他。那时候还没有招摇撞骗的骗子，只有一次，有一个波兰小贵族曾经在这个地方异想天开地扮过这样一个角色。

当然，四匹套马是不一样的。巴尔可茨家的是四匹栗色马，别列恩家的是四匹铁青色马，斯达拉伊家的是四匹牝马，瓦尔德斯坦和马伊拉特家的是同一色的四匹千里马，它们是从近千匹马里挑选出来的。这些就已经足够证明他们是大贵族的等级了。如果塞伦奇、恰托、别尔那特各家也是同样气派套了这样的马，那就要觉得可笑了。按等级他们也是套四匹马，可是那四匹马的毛色、品种以及其他等等，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这是名门望族、位高爵显的贵族的特权。所以别尔那特家的四匹马，是毛色不一的：一匹是火红色的牝马，一匹是比牝马高出一只手掌的黑骟马，右边头上是一匹灰白杂色的调皮的牝马——总之，每匹马都有它的特点。为了使这幅景色看起来更富有古老的风味，并且把一个马家庭全部显示出来，还让一匹小马，脖子上挂着小铃铛，跟在马车后面，在路边用细细的马腿迈着小步走着。

“喂，托特先生，有什么新闻吗？”

“特别有趣的新闻可没有，”小饭店老板沉思地回答，“只有我的丈母娘死了。”

“真的吗？”

“刚巧在复活节死的。今天把遗产分给死者的亲戚。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财产多不多？”

“我拿到了一点财产，当然罗，要是我在她生病的时候就在她的旁边，可能还会多拿一些。但是我们的神父一直在丈母娘的周围纠缠，因此她把大部分遗产遗赠给教堂了。她临死前对我说：‘你别生气，我的孩子，除灵魂以外，我还把一些财产献给了上帝。我这样做是因为所有的财产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我说：‘唔，妈妈，把礼物退回去是不好的。’神父听见了这句话就把我从床边推开，这么一来，我就完全落空了。”

“当地的神父吗？是不是不久以前我们在裘里家认识的那个神父？”

“就是他，邻村也属于他的教区。他是一个圆滑阴险的小伙子，可是长得非常漂亮。年老时，他不做主教，那定是魔鬼。可是他现在已经不到裘里家里去了。县长老爷对他下了逐客令。这个神父大概把男爵小姐教坏了。”

“喂，老板娘的小鸡都长大了吗？”

“长大了，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显然，你们没有福气吃我的小鸡，因为两个宪兵已经连续三天在村庄的入口处等候你们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都得把你们送到裘里的城堡里去。这一来，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吧，你们还能来尝尝我太太的菜吗？而且现在我也不劝你们吃她的菜，因为她老是哭自己的母亲，眼泪滴到每一只她烧好的菜盆子里。我是她的丈夫，只能把菜吃掉，可是旁人呢，当然吃不下了。”

“这么说来，裘里在家啦？”

“一直在家，也没有人上他那里去，不管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可是他家倒好象在准备什么似的。八天了，可能是十天，许多石匠、粗细木工和铁匠都在他家日以继夜地做工。”

“是不是小姐要出嫁了？”

“不是的，没有听说。那个法国家庭女教师也辞退了。”

“真的吗？亚诺什，你听见没有？马丽波夫人已经不在裘里家里了。”

“这没有关系，”布特列尔说，“猴子很可以代替她。”

“啊，猴子吗？差一点死掉了。你们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出了非常奇怪的事情。两位伊寿比家的老小姐同自己的父亲住在隔壁房子里。有一个时期，那位安娜小姐每天早晨在自己卧室的窗台上捡到一朵盛开的玫瑰花。这是哪个拿来的，并且为什么要拿来呢？全村传遍了谣言，说有人在追求安娜·伊寿比！安娜小姐本人也废寝忘食，因为高兴而坐立不安了。这个神秘的情侣是谁呢？真够玩味的了！全家的人都发动了，只要等待——马上就会发现，那时他就跑不了啦。可是谁也没有来，真的没有来。仆人们，马夫们每天晚上都守候着。整个晚上窗下没有发现一个人，可是第二天早晨，一看，窗台上又是一朵花。小姐下定决心，要弄清楚这朵花是谁拿来的，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她吩咐把灰撒在窗台下——这样一来，灰上就会留下脚印了。第二天早晨大家一看……我的上帝呀！这位情侣的五个脚趾全都印上了。（“真见鬼！”马车夫喊道，“瞧吧，这位老爷是赤着脚来的！”）但是这还不要紧。厨娘来看了，雪盖烈舒姨母、后来卡伊萨·维达克也来看了——一句话，

家里的、左邻右舍的老太婆都来看过了。其中有一个老太婆，突然高声喊道：‘圣母玛丽亚，你帮帮忙吧，他是没有脚跟的！……’马上全村又传开了，说这些花是维尔捷武尔男鬼和德洛姆女鬼的小儿子送来的，可是，因为他年青，魔鬼王子的脚还没有长上脚跟呢。

“老伊寿比老爷听到了这些流言，大为生气，就命令一个既不怕神、又不怕鬼、看守主人花园的退伍士兵，整夜看守窗边，无论这坏蛋是谁，他都可以把他打死。他就照这样做了。晚上，守夜的人听到响声，就向窗下的一个什么黑东西开了一枪。传来了可怕的尖叫声。大家跑来一看，倒在窗下的原来是裘里老爷家的受了伤的猴子。不幸的伊寿比小姐（老实说，我可惜这个可怜虫！）由于这个羞辱，马上就病了，现在都还没起床。猴子也还在治疗中，它的创伤，它的失恋，都怎么也不能医好。”

西格听了这个可笑的故事，高兴得笑了起来。

“真是的！奥拉斯辽斯克村的一出恋爱悲剧！”

亚诺什甚至微微一笑，讽刺地说：

“猴子一定是学了谁的样。不过这是谁呢？很明显，它在城堡里看见过这样的把戏。西格，你的讽刺诗有了题材啦。”

“它是从哪里找来这些早开的玫瑰花呢？”

“从暖房里偷来的。”

“好一个无赖！”亚诺什嘲笑说。“是啊，恋爱总是恋爱！我现在真急不可待地想见见这位猴子先生呢。”

“得儿，差不多到了。”托特先生说，“我大概要下去了，那边就是两个宪兵。”

的确，两个骑马的宪兵叶辛卡和安德拉什·卡日马利已经在村子的尽头等候他们了。他俩恰巧站在那个村路的三岔口，其中一条路是绕过村子去的。因为担心两位大学生可能异想天开绕过村子，直往帕塔克城去，所以他们决定待在这个地方。在另一条穿过村子的路上，好客的主人亲自在等着他们。

两个宪兵拦住了马车，举手向两位大学生行礼致敬，说他家男爵大人问他们好，而且他已经有两天急不及待地在等候大学生的光临了。

托特先生热烈地跟两位年青人握了握手以后，就走下马车。两个骑马的宪兵便象护送人一样，伴随着马车穿过村子。

村子里的居民——妇女们，姑娘们，孩子们，——一句话，所有大大小小的人，都蜂拥到大门口，就象平时套四匹马的马车经过村子时一样。留在家里劈柴的人和没有力气做较重工作而在菜园里掘土的老头子，也都在欢迎过路人。

那时候的农民还是很微贱的，他们很尊敬地主，深信这块衣食父母的土地是地主给的。直到以后才有人向农民解释，说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地主。有些事情真是不知道还比较好些。

那时候，农民的眼睛里都把地主看作使他们避免一切不幸的保护人。譬如说，就在奥拉斯辽斯克村里有一个皮货商雅诺什·乌尔巴恩，他知道了自己是贵族出身，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写了申请书到省里去，请求保留奴隶的等级，因为没有地主他总是活不下去的。

因此，贵族的称号只有在可以套四匹马的情形下才有一些价值。辽斯克村的居民现在是向四匹马鞠躬，而不是向坐在马车里的人鞠躬。

“瞧着我们在人家的押送下，”布特列尔伯爵指出说，“大家还要把我们当作囚犯呢。”

别尔那特想回答一句什么话，可是他们刚巧在这时候来到了门口。裘里家城堡的大门隆隆地敞开了；冒出了一缕烟以后，隆重地放了一响礼炮，接着又放了一响。四匹马吃了一惊，象人一样直立了起来。

“啾啾啾，啾啾啾，孩子们！”男爵挥着宽边的帽子欢迎他们说，“我以为你们两个都已经死掉了！”

第十一章

奇怪的预兆

裘里以难得的殷勤，象迎接恭候已久的老朋友那样迎接两位大学生；他象拥抱亲人那样拥抱他们，连骨头都发出了响声，然后领他们到早为他们准备好的房间里去。他把西格领到另一边的厢房去，这不能不使人奇怪，因为家里一个客人也没有，这一边厢房还有很多空的房间。西格没有看见仆人，觉得很奇怪；屋子里看来空洞而凄凉，完全象神话里的魔窟一样。

阳台上有些影子在闪动着；一只黑猫在圆柱旁边伸懒腰，用黄色的眼睛凝视着两位大学生。厨房那边时而有人来往：一会儿出来了一个女佣人，手里托着一个什么器皿，把一些东西泼了出来；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头戴白色厨师帽的小厨子，马上又消失不见了。这些人尽是陌生面孔。

裘里抢先对客人说：

“不必多花时间打扮，我们马上吃饭。”

亚诺什伯爵请求允许他在饭前写几行字回家，以便马夫一喂好马回去时来得及把信带回去。

“您在路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幸？”

“没有，我只是记起了一件事。”

“好吧，我派人把纸笔拿给您，我叫他们暂时等一等上菜。”

一个新来的乡警用银盘送上纸张、墨水和没有削尖的鹅毛管。因为按照习惯，鹅毛管应当由客人亲自用自己的小刀削尖。

这个新来的乡警有一副奸猾阴险的面孔，一望而知是一个厉害的骗子；他的小眼睛里隐藏着（的确隐藏得不好）卑鄙和无耻，而且他的一只眼睛还是斜的。上帝由于疏忽，忘了给他一个额头，因此棕红色的头发简直就长在他的眼睛上面。单凭这小伙子的一副外貌，就可处他绞刑。

“以前那个乡警难道不在这里了吗？”布特列尔问。

“我代替他了，”新来的乡警用嘶哑的、象坟墓里发出来的声音回答，仿佛他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亚诺什很快地给比罗什卡写了几行字，约略述及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他说：“一路上车声辘辘，仿佛响出了‘我爱你，爱你’的声音。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裘里家里，可是，不能多写，我的爱人呀，因为有人催我去吃饭，可是我正想写许许多多……唔，没有关系，晚上睡觉前，我再写一封长而又长的信。”

亚诺什反复读了这张便条，对此却不觉得满意。堕入情网的人在写情书的时候，总是不满意自己的文笔的；而普通人就没有这种感觉。因此，他把信揉成一团塞进了口袋，又重新写了一封信匆匆忙忙交给了马夫。

在路上，在长走廊的一个僻静角落里，他碰见了男爵小姐马丽什卡。她同他打招呼，还伸出手来；男爵小姐脸色苍白，目光下垂，手冷得象死人一样。布特列尔感到她的手还在发抖。

“这么说来，你们终于来到了，”她叹了一口气，转过身去。

她显得有些奇怪，仿佛不欢迎他们来似的。

“但是要知道，我们以前答应过，真正的匈牙利人永远是恪守诺言的。”

“然而这样的匈牙利人常常会对这一点后悔的。”

布特列尔望了她一眼。小姐的冷淡声调使他感到奇怪，因为其中含有凶兆，仿佛某种秘密不由自主地要从她的嘴里脱口说出来似的。

男爵小姐穿了一件领子扣得很紧、衣料上满是小花朵的衣服，这种衣料当时称为“蓬巴杜”。从领子一直到裙子的下摆都有着垂直的滚边。

男爵小姐自己感到太不礼貌了，急忙改口说：

“我很高兴你们来了，原来我正觉得寂寞呢。”

“什么？在这样快乐的村子里会觉得寂寞吗？”

“唉，您自己会看见的……对，您自己会看见的，”接着她走进餐室里去了。

不一会儿，大家都已经坐在我们所熟悉的那张桌子旁边了。

好菜和好酒丰盛得不得了。裘里男爵企图再讲些自己讲不尽的笑话，可是今天他却没能把一些耐人寻味的尖刻的双关语说出来；他甚至一次也没有吩咐马丽什卡上别的房间里去。显然有什么事情使他感到苦恼。马丽什卡也很明显地避免同布特列尔的视线接触。她无法隐藏自己的窘态，便竭力去跟别尔那特聊天。他们谈到花籽、秧苗和其他植物，别尔那特嘲笑那些年青的小姐对种花一点也不懂。举个例子说，他们村子里有一位漂亮的小姐（说得正确些，已经是位姑娘，很快就要做太太了），有一次他和布特列尔送给她一个鸟蛋。可是这个傻瓜拿了鸟蛋怎么办呢？她把鸟蛋种在地里，等它孵出小鸟来。

布特列尔立刻满脸通红起来。马丽什卡男爵小姐仔细地望了他一眼以后，脸色变得更苍白了。

“喝吧，大学生，喝吧！”裘里劝他们喝酒。“我们的事情就是喝酒。生命短促，死亡久长！马丽什卡，你也喝一杯。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有很好的情绪。你跟布特列尔碰碰杯吧！唔，我要瞧一瞧，你们会不会这样碰一下，使得高脚杯一碰就发出声音来。”

大家喝酒了。马丽什卡跟布特列尔碰了碰杯。由于喝了酒，她那温柔的面容马上通红起来了。白玫瑰变成了红玫瑰。

“我的仇人爱怎么说都行，可是如果说我这里没有好酒，这连我的仇人也不会这样说的！你们还尝尝这石榴般的红酒吧。”

当然，两位大学生也把这种酒尝了一尝。

“啊，盖尔盖伊，现在把金杯子给我，斟上陈的托考伊葡萄酒。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之中谁是真正的男子汉。”

仆人从橱里拿出了精致的金杯子。

“这只镶满红宝石的杯子是路易第一皇帝赐给我的祖先帕尔·裘里的，当时他和我的祖先一起在那不勒斯作战。唉，孩子们，据说，从前有一个女人，她的嘴唇就这样红，那是个好女人，她曾经用这只杯子喝过酒！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那时别人就从她那里夺去了这只杯子。这个有名的女人叫作约翰娜……亚诺什伯爵，您用这只杯子喝吧！”

蓬巴杜（1721—1764），法皇路易十五的情妇。

路易第一（1326—1382），匈牙利国王。他跟封建主作战以后，巩固了国内的王权。

另外两只金杯子也有自己的来历。

“其中一只，”裘里解释说，“是密恩哈尔特·巴拉沙的（这只杯子是否真金做的，是有问题的，真是见鬼，因为这位大人通常总是用铜钟来铸金币的）。第三只杯子是我父亲的教父瓦尔德斯坦伯爵送给我的父亲的。一般说来，现在裘里家的人只有在受洗礼的时候，才能领到一些东西。”

布特列尔伯爵一听到放在桌上的大杯子是瓦尔德斯坦的时候便吓得抖了一下。这是不祥之兆！他已经不能再喝了。

裘里的目的好象是要把这两位大学生灌醉。可是他的一切诱劝和一切狡猾都是白费心机。他唱了许多古老的席间之歌，歌里说我们的祖先在建立葡萄园时，就关照过：喝吧，喝吧，孩子们。可是这也没有用。布特列尔伯爵对诺亚的命令已经不感兴趣，他固执地推开了自己的酒杯。他真觉得瓦尔德斯坦的杯子仿佛不是杯子，而是桌布上朝着他的一个露出牙齿的骷髅。因此他只好从桌旁站起，走下台阶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裘里让两位大学生先走，自己在路上低低地对马丽什卡说：

“我的女儿，你要勇敢些。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他不愿意，”小姐压低了声音轻轻地说。

“正因为这样，你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出力量来。孤注一掷。要么胜利，要么毁灭！”

“噢，爸爸，我多难为情呀！”

老头子勃然大怒，全身的血都涌到他的头上了。

“住嘴！你以前原该感到难为情的。现在不必再说什么了。快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换衣服吧。”

马丽什卡顺从地低下头。她现在象一根被自己的果子压弯了的树枝一样。

裘里跟在她后面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在那个僻静的小角落里——就是饭前她在那里碰到布特列尔的地方，向她说道：

“无论如何，你不能丧失勇气，我们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情。这是一位非常有钱、令人羡慕的未婚夫！至于你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那是不很重要的。人家会谈论这件事情，可是以后就会忘掉的。”

“噢，天哪，这些要都是往事，那有多好呀！”

“为什么呢？”

“这样大家就已经全都忘掉啦。”

“你别怕。干这种事情有一个可靠的伙伴，那就是时间。唔，你不怕吗？啊？”

“我不怕，”小姐轻声说，抖得象白杨树的叶子。

老头子离开了她，赶快追上两位大学生。这时伊什托克马夫正在向两位年青人辞行，他已经吃过饭，喂好马，准备回家了。

“伊什托克叔叔，你可别忘了信呀！”

“少爷，难道这能忘掉吗。”

瓦尔德斯坦的祖先，德国诗人席勒叫作华伦斯坦，布特列尔族的一个祖先在黑勃城把他刺死。——原注欧洲人的习惯，过节或命名日，唱一支歌就喝一杯酒。歌的内容就是劝酒。其名为席间之歌。典出《旧约》，诺亚是人类第二始祖。

别尔那特家的马车离开了院子，仆人们马上轰隆隆地关上两扇大门，并且推上了沉重的铁门闩。

真怪。大门平常总是敞开着等候来客的。

不一会儿，传来了侧门上小铁锤的敲门声：这表示侧门也已经上闩了。

西格·别尔那特含意深长地望了布特列尔一眼，仿佛说：“这里要出什么事情啦。”

“盖尔盖伊，盖尔盖伊，你去看看，哪一个在敲门。”

院子里静悄悄的，仿佛人都死光了。随便什么地方都看不见一个人：厨房里没有人在干活，铺桌子的人也没有，马夫及其他雇工更不用提了，他们通常有很多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可现在一个也没有。

一阵冷风掠过花园，在树木之间发出了啸声，接着马上又静了下来，就象一只鹅突然被人割断喉管时嘎嘎的叫声，变成了微弱的啼声。

盖尔盖伊非常不愿意离开饭厅，因为他正在那里收拾没喝完的名酒。收拾残酒各有各的做法，有的人把它放在橱里，有的人就喝了它……但是，现在谈不到酒不酒了。

“盖尔盖伊，你去看看，谁在那里敲门？你说我不在家。你懂吗？我今天要单独同我的亲爱的客人在一起。”

西格·别尔那特用心细听，听到侧门终于打开了。真有意思，乡警竟会不顾老爷的禁令，放谁进来呢？

一会儿，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托——托——托。西格凝视着裘里的面孔——他是在发脾气呢，还是在奇怪呢？可是在严厉的老军人的脸上，可以看出的只是漠不关心的神态。很明显，对于这个来客他不是不知道的。

黑色的毡帽，黑色的法衣，熟悉的面孔——苏青卡神父来了。

可是他已经不是以前那样随随便便、笑容满面的神父了。现在他拖着没有信心的脚步走近来，垂头丧气，目光下垂，象一个看破红尘的、虔诚的上帝仆人，甚至他的声音也很谦和了。

他深深鞠了一躬，问候有财有势的地主，随后又跟两位年青人打招呼。裘里连手都没有向他伸出来，只是向他指了指自己身旁的凳子。

西格再一次偷偷地望了望布特列尔，做了一个手势，表示自己的惊奇：真怪，原来小饭店老板说过裘里已经不许神父到城堡里来了。可是布特列尔仍旧没注意眼前的情景，没有看到西格对他做的手势，跟以前一样在继续望着自己的订婚戒指。现在，当然罗，他全神贯注地瞧着戒指，对同伴的手势一点都不感到兴趣了。

“您来得真好，神父，”男爵说，可是他的眼睛没有望着神父。“您陪我的年青朋友别尔那特消遣一下，我要跟亚诺什伯爵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一件事情呢。我们走吧，亚诺什！”

西格坐在椅上局促不安。男爵挽住布特列尔的肩膀，带着他沿着黑暗而阴湿的长廊，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一只受惊的蝙蝠从拱形天花板上掉下来，它的翅膀碰上了亚诺什的面孔。

“呸，讨厌的东西，你吓坏我啦！”

（“不要紧，你现在还没有吓坏呢，”裘里暗自想道。）

他让布特列尔走在前面，他们已经到了县长的办公室里了，办公室

里摆着几张棕色的皮椅子和沙发。一面墙边放着一个大书架，架上满满地堆着各种各样的文件，窗边放着一张台子，台上放着两支蜡烛，还有一个诉讼当事人向它宣誓的耶稣受难架，一本日历和一本指定给路德教徒宣誓的圣经——他们在起誓的时候，是把双手放在书上的；如果手边找不到圣经，那末为了这个目的，就得用一本详梦书，因为详梦书的外表很象圣经（现在那本详梦书翻开了一页，掉在沙发上）。

许多“物证”乱七八糟地堆在角落里：斧头、手枪、刺刀、镰刀和棍棒等。墙边有一大捆胡桃木的棍子——这就是反对人间罪恶的有效工具。

“唔，这就是我的办公室。老弟，你坐到这里来，坐到沙发上来。这是个不舒服的、甚至可说是悲惨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你瞧，我在这里却感到什么都合适，的确，有的人在这里是要倒楣的。原来人都不是一模一样的呀。这一点谈得够啦。喏，你抽袋烟吧，抽了烟我们可以更愉快地讨论这个伟大的计划，那是我在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想出来的；我作出这个计划，正象小蜜蜂建造自己的蜂房一样，以后从那里会流出蜜糖来的。嘿，嘿，嘿！是呀，蜜糖……”

第十二章

辽斯克村的悲剧

“是，老先生。”

“这很好，只是你的烟斗还没有点着。等一等，要是这个烟斗吸不来，另外还有一个烟斗呢。你试一试吸这个吧。这是纳吉亲手作成的好烟斗。现在弟兄间的交易，这个烟斗至少也得三十个金币。挖得多么弯，线条多么美！你一看就明白了。烟嘴钻得多好……象纳吉这种人也要死掉，真够叫人难受的。唔，这下子点着了。对，孩子，我要问你什么话呢？噢，我想起来了……譬如说吧，你以为我这个人怎么样？只是你得象一个真正的匈牙利人那样直说。”

这个问题使亚诺什伯爵觉得奇怪。可是他还是回答说：

“我认为您是一个十分可敬的人。”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老头子点了点头说。“现在请你说，你以为我的女儿怎么样？”

亚诺什对这个问题感到更奇怪了。

“小姐吗？……我非常尊敬男爵小姐。”

“孩子，这我知道。唔，你以为她漂亮吗？啊？”

“年青姑娘多少总是漂亮的。”

“你喜欢她吗？你不必奇怪我的坦率，我是一个军人。”

“当然，”亚诺什回答。“为什么不喜欢呢？”

“好极了，现在一切都很顺利。据说，匈牙利人只要一言半语就可以彼此了解；然而谈得愈多，了解也愈深。真有趣，如果我对你说：赶快求爱去，因为这些大学生迷了我的心，你会怎么回答我。我很少象喜欢你们那样喜欢一个人，只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时候——那时我还不过是个上尉，——我真给一个大学生迷住了……是啊，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乔装的年青公主。啊啊，我想你们之间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是的，我也不这样想，”亚诺什伯爵微笑说。

“唔，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晚上我再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现在如果我说：‘我要把一位大学生留在这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立刻举行一个会使死人从棺材里复活的婚礼！’那么你对这个问题会怎么回答呢？”

布特列尔以不安的眼光望着男爵，竭力想了解这个怪物说的是正经话呢，还是象平常一样在开玩笑。可是这次却和平常不同，男爵的脸非常严肃，似乎他正在紧张地等待着答复。

“他这句话不可能是真的，”亚诺什想。“况且这样给男爵小姐配亲是不合现时的习惯的。”

“唔，到底怎么样？”男爵焦急地催促他。

“老先生，我要这样回答，我非常感谢这个高贵的荣誉，可是我不能加以接受，因为我已经同另一位姑娘永结同心，我戴着这只戒指就是

纳吉是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佩斯城有名的烟斗工匠。他的烟斗价值四十至五十枚金币，在当时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原注

表示这种关系。”

“ 咽咽咽，咽咽咽！”男爵喊道，仿佛被毒蛇咬了一口。“还有一只什么戒指呀？”

“最近我同比罗什卡·霍瓦尔特订了婚，”亚诺什说，他很高兴地伸出一只手，仿佛在等待着那紧接而来的热烈的祝贺。

可是却毫无反应。男爵以愉快的笑声代替了祝贺。

“订婚！不过订了婚吗？我倒给你吓了一跳，以为你同谁结了婚啦。我几乎要对你生气，认为你这种卤莽行为破坏了我的全部计划，”裘里用最悦耳的声音继续说下去。“订婚——这是件小事！订婚——只不过是小小的序幕。完全是废话！一个人看见一只好看的苹果，说：‘我要摘它下来，洗干净，削了吃掉它。’可是这只苹果现在还长在树上呢。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不能发生这种情形，他发现别棵树上的苹果呢？既然第二只苹果近些——那就应该吃第二只。Intelligisne, amice？”

布特列尔的脑袋里嗡嗡作响，仿佛里面有两只钟在发出警报。他感到这个房间和所有的家具都在打转，象风车一样。

“你为什么不回答？你对这一点有什么可说的呢？”

“没有什么。”

“什么没有什么？”

“我早已说过，我已经订了婚，而且我爱我的未婚妻甚于爱我的生命。”然后亚诺什稍微提高了声音补充说：“而且，一般说来，我不了解您，也不了解您的玩笑。”

“这么说来，你坚决不愿意跟马丽什卡结婚吗？”

“永远如此！”亚诺什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男爵象一头猛兽似的跳了起来，挡住他的去路。

“好，好！好孩子，你别这么急呀。你坐下。你要知道，如果狐狸抓到了一只公鸡，它是不会把公鸡放过的，你要当心些，”他用威胁的声调说，“如果你坚决不愿意同马丽什卡结婚，那末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她依旧会成为你的妻子的。这一点你是无法反对的，亲爱的孩子！”他抓住了他那大礼服上的钮扣，又甜言蜜语地说：“你看见没有，这是避免不了的。你别使那个过了几个钟头以后就要成为你所喜爱的丈人的人难过了。”

布特列尔挣脱了他的手。

“可是，老先生，这未免太过分了！”他勃然大怒，喊了起来。“我没有想到您的招待还含有这种愚蠢的玩笑。我一分钟也不愿意留在您家里。再见吧！”他使劲拉开办公室的门，想马上离开裘里。

可是从黑暗的走廊深处同时传来了两个人粗鲁的喊声：“回去！”

两个武装宪兵叶辛卡和卡日马利站在门口；他们把步枪往石板上一碰，很快地端起来，作出冲锋的姿势。

布特列尔气得脸色发白，向后退去。

“老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他问男爵。他的声音很尊严，眼睛里闪出了闪电的光芒。

“我的宝贝，原来我早就对你说过，叫你不要固执，”主人用甜蜜的声音安慰他，仿佛劝说小孩子似的。“你看见不听老人言的结果了吧！”

“您知道不知道这是强迫吗？”

“当然知道，我的亲爱的。”

“您知道不知道我已经成年，而且象一个大贵族那样，现在是立法会议的委员吗？”

“这一点我还不知道，可是我很高兴，你已经成年了。”

“您怎么能够用暴力留住我呢？您这样做会受到惩罚的！”

可是这个威胁对裘里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这也许是可能的。可是总督住得很远，请他办事很困难。皇帝住得还要远，他的脑筋也很迟钝。除此以外，命运比皇帝和总督还厉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因此，老朋友，你还是安静些好，象儿子那样拥抱我，反正迟早总是要这样做的。”

布特列尔并不准备拥抱他，而是要撕裂他。他胸膛里怒气沸腾，太阳穴里猛烈跳动，两眼充血，带着无法克制的忿怒向裘里扑去。

“我要掐死你！”亚诺什嘶哑地说，“你要死在我的手里！”

“喂，喂，冷静一些，干吗发脾气！啊呀呀，我的孩子，你简直象一只野猫！我永远不会相信我会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的，”矮小的胖子裘里用力握住布特列尔的双手，仿佛两只钢钳夹紧了他，使他一点也不能动弹。然后裘里亲热地把亚诺什推到安乐椅那边。“你看出结果了吧？这有什么用呢？你的固执会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你不再固执，表示满意，服从这个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末你就聪明些了。现在你象个什么样子：两眼充血，面孔也扭歪了……如果马丽什卡现在看见你，我的上帝呀，我还得劝劝她呢。你的领带也滑到一边去了。在举行隆重的仪式以前，你自己稍微整理一下吧。”

布特列尔毫无办法，只好咬牙切齿。可是“仪式”这个字使他浑身颤抖了。

“在什么隆重仪式以前？”亚诺什嘶哑地问道，他睁大了眼睛望着裘里男爵。那时裘里正蹲在地上收拾那抛在角落里的 *Corpusclelicti*——砍的和刺的武器，然后把它们锁在柜子里。

“唉，怪物！你还不明白吗！在结婚仪式以前，我的孩子。你不是看到神父了吗？”

这个骇人听闻的鲁莽行动没有把布特列尔吓坏，反而使他心中产生了一线希望。（人的智慧是多么奇怪的一架机器！）“蠢透了，”他自己下了个判断。“这些事情是决不能当真的。毕竟匈牙利是在欧洲！……这全是米克洛什·霍尔瓦特老头子的诡计，他想最后一次考验我对比罗什卡的爱情。他大概同裘里是朋友。知道我要在这里耽搁一天以后，他就把自己女儿订婚的事情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请求他再一次考验一下她的未婚夫。”亚诺什觉得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因此他对自己的行为反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

“唔，这样做是不会有有什么结果的，”他相当平静地回答。

“那么怎么做呢？”

“是这样。当神父问我：‘你爱这个姑娘吗？’我就回答：‘我不爱，’而且对他说，我爱上另外一个姑娘。”

“神父的耳朵里是塞着棉花的，请你相信我，我亲爱的孩子——你懂了吗？棉花！……”

“老先生，让我们停止这种恶作剧吧。我已经猜出了您玩的把戏了：您干脆想知道我是否坚定地爱我的未婚妻。好吧，您可以写信给我未来的丈人，说地狱里没有一个魔鬼，世间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使我离开比罗什卡。”

男爵这只狡猾的狐狸立刻嗅出了话里的意思：他明白布特列尔在想什么。他看出用温和的劝说达不到目的以后，就决定利用亚诺什的误解，以便保证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

男爵假装作困惑的样子。他象一个骗子，想故意装出笨手笨脚的样子，遮住自己的牌，不让一个很想看的人看到。

“嘿，你怎么啦，你怎么啦？你怎么会想到这一点？我会这样傻把一个有钱的女婿让给霍尔瓦特吗？这些天来我没有看到过他，我以我的荣誉起誓！”

裘里一心想祛除疑虑，结果却使布特列尔更坚信他的猜测：“你们当然没有见过面，可是一定通过信。”

现在布特列尔反而逗弄他了：

“好吧，您就试试看。我们瞧吧！我预先警告您，老先生，快要发生一件大丑事，因为我要尽一切力量反抗的，我不能因为您的愚蠢的狂妄行为造成我的笑柄。”

“我没有能使你成为一个聪明人，我将使你成为一个可笑的人。”

裘里从桌上拿起一只小银铃，摇了一下。这个小玩意儿发出了尖细而凄凉的声音，很象举行葬仪时的声响。铃声刚刚停止，马上听见两边侧门上的钥匙同时发出喀嚓的响声，接着房门就敞开了。布特列尔仿佛做着恶梦似的，用两手捧住了头。男爵小姐马丽什卡从一个门里走进来，她穿着雪白的结婚礼服，苍白得象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死人一样，披纱从她的头上一直拖到地板上，头发上插着白色的铃兰花。小姐弯着腿，似乎马上要跌倒了。她后面一拐一拐地跟着饶舌的西玛企老太婆，老太婆的面孔象一只烤熟的苹果，她低声地鼓励马丽什卡，对她说：

“喂，喂，亲爱的男爵小姐，你别怕。我们大家——我呀，你的母亲呀，——都是过来人。这件事只有开头和末了不大愉快，至于中间，并不那么难过。”

神父随着她们一起进来，他穿着教会的宽大法衣，脸色也白得象临刑前的囚犯一样；接着是讨厌的乡警出来了。

“穿上法衣的神父吗？”布特列尔身上的血液都在血管里凝结了。现在他已经明白——不，这一切都不简单！神父是不会为了愚蠢的玩赏而穿起法衣的。这里正在进行一件犯罪的勾当。可怕的犯罪勾当！

青年又向门口冲去。他象一个绝望的人那样使劲拉门。

两个武装的宪兵依旧站在门边。又响起了一声喊叫：“回去！”两支枪拦住了他的去路。

“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是谁？”亚诺什喊道。

两个宪兵不由自主地往后退走。

“是，我们知道的。您是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大人。”

“那末快让我出去，否则我就把你们关死在牢狱里，你们这些混蛋！”

“大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您走。回去，回去！”

“我是七个庄园的主人。我是有名的大贵族。只要你们让我走，我送你们每个人一个村庄。”

两个坏蛋面面相觑。村庄是个好东西，可是长凳——那张裘里把犯人放在上面打屁股的长凳——却完全不是令人愉快的东西；况且答应给的村庄，目前还很远，而长凳却就在近旁——在院子里或者在板房里。于是他们就抓住可怜的亚诺什伯爵，仿佛举起一把绒毛那样把他举起来，重新带进房里；他想尽办法抵抗，当两个宪兵拖住他的两脚经过房门的时候，他在这最后的一分钟里用尽一切力量喊道：

“西格，西格，西格·别尔那特！快上这里来！”

在阴湿的拱形长廊中，这声绝望的哀号，听来更是凄楚，它传到了这所空屋子的各个房间。如果人心都是冷酷无情的，那么石头听到这样的哀号，也会挺身出来帮助他的。

两个宪兵把亚诺什放在房间中间，就退出去了。马丽什卡男爵小姐转身朝着墙壁。她不能亲眼看见演出这样一场戏。由于痛哭，她的胸脯激烈地抽搐起来。她的心里仍然感到羞耻……

亚诺什象发烧似地打着抖，额上的冷汗象雨点那样落下。他伸出一个拳头对神父和男爵威吓说：

“你们是上帝和国王的仆人！你们在这里给我做的事情是一个耻辱，是一个令人愤恨的犯罪行为，我作为匈牙利的一个贵族，以上帝和国王名义反对这种行为。”

男爵微微冷笑了一下，他拉开书桌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支实弹的手枪，把它在空中扬了一下，带着平常开玩笑的口吻说：

“唔，现在马上就办喜事，毫无疑问，毫不犹豫。你们之中，谁要是神经脆弱，我就拿这个玩意儿叫他永远安静。”

“这里就是我的胸膛，请您就向我开枪吧！”亚诺什伯爵的哀求声是这样的伤心，连裘里也抖了一下。“请您发发慈悲吧，我可从来没有得罪过您呀。”

男爵握枪的手哆嗦着。乡警盖尔盖伊细心地观察着整个场面，第二天至少可以在仆人面前加以证明。可是这个伪君子只是摇了摇头。

“哼，我还没疯得要打死自己的女婿呢。这一点我可不干！亲爱的孩子，你把我当作什么人啦？”

于是他对神父做了个开始的暗示。神父向前走了几步，那时候布特列尔以断断续续的声音郑重地对他说：

“如果您是上帝的仆人而不是恶魔，那末请您离开吧！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我声明是无效的。我不爱这个姑娘。我的肉体 and 灵魂都不需要她。我向上帝起誓。”

裘里做了个满不在乎的手势。

“胡说！……神父，开始仪式吧。”

那时候的结婚仪式是要按照巴士马法典的规定来举行的。根据这部用旧匈牙利文写就的法典，神父对结婚的人要提出很多问题。可是有什么法律都是有例外的，因此有些神父遵照这种仪式，有些就不遵照了。

“你叫什么名字？”苏青卡用嘶哑的、压低了的声音问道，他先转身问布特列尔，然后问男爵小姐。

布特列尔什么也没回答，蔑视地转过身去。仿佛一阵微风那样，男爵小姐的嘴唇里低低地吐出几个字来。

“马丽亚·哈拉庇·裘里。”

神父毫不理会布特列尔的沉默。证人也没有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什么都听不见，原来他们的耳朵里都塞满了棉花。

神父若无其事地继续举行仪式，转身向布特列尔问道：

“我以基督教名义恳求你。请你说实话，除了同这位可敬的小姐以外，你有没有同其他人发生婚约关系？有没有对其他小姐宣誓过，要她做你的终身伴侣？”

“对，对，我宣过誓！”布特列尔高声大喊道。“只是我没有对站在这里的这个人宣过这样的誓。对，我对比罗什卡·西尔瓦希·霍尔瓦特宣过誓，我要娶她为妻，对她忠实。我现在向上帝和圣母宣誓，我永远不破坏这个忠实的誓言。”

神父好象没有听见这些话。他向男爵小姐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只是按照仪式，把其中“可敬的男子”改为“可敬的小姐”而已。

马丽什卡差不多用听不见的声音低低地说了声“没有”。

“你爱这位‘可敬的小姐’吗？”他又问布特列尔。

“我恨透了！”布特列尔用力回答，他的坚决的声音有如钢铁一样。

小姐整个面孔现出了痛苦的神情，老头发现后，就跑到她的跟前。

“噢，爸爸，我要死了，你干的什么事呀？”她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接着就倒在他的手上了。

“醒过来，你再忍耐一分钟，一切就都好了。你回答一声：‘是的’。请你鼓足勇气，我的好乖乖。喂，你说呀，你说呀！”（这时候神父恰巧向她转过身来，向她提出同一个问题。）

“是的，”马丽什卡低声说。

“你愿意娶她为妻吗？”

“我怎么也不娶她！”布特列尔回答。

“你愿意成为他的妻子吗？”

“我愿意，”马丽什卡悲哀地回答，她几乎是奄奄一息了。

神父又转身问布特列尔：

“我再一次恳求你说实话，你们之间有没有亲戚关系或者足以阻碍你俩结婚的其他的关系吗？”

“神父，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们之间只有犯罪的行为！”布特列尔忿怒地喊道，“如果你没有穿圣衣，我就把你全部的话顶回喉咙去。但是你尽管继续演你的恶作剧吧，反正它不会发生什么效力，因为匈牙利还有法律。”

巴士马·庇杰尔（1570—1637），爱斯杰尔果姆地方的大主教，伪善者，罗马天主教中崇尚武力的思想家，反对匈牙利改革的鼓吹者。

他说完这些话以后，就坐在台子旁边，竭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并把烟丝装在烟斗里。神父咬紧嘴巴，可是默不作声。

“结束吧，把仪式结束吧。”裘里催促说。

但是 *Benedictio annolorum* 还得举行。裘里从口袋里拿出两只结婚戒指，把它们递给神父。神父为戒指祝福以后，便把它们交给新郎和新娘，叫他们戴上戒指。布特列尔拿起戒指，这样笨拙地，或者说得更恰当些，这样灵活地掷出去，它竟从墙上蹦回，正好打中了召来做证人的女厨娘西玛企的左眼（她的左眼已经瞎了）。她的眼皮马上发青，红肿起来，肿块不比一个塔列尔来得小些。西玛企气势汹汹地两手叉腰，大哭大号起来。可是吃惊的裘里希望她不要吵，便取出了她耳朵里的棉花，低声对她说：“老太婆，你别发脾气，我会把你治好的。你大概第一次参加这种把金器扔到你身上的婚礼吧。”

这一来，祝福戒指的仪式就没有完全成功，可是这不过是一点儿小小的形式——神父也好，证人也好，都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布特列尔却认为，他这个反抗已经足够使得谁也不会把这个恶作剧当作正经事了。他渐渐开始觉得眼前的一切情景是够可笑的。真见鬼，这种荒唐的怪事！小比罗什卡听到这件事情时，会多么吃惊，连心脏都会停止跳动的。全世界会谈论这件事情，好象谈论神秘的卡斯巴尔·迦乌捷烈，或者被达特烈伊太太绑走的有名的布肯凯姆亲王一样。（的确，当雇佣的强盗们在晚上把赤着脚、只穿着内衣的亲王绑走，直接从床上拖往达特烈伊太太那里的时候，装腔作势的太太大吃一惊，喊道：“他怎么这个样子！噢，你们立刻把他带回去！”）

现在要举行 *Benedictio nubentium* 的仪式了。暮色苍茫，所有的东西和人的面孔都隐没在昏暗的房间里，只有菩提树上的叶子垂在窗前，迎风打抖，好象蟾蜍在墙上跳跃。

盖尔盖伊走到隔壁房间，带回几支点亮的蜡烛，把它们插在桌上；后来他又走出去，拿来一本大书。他随手把门关上。外边走廊里传来了嘈杂、叫喊、吵闹的声音。从传来的片言只语和个别的喊声中，可以猜出，这是西格在同不放他进来的宪兵吵嘴。

神父向裘里暗示现在要举行 *Copulatio*（真好象上天堂要走好几级台阶似的）。裘里走近布特列尔，又用甜言蜜语劝他最后让步。布特列尔什么也没回答，漠不关心地象土耳其人那样，抽着烟斗，吐出一大圈一大圈的烟，想以此来表示他对眼前这些事情的轻蔑。可是裘里也不需要布特列尔听他的话。现在他已经不相信这一点了。他只是竭力要抓住亚诺什的一只手，帮神父把马丽什卡的手和她的“新郎”的手联结起来，然后用法衣盖上。

拉丁语：结婚时为戒指祝福的仪式。

德国旧银币名称。

卡斯巴尔·迦乌捷烈是一个神秘人，一八二八年在德国纽伦堡附近被人发现；他在童年时被一些不知姓名的暴徒绑走，禁闭了多年。

布肯凯姆亲王（1592—1628），英王的宠臣，被清教徒非尔东杀害。

拉丁语：把婚姻记入户籍簿。

拉丁语：新婚夫妇在法衣下握手的仪式。

布特列尔企图挣脱，可是没有结果：裘里用可怕的两只钳子般的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使亚诺什连动都动不了。

“唔，唔，孩子！你别叽里咕噜嗤鼻子啦！现在反正是木已成舟了。”

这些话使得布特列尔发起疯来：当裘里放下他的手的时候，他用力当胸一拳，打得裘里摇晃了一下。亚诺什的牙齿咬得发响，向神父扑去，那时神父正呆若木鸡站在那儿，吓得张大了眼睛，扭歪了脸，叽里咕噜地作祷告。幸亏裘里醒悟过来，把“新郎”抱住。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格斗；在格斗中一把椅子给翻倒了。亚诺什终于筋疲力尽，倒在一只皮椅子上面。

这时候讨厌的乡警盖尔盖伊偷偷地走到西玛企跟前，把她耳朵里的棉花拿掉，带着讥刺的笑容向她轻声说：

“老婆婆，显然老爷们还得用东西把我们的眼睛糊住呢。”

“这也会等到的。”老太婆微笑着回答说，“但是我预先说一声，我要他们花很多钱；孩子，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值很多金子 and 银子呢。”

现在连裘里本人也忍耐不住了；他被这场丑事搞得疲劳不堪，嘶哑地紧贴在神父耳边说：

“快些，快些！可怜的小姐马上就要昏倒了。”

可是马丽什卡并没有昏倒。眼泪象流水一样从她的眼里涌出。她倒在沙发的把手上，伤心地大哭起来。

“户籍簿在哪里？”神父问道。

这时候男爵就亲自去拿笔和墨水，站在那里看好，由神父把新婚夫妇的名字记入户籍簿子里。

“唔，现在连斧头都砍不掉了！”裘里说，他得意地斜瞅着布特列尔，看他是不是还想鼓起余力来撕掉这张假文件。

可是亚诺什已经筋疲力尽，他的神经不听使唤，精神萎顿，心乱如麻。他用呆板的目光，冷淡地望着人们打开房门，一个一个地离去，这场戏里的角色，他是永远也不会忘掉的。

“这件事我们布置得不大好，”当神父和裘里走进黑暗的长廊时，他向裘里说道。

“应该把他灌醉，那时事情就好办得多啦。可是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力量。大人是没有什么可感到不满的。可能我会丢掉职务，可能我会给关进监牢里，可是至少我已经做了应做的一切！……”

裘里把指头弹得噼啪响。

“domine reverende，您别管。这是我的事。将来这么一对小夫妻，高兴都来不及，您等着瞧吧！”

“证人都可靠吗？”

“那还用说！两个恶习很深的坏蛋，随便什么时候我都可以把他们交给刽子手的。”

过了好久，布特列尔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想离开那个房间。他很惊奇门户已经锁上，而且连那些通走廊的门也都上锁了。亚诺什敲门，可是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应声。他打开窗户，可是窗户外边也被一个沉重的栅栏堵住了。这一来就无处可逃了。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确实

不知道他们还要他做些什么。毫无疑问，他还要遇到新的灾难。前途茫茫，这使得亚诺什感到比起刚才所扮演的那出结婚的恶作剧还要痛苦。这个婚姻当然要由教会法庭解除。很清楚，这个婚姻不会发生一分钟的法律效力。可是还有什么诡计呢？

这个谜使布特列尔陷入烦闷的沉思之中，痛苦又充满了他的心头。但是难道没有办法减轻痛苦吗？他双膝跪下做祷告，可是他不象以前那样温和而恭顺，而是如泣如诉地说：

“噢，上帝啊，上帝！我在你面前犯了什么罪，以致你对待我这样残酷呢？上帝啊，我尊敬你。我是你的，听你的话，可是你还是这样残忍地惩罚我。”

他一想到这句可怕的话：“你们要清偿祖先的罪孽直到第七代的子孙！”他的心绞紧了。

亚诺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唉，布特列尔，我的古老的祖先，你为什么要用匕首刺死这个瓦尔德斯坦呀！你瞧，现在你的孙子多么痛苦呀！”

就在这一瞬间，有一个人在窗外窥视，但这不是布特列尔的祖先，而是乡警盖尔盖伊。

“男爵大人请伯爵大人留在这房间里过夜。晚饭会有人送到您这里来的。这里将为您准备好床铺。明天早晨我们大家都听您的差遣，今晚委屈您呆在这里吧。”

布特列尔微微冷笑了一下，向他鞠个躬回答说：

“请你回禀男爵大人，我向他请安，我将留在这里，因为没有别的出路。还请禀告男爵大人，我祝他晚安。”

于是他坐在书桌旁边给比罗什卡写了一封长信。信上开头写着：“我的最亲爱的人呀，你试想一下，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什么怪事！只是你别害怕：上帝保佑，我还活着，健康无恙，现在我详细地依次告诉你这件事的全部经过。”

第十三章

约瑟夫·维顿卡

当裘里邀请毫无疑问的布特列尔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的时候，他把神父留下来陪另一位大学生聊天。神父接受了这个委托，两位年青的有学识的人很快地热烈争论起来了。

他俩争论的话题是当时在杰姆普林，还有在其他各省贵族之间所流行的一种争论，原来匈牙利北部贵族的代表们，家里都用三种语言说话：德语、匈牙利语、斯洛伐克语，而后两种语言是一定要会说的。

为了使仆人们不懂老爷们的谈话，能说这两种语言已经够了：如果贵族是住在斯洛伐克的村子里，他们就说匈牙利话，如果是住在匈牙利的村子里，他们就说斯洛伐克话。

“这种惯例将会使匈牙利语完全消灭，”年青的别尔那特生气了。

神父立刻为斯洛伐克语辩护，而且 *per longum et latum* 证明说，阿尔巴德族的人也都说斯洛伐克语。他还补充说，他现在正以这个题目写一篇学术论文，准备把它送到巴尼亚契卡村给费伦茨·卡辛茨先生评论呢。

年青的法学家发怒了，激烈地回答说：

“那有什么，您寄去好了！他夸奖不夸奖，这个我可不知道，可是纸头对他来说总是有用的。”

可是神父并不屈服，他进一步发挥思想，说古时的匈牙利人，来到新的祖国以后，因为随身没有带来相当数目的本族女人，便娶了淡色头发的斯洛伐克女人为妻。因此匈牙利语内就出现了很多家庭日常用具的斯拉夫名称。而且完全可能，他们的小孩子是说母亲的话，而不是说父亲的话，因为他们的父亲差不多所有的时间都是骑着马，跟着烈海耳和巴托恩德出征去了。

“可能在个别情况下有这种事情，但也只是在平民之间而已。阿尔巴德族的人从来也没有忘掉本民族的语言。”

“那么为什么他们把某些省改用斯洛伐克的名称——把诺格拉德叫作诺维格拉德，把契恩格拉德叫作契尔诺格拉德，甚至把自己的官邸也用斯洛伐克名称叫作维谢格拉德呢？”

别尔那特激怒地挥舞着两手说：

“这并不重要。自古以来，人民一直是这样叫这些城市和省份的，国王所以要保留古老的名称，是因为匈牙利人对一切事物总是采取很宽

拉丁语：详尽地。

阿尔巴德族是统治匈牙利第一个公国的家族，随后成了统治王国的家族（从九世纪末叶到一三一年）。阿尔巴德公爵（840—907）是这一族的首领，他曾经联合七个匈牙利的部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这是指匈牙利族的移民。在第五世纪中叶，他们从自己的原居地乌拉尔地区迁移到黑海草原，在那里一直住到第九世纪。自八九五年至八九六年，匈牙利民族在阿尔巴德领导下，经过喀尔巴阡山到达蒂萨河和多瑙河的平原。他们所定居的地区，大致即是现在匈牙利的国土。

烈海耳和巴托恩德是武装部队的领袖，在第十世纪的前半世纪，曾对西欧及巴尔干半岛诸国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

容的态度的。老实说，神父先生，外国的神父竭力央求我们的圣斯蒂芬，也向他灌输那些对于神父有利的虚伪的政治教义，如：‘单说一种语言的民族是软弱无力的民族。’这种公式一定是某一个神父想出来的，国王只是重复说说而已，至于后世的子孙，他们只是虔诚地相信它罢了。”

苏青卡神父立刻大怒说：

“在那时候这句话是聪明话。可能，现在这句话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可是这句话却是圣斯蒂芬本人讲的。至于我呢，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因为我肯定的只是不随岁月而丧失效力的真理。毫无疑问，阿尔巴德族的人在一定的时期内是说斯洛伐克语的。城市的名称就算是人民给的，可是自己孩子的名字是父母在洗礼时选的。大家用斯洛伐克语把公爵叫作别拉，别拉不是别的，即是拉丁语‘阿尔别尔特’的斯洛伐克译语，意思即是白色，用斯洛伐克语说来，就是别拉。”

西格更加激怒了。

“应该禁止你们神父使用纸墨，否则你们会把一切都歪曲掉的！我们可怜的历史呀！你们这些神父还在最初编纂它的时候，就把它们搞得面目全非啦！科罗曼国王被人诽谤是个驼子，就是因为他反对迷信、普及教育的缘故。”

“大学生，您是新教徒吗？”神父问道。

“我是的。”

“这就全都明白了。”

“当然，您也明白为什么神父们把科罗曼叫作驼子吧？”西格轻蔑地说。

“唔，如果您认为这些话不正确，那么您给证明一下他不是驼子吧。”

“没有证明也很清楚。要是他有这种身体上的缺陷，大家决不会选举他当十字军的领袖。原来在那个时代，只有体力强壮、外貌魁梧的人，才能使部队敬畏。是啊，从那时起已经过了许多岁月，可是皇帝很长时间，还不让叶夫盖尼·萨伏伊斯基参军，因为王子是个残废。历史学家没有一点起码的逻辑知识，至今还把神父们的愚蠢捏造当作真的，这简直不堪设想。”

“年青人，您是宗教阶级的大敌！”

“我是神学校的敌人，因为他们把您教育成为一个伪君子。”

“我是上流社会的敌人，因为他们把您教育成一个野人。”

“这是什么，暗示吗？”

“随您怎么想好了。”

“我要问您……”

两个吵架的人，象两只公鸡一样，准备互相抓住对方。神父的眼睛里发出闪电般的光芒，嘴唇发抖（没有胡须的嘴唇发抖时常常可以看得很清楚）。别尔那特直冒火，他好容易才压制住自己的愤怒。这时候乡

斯蒂芬一世（997—1038），阿尔巴德族的公爵，在公元一 年称王，为匈牙利第一个王朝奠定了基础，被公认为匈牙利的开国者。

科罗曼（1070—1114），匈牙利阿尔巴德王朝的国王。在他执政的时期，匈牙利国势强盛，保卫了自己的独立，拒绝了德国侵略者和罗马教皇的无理要求。

警盖尔盖伊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里来，俯身在神父的耳边低声说：

“现在已经开始了。大家都在等您。”

神父眼里愤怒的火花突然消失了，他面孔白得象块麻布，站起身来，急急忙忙跟着乡警走掉了。

西格感到非常奇怪。现在开始了？什么事情开始了？这所屋子里的一切似乎全都隐藏着某种秘密。到处都是秘密！树叶神秘地沙沙作响；在空中、在从花匠的小住屋里升起的蓝灰色的炊烟中，都弥漫着一片神秘气氛。“唉，多愚蠢！这些全是幻想的结果，”西格自己安慰自己。

“可是，亚诺什上哪儿去了？这还是个有趣的问题。什么事情值得他同裘里谈得这么长久？要不要去找找亚诺什？”他考虑了一下，可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没有叫你而闯进去妨碍人家的谈话是不合适的。

他还在阳台上坐了一会儿，等着有没有人来。可是房子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花匠的小屋子里散发出一阵阵叫人恶心的气味，这是什么鬼东西？

西格走近小屋，看见窗台上摆着一些长玻璃管。“噢，原来是这么回事——熬油做蜡烛呢。”

长玻璃管内灌入融化的猪油，它的一头有一个细孔，灯芯就是从这个小孔里放进去的。猪油凝结，蜡烛就做好了。总之，这些事都是非常简单的。可是我们的祖先第一次看见这个发明，知道了这是一个叫作卡米斯基的波兰人发明的以后，就啧啧称羡说：“这真是聪明！”

花匠的小女儿把玻璃管拿到屋子外面去，因为窗台上摆不下。女孩子干脆把它们放在墙边的地上。

一只毛茸茸的白狗坐在一旁，脸上露出一副懂事的安静神情，一会儿望望玻璃管，一会儿望望一个躺在铺开的大衣上的人，他正在屋后面晒太阳，吃着猪油。

这只狗望了又望，它无论如何不能明白，这些被人吃掉的油，怎么又会在玻璃管里出现（玻璃管里的黄色油脂，冷却后很快就变成白色，成了食油的样子）。这个奇怪的变化对于狗是难于理解的。这只狗满腹不解，把狗脸掉来掉去，仿佛一个忙碌的乐队指挥。它专心致志地瞧着这些奇怪的事情，连在它周围嗡嗡响的讨厌的绿苍蝇，也不能使它分心。

别尔那特玩味了一下这幕滑稽喜剧，微笑了一下，暗自思忖道：“现在这只狗正嗅到一些什么秘密。事实上，它面前所发生的事情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儿，只是它无法理解罢了。我也不能理解：这座屋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哈！是您呀！西格少爷！这下子我们碰到了！”

西格听见了熟悉的声音就转过身来。那个同他打招呼的人，把刀子和猪油放在一边。

“什么风把您吹来的？”他喊道。

这会儿西格认出了这是他家厨娘的儿子约瑟夫·维顿卡。

“简直是怪事！约瑟夫，这是你，‘样样精通的能手’吗？说得正确些，你在这里干什么呀？原来据我所知，你不是在乌叶海城木匠那里干活吗？”

“我也是木匠，也是能手，而且还是这里的一个大人物呢——吃奶酪，嚼猪油！喂，我的亲爱的妈妈近况如何，她在做什么事？”

“她活着，身体健康，给我们做很好的饭。如果她知道我会遇见你的话，她一定会给你带些点心来的。”

“我要点心干吗！我吃的是烤肉，喝的是葡萄酒，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甚至还喝那么好的酒！托考伊葡萄酒，少爷！……我这里过的真是神仙般的生活哪！”

“你不是在这里当花匠吗？”

“是呀，”约瑟夫有些生气了，他用两手托着乱蓬蓬的头，又躺在大衣上。

“不，别开玩笑，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等待。”

“别的什么也不做吗？”

“随便什么都不做，只是在等待。可是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打了个呵欠，又吃起猪油来了。

“你在等什么呀？”

年青的维顿卡神秘地眨了眼睛说：

“晚上。”

“晚上吗？等晚上干什么？”

“唉，这一点刚巧不能说，”维顿卡狡猾地微笑了一下。“对不对？”后一句话是对一个绿色的坛子说的，那只坛子就放在他的脚边，有一半被一株醋栗盖没了。维顿卡探过身子，喝了几口酒，心满意足地把嘴咂了咂，又把坛子放在一旁。

“你可算不清这坛好酒酿了多少年啦！”

“约瑟夫，我看你的差使不错。我会把这件事告诉你母亲的。你在这里多久了？”

“已经十天了。”

“你老是在等待吗？”

“嘿，瞧您说的！我在这里安装一台机器，如果我的主人马通·奥特烈叶维奇看见了它，毫无问题一定会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我，说得正确些，不是小女儿，她有点儿斜眼，是年纪稍微大一点儿的卡杜什卡。少爷，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一朵真正的百合花！就连花匠也种不出来！”

约瑟夫·维顿卡是一个结实的小伙子，如果在童年时不是主人的猪猡把他的上嘴唇咬了一口，他可能还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呢。这一来他破了相，现在看来也很可怕。

“什么样的机器？这么说，你已经成了一个能干的人了吗？可是听说你完全成了个酒鬼啦。”

说这些话无非是为了打开维顿卡的话匣子。西格·别尔那特知道得很清楚，约瑟夫的脑袋很聪明。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过一次，甚至用削笔刀就能刻出这么一件小东西来。而且他本人也有很多发明。维顿卡甚至制造过这么一只钟，钟里面连一切最小的零件都是用木头镗成的，只有钟摆是用石头凿出来的。钟的机件做得十分准确，连熟练的钟表匠看了也会妒忌他的。他还花了一年工夫造了一辆自动车，甚至还试过制造一种能够飞行的机器。

在那个时代，国内有许多有天才的人物，可是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得

到成就，哪怕波若尼城的盖姆彼林 也是这样。这个工匠带着一台机器到各国去，见了一个国王，又见另一个国王，随便哪一个最强的棋手，这台机器都可以战胜他，甚至包括拿破仑本人在内。至今都没有人猜出这台机器的秘密。

约瑟夫·维顿卡很有希望，因此老别尔那特发现了他的天才，就送他到乌叶海城的木匠那里去当学徒。不过赋有天才的农民们，虽然他们的才能可以同很受称颂的美国发明家较量一下，但他们却总是无声无臭地死去：有的人在地主庄园里钉钉棺材，有的人为了向老爷弄些酒钱，就为他们的子孙做些玩具。

少爷漠不关心的话，很使维顿卡生气，他气忿地回答说：

“唔，您等着吧，您还能听到这台机器的消息。”

“在什么时候？”

“对，可能就在今天晚上！”

“晚上就在眼前，如果这台机器有些价值，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呢？可能不是你做的吧。据说有许多工匠在这里干活；很明显，你懂得一些皮毛，却还要把别人的成就作为自己的夸耀呢。如果我把这些成就告诉你母亲，她会多么高兴呀！不过我在这里不会留到晚上的。”

“您要走了吗？”

“多半要走的！”

“那么您不会对旁人说吗？”

“你自己判断一下，我还能害你吗？况且我也不准备让你母亲不高兴。”

“可怜的妈妈！啊， she 会把猪肉同四季豆做成一道多么好的菜呀！”小伙子深深地感动了。“唔，好吧，我向您说穿了吧，不过您得记住——说了话是要作数的！要不然可怜的约瑟夫就倒霉了。您走近些，我说给您听……我造成了这台机器，它能把地板放上去当作顶棚，也能把顶棚放下来当作地板。”

“约瑟夫，告诉你，你最好讲斯洛伐克语。这样我很快就懂了。”

“好的，少爷，”接着维顿卡就改说斯洛伐克语了。“我告诉您，我制造了这样一台机器，它能把整个房间移入另一个房间。”

“这是什么机器？还能放下一个房间吗？”

“不是放下！……是举起来！……其实，是一回事，肉骨头滚到狗身边，或者狗跑近肉骨头，这不是一样吗？”

别尔那特考虑了一下。

“在什么房间里需要这样改动呢？”

“在老爷的办公室里，还有上面的那个房间。我不是向您吹牛，这是一件出色的制品！可惜少爷看不到它。”

“现在谁住在上面那个房间里呢？”

“谁，谁？是小姐呀！噢，她是多么漂亮的美人儿呀！今天晚上我的机器——对老爷来说只值一个戈比——要把一个人强迫抬到小姐房间里去。魔鬼自己也弄不清。仿佛这个家伙自己不会走到小姐那里去似的！”

别尔那特象被什么东西螫了一口似的吓了一跳。现在他全明白了。

维顿卡的难看的嘴唇歪成了笑的样子，可是他突然把帽子丢在地上，用拳头打着自己的额头。

“少爷，您干吗吓成这个样子？难道我说漏了嘴吗？是不是今晚有人要把您放在这架机器里举起来？啊？”

可是西格·别尔那特顾不了回答，他一直穿过灌木和花坛，往正屋飞奔而去。

第十四章

情况复杂化

西格在屋子里毫无结果地兜了很久。这是一座很大的屋子，裘里家每一个祖先都按着自己的爱好给这些屋子加添一些建筑：有的爱好浪漫主义的式样，有的爱好“巴罗克”式样，有的就直截了当按照农村泥水匠的想法来造。

一部分不住人的房子坍塌了，有些地方墙壁裂开了；这里只是住着猫头鹰和蝙蝠。耸立在小山上的古堡，它的外形很象一个鸡皮鹤发、撑着一根拐杖的老妇人，她还在幻想着当年在鸟声啾啾、蜂声嗡嗡、叶声簌簌下所度过的青年时代。

别尔那特走遍了他所熟悉的半数住屋，打量着所有的角落，可是没有一处碰到一个人。只有一条后腿包扎着的猴子基底，躺在以前家庭女教师住的房间里的草荐上在大声呻吟。

基底亲身体验过爱情的变化无常，所以它现在再也不给谁送花了。

“喂，这里有什么人吗？”别尔那特高声问道。可是没有一个人回答他。

难道屋子里的人全都钻到地里去了吗？突然西格觉得有人在叫他：

“西格！西格·别尔那特！快到这里来呀！”

毫无疑问，这是亚诺什伯爵的声音。他喊声低沉，仿佛从地底下发出来似的，可能这只是幻觉。可是如果这真的是亚诺什的声音，那么一定是从底层传来的。这倒奇怪了，因为现在没有人住在那里——这个半地下室，先前是用来作监牢用的。的确，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城堡的先代主人中，有一个叫克罗恰伊的还施展了自己的 *jus gladii*。据说，就在现在的花房那个地方，克罗恰伊命令砍掉了自己漂亮的妻子的脑袋。

那又阴又湿的底层，是连仆人也不住在里面的。可是别尔那特记得，有一次裘里在谈话中说过，他不能忍受农民们的大衣和长衫的气味，因此吩咐把办公室搬到一层楼去，那里就是他审判诉讼案件的地方。

西格直往下跑。但是他花了很多时间，才在楼梯和曲廊的迷宫里找到了通往县长老爷办公室的道路。墙上没有一张指路的图表，可是就在走进拱形长廊的入口处旁边，西格碰到了一张用以进行体罚的板凳，旁边都是镣铐。别尔那特断定，这里一定是办公室。

他沿着黑暗的走廊靠着墙壁摸索着走去，突然之间有人大声向他喊道：

“谁上这里来？”

别尔那特不回答，依然向前走了几步。

“站住！谁在那儿走？我要开枪了！”还是那个声音警告他。

“我是西格蒙特·别尔那特，是这里的客人，”青年回答说。

“少爷，别来，上帝保佑您走开吧，这里没有您的事！”

可是西格固执地继续向前走，直到碰上了两个武装的宪兵。

“布特列尔伯爵在哪里？”他厉声问道。

“您别来打扰吧，他现在正忙着呢。过一会儿您就会见到他的。”

“他在忙什么？这里正在干着一件卑鄙的勾当！他们在跟他搞什么呀？”

“少爷，一点都不坏。我倒很想处在他的地位呢。我愿意当两年看家狗来换这么一夜！”

这些话里还夹杂着粗野的、无耻的笑声。

“让开，我得进去！”

“少爷，这一点可办不到，请原谅，别埋怨啦。”

“你们有什么权力胆敢阻挡我？”

“我们有这样的权力，凡是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的人，最好不要去！”

“举行婚礼吗？！”

原来整个的谜就在这里！现在全明白了，神父为什么来，大门为什么关，为什么把房子里多余的佣人打发掉，为什么只留下参加这个勾当的同谋犯。现在全都了如指掌了。

裘里打定主意要不惜任何代价取得这个有钱的大贵族做女婿。他倒不是个傻瓜：布特列尔伯爵的七个庄园是一块肥肉呀！可是我西格怎么没有早些识破这一点呢？！原来蛛丝马迹真够多的啦。现在就是用头去撞这些潮湿的墙壁也没有用啦。他觉得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一连串相互关联的事件。现在就在办公室里，神父强迫着布特列尔按教会的方式举行婚礼；这还不算，晚上他们还要用升降机把亚诺什吊上去，把他放在房间里同新娘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仆人们——“证人”——走进房间，以后就可在法庭上起誓，证明新郎曾同新娘在一间房里过夜……上帝啊，仁慈的上帝啊！是你在亲自管理世界呢，还是放任任何人都来干涉你的子民的命运呢？

西格热血沸腾，他疯狂地推开了宪兵。

“我要进去，谁都阻止不了我！滚开，狗腿子！”

“住嘴，否则我们就收拾您，少爷！”

其中一个名叫卡日马利的宪兵，拦腰抱住这个青年，轻松地象举起一只猫那样把他举起来，然后又象放下一个空坛子那样把他放下来。这个坏蛋把他放下以后还微笑着说：

“哼，小罐子，当心别碰破了！”

卡日马利有两只铁手，他吃他母亲的奶一直吃到三足岁。

西格想，在这里用力气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因此很快地改变了策略。

“善良的人呀，你们敬畏上帝吧！你们要知道我是一定要进去的。原来你们都在省衙门里当差，都是军人，你们一定有你们愿意为他们牺牲的伙伴，正象他们愿意为你们牺牲一样。你们究竟是匈牙利人呀！我的最好的朋友遭到了不幸。让我进去干涉一下正在那里进行的无法无天的事情吧。亲爱的朋友呀，我是对你们的良心说的！你们用另一种眼光看看吧。我这个朋友有一个未婚妻住在我们村里，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他们互相爱慕。她要是知道了这里发生的事情，她会心碎的。你们的一生里也曾恋爱过呀！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可以打死强盗，却不愿

用一个手指去碰一只没人保护的小鸟——你们不会允许由于你们的过错而使她的心脏停止跳动吧。善良的人呀，让我进去吧！为了不让你们挨骂，你们可以装个样子，仿佛你们对付不了我，我是硬闯进去的。让开吧，为了这，上帝要报答你们，我也要慷慨地酬谢你们！……”

他随手从口袋里取出四个金币，上面有圣母玛丽亚穿着王服抱着孩子的画像（这是他的母亲临别时给他的六个金币中的四个），把它们递给了两个宪兵。他们带笑推开了他的手。

“给得少了一些！”叶辛卡奚落说。“年青的伯爵刚才答应我们每人一座村庄，而您却想拿两块钱过关！”

“伯爵既然答应，那一定会给的。”

“少爷，我们都是穷人，村子我们不会讨厌的。人总是要找好地方，糟糕的是……”

“糟糕的是什么？”

“糟糕的是，手一痒，头就掉下来了。我们没有力量反对裘里老爷。少爷，您走吧，上帝保佑您。说不行，就是不行。”

别尔那特自己也明白事情不会成功，就把钱交给两个宪兵，请求允许他在锁缝里偷看一下发生的事情。两个宪兵商量了一下，答应了，这对事情没有害处，可是为了防备万一，他们抓住了西格的手。他在锁缝里一看气得咬牙切齿。这时候神父正把法衣盖在男爵小姐和亚诺什伯爵的手上。老裘里紧紧地抓住亚诺什的膀子。

“坏蛋！”西格喊了起来。“可惜我没有力量把你们这批家伙磨成粉末！”

“少爷，没有还好些。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我会高兴的，因为总算没有把我关在什么地方。县长老爷让您自由真是个大错误。如果我们不在这里，您可能要搞糟事情的。”

这些话象鞭子抽了西格一下。的确，如果把他也关在一个什么地方，那就更加糟糕。现在他总算还自由自在，而且可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在村庄里声张出去或者采取些什么行动。应该赶快离开这里。

他想到这里，就急忙沿着黑暗的楼梯和走廊走回去。当他走进院子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远处乡村的钟楼上响起了凄凉的钟声；星星在天空中闪烁着，乡间茅屋的窗里亮起了灯火。

西格·别尔那特向大门口奔去。可是大门和侧门都关得紧紧的。他肩撞拳击，全都枉然。

要爬上那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城堡的石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情，因为墙上密密地钉满了尖尖的铁钉。西格往前跑去，希望在某个地方找到一个可以爬出去的窟窿。他上气不接下气，跑遍了整个花园，可是在这堵长得没有尽头的墙壁上竟找不到一条缝。

这么说来，他也是个俘虏吗？采取什么行动呢？等着裘里，同他搏斗，打破他的脑袋，把朋友解救出来！可是理智暗示他是个弱者，只有爬过城堡的围墙才能得到力量。

“可是怎么爬过去呢？”

紧靠围墙的旁边长着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它的树梢几乎碰到隔壁花园里的栲树。如果能跳到这棵栲树上，脱身逃走，那该多好呀！这个主意可不坏！

西格是很会爬树的。他脱下了皮靴（在那个时代，老爷们也都穿着短统靴），把一根草杆穿在皮靴的纽孔里，把它们甩在肩上，便很快地爬上树去。

恰巧赶上时候，因为他还没来得及爬上树梢，就听见了裘里的严厉声音：

“四处搜查，他一定在这里什么地方！无论如何要找到他！他不可能离开这个院子！”

别尔那特的心跳得很响，他一动也不动，担心树叶的沙沙声会使人发现他。

脚步声走近了……这是两个宪兵在灌木丛里摸索着找寻逃跑者。裘里走近花匠的小屋，高声叫约瑟夫·维顿卡：

“喂，木匠，你在这里没看见一位少爷吗？”

“没有，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只黑猫。”

“笨蛋，你还是给猫噎死了吧！”

随后他们就叽叽喳喳地谈话，可是不管西格怎样细心倾听，还是听不清一句话来，虽然晚风也是向他那边吹的。

两个宪兵很快地向花园的西边走去，那里有一所凉亭和一个滚球场。西格利用这个机会，就象一只灵活的松鼠那样继续爬树（危险增大了他的力量），一直爬到了差不多和邻居的树连在一起的树顶上，他抓住一枝大树枝，勇敢地跳到邻居的树上。可是就在这个紧要关头，那根他用来缚住皮靴的草杆断掉了，一只皮靴啪哒一声掉在裘里花园里的地上，另外一只和他一起平安无事地到了墙那边，到了伊寿比家的花园里。

西格用兔子一样的听觉，听见了两个宪兵的谈话：

“嘘，什么东西咯吱一响，卡日马利，你听见没有？”

“没有，这是猫从树上跳到那边角落里去了。”

第二部

第一章

大难治愈小病

西格吐了一口气，觉得舒服多了，不过丢失靴子使他感到懊丧。他清楚地设想到，赤着脚走路，看上去是多么令人可笑；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可能穿着一只靴子，跛着脚走路，象贺拉斯在《Ars poetica》中那样，勇敢地把短长格诗和长短格诗混在一起。西格深思了一下。唉！这是个不祥之兆！现在他能拿什么去帮助亚诺什呢？一个人，即使他身上穿戴的是破衣烂帽，但终究是一个人。不过要是一个人赤了脚，即使是拿破仑，那也会变成不是拿破仑的。西格拚命追溯过去的史实，他想遍了全世界的历史事件，只找到一个足以使人安心的、相同的事件：从前有个米哈依·杰烈基，有一天，他从战场上逃回来，突然陷在泥泞里；后来总算把脚拔了出来，可是无论他怎么用力，那只长靴还是拔不出来，遗落在那边。

西格想道：“有什么办法呢？失掉也就只好失掉了。不过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赶快离开此地！”他偷偷地潜过伊寿比的花园，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一幢房子旁边。

从院子里一直穿过去是很危险的，因为那边来往的佣人很多，所以西格就紧靠石墙，绕着房子跑去。他向一个唯一的、亮着灯光的窗洞里望了望，看见伊寿比家的大姑娘坐在桌子旁边，和一只白毛狮子狗逗着玩。她温存地抚摸着那只小狗，并在它的头颈上打了一个浅蓝色的蝴蝶结。这时，西格无意中想起了那只猴子的故事，于是他就想起了一个恶作剧：把那只剩下来的、现在已经毫无用处的靴子，放在窗口上作为人家猜疑的资料！

西格又往前走了两三步，到了大路上。现在他象一只出笼的鸟儿那样自由了！但是他应该做些什么呢？去告诉谁呢？向谁去求救呢？这儿的人都依靠裘里生活，因此他们害怕对自己有所不利。

西格仔细考虑了一番之后，就朝那个可敬的托特的小饭店那边走去。对西格来说，在七高八低的石子路上行走，是件很艰难的事情，但他还是急匆匆地，喘着气，继续向前走，（他决定不拔脚飞跑，恐怕引起人家的注意。）那些迎面过来的人，都在黑地里惊异地偷看着，由于听不出西格走路的声音，因此都以为他是个赤脚的流浪汉。

小饭店只有一个小窗里有亮光。西格上前敲门时，托特正好想脱衣睡觉。托特的妻子躺在床沿上吸着烟，她在床的靠墙那边，给自己的丈夫留下了一块睡觉的地方。

“是谁啊？”托特将窗户稍微推开一些，问道。

“是我，一个过路的大学生。”

拉丁语：诗的艺术。

米哈依·杰烈基（1634—1690），伯爵，政治家兼统帅。根据历史记载，一六七二年，他和自己的部队突然遭到索特玛尔省德国驻军的袭击，后来他幸亏及时逃跑而免于罹难。

“啊！我一听就认出你的声音。我马上来开。约翰娜，你把钥匙拿给我，它放在你的枕头下面。”

托特先生拿着蜡烛走了出来。他领着大学生走进店堂之后，发觉西格赤着脚，感到非常惊奇。

“啊！发生了什么事可怕的事件，糟透了的事情了吧！”

于是西格就详细地将所发生的事情向他叙述了一番。

这个矮小善良的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听了些什么。他总是搔搔后脑勺，并随着西格叙说的节奏，频频地摇着头。他的两只手也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他睁着两只眼睛盯住西格——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小饭店主人激动得非常厉害。

“又是这些神父！所有的坏事都出在神父身上！”主人愤怒地叫出声来，但又立即用手把嘴掩住。“嘘！说轻些，不然我老婆会听见的；她这个假仁假义的家伙睡在隔壁房间里。根据全部事实来看，那个神父的确是个恶魔的仆人！怪不得人家不许他上门。这当然是因为他干过什么勾当，所以老是被人家赶东赶西的。对，只要我们活着，一定可以看得得到。这种事情不可能瞒得很久。不出九个月……哈哈！”

“你在说什么？”西格惊奇地喊着（这个可怜的人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你真这样想么？……”

“我正是这样想的。大家都知道，一个人作孽不会没有根由的。紫罗兰是从它的种子里发出来的，白菜、马铃薯都是从根里生长起来的，而人的罪过也是从其他罪过中产生的，假如男爵是由于贪财而作出那种事，那末神父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敢于作出这样冒险的事呢？不过请你相信我，现在那些男爵夫人和男爵小姐都象人类的祖先夏娃一样，是用假的筋骨造出来的。可惜上一次你没有尝到我的小鸡的滋味。哎哟哟！你现在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首先我要解救我的朋友。”

“那你有多少兵和炮呢？”

“我什么也没有。不过我来你这儿，想请求你借给我一匹马，让我骑到帕塔克去，亚诺什的保护人——法伊住在那边。法伊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假使可能的话，还请你借给我一双长统靴子。”

托特听了这些话，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摇摇头说：

“靴子我不借，虽然今天从塔里来了一个皮鞋匠——吉巴拉先生，他给我带来了一双新的软羊皮靴，而且是一双适合公爵穿的靴子。可是……可是，如果裘里知道了我把靴子借给你，那明天他一定会把我连人带货全撵出村子去……那马，我也不能借给你，不过我可以替你出个好主意：你去偷走我的一匹马；同时在那个马厩里，你还可以找到一副马鞍子，它挂在钉子上。”

“怎么？！我得去偷马吗？”

“唉，我告诉你，我们俩都是贵族，当然是可以互相了解的。那匹马你以后可以还我，但必须叫全村的人都知道，有人偷走了我的马，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马上去把看守马厩的人叫来，要他用药膏在我的背上按摩一下，因为这是我今生不能缺少的、唯一的人间乐事。你先在柱子后面躲一躲，然后走出来，拿一支蜡烛，就能安心地把马鞍装

在一匹灰马身上。静悄悄的一溜，连个影子都不会有！你知道，有人替你在背上按摩，那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啊！对啦，为了要按摩得好，首先要吃得饱饱的，这就是所谓 *Sine qua non*，不过我的肚子经常不舒服。唉！……可是那些神父呢？嘿！神父们！决不能叫我不想这件事。”

西格同意了小饭店主人的建议。要是他不同意又能怎么样呢？一切事情的进行，都跟事先所布置的一模一样：店主把看守马厩的人叫到屋里，然后西格就偷偷地潜入马厩，他在那里很快地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把马备上了鞍子，过了几分钟，那匹马已经轻快地驮着他，在往彼得拉霍的路上奔驰了。

在彼得拉霍的后面是一个现在名为约瑟法尔伐的村子。那时这个村子不叫这个名字。而且总的说来，那时候整个杰姆普林省看上去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现在全省的辖境以它的地形来说，俨如一只过膝的长统马靴（别奇—乌叶海城的拉科西就是穿这种长统马靴的），但在上个世纪初叶，它象一个裹在襁褓中的小儿。匈牙利朝廷的剪刀把居住着库鲁茨人的那些令人可爱的盆地和山地的边区地带剪成了许多小块。蒂萨河外的地区，维施、凯聂兹廖和扎耳柯达等地附近以及偏南的地区，如：巧勃达、拉丹和塔尔陀施都划归萨波利奇省。乌恩克省当时也划入了一些地区，其实是与辛那依斯基县对换的。当然人们还是留居在原地。并且他们想的、感触的、留恋的还是一如往昔。不过现在他们都不到乌叶海城贵族议会那边去聚会了。因为城里的那所黄色议会大厦，现在成为一只黄蜂巢了，革命活动的种子都在那儿发育滋长。

在约瑟法尔伐村，西格遇到了一个熟悉的、从帕塔克城来的马车夫——契烈彼施老爹，他运来了一车空蜂箱，歇在小饭店旁边喂马。

“喂，帕塔克有什么新闻吗？”西格问道。

马车夫把一些最新的消息告诉他：今天天亮的时候，在鲍特罗格河边，有人发现了一具被人谋杀的尸首，为了这件案子，副省长——贵族泰马施·西尔曼先生就在今天到帕塔克去了；现在他还在帕塔克。（西格肯定，“这是天意把副省长派到那边去的。”）

“副省长不住在伊斯特万·法伊家里吧？”西格问那个老马车夫。

“是的，他住在乡长家里。伊斯特万·法伊先生的心绪非常不好，所以连请都没有请他……”

“我想，他不会出什么乱子吧？”西格吃惊地问道。

“这很难说……”契烈彼施嘟囔着说。“问题在于他老人家从国外订购了一千福林的郁金香根……”

“这我知道，从荷兰买来的。那封定购信还是我在复活节前亲自给他写的。”

“噢！怪不得那些郁金香根都用棉花裹着，装在特制的箱子里，由邮局寄来。法伊先生本来打算在今天栽种；他把那些根拿到花园里，放在花匠住的那间小茅屋的窗口上以后，就亲自去给那些海外来的植物准

拉丁语：必要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十八世纪匈牙利执政者自从镇压了库鲁茨人的起义以及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签订了萨特玛尔和约（1711年）之后，即任意改变匈牙利历史上早已肯定的各省的疆界，以期削弱库鲁茨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反抗。

备栽种的土地了。正当法伊忙着整理苗床的时候，恰巧有一批在他的花园里做临时工的斯洛伐克人正要去吃早饭。这是必然的，其中有一个斯洛伐克人看到了那些郁金香根。他悄悄地走近窗口，把那些郁金香根一起捞了下来，分发给每个同伴。他们把郁金香根切成一片一片，就大嚼起来了！”

“啊哟！他们的肚子都要闹鬼啦！”

“少爷，现在您可以想象得到这位可怜的法伊先生是如何大发雷霆的。不过最奇怪的是，那些斯洛伐克人吃了郁金香根并没有肚子痛，而开始肚子痛的却是他老人家。”老契烈彼施惊奇地扬起双眉补充说，“他的身体情况很不好，我告诉你……”

“这恐怕是他气恼的缘故。”

“后来他被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嘱咐他要用热水袋焐肚子。这个消息马上传遍了全城。当然，大家对这位善良的先生既感到好笑又觉得可怜。而副省长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就决定住到别人的家里去。嘿！他的四匹马可真不错啊！叫人看看也舒服！”

“谁的马？副省长的马吗？”

“是啊！它们一下子都昂起头来！看来，它们都习惯于在大草原上奔跑吧？”

“我想是这样，契烈彼施。”

“你知道，那些草原有多么广阔吗？”

“那草原真是大得不得了，单程跑一次就有从这里跑到帕塔克那么些路。”

“让那个红龙虾见鬼去吧！”契烈彼施激动地说，“红龙虾倒的确很能巧妙地使弄它的螯子呢！”

西格大笑几声，往灰马身上抽了一鞭，飞也似地朝帕塔克那边驰去，他在路上停也没有停过，一口气直跑到法伊的庄院里。西格跑到目的地时，公鸡都还未啼过，那就是说还没有过半夜。

这时，老乡绅法伊还没有睡觉。他坐在楼上书房里的一张安乐椅上，苦恼地叹着气，为丢失郁金香根而抱怨不息。这位热心于园艺事业的人心灵上所受的打击，几乎使他失去了理智。

他听见马蹄声，就往窗外张望，但是由于他的目光已经迟钝，所以没有认出西格来。

“这是我！亲爱的姑父，是我！”

“这么晚，”法伊用痛苦的声音回答着。“好吧！孩子们，躺下睡吧！别来烦扰我，我在生病，现在我的肚子上有水蛭。如果你们肚子饿，那就去唤醒女厨子，因为你们可怜的姑母刚躺下。”

“我是一个人来的，庇施塔姑父。”

“那末亚诺什呢？”

“亚诺什遭到灾难了。”

伊斯特万·法伊一听到这句话，立即把自己的病痛忘记了。他这个人是属于小灾受不了，大难挺得住那种人的。法伊痉挛地立起身来，拉开喉咙，叱骂西格：

“唉！真该死！还不赶快进来告诉我！”

西格立即跳下马来，走进房间里，房里点着两支蜡烛，显得很昏暗。那老头儿的额上戴着一顶保护眼睛的绿色帽檐。

“见什么恶鬼啦？”法伊惊异地说。“你的两只脚怎么啦？我看不见你的脚步声。”

“我赤着脚，庇施塔姑父。”

“你怎么啦，发疯了吗？”

“上帝保佑，我只是没有穿靴子，因为我在逃跑出来的时候，把靴子丢失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从什么地方逃出来？好好地说吧！要简单明了！”

西格不得不把全部事件从头到尾重新说一遍；当然他所说的就是上面所写的一切，只不过西格叙述得比我还要没有头绪，但这并不奇怪，因为老头儿常常打断他的话。他大声叫骂，用拳头敲着桌子，好象要揍西格几拳似的。

“你们到那边去做什么？笨蛋！你们这是活该！难道你们看不出那是一个圈套吗？你别给我辩解啦！你也该想想，你是一个伯爵！可是你做了一只驴子。要是我看见有宪兵来迎接我，那就应当知道不该上他那儿去。对那种异乎寻常的殷勤招待，你们怎么一点不怀疑呢？难道你们没有想到那个不受人欢迎的神父为什么出现吗？两个肩膀扛一个头，连这种事都不懂。连打算灌醉你们都看不出吗？亚诺什究竟被带到哪儿去了？……唉！你终究是个傻瓜！靴子也是这样，既然你要爬树，那就应该把靴子拴得牢一些。幸亏你还没有伤风病死。不过现在的损失并不太大。好吧！你快去把鞋子穿好，我们马上就动身！真是一件可怕的、能够轰动全国的丑事！我的天哪！多丢人的事，真是肮脏透顶了！”

老头儿说完话，立刻把束在肚子上的绒围巾和各种保温器全部拿掉，他终于仍旧成为一个身材瘦削而匀称的人。当他的手触及水蛭时，就毫不留情地把它们从自己的身上拉了下来，并埋怨说：“我的血给你们吃够啦！亲爱的！”他狠狠地把它们扔到窗外，似乎它们已经不再是他在血统上的亲属，而是最恶毒的敌人。后来，老头儿扣好衣服上的钮扣，披了一件绿色大礼服，戴上一顶帽子，拿起一根镶有鸭头式银顶的手杖，两个口袋里各插下一支手枪。

“好！现在就上副省长那儿去吧？现在 *Periculum in mora*。警卫队一定要在今天晚上开到辽斯克村。”

在甬道上，有一个打扮得象从前库鲁茨人似的老仆人马杰·巴克沙在那儿用鞋油擦长统靴。他看见主人打算出门去，就非常吃惊地拦着主人不让走。

“不！老爷，”仆人咕哝着说。“这是没有好处的，眼看已经夜深了，难道还能够往城里跑吗？我不让你去，你在生病，请你躺在床上吧！不然的话，我就马上报告夫人。”

“不，你不能这样做，老糊涂，”伊斯特万·法伊对准他的耳朵大

拉丁语：好象是在拖延死亡的时刻。

旧时匈牙利合法的武装力量（警察、宪兵、军队）均称作警卫队，归国家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统辖。

喊。（因为这个老仆人从前听惯了大炮的声音，所以耳朵有点聋。）“不能这样做，懂吗？这是一件军机要事，今晚上我们要去惩治一个恶霸。这可不是几根郁金香根的事！懂吗？嗯，我说了些什么？”

为了检验一下仆人是否正确领会了他的意思，法伊一定要他的仆人把自己说过的话重说一遍。

老马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他的主人已经不再为郁金香根的事而不愉快了（大难治愈了小病）。

他回答说：“你说这是一件军机要事，叫我别去报告夫人……”

“而且，要是她在半夜里打铃，问起我来，那你就告诉她，我正好好好地睡在床上。好！我问你，现在老爷在做什么？”

“老爷正好好地睡在床上。”

“你真聪明，马杰！可是你揪住我的大礼服干什么呀？你想把我拉住吗？请别用你那粗大的手指来碰我，不然我就要给你的后颈几下子。”

第二章

警卫队

他们急速地走上大街。法伊先生忘记了自己的痛风病，轻快地迈着老掷弹兵矫健的步伐。

四周的一切都说明副省长和他的客人们都还没有睡觉。有许多人在乡长的豪华住宅四周走来走去，所有的窗户都被灯光照得通明。女人、大姑娘和小伙子，以及形形色色爱看热闹、好管闲事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了，其中有一些人是想见一见副省长本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从窗外看得到副省长的）。另一些人是来听音乐的。乐声悠然从那些敞开着窗户里传出来，而且声音清晰得就象还没有被老爷们的耳朵听过似的。那是不足为奇的，由于小提琴奏着哀怨动人的曲子，年青人的心灵都感到十分忧郁；有些比较胆大的人，就乘着黑黝黝的夜色，搂着一个美貌女伴的腰，在街上翩翩旋舞，直到有过路的马车驶过，无法再跳的时候才停止。

在乡长庄院的大门前聚集着许多身材匀称的骠骑兵、宪兵和贵族侍从。他们和那些最大胆的、爱慕军人的年青妇女尽情地欢乐着。妇女们逐渐走近灯光通明的窗口，因为在那儿可以让人家看清楚自己的脸庞，这也就大大地有助于施展她们的娇态，燃起骠骑兵的爱情。

宽敞的庭院里停满了大大小小的马车和老爷们各种各样的车辆。聚集在马厩旁边的仆人们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谈论着全省贵族的是非。

杰姆普林省的副省长是一个大人物，他真可以与太阳相比；他的后面经常跟随着一大群游来游去的星星，这就是他的侍从。当然他之所以到帕塔克来，并不光是为了那桩谋杀案，而是正好凑上他定期出巡的日子。因为每逢春秋两季，他一定要到他所管辖的省内几个大地方视察一番，如：帕塔克、霍孟那、托考伊以及列列斯的普烈孟特烈依修道院。凡是他到达的地方，人们都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某些地方还鸣放礼炮，以示欢迎他的到来。他的出巡行列十分堂皇华丽；一辆四匹青鬃马曳引的马车，驭座上坐着一个马车夫和一个穿猎装的侍从；车厢后面踏板上站着两个骠骑兵，行列的旁边有一个马夫。第二辆马车上坐着一个家庭医生，因为副省长他老人家唯恐中风，因此他一定要当着医生的面吃饭喝酒（这样可以叫医生做他的生命保证人）。与医生同车的是两个波兰食客。副省长常常随身带着他们两个人一起进出，因为副省长喜爱同他们打诨说笑。其余伴随他同行的老爷们也都配备着最好的马匹，所以说，这么一队出巡的行列，同时也是一个展览纯种骏马的马匹市场。庭院里整天进行着各种热闹的交易：如客人们选择和交换马匹，签订合同，给马匹配上各种不同的马具，乘着车兜一圈，然后又卸下马具等等。

今天附近所有的贵族也都在这儿会齐了，如：密里采尔、陀古舒、庞尼施、杨托、吉兰尼和谢密烈，鲍陀家的两个孪生巨人（若说这两个壮健的年青人是由一个母亲同时生下来的，实在很难相信，倒不如说是两个女人共同合作把他们一个个地生下来的），以及那位身材匀称、姿态优美的宪尼（农村姑娘们一听到宪尼马车上的马具发出音乐般的声音时，都会抛下面团，带着一手面屑赶到大门口来看一看这辆飞驰而过的

轻便马车)。

不可救药的赌徒象秋天的鹞鸟一样，也都飞到这里来聚会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总是有人搞起大规模的赌博，何况赌徒的嗅觉都非常灵敏。他们之中早已有人很精确地知道，副省长将要来到帕塔克。依勃蓝尼一家、凡杰尔那特伯爵、庇利希和魏盖依都还是昨天开始动身来的；其实有人说庇利希到了半路上又回去了，因为在鲍尔施附近有一只兔子从他的车子前面跑过。他见到这个恶兆以后，认为还是回家自己摆摆牌阵来得好些。宾客中间也有一些令人尊敬的博学之士，例如，本省的法官安泰·西尔曼和菲林·卡辛茨，他们可以迫使每个失言者面红耳赤以致无话可说。

晚上，那些大人老爷们除了打牌作乐，还能干些什么呢？宾客们早已离开了堆满食具的大餐桌，七零八落地坐在牌桌旁边。管理勃烈倩里姆公爵领地的总管老爷阿姆勃鲁施·巴拉什哈齐，常常慷慨地宴请省内的一些官老爷，可是他把那些费用都记在领地的支付帐上。今天他不断在贵宾们面前致歉说：

“各位先生！请你们原谅我，今天邀请你们光临舍间，只有一点家常便饭招待各位，我无法将斯洛伐克人今天在法伊先生家里所吃的早餐那样珍贵鲜美的菜肴招待各位。”

这些高贵的老爷们其实已经吃得酒醉饭饱，所以都很乐意地见谅于他，同时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嘲笑郁金香根的事，特别是那些赌博的胜利者。

屋主人也很关心那些赌运不佳的人。他把放在一间绿色房间里的一只大铁箱打开来，那个房间是贮藏领主金银钱币的库房；现在屋主人将铁箱开着放在那里，并大声向大家宣布（他自己也准备到后面的房里去打牌）：

“谁需要，就到这里来借！”

要表现慷慨大方，当然对他来说是毫不费力的。在那个时代里，还没有出现过穷贵族、骗子和舞弊的人；至于运气不佳的赌鬼倒是很多，他们也常常乐于去光顾那只铁箱子，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箱子里拿到钱；要是派个人在旁边看着他们拿，那就不体面了。同时我们这位使人尊敬的阿姆勃鲁施·巴拉什哈齐先生也断定，宾客们都能按时将赌债还清（当场放入箱中或是以后送来）。到最后算起总帐来，库里的钱钞总是一文也不会少的。

赌博已经进入最炽烈的时刻；一缕缕的鬃发乱蓬蓬地披散在额角上，胡须无力地下垂着……正当这个时候，门突然大开，我们的法伊先生和西格·别尔那特的陪伴下，犹如半夜的幽灵走进了大厅。

大家都高兴得从座位上跳起来，因为法伊是省里一位很有名望的人士，一个有财有势的老爷！曾经有过两次大家都一致要选他当副省长，不过他也作了两次声明。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对他的候选资格觉得不合适，那就请举手表示，然后他就可以拒绝这个崇高的荣誉。在贵族会议的代表当中是不会有举手的人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有，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加尔谢地方的贵族立刻会把那举手的人弄死。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爱戴法伊，而是因为他们的常常发痒，需要杀死几个人的缘故。

副省长丢下牌，向法伊奔过去，想用亲属的礼节拥抱他（法伊是副省长的舅舅），可是却被那威仪十足的老头儿以严肃的姿态制止了。法伊向副省长深深鞠了一躬，大声说：

“副省长老爷阁下：我不顾自己的病痛，深更半夜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拥抱，而是为了到你副省长这儿来请求审理一个案件，维护正义，制裁和惩办一个恶棍。那个恶棍竟敢公然扣押我的干儿子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同时那个恶棍与一个无耻的神父朋比为奸，不顾亚诺什伯爵已经与别的女子订过婚，仍强迫我的干儿子跟他的女儿结婚。”

有几个人听到这个新闻，顿时屏了一屏气，齐声喊道：“他是谁？这个恶棍是谁？”

“无论他是谁，他是在跟自己的头过不去！”副省长冲上来说。

副省长的话讲得十分郑重，使得大家每秒钟都感觉到他的话是那么的份量，好象许多刀剑挂在大厅的圆顶下面铿锵作响。

但是法伊的头脑并未因此而有所糊涂。

“尽管这个亵渎神圣的婚礼已经举行；尽管我那业已成年的干儿子现在是贵族议院中一个合法的委员，直到如今，他们还是监禁着他，强制他在新娘的寝室里过夜。”

副省长惊叫着说：

“这真是可怕极了！这件事是谁做的？”

“这件破坏圣规的事发生在辽斯克村伊斯特万裘里的家里。”

听到这个消息，全厅顿时慌乱起来；大家都压住喉咙一声不响了。副省长本人也不知所措地抓着后脑勺。

“裘里，嗯……裘里？活见鬼，是裘里？……一个很有财势和狡诈阴险的人，他的家族很大……我们究竟怎么办呢？”

“我请求你派警卫队去，而且要快；应当立刻到辽斯克村去把我的干儿子救出来。”

“但是夜已经很深了，庇施塔舅舅，”副省长哀求似的说。“难道现在能派警卫队到贵族家里去吗？”

“敬爱的副省长，上帝在晚上是不合眼的，所以司法的人也就不应该打瞌睡。”

副省长真的慌张起来了。最初，他找了一些推诿责任的话，结果反而引起了法伊的恼怒；副省长的面孔红得象西尔曼家徽上的那只龙虾一样，而法伊则怒气冲冲地用拳头敲着桌子。

“好吧，你到底是想立即派警卫队，还是不再想当副省长。这个话是我老法伊说的！”

威胁发生了效果。副省长屈服了，并开始去安慰怒气冲天的法伊。

“哎哟，庇施塔舅舅，我要说的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舅舅，当你一提出上帝在晚上是不合眼的时候，我就在考虑你的话。是啊！他老人家不睡觉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不是三年一选选出来的，他永远在我们头上！不过，我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想什么，只有你在发脾气！喏，请你别这样严厉地看着我。我又没有吃过你的郁金香根！当然，裘里那边，我们是要去的。而且我立刻就要去。宪兵、轻骑兵，上马啦！真是巧得很，我们的县检察官、两位警察局长——康陀和巴洛栖、陪审官普基和特拉魏茨基都在此地。现在立即备马出发吧！”

命运——这邪恶的东西——简直把计划都破坏了；打牌的人停止了已经开始的牌局，一个个从自己的小桌子旁边站了起来。为了这件事，后来他们骂了好几个星期；有的人谩骂法伊捣乱他们晚上的娱乐，有的人谩骂裘里引诱亚诺什进这样的圈套，而且也有谩骂亚诺什的人。“他还需要些什么呢？马丽亚做他的伯爵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他们所以这样谩骂，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牌局刚刚摆开。那些已经赌赢的人深深地叹着气，盘算着，如果裘里的女儿马丽亚能再忍耐一下，多做一天处女的话，那他们不知可以多赢多少钱哩。真是悲哀，这些赌徒都是这样自私、无耻的人物！

二十个左右的宪兵和轻骑兵跃上了马鞍。警卫队出发了。看上去是整整的一个小队。在黎明前静寂的空气中，大地好象在马蹄下呻吟和发抖。

老爷们都坐在马车里。法伊和副省长一起坐在前面的车座上，西格面对着他们坐着，并详细地向西尔曼叙述着整个事件。西尔曼愁闷地想着，明天他一定要写一篇长长的报告书。这件事交托给哪一个陪审官去办理好呢？谁是他最憎恨的人呢？

这是一个美妙的春天的夜晚；大地似乎梦幻着恋情，太阳的初吻给它带来了安逸和幽思；由于大地具有慷慨的心情，它已经把这一切告知了人们。树林也在沙沙地谈着情话，树枝上萌发出许多嫩芽，一阵阵饱含着馥郁的槐香的春风，顽皮地在地面上拂过，吹得人们神迷心醉。一切都充满着懒洋洋的倦意和快感。

东方的天色开始起了变化；当这队人马到达彼得拉霍的时候，天边已经开始发白。黎明前的晓风好象在卷动天边上的一重黑幕。粉红色的云朵，如火花似的向四边奔放。人们的心灵里充满了一种十分崇高的感觉。看起来，曙光好象一块变幻莫测的白台布绷在天空上，在这块台布上不久就要有一只金盆子——太阳——开始发出光芒了。

“天亮了，”副省长说。

“快一点！要赶快一点！”法伊焦急地催促着。

骑马的人用马刺敲着马，竭力想追过马车。他们就这样争先恐后，飞速地奔驰着。

这时，天色更亮了。终于，男爵的庄院隐约地在树林背后出现了。

西格突然喜出望外地喊道：

“这是他本人呀！你们看，他来了！”

越过一片绿油油的麦苗，麦苗上面覆着一层象浆糊一般白茫茫的浓雾，有一个人朝他们这边奔过来。

那个人根本没有考虑到哪儿是田垌，哪儿是农作物，没命地跑着，甚至有时就一脚踢在泥块上。

“这是谁啊？”副省长问。

“这是亚诺什，上帝保佑，是亚诺什。”

西格在车座上稍微欠起身子，挥动着手帕。

“这可好啦！”副省长松了一口气，低声说，“Deo gratias！”

他感到十分满意，现在他已经没有必要去干预这件事情了。

是的。这的确确实是亚诺什伯爵。可是他成了什么样子啦。可怜的人！脸上毫无血色，一头乱蓬蓬的头发，没有戴帽子，浑身打着抖。

两个老爷立刻跳下马车；副省长亲自赶上去迎接亚诺什，在没有跑近之前，他就用拉丁语喊着（他的目的是要使随从们听不懂他的话）：

“Consummasti matrimonium, domine frater?”

那青年一双困倦的眼睛里突然烧起一股无名的仇火。

“Non, domine vicecomes, nec corpus tetigi.” 他喑哑地说。

法伊感激地看着天空说：“愿老天多多赞颂上帝吧！”他激动得下不了车，一动不动地坐在车上，如同一尊神像，眼睛呆呆地直往前面看着。

“一切都好啦！”副省长说。他很满意地挥了一下手，犹如抛掉一些用不着的公文一般。

“一点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剥过皮的橘子，总还是整个的，如果目前不让人家的牙齿来碰它，那将来甚至连希腊人也会把它当作宝贝收回去的。对于这种婚姻，神圣的教会法庭一定会按照第二次公告的规定将它废除的。整个事件是毫不值得介意的！何况除了你的帽子以外，什么也没有损失，亚诺什伯爵。请坐上我的车吧！这旁边是西格，此地是你干爹……庇施塔舅舅，你怎么啦？”副省长对法伊一看，惊恐地喊道：“你的大衣上有血！”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法伊象一个做出了一项重大发现的人那样，高兴地喊着。“怪不得我的身体这样衰弱，真见鬼！当然罗，现在我明白啦！昨天晚上我把水蛭放在身上，后来匆匆忙忙走出来的时候，没有用火绒把伤口粘好。请你们快些给我找一些火绒来吧。”

那时候，每一个生活正常的人，身上都带有火绒。他们在动身出门的时候，必然随身带上火石、火绒、打火铁、百宝箱的钥匙和一把钢的削笔刀。法伊先生迅速把身上处置好，而副省长也在那个时候发出启程回去的命令。现在警卫队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副省长是准备来营救伯爵出地狱的，但现在伯爵先生已经自由了（这位老先生很爱高声谈话，只要不必对那些话负责任）。关于这一点，副省长在回去以后，还得写一份正式报告书，因为现在可以预见到，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的。

亚诺什在坐进车厢前，请求副省长派一个骑马信差给他，好让他送一封信出去。

西尔曼从轻骑兵当中叫了一个人过来，于是亚诺什就把一封分量很重的信交托给他。信封上写着这样一个地址：“鲍尔诺茨城，我的亲爱的尊敬的未婚妻比罗什卡·霍尔瓦特收。”

“这封信你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法伊问。

“昨天晚上。”

“在那边，在城堡附近吗？”

“是的，在那边。”

“这样说来，你们没有在一起住过？”他继续问。

拉丁语：我亲爱的兄弟，你的婚礼举行完毕了吗？

拉丁语：没有，副省长，我对婚礼甚至理都没有理过。

“不，住过。”

“你别回答得象药铺子里给你开药方那样简单。你好好地一件件按着次序讲吧！”

亚诺什，正象其他人一样，如果谁处在他的地位，也一定会因为发生那些事情而搞得昏头昏脑的。结果，他就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讲起，叙述他们如何到裘里家去，那个人如何灌醉他们等等。

“好吧！这事件的整个内容我们基本上已经明白了，回头我们再详细谈吧！不过，现在你把你在举行婚礼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讲一讲。”

“一切事情都是预谋的。那些被裘里收买的以及知道自己在那出戏中扮演什么角色的仆人们，突然都一个个不见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被反锁在楼底下的一间所谓办公室里。过了些时候，有一个仆人给我拿来一顿晚餐和一叠被褥。我揪住他的脖子，想掐死那个混蛋，因为他在那出戏里扮演了一个见证人的角色。但是我看见门背后站着—个武装的警卫，这也就是说，我要逃跑，也是没有希望的了。”

“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吗？”西尔曼很感兴趣地问。

“不知道。”

“谈下去吧！”

“当那个混蛋滚出去以后，我又写起信来。我忘了告诉你们，在举行了那个白痴式的结婚仪式之后，我就坐在房里写信给比罗什卡。这封信费了我好几个钟点，几乎到十点半才写完。我把这个深恶痛绝的事情全部写在信上。可是我的悲痛好象一只无底的桶。我痛苦得失去了知觉，倒在安乐椅上。我进入了蒙眛和昏迷的状态。我的眼睛睁着，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对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即使我能明确的理解，但知觉已经失去它的作用。我突然感到自己被吊到空中去，不过我当时处在昏迷状态中，这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在我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听见有人在我的身边啜泣。我立刻跳起来，并且被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幅景象惊愕得不知所措。房间里，在一只铺有白色花边网纱的床头柜上点着两支蜡烛。男爵的女儿伏在床上，悲伤地哭着。这是幻象，还是梦境？难道我是在这间房里过夜的吗？蜡烛本来是点在书桌上的，而且并没有这样的床铺。我开始渐渐地清醒过来，知道这不是我原来睡的那间房间，他们是用一种机器把我抬到这儿来的，他们所玩弄的那出喜剧的最后结局就是如此。”

“嘿，这些畜生！”副省长弹了一下舌头说。“挺有趣的境遇！那末你对这个姑娘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我甚至连看都不去看她一眼。”

“慢着，她是光着身子，还是怎么的？……”

“不，她穿着衣服躺着，把脸偎在枕头上哭。”

“嘻嘻，她的品貌不错吧？上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含苞未放的花蕾哪！”

“十分漂亮。”西格回答着说。

“亚诺什伯爵，你血管里流着的完全是冷血！”

“纯洁的爱尔兰人的血液，”法伊打断他们的话，说道。“姓布特列尔的

人都出身于爱尔兰。从前他们都是山羊哺育大的。”法伊常常爱用

这句笑话逗引他的干儿子。

“那末姑娘也不想和你谈话吗？”副省长再三追问着，他非常喜欢打听别人的秘密，即使对自己并无任何益处的秘密，他也爱打听。

“是的，依我看，她有两次想同我讲话，把手从背后向我伸过来，我得承认，要不是她的行动活象一种没有经过好好排练的表演，她一定会感动我。她含糊地说：‘请原谅我！是他们强迫我的！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情愿的……’我回过脸去背着她喊：‘夫人，你绝对不要和我讲话，我不承认你，我甚至连你的声音都不要听，绝对不要！’我的脸朝着外面，在窗户旁边整整地站了一个通宵。我曾想敲断铁栏杆……”

“我跟您说，花烛之夜是最美妙的一个晚上！”西尔曼晃了晃脑袋说。

“这么说，你敲断铁栏杆了？”法伊问。

“这对我是力不从心的。”

“那末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很简单。天亮的时候，房门开了，轻轻地走进一个头发花白的仆人，我在裘里家还没有看见过这个人。他问，是否要把衣服拿去洗。我回答他说：‘难道您没看见我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吗？’在他后面又有一个很漂亮的侍女探进头来说：‘伯爵夫人，请您吩咐，是不是在床上进早餐？’那时候，我完全明白，为什么要把我吊到楼上来，就是为了使那两个新的‘见证人’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只老狐狸布下了一个多么狡猾的计策！我猜想，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在这出戏中显然已经结束，以后我就自由了。我穿过那扇敞开着房门走了出来，绕过饭厅，跑到楼下，直朝院子外边跑。那时，大门也豁然打开了，于是我就光着头拚命往外跑。”

“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至少也得把那个侍女辱骂一通，应该对那个强迫和你结合在一起的新娘，报一下仇。”西尔曼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报仇总是令人愉快的，尤其是用这种方式！”

法伊下结论似地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过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对裘里那种横行不法的行为如何狠狠地报复他一下。应当把裘里造孽的灵魂放到热锅里去煎一煎。决不能白白地饶恕他的这种勾当。”

“我亲爱的保护人，我害怕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

“你一点也不用害怕。要忍耐，也只有忍耐。让我来办理你的事吧。”

亚诺什垂头丧气地犹豫着说：“这一定又要化费好多时间。我忍耐得够了，而且不知道比罗什卡会怎么说？她是否同意等着我不结婚呢？”

“如果她爱你，她一定会同意，如果不爱你，那你可以相信我，在匈牙利姑娘多得象田里的金花鼠一样！”

亚诺什听了那几句话，更加闷闷不乐了。他的心完全贴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姑娘身上，眼睛里根本没有看到所有的田野和在田野里乱窜的金花鼠。

这时，老法伊已经不能无动于衷地看见干儿子那种痛苦的心绪和悲切而温柔的表情。他用两只粗大的手掌抱住亚诺什的头，亲切地理着这个青年人乱蓬蓬的头发，安慰他说：

“好吧！你不要这样悲痛！我总是在这种时候想起你那可怜的母亲。

你笑吧！即使为了我。别这样吧！你这个固执的人！孩子，我见到你这样笑，我就想哭。你好好儿笑吧！你要相信，这是暂时的、不长久的雨点儿！今后，你要听我跟你说的话！”

“我听，我亲爱的保护人。”

“我告诉你，菲歇尔男爵——爱格大主教——是我的朋友。”

亚诺什并没有立刻理会到这是一件值得他高兴的事情。

“我要把经过的事情告诉他，他只要吹一口气，他们的全部鬼计就会象气泡一样破裂。”

然而这还是不能消除亚诺什的痛苦，所以法伊又找了个新的理由说：

“孩子，我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必要时，我就亲自上罗马主教那儿去跑一趟。我亲爱的孩子，要知道，他对我……嗯！……”

为了安慰亚诺什，法伊想说些令人感动的事，如主教和他是亲戚等等。可是他想了一下，又用另外一种语调补充说：

“……我不能因为这件事而玷污自己的美德。”

那时，他们的车子已经驶近帕塔克；法伊庄院四周的大菩提树和栗树，都彬彬有礼地向他们点头致敬。太阳赶走了晨眠，用自己的光彩照耀在铁塔上。不过庄院的大门口，有一朵预示着大雷雨即将来临的乌云在等候着他们——法伊太太站在那边。她手里拿着一把当武器用的小扫帚，气势汹汹地挥舞着，等候她的丈夫到来。

老头儿恐惧地缩着头，遮上一条大绒巾。

法伊轻轻地对副省长说：“老弟，我们将要挨到一顿痛骂啦！假使你有良心的话，那你现在就应该救我一下。”

“可是安娜舅母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

“喏！都是为了那些水蛭，因为我生了病，从床上溜走了。不过你也懂得，一个人有长处，也一定有短处！”

第三章

名教授凯维和律师彼烈维茨基

愚蠢的小蜜蜂啊！你别用那薄薄的小翅膀来敲打玻璃窗了。我知道你要什么！昨天、前天和早些时候，窗户一直敞开着，窗口上放着盛开的花朵。当你钻入花萼，在里面跃动的时候，你沉醉在香气中，吮吸着花蜜。这对于你和花朵都是有益的。然而现在不知是谁的手把窗子关上了，你就无法再进去。你累了，恐怕你是需要休息了。天气又湿又冷，下着雨点，花朵——这是你唯一的、可以幸福地休息一下的地方。可是一只无情的手把窗子关了，你就不能飞到房里来了。

脆弱的小蜜蜂，现在你用小小的翅膀扑击着窗子，难道你不懂得，你的翅膀会比玻璃碎得更早些。你嗡嗡地响着，闹着，请求着：“你别拦住我，放我进去吧！”但是要知道，这与玻璃窗毫无关系，你怎么不了解这一点，冒失的小蜜蜂？！如果你想钻入花朵里去，那你不应该敲这儿的门。因为并不是关了窗才下雨，而是下了雨才关窗的。你最好能飞到乌云上面的太阳那儿去，请求它重新把那令人兴奋的光辉送到地面上来。只要见到太阳光，窗子就会重新开放。

对小蜂儿说这些话是徒然的，它终究还是不能理解。但是人的智慧也常常会比蜜蜂更差些，尤其是在他追求爱情的时候。

至少我们的亚诺什的行动就是如此。

亚诺什踉跄地走进法伊家里一间到处是书的房间后，坐在那儿一整天都在给比罗什卡写信。他写了一封，撕掉一封，马上再写第二封，后来第三封，第四封。那些信至少能够使他在心里感觉到自己是和她在一起的。

晚上，有一个人来敲门。

“进来吧！”亚诺什漫不经心地说。

门开了，进来的是米克洛什·霍尔瓦特。这个灵活机警的老年人，一看上去，就知道他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他已经十分衰老了。他是在当天下午收到了亚诺什的信的（可见那个送信的轻骑兵的马真是匹千里马！），再说乡长的那些客人在深夜散席回家以后，也迅速地把消息传播开去了（坏的消息是藏不住的）。所以整整四个省的范围里边都已经知道“奥拉斯辽斯克的婚礼”那桩事了，于是这几个省里所有的妇女，有上万个都对那件事表示愤慨：“光天化日之下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比罗什卡看到那封信就昏倒了，家庭教师弗里德小姐立刻用水把她浇醒。当比罗什卡恢复知觉时，她马上要求动身出发，不过她那老父亲不允许她这样做，而他自己却吩咐从人备马，直向帕塔克驰去，并且在路上连休息都没有休息过一次。

亚诺什眉开眼笑地奔上去迎接老丈人。

“啊！是您，亲爱的岳父！您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可是那老头儿一把将他推开说：

“慢着，孩子，我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你给我出了一个深奥的谜语，我可揭不开这个谜。你先把所发生的全部事情说一下。”

“比罗什卡在哪儿？”亚诺什焦急地问。

“她一得知这个消息就昏过去了。”

“啊，上帝啊，我的上帝！”

“好吧！别叫苦啦！谈谈正经事吧！我要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于是亚诺什就不得不再从头到尾把全部事情详详细细讲一遍。

法伊夫妇得知霍尔瓦特来了以后，立即到房里去看他。两个老年人互相拥抱了好久，随后大家就开始愤恨地谈论所发生的那件事情。

亚诺什的叙述使霍尔瓦特的怒气稍微平了一点。

“真是荒唐透了！一定要撤销这个婚姻！”

“我也是这个意思，”法伊说。

“要是天上有上帝的话，这上帝决不会宽恕这种缺德的事，”法伊夫人反复说。

“你真来得太好了，”法伊一面继续说着，一面不断地握霍尔瓦特的手。“今天我邀请了一位有名的法学教授山陀尔·凯维和一位匈牙利最能干的律师克里斯托夫·彼烈维茨基到我这儿来吃晚饭。我已经派车子到乌叶海城接他们去了。我们要开一个小小的会商量一下。”

“对啊。我也正想提出这样的建议。”

“必须解脱我们孩子的痛苦，”法伊说着，慈爱地向他的干儿子望了一下。

亚诺什听到自己的亲人说出这些令人兴奋的话之后，顿时精神振作起来，犹如枯草洒上甘露得到重生。不过这时候法伊夫人指出说：

“亲爱的霍尔瓦特，可惜您没有把我们的比罗什卡一起带来。”

霍尔瓦特很有礼貌地反驳说：

“夫人，在这种问题上，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我认为，在这烟雾没有完全消散之前，亚诺什伯爵不能和比罗什卡见面。是的，有一层烟雾！”

霍尔瓦特的回答把亚诺什伯爵的魂都吓掉了。“在这烟雾没有完全消散之前！”这种感觉，只有囚犯在看见有人把最后一个能透进一丝阳光的洞封住的时候，才体会得到。

如果他不能看见比罗什卡，他将怎么办呢？“在这烟雾没有完全消散之前……”如果这烟雾经久不散呢？

这时，霍尔瓦特先生和法伊夫人开始争论起谁是长辈的问题来，在当时这也算是一种习惯，其实这也不难知道，只要明确谁生在某年某月就可以了。然而由于谈到了家常的礼节，这就使得他们都彼此怀疑对方的年龄，从而也就各不相让地都想做长辈而开始以“最亲爱的外甥女”和“最亲爱的外甥”去称呼对方。他们这样一直争论到那两位恭候多时的客人进来才停止；凯维教授先到，过一会儿律师彼烈维茨基也到了。后者是个脾气非常古怪的人，当时在匈牙利这种人是不不少的。他具有随身同时带上几只表的癖好，因此他的背心上甚至另外多做了好几个口袋。他在一天里要几次三番地核对和校正那些表上所指的时刻，总而言之，他老是忙着表的事，正象有些人玩狗玩马一样。显然，律师认为把那些表开好校正以后，那它们一定会符合他的愿望，滴滴答答地走个不停。

彼烈维茨基一到人家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表，问一问主人几点钟。

就是现在，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习惯，他对法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请问阁下，您的表几点钟？”

“八点零五分。”

“真见鬼！”律师喊了一声。“先生，您是一个幸运的人。”

“我亲爱的先生，为什么呀？”

“因为您表上的时间完全跟我的一样。我敢向您断言，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昨天我在焦盖杰烈别施城安德拉什伯爵家里作客。您知道，他们每只表上的时间，没有一只相同的，有几只快一刻钟，甚至有快上半个钟点的。”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好的表和好的马一样，总比不好的跑得快。”

彼烈维茨基大声笑着说：

“这笑话说得不坏。我衷心地对这些好表表示庆贺。如果您在什么时候要想卖这只……”

“您知道，亲爱的，假使我们打赢了官司，那我在酬劳金之外，就把这只表送给您。说真的，显然是命里注定的，一个鬼偷去了我的一只大挂表，那另一只我也就得送给他。不过在律师和鬼之间的确也没有什么区别，凯维先生，您说是吗？”

凯维先生和善地眨着两只生着花白睫毛的眼睛，同时在他刮得很干净的嘴唇上也频频地露出仁慈的笑容。彼烈维茨基搓搓手回答说：

“谢谢您，先生，我很愿意为您效劳。”

那几个男人开会商议去了，女主人就到厨房里去；因为这些高贵的老爷，必须吃一顿十分丰富的晚餐才能竭尽智慧商议大事。

法伊也邀请西格参加会议。西格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隆重的学者会议，所以他拘束得象个大姑娘似的。

法伊开始说：“我们之所以邀请你们两位，凯维先生和彼烈维茨基先生光临寒舍，是希望你们对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多多提供意见。关于那件发生的事情，大概你们两位都已经听说过了吧？”

律师确实已经知道了那件事。

“可不是！我今天在此地很荣幸地见到了亚诺什伯爵，关于他结婚这么一件事情，怎么能不听说过呢！应该说，这是一段最卑鄙的历史。”

“彼烈维茨基先生，您别吓唬我们。也许，您还允许我们把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再细细地从头讲一遍吧？”

“这一点，恰恰完全没有必要。”律师说。

“怎么？”凯维插嘴说。“您所知道的只是些风闻传说啊。如果不了解事实的真相，那自己就不可能大胆地对事情作出结论。”

“事实的真相是次要的东西，”彼烈维茨基固执地说。“虽然是传说，不过还是得仔细听取，因为根据那些传说，可以判断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把哪些荒谬的说法当作证据提出来。”

亚诺什又从头到尾把全部经过叙述了一遍（谁知道他这是讲第几次啦）。西格也补充说了一些他所知道的事情。彼烈维茨基在倾听他们两个人叙述事情经过的时候，不时吹一下口哨，或者鼻子里哼上一声，或者在他面前的一张纸上打些记号，或者偶尔喊几声：“精彩”，“喏，

喏”，“啍啍”。总而言之，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十分兴趣；在他观察案情的时候，他好象一个裁缝看料子似的，嘴里喃喃自语地在盘算着应该把那段料子裁剪成什么东西。

凯维先生的态度与彼烈维茨基完全相反，他是个大法学家。关于他这个人，有一次卡辛茨说，凯维教授的每一句话都值得铭刻在大理石上。现在他在谛听他们的叙述，常常气愤得脸色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红。他坐在安乐椅上摇来摆去地动个不停，两只脚急不可耐地在地板上擦着。

当这个事情全部叙述完毕的时候，大家都转过身来看着他，把他当作一个预言家似的，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凯维先生摆出他平常开始演说（他的演说词里总有许多美丽的辞藻和生动的例子）时的姿势说道：

“好吧！各位先生。这种情况既不是牛犊，也不是水桶，更不是结婚。因为牛犊有四只脚，水桶有箍和板条，而结婚这件事只有在两个不同性别的人彼此同意之下才能成立。不错，举行婚礼一定要有神父参加。可是要知道，法伊先生，你们去年在过葡萄收获节的时候，也是在一位神父列席参加的情况下做烤羊肉的，然而这烤羊肉不能够称它为结婚，即使烤羊肉里有一部分是母羊，有一部分是公羊。至于裘里所布下的狡计，那是极其恶劣的，他理该想到这对他是不会有利的。由此可见，在这儿可以提出两种诉讼：第一，根据侵害亚诺什伯爵人身自由，及强迫他进行结婚的案由，把状告到省政府去；第二，是告到主教法庭去，但不能谈撤销婚姻的问题，因为教规上没有这一条，而只能提出这是一件无效的婚姻。因为即使是强迫的，但神父总还是按照教会的仪式，将两个年青人的手在法衣下面联结过。”

彼烈维茨基点点头表示同意：

“对，是这样的。”

法伊和霍尔瓦特同时问凯维说：

“教授先生，您看将来诉讼会有什么结果？”

“可以有把握地说，要是结婚仪式是非法的，那末神父一定要进监牢。您看着，我一定要吹断他那双拿法衣的手。”

“那么怎么惩办裘里呢？”

“他也要坐牢。（notabene：我也要没收他的财产。）所有那些宪兵和见证人都要坐牢（他想到，我要叫人把他们的耳朵割掉，免得他们再在耳朵里塞棉花）。”

彼烈维茨基一听到这些话，就不同意地摇摇头，同时挥动着手，好象在赶一些一会儿停在他鼻子上，一会儿停在他额角上的苍蝇似的。不过由于房间里并没有苍蝇，所以这种举动并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可惜，我的意见完全不同，”彼烈维茨基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喉咙发沙的声音说。“不是所有的表指的都是同一个时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同一种方法去判断事情，特别是不能象敬爱的教授所想象的那样。这也可以明白了，那样聪明的脑袋全国只有一个！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连在十字路口啾啾地鸣叫的麻雀也知道。嘿！如果大家都有一

个那样聪明的脑袋，那有多好啊！但是太可惜啦，绝对不会这样的。先生们，你们的事，恰巧不是那样一个聪明的脑袋所能看得清的。敬爱的教授先生的见解，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怎样的价值呢？毫无价值。你们还不如请一个才学不高而更讲究实际的人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整个所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要获得胜利不太容易。正义女神的削笔刀现在只适用于削鹅毛笔，或是修修指甲。既然我们要和魔鬼作战，他就需要魔鬼的武器。假使裘里已经下决心要干这个勾当，那完全可以了解得到，他一定会考虑得很周到，非常可靠地为自己笼络好一批见证人，将来他们在法庭上决不会把事情供认得象亚诺什伯爵在此地所叙述的那样。他们一定会起誓，说一切事情的经过都是合情合理的。神父也会证明，新郎曾经说过‘是’和‘我爱她’。同时，连几个新的见证人也会同时出庭，他们就是在结婚之后第一个早晨看见新郎和新娘在一起的那些人。当那些见证人出庭作证和叙说他们‘看见过’的时候，我就请你们注意，我们的正义在大厅里即使象咆哮的狮子一样，但是在法庭前面它的样子看上去，还是最下贱的跳蚤。”

两个老头儿一齐跳了起来。

“难道我们的国家没有法律了吗？”法伊用拳头敲着桌子大声喊道。

“法律当然是有的，而且很严格，不过在这件事情上，那些主教是可以下断论的，主教比法律更有力。”

凯维教授面带轻蔑的笑容，听着彼烈维茨基律师说完自己的话。他把手指上的一只刻着名字的大戒指取下来，往空中一抛，然后又把它接住。这只戒指是普鲁士国王在柏林举行学术辩论会时赐给凯维的，戒指上镶有一颗光芒夺目的贵重宝石。平时，凯维教授在听取他的学生回答问题时，常常这样玩弄戒指。

“这有什么了不起，”凯维说。“我们就假定裘里男爵已经收买了一些见证人，可是那座升降机器，难道还不够作为裘里使用暴力的证据吗？”

“你们放心，维顿卡一定还藏着那架升降机器。”

“那末，我们去把维顿卡抓来……”

“可是维顿卡一定被裘里藏着。”

亚诺什现出半死不活的样子，犹如到了要埋葬他的地步似的。彼烈维茨基的每一句话仿佛都是一枚枚的钉子，钉到他的棺材盖上去。最后，亚诺什忍受不住了，他从椅子上跳起来。

“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官司，我一定要把裘里象狗一样用枪打死，”他愤恨地喘着气，大声喊道，“而且还要杀死那些跟他在一起的法官，然后我就自杀。”

“喂，喂，”霍尔瓦特止住他说。“冷静一些，孩子。如果这种威胁的话一传播出去，那他们就可以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不要声张，只要行动，——应该成为我们的口号。’”

“对，但彼烈维茨基先生说，这场官司我们赢不了。”

“我没有这么说，”彼烈维茨基声辩说。“我只是说，我们的正义

彼烈维茨基把一般绘画中正义女神和法律女神手中所拿的剑，称为“削笔刀”，用以讽刺当时的司法。

没有多大的价值。它的外貌很美，可是手太短，所以应该把手拉长些。”

“究竟用什么方法呢？”

“用金子，我的亲爱的！用金子可以把手拉长。”

亚诺什向他的保护人看了一眼，因为现在他还不能随意动用自己的家产，其原因是到他成为合法的成年人，还有一个星期。法伊懂得他目光里的意思。

“我经管你的家产，我的孩子，”他高傲地宣布着。“就是要使你将来能够让你那些法官坐在金子浇成的椅子上。”

“回头他们都可以把那些椅子带走。”霍尔瓦特嘲笑地补充说。“现在我发现法伊先生的意见很好，就是说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去进行斗争；利用我们的影响，我们灵通的消息，我们的钱。我赞同他的主见，因为诉讼——这就是战斗。至于怎样打胜仗，蒙杰库柯里将军给我们开了一张药方。没有问题，我那儿也有的是钱。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无论如何我们要取得胜利！”

霍尔瓦特红光满面，他甚至变得健康起来了。亚诺什跑过来，突然把他抱住。

可是，凯维先生却十分气愤，他用皇帝赐给他的那只名贵的宝石戒指，把桌子敲得砰砰响。接着他就声称立刻要走，当时，如果没有法伊先生抓住他那教授穿的长襟礼服的领子，那可能就拦不住他了。

“我起誓，我不能让您走！”

“您叫我到这里来，是要我给您讲讲鹰是怎样飞翔的，可是您自己却在商量怎样喂饱豺狼的肚皮。让我走吧！”满腹委屈的教授发火了。

虽然他们勉强把他劝住，可他还是不能掩饰自己的不满，他不时冷嘲热讽，使人感到他在蔑视人家。当亚诺什伯爵因急切地想同他心爱的未婚妻相会，而请求律师从速办理诉讼时，凯维就挖苦地提醒他那位学生说：

“我的亲爱的，你别存太大的希望，因为一眨眼，刺就会戳进脚里，可是要把刺拔出来，那就得忙上几个钟头，而且还要技术高明的人才行哩。如果这枚刺要请那些狡猾的律师来动手拔取的话，那他们首先会把这枚刺刺得更深一些，以便将治疗的时间拖得更长些。”

亚诺什听了这些话，惘惘然不知如何回答。霍尔瓦特把他喊过来，在他的耳边说：

“你别听这个凯维的话。他是个不识时务的人。他太拘泥于哲理，并且性子十分耿直，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狡猾的律师——经受过火、水和钢炮烙的人。彼烈维茨基恰巧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事情必须交给他去办。至于从速进行诉讼的事你可以信赖我，全由我负责。”

第四章

准 备

霍尔瓦特一边讲着那几句话，一边站起身来，把法伊拉到窗户旁边，轻声和他商量了一会，然后告诉那位律师说，他们聘请他去办理这件诉讼案子，但有下列一些条件：如果他能在一年之内打赢这场官司，那他就可以拿到五千金元的报酬；若是这场官司拖延到一年以上，那拖延一个月就得扣掉二百金元的报酬。

彼烈维茨基同意了。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律师，全匈牙利简直未曾有过一个律师能比得上他那样厚颜无耻和大胆坚强，同时他又是一个诡计多端和精通心理学的学者。在佩斯曾有过一种流言，说他常与最高法院的老爷们厮混在一起。他能够采用十分简单的手段玩弄任何人。如果谁有个漂亮的女儿，他就送她一束珍奇的鲜花当作礼物。如果他要去的地方小孩子很多，他就带上一大堆五光十色的玩具到那儿去；孩子们都认识他了，所以一等到他走进屋里的时候，他们就立即高兴地喊着：“彼烈维茨基伯伯！彼烈维茨基伯伯！”扑到他的身上，爬到他的膝头上、背脊上、肩膀上，最后，可敬的老爹看到前厅里嚷呀闹的，就不得不象从树上抓下毛虫那样，把那些围在律师身旁的孩子一个个抓下来。如果谢普杰维尔 委员当中，有人问起他的出身问题，那这位乌叶海城的律师，是带了几张因年代久远而半破不新的证明文件来的，那些文件上都证明他是一个与马杰·恰克、迦拉和奥莫杰有血统关系的谢普杰维尔的亲属（这些“真正的”证件是一个年老的研究生替他写的）。假如那个委员是一个好色之徒，那彼烈维茨基身上就备有一个可以圈住他的套索。彼烈维茨基曾在杜洛茨（他有很多穷亲戚住在那边）发现了三个美人——他的远亲。其中一个姿态十分动人的美人，是一个已经离了婚的妇女，其余两个是寡妇。她们生有一头十分迷人的、亚麻般的淡黄色发丝。后来，这几个女亲戚都搬到彼烈维茨基家里去住，并且每逢彼烈维茨基到佩斯去的时候，她们之中总有一个被他带着一同去。当然，他也把她带到自己所要去的那个委员家里。在那个时代，虽然还未曾实行在申请书上贴印花，但是，假如能够以一个漂亮女人作为申请书上的附属品，那对事情是有益而无害的。不过当时，彼烈维茨基也请求高贵的委员老爷谅解他这样冒失地带着自己的外甥女一同进去。他抱歉地说，他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陌生的城里。接着，他就阐明自己的来意；那时，这个讨人喜欢的女人就挤眉弄眼起来，犹如在帮助那位委员老爷弄明白（一般说来，他都能够领会）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决断。很可能，这些话都是诽谤彼烈维茨基的，但谁知道呢？嘴上刻薄的人是历来就有的，就象坏女人历来就有一样，可是从来却未曾有过稟性忠良、品德兼优的律师。不过在我们这部小说里，并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何况我们

旧时匈牙利最高法院“七人法院”内的成员，均称之为谢普杰维尔。

马杰·恰克（1260—1321），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期，匈牙利最高封建领主中财势最大的一个封建主代表。

迦拉和奥莫杰，古时匈牙利两大显贵家族。

除了它以外，光是这件离婚案子已经足够复杂的了。在这里只须要说，彼烈维茨基的法律事务所营业十分兴盛，此外，在乌叶海，大家都认为他不仅是那些穷苦女亲戚的保护人，而且他还很溺爱她们，随身带着她们上佩斯；而且据说，那些女亲戚也都很喜欢常常上京城去。

总而言之，亚诺什的命运完全有了把握。最后，由于凯维先生也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很满意霍尔瓦特所提出的那个支付酬金的办法，大家就都坐了下来，在和谐的气氛中开始进晚餐。

但是，无论烤小猪还是烤火鸡，满桌的美肴都不能使这伙人感到欢欣愉快，尤其是无法使他们改变话题。在座的人常常谈到将来的诉讼问题和奥拉斯辽斯克村现在的情况（在那个晚上，裘里男爵大概打了不少喷嚏吧！）。只有烈酒的力量才使交谈者多少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肯定这次诉讼的结局是良好的。对啊！如果结局是好的，那就一切都好！应当为这个干杯！

席间，他们议定了今后进行斗争的方法，并派定了各人的任务。彼烈维茨基回家以后，立即开始筹备诉讼工作（“敬爱的，你可不要吝惜钱啊！”）。法伊先生也将在这个星期内到爱格城去找大主教菲歇尔男爵，以便亲自把这一切说给他听；而霍尔瓦特则要到布达去见总督，他在那边有很多亲戚朋友，所以即使在这个很难见到总督的季节里，霍尔瓦特依靠那些亲戚朋友的帮助，还是可以得到总督的接见；因为总督通常总是整天在他的那个靠近凯连费里达的领地上忙着花园里的事。

当夜，凯维先生自告奋勇地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给费伦茨·谢契尼伯爵——一个荣获金质勋章的骑士，现在他住在维也纳，并且经常去晋谒国王。那位老伯爵在很早以前就崇拜凯维教授，因此他看在凯维面上，一定能在皇帝弗兰茨面前顺便将亚诺什的事情陈述一下。

“唉！要是仁慈的路易皇后能听到这件事的全部情形就好了！”法伊叹了一口气说。

晚餐后，他们作出决定，从明天起亚诺什伯爵开始管理自己的领地，不再研究法律。因为不懂法律也完全可以把事情办好。

“孩子，你的学生生活结束了！明天早晨你一醒来就是一个匈牙利最富有的财主了，”法伊说。“你要挺起胸膛，懂吗？抛掉这种忸忸怩怩的女子气，这种脾气只适合于做个乡里的助理书记。这样，将来那位你所敬爱的凯维教授来请求你解决大学的经费问题时，你就会叫他在会客室里等上一个钟点，并且你在回答他的话时也一定会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你为什么脸红？亲爱的，命运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你要反对也是枉然。将来我要是突然想到来拜访你，那你一定也会眯起眼睛，好不容易才认出我这个人来！我已经想象得到你会喃喃地说：‘Na, wie gehtes, Alter?’可是你的心里却在暗暗地想：‘要知道我是一个贵人，一个贵人应该是高傲的！’今天我急于要提醒你这一点，是因为你现在还听得懂匈牙利话。但是一两年之后，你将要忘记匈牙利话而再也听不懂了。嘿！我最亲爱的夫人，你在那边哭什么呀？（法伊先生注意到他的妻子用围裙在擦眼睛）你说我为什么要攻讦他？你是不是以为，他能永远抓住你的围裙过活呀？现在我要让他飞出去。我要象一只孵小雁的母鸡似

的向他说明，他不是我们这一族的，他可以在水上飞，并且可以比我们飞得高；如果他要模仿别的大雁，甚至也可以栖息在沼泽中。你有许多土地、牧场、磨坊、农奴和童仆。你能拥有这些财富，这应当归功于祖国。你要终身记住这一点，并且要想到你拿什么去报答祖国？要终身尽你的职责！倘若将来发现你对祖国的贡献，要比祖国给你的还多，那时，我这几根老骨头在黄泉底下也就瞑目了。”

亚诺什听了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也深深地感动了。他想说些什么，可是说不出，便嚎啕大哭起来。

女主人十分习惯地抱住他的脖子；她一面温柔地抚摸亚诺什的头，一面恳切地责备起亚诺什和自己的丈夫。

“咳！你别这样孩子气了！要是你在自己的丈人面前哭鼻子，那是难为情的。霍尔瓦特先生会怎么想呢？你这个老饶舌的，大叫大嚷干什么呢？还是再去给客人们斟点酒吧！他们已经没有喝的了。”

但是老法伊还是把他心中所想的话都说了出来。他告诉亚诺什，明天要派一个听差，一个亲信侍从，一个骠骑兵和一辆马车接他上波佐什去。不过亚诺什要在波佐什逗留多少时间，那就得看他们隆重地宣布继承遗产的时间需要多少。在这以后，为了显示一个贵族应有的义务，他还要到波若尼去出席国务会议。要知道老天赋予一个人多少才智，那他就得做多少事。在出席国务会议的委员当中，亚诺什将会遇到不少同乡和亲戚，这些人都是可以影响这次诉讼结局的人物。亚诺什也许还能够使整个国务会议注意到奥拉斯辽斯克村的非法事件。

第二天一早，在法伊家门前真的停了一辆套着几匹骏马的车子。接着，亚诺什就跟两个保护人告别，三人也因此黯然下泪；但是法伊先生也在星期六那天动身去爱格城了（他是个教徒，所以不愿意在星期五办这件事）。这时，别尔那特夫人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姑奶奶——法伊夫人，告诉她，老霍尔瓦特也动身到布达去了。他在动身前，写了一张遗嘱，说他那个排行在当中的女儿不能立为继承人之一；但是遗嘱的执行人，“他指定由我的丈夫担任，”别尔那特夫人写道，“因为最近以来他们两人的友谊关系十分密切。”

一切都在进展，只有奥拉斯辽斯克仍旧沉寂着。

对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极为爱好的社会舆论，一直带着难以诉说的兴趣注视着那件诉讼案子的发展。关于亚诺什正在提出诉讼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裘里在打什么主意。甚至有些人愿意出许多钱，想跟那些看见过新伯爵夫人的人谈一谈，无论是他们在窗子里看见的，还是远远地看见的；而且愿意出更多的钱，去跟那些亲自跟伯爵夫人讲过话的人谈一谈。可是事实不能使那些专爱打听消息的人感到满意。所有住在辽斯克城堡里的人的计划和行动，都保守得非常秘密。两扇大门自从举行婚礼那天起就一直关着，玻璃窗外的百叶窗都被关上了，所以整个城堡好象空无一人。

然而社会舆论已经达到了轰动人心的地步，某些上流社会的太太女士（如美丽的斯塔拉依夫人和说话很响亮的凯采拉太太）都决定到辽斯克村去雇一些女佣人，以便从她们的口里听到一些“玻璃瓶内”的消息。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脸颊红润的农妇，虽然对整个事件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多，可是琐琐碎碎的消息，对专好说长道短的人来说，还是足

够诱人的。这些贵族太太神气十足地声称：“我的佣人是辽斯克来的，”犹如称自己的丈夫为“我的捷克骑士”一样。这种可笑的心计很快就发展成为普遍热中的时髦事情。所以省内每一个高贵的贵族太太都开始要求自己的丈夫，除了购置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出品的草帽和瑞典手套之外，还要求雇用一个辽斯克村的女佣人。于是辽斯克村女佣人的工钱就因此比其他地方来的女佣人要大一倍。这种风气甚至到二三十年以后还很流行。那时裘里一家早已不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村子里的姑娘（女佣）为什么会这样出名。不过，当时大家都把一个来自辽斯克村的女佣人端着塞夫勒菜碗放到铺着大马士革桌布的桌子上这件事看作一件十分阔气的事情。故而到辽斯克村去找大姑娘的人，犹如寻仙草似的大大增加了。终于使得这些姑娘的出嫁也比别村的姑娘要早得多。唱圣歌的僧侣、家庭小康的手艺匠和一些不太有钱的贵族都从省内的四面八方，专程到辽斯克村来相亲，要给自己挑选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

这么一来，那边的姑娘很早就嫁人了，因此要雇用一个辽斯克村的女佣人，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只有宪尼、安德拉什伯爵和马依拉特之流的大地主才能够阔绰地，花上一些莫名其妙的钱，去雇用一个辽斯克村的姑娘作佣人。

幸亏这种疯狂的举动同其他事情一样，终于宣告结束了，否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辽斯克的那些美人只好专门嫁给皇子皇孙了。

彼烈维茨基先生乘着裘里正在待机不动的时刻，展开了激烈的活动。他草拟了一张呈请撤销婚姻的状纸，并在递送到神父法庭以后，立即动身到杜洛茨去找一些新的漂亮的女亲戚，因为主教和神父终究也是由血肉组成的，当他们见到报告案情的人是一个美貌的女子，而不是一个满嘴烟黄牙齿的老律师时，他们可以更照顾些。什么事情都很难逃过彼烈维茨基的眼睛。他在维也纳找到了他的代理人，那个人是一个驻罗马教廷大使的幕僚，专门指导各国大使如何向梵蒂冈呈递报告的事情。他的另外一个代理人（即是那个巧妙地编造证件的基菲克军校研究生）已经带了一道训令动身到维也纳去，以便在耶稣会的神父，即那些在皇宫中活动，尤其是在一些笃敬上帝的、高贵的公爵夫人周围享有盛誉的神父中间，发挥必要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彼烈维茨基一个人在进行活动，其他的人也没有打瞌睡。许了无数愿心的法伊已经从爱格回来了；霍尔瓦特从布达寄给法伊的几封信里，也报道了许多令人安心的消息。

“我在这里遇见一位权势很大的要人，”他顺便报道说，“他是我小学里的一个同学——拉斯基伯爵，一个退伍的将军，现在他每天与总督夫人在一起打牌赌博。当他将裘里那种令人愤恨的野蛮行为告诉总督夫人之后，夫人就大发雷霆，向他的丈夫说：‘你还当什么总督，你的辖境里竟然会出这种事！’这位伯爵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从前他是个十分有名的统帅。然而我们匈牙利的那些爱国者却轻视他，并控告他长期摧残了帝国的军队，因为他第一个主张，注意士兵的美观比注意他们的

昔时，匈牙利封建领主的猎场中常驻有特殊的猎兵，这种兵一般都聘自捷克。

塞夫勒，法国城名，该地以产瓷器闻名。

勇敢还重要……我住在佩斯城内一家叫‘侯爵之家’的旅馆里……”

法伊就是没有从亚诺什那边得到一点信息。已经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可是既不见驿车从波若尼带来什么书信，也没有报信的人从波若尼来（当时大部分达官贵人都爱差遣报信的人报信）。这个年青人是没有什么行动呢，还是正在着手办理呢？不过对于毫无音信这种状况，如果那些参加省议会的杰姆普林省国务会议代表不把亚诺什不在波若尼，而且根本没有去过波若尼的事告诉法伊，那法伊是不会引起严重注意的。现在这位老年人感到焦急非凡；虽然菲林茨·卡辛茨恰巧在这时候开始发表演说，使得法伊不便“溜出”大厅，但是法伊仍然立即吩咐备马出发，沿路一停也不停地直向波佐什驰去。

“伯爵在哪里？”他问城堡内的居民。

堡长和侍从们报告法伊先生，一个月以前，亚诺什伯爵曾到庄园里来过，但是他呆了三天就走了。

“你们不知道他到哪儿去吗？”

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驾车送亚诺什离去的马车夫说，他把亚诺什送到卡波施，亚诺什下车后就向市集广场走去了。

“那末后来呢？”

这个性子迟钝、个子矮小、说话含糊不清的马车夫没有回答法伊的问话，只鼓起下嘴唇，耸了耸肩膀。

“你怎么啦，哑了吗？”法伊焦急地逼着他。

“喏，他下了车子，就没有什么别的事了。”

“他至少说过一些什么话吧？”

马车夫想了一想，抓了一下后脑勺。

“没有，什么都没有说过。”

“那末后来你干什么去啦？”

“回家！”

“为什么你要回家呢？”

“因为他叫我回家。”

“这就是说，他还是跟你说过话的，笨蛋。”

法伊沉思着。也许亚诺什突然心血来潮想去看看巴尔顿的城堡吧？或者是罗兹尔的城堡，或者是爱尔乔杰列的城堡？年青人都是好奇的，亚诺什一定是想看看自己的领地，以此得到一点慰藉。

法伊下了一道命令，说亚诺什在这个国度里有多少城堡，就派多少名报信人出去；并叮咛这些人无论如何要找到主人，而且要尽可能快，因为他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回音。此外，他也派了一名骑士到曼陀克找西格去。

第二天和第三天，报信的人都陆续回来了。大家都向法伊老爷报告，没有一处能找到亚诺什伯爵。这件突然到处去查询的事情给人们带来了不少闲谈的资料；到处都在传说，那位年青的伯爵失踪了。如果真的失踪了，那末这件事一定是裘里男爵下的毒手！是他手下的人杀害了年青的伯爵。可怜的年青的亚诺什啊！有什么办法呢？大家想的可也不错，现在对于撤销婚姻这件事，是不会有有什么结果的了，所以裘里的女儿将成为寡妇——亚诺什伯爵夫人。

第五章

克罗克老爹的出场

这些消息使法伊感到极其惊慌，而且不仅是他，连那个管理庄园的管家布达依先生也吓得非同小可。布达依先生是非常忠于这个家族的，几代以来，他的先辈一直是为这个家族服务的。虽然他几乎不认识亚诺什，但是对于他来说，亚诺什是布特列尔家族最后一代的子孙，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如果现在假设亚诺什伯爵死了，他的遗骸将要放到陀鲍·鲁斯卡依祖坟里去，那也就是说这一族的家徽就从此消失了。无论在马车的挽具上，在城堡的小窗上，马车的小门上永远再也见不到布特列尔家族的徽号了。虽然伯爵的土地还在那里，不过它将由别人来接管了。这一点是管家感到最可怕的。

“要预先想些办法，”布达依说；他象生疟疾似地打着抖。

法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送一份报告给省政府？”

“给省政府？见你的鬼去吧，先生！”法伊勃然大怒。“如果说省政府从开天辟地起就存在的话，那末，请你相信我，它早就应该调查清楚，谁是打死阿维略的凶手了。何况现在那个县检察官是那么糊涂，那些案件好象永远理不清似的。不，你还是吩咐备马，请你赶快上翁格伐尔去找个医生来，因为我现在觉得不舒服。这是第一点。”

“遵命，我懂了！”

“第二点，你到了那边，再去找一个名叫马嘉施·克罗克的老头儿，他住在东正教堂后面的一间小石屋里。你也把这个老头儿带到波佐什来。”

管家乘着车子去，不到天黑他就回来了。他请那两个跟他一起回来的先生坐在他原来那辆马车里，可是他自己却雇了一辆庄稼人用的大车。他说，他是根据医学观点这么做的，因为他害着一种病，这种病可以利用大车的颠簸治好。那个医生曾想说服他，答应给他开一张药方，并且肯定说，乘大车治病决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法，可是管家打断医生的话说：

“再见吧，先生！我需要什么，还是我自己最了解。”

事实上，他早就想定当了，他把套在原来那辆轿车上的两匹最好的马，套在大车上，因此他还是比医生和那个名叫克罗克的老头儿早半个钟点到达波佐什。

法伊一见到他，就很不满意地喊道：

“这又是怎么回事！先生，难道我没有跟你说清楚，要你把谁领到这儿来吗？！”

可是这一次，管家不愿意温顺地倾听他主人的话，而开口反驳了。他的面孔也气得象鸡冠一样。

“是啊，老爷，但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一下，这个克罗克是个什么样

的人？难道我能够和这样一个人同坐在一辆马车里吗？不行，要我跟他同车，我宁愿在荆棘上赤脚走回来！不过他们马上就要到了。他们是乘着老爷的四马轿车来的。”

“唔，唔，”法伊终于把语气缓和了下来，因为他很喜欢管家那种讲究体面的精神。“好吧，好吧！可是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攻击一个人呢？你不是也知道，我在疝气痛的时候，是很容易生气的。至于克罗克这个人，管家先生，你看见过打田鼠吗？”

“怎么没有看见过！用水灌到田鼠的洞里。”

“那末是什么样的人用这种方法杀田鼠的呢？”

“大部分是伐拉赫地方的吉普赛人。”

“可不是？要叫省里的神父们也亲自出去打田鼠，这至少是件奇怪的事。现在对于我们的事情，克罗克是有用处的，因此我们要好好地款待他这个穷人。”

克罗克从前是马尔季诺维奇——布达佩斯一所修道院的主教——家的佣工。在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晚上，两个佣人（那时候马尔季诺维奇家里只有两个佣人）乘着主人不在家的时候，脱去自己身上的衣服，把一件很不合身的、宽袖大腰的主教服套在身上，打“杜拉克”。他们特别喜欢看到镜子里有两个穿着黑色法衣的教士在聚精会神地打纸牌。突然间，马尔季诺维奇和他的几个朋友比平时回来得早了一些；其中一个佣人，一听到主人敲门，马上就脱掉法衣，奔去开门，可是另一个佣人，刚好就是这个克罗克，他手足无措，吓得爬到床底下去了。结果他在床底下偷听到一些造反的计划，就向维也纳警察局告了密。后来，他就因此担任了秘密警察的职务，一帆风顺地在外边活动，收听情报，最后，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才在自己的故乡翁格伐尔买了一座小庄院和一所小屋子退休了。的确，那里的居民都知道他是一个“该死的家伙”，所以都不愿意跟他往来。

克罗克是个身材不很高的人，约摸七十岁。他的头发、胡须、眉毛、眼睫毛全白了，甚至他的眼睛也有点儿发白，但是却象玻璃一样闪闪发光，所以当他的两只眼睛看着和他谈话的人的时候，就象两枚针扎在对方的身上一般，直透到对方的心里去。

法伊认识这个老头儿已经很久了，所以他虽然由于疝痛而脸上现出一副痛苦的样子，可是当克罗克和医生一起进来的时候，他还是竭力向克罗克装出很尊敬的笑容。

“您好，克罗克老先生！唔，您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我看，您完全还是个年青人！真见鬼，论年龄您可以做我的父亲，但是您保养得多好啊！您好，大夫！您来了，谢谢。一路上还好吧，是不是？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亲爱的大夫。请坐！不过我们首先要谈谈心事。要知道我还害着心病呢！大夫，现在先让老克罗克来治我这个心病，然后我们再来谈我那个病体。”

于是法伊向克罗克使了一个眼色，把他领到一间内房去了。

“克罗克老爹，您可知道我为什么请您来？我的干儿子——亚诺什伯爵很神秘地失踪了。可能，他没有失踪，不过在我叫他去的那个地方，

找来找去总是找不到他这个人。”

克罗克一声不响地听着，他只是常常眨眨白色的眼睫毛，用一个大手指擦擦他那刻有千把条皱纹的额头。但由于他这么一擦，那些深得象伤痕似的皱纹都开始动起来了，他面部的表情也随着起了变化。

法伊叙述着，亚诺什如何驾着马车从卡波施回来，同时他也不隐讳地说：“这个年青伯爵还是个没有十分成熟的人：他十分重感情，性格上没有决断性，但是他很纯洁，心地真诚，生活也十分质朴；他不是浪子，不是一个赌棍，不是一个放荡的人，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他不会遇到任何危险。然而却又发生了另外一方面的事，那就是在这几天里所出现的一种小波折。”

克罗克老爹点了点头。

“关于裘里的那件事，我是知道的。不过，还是请您再讲一下吧。”

当法伊把自己认为是主要的事情叙说了一遍以后，克罗克就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

“亚诺什伯爵答应上波若尼去吗？”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分手的。在这一点上，他自己是很着急的，因为他很爱他的未婚妻。”

“他没有到鲍尔诺茨他未婚妻那儿去吗？”

“没有！我也派人上那儿去了。再说，在这场官司没有了结之前，是不准他跟他的未婚妻见面的。况且亚诺什是个遵守诺言的君子，他决不会去跟她会面。”

“那末阁下究竟如何打算呢？”

“我就是不敢再往下想。”

“先生，您现在怀疑他自杀了，”克罗克说着，他那两道锐利的目光直盯住法伊。

“说出来，我很难过，但这是免不了的，青年人是富于幻想的。他熟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

“荒唐，荒唐！”克罗克嘟囔着说，“好的书是不会害死人的，看来这一定是本坏书。如果几千霍尔特土地能制止一个人自杀，那他一定能够祛除那些从书本上所得的一切坏印象。”

“那末您认为……”

“我认为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只要带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就行啦！那另外的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我可以留给家里的老太婆去用，因为她是个聋子和半瞎子。”

“我不懂您的意思。”

“先生，我想请您向伐木人定制一把斧头柄，一把最普通的，任何木匠都会做的斧头柄。”克罗克说完这句话，一本正经地从鼻烟盒里，取出一些鼻烟往鼻孔里一塞。

法伊突然精神抖擞起来，因为他理解这个狡猾的密探已经同意把这件事承担下来了。法伊想道：“现在我真不惜花上几十个金元去看一看他这个脑壳里的玩意儿。真有意思，是不是他脑袋里的皱纹跟他脸上的皱纹一样多呢？而且这些皱纹里究竟能藏些什么呢？”法伊很想从他那儿套出一点东西来。

“老爹，您说，为什么您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得呢？”

“因为根本没有出什么事故。”

“这怎么说呢？”法伊觉得很奇怪。

“很简单！现在我问您，先生，您有没有丢掉过钥匙？”

“我不知道。”

“唔，很好，这么说来，您没有丢掉过钥匙。但是，假如您到钥匙堆里去找一把钥匙，可是没有立即找到，那您就马上断定钥匙遗失了。是不是这样呢？”

“可能是这样。”

“您瞧！假如您没有找过伯爵，那您就不会认为他失踪了。如果说，现在我的亲家列庇茨基到翁格伐尔城去找我而没有找到，那阁下以为怎么样，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失踪了呢？”

法伊对这种稀奇古怪的理论实在是无法再听下去了。

“您听我说，克罗克老爹，”他不耐烦地喊道。“您别以为我是经不起这种迫害狂的人。我怎么能想得到这种事呢？四邻八方都在传说，裘里通过那些帮凶已经把亚诺什害死了。”

克罗克放声大笑起来。

“阁下这样过分忙于寻找亚诺什，惊动了整个左邻右舍，那怎么会没有谣言呢！您掉下了一粒小小的种子，谣言就会把它变成一株整整的灌木。当然，现在有许多可怕的推测在折磨着您，可是事实上一点事情都没有，只不过亚诺什伯爵现在不在波佐什，同时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罢了。”

“克罗克，您终究是一个最可爱的人。您几乎使我的心都安静下来了；我甚至不再感觉到疝痛。现在我也用不到那个医生了！我真不知道现在该对他说些什么。”法伊尴尬地抓着后脑勺。“唔，那末伯爵一定由您负责去找了？不过这件事不能往外声张，要秘密地进行。”

“凡是有钱可赚的事，我都干。”

“您马上就去找吗？”

“马上。不过，请您允许我去询问一下城堡里的佣人。”

“我准备从各方面来配合您的工作。佣人、车辆、马匹，您尽管吩咐使用好了，只是请您快些办，快些办！”

“过两昼夜您一定能知道伯爵在什么地方。”

“我要好好地感谢您……克罗克老爹，您一定会感到非常满意的。唉，现在我对那个医生究竟怎么说好呢？”

克罗克毫不耽搁，立即开始行动，询问城堡里的佣人。在询问时，他的态度十分亲切和彬彬有礼。这使他很得人心，立刻获得了每个跟他谈话的人的好感。此外，他又好象是个足以令人敬重的老爷，使人产生一种把他当作一个可敬的长者的印象。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温和而善良的神情，这是因为上帝有时也感到有必要赋予恶人一副善人的面貌。克罗克穿的服装跟他的内心无论如何是不相称的：他从头到脚浑身穿得象个真正的匈牙利人，甚至从他那双山羊皮靴上还传出了马刺的声响。如果不是他自己暴露出身份，那鬼也猜不到克罗克从前在维也纳当过密探，并且由于他的作恶多端，有许多匈牙利爱国志士被送上了断头台。

佣人们也不能说出什么重大的线索。伯爵在城堡里只逗留了三四天，并且在那几天当中，他也没有跟外面的人接触过；城堡里又没有客

人。

“伯爵住在哪里？”

“住在几个向阳的房间里。”

“小伙子，领我到那边看看去，”克罗克请求一个仆人说。

克罗克老爹在各个房间里把全部东西翻寻了一遍，但是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平常是谁在这儿打扫的？”

“是一个女佣人。”

“小伙子，她漂亮吗？”

“瞧您说的，她是个丑婆娘！”

“唔，感谢上帝，”克罗克装出一副轻快的样子说道，“如果你叫她到这儿来，那对我来说至少是没有危险的。”

那个佣人噗哧一笑出去了。等了一会儿，他把一个女人推进门里来，那个女人六十岁左右，是一个雇农的寡妇。

“老妈妈，这里大概是你收拾的吧？”

那个老太婆不知为什么用手指头沾上了些唾沫，就在那儿抚摩起她的头发来了。

“是我。”

“亲爱的，自从伯爵走了以后，你有没有扫到过什么纸片儿？一些撕破了的或是揉皱了的纸片，上面都写着字的，你明白吗？”

“我很可能扫到过。”

“你能不能再找到那些纸片？你要是能找到，那你就是一个很能干的老妈妈了！”

“我一定能找得到。这儿扫出去的垃圾，我们都倒在一只大箱子里。而且这只箱子也难得清除一次，所以那些垃圾到现在还在那儿。”“好极了，快去找吧！我的宝贝！”

老太婆急忙跑出去。当她跑过走廊的时候，她抑制不住要在那些闲着无事的佣人面前夸奖一下那个可爱的老头儿：“他的言语和举动是多么高尚啊……”

女佣人很快就跑回来了，她的围裙里兜着一大堆碎纸片。克罗克关上房门，从这些碎纸片中拼出了一只信角，上面写着：“亲爱的比罗什卡，我真奇怪，为什么你不写信给我。难道他们不准你写信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信就在这儿中断了。后来克罗克又拼出另外一封信的片断。“我亲爱的比罗什卡！现在我被一个预示着你不爱我的征兆折磨得日夜不安，如果你爱我的话，那末你就写一封信给我吧！我想你是知道的，在我的痛苦中，不可能有其他的慰藉。难道他们不准你写信吗？太可怕了……”这封信又没有写完。可见，伯爵很不满意信上开头的那几句话，所以他把信撕掉了。这样的信，克罗克发现了六七封，信上都是很婉转地叙述着那同一个苦衷。

看起来，亚诺什最后还是把那封信写成了，并且把它送给比罗什卡去了。在垃圾堆里还发现了另外一封信的碎纸片，上面写的是一个女人的笔迹。克罗克仍然把这些碎纸一片片拼起来，费了好大工夫才看出信里写着下列这些话：

“我亲爱的侄儿：

“我祈求上帝，希望这封信到达你手里的时候，你的身体很健康。比罗什卡病了，你的几封信只是使她感到不安。你也知道，她这个可怜的孩子是多么柔弱。如果你珍惜她，你就宽恕她吧，你以纯洁的爱情爱她吧。我亲爱的亚诺什，我这样跟你说话，以及我把你写给她的信，原封不动交给你那可靠的仆人送还给你，你可别生气。你听我的话，听你姑母的话，我现在正为着你的幸福向那位使你遭遇到严酷的灾难的上帝祷告。我不愿意使我们那只已经受尽苦难的小羔羊的、善良的名字上蒙上一点儿阴影（要知道她是为了你而病的，我亲爱的侄儿），那个阴影是上帝的右手把它加在你们的幸福上面的。是的，幸福还会回来的，它一定能回来的；因为上帝有两只手，你不必怕，我的侄儿。上帝的另外一只手并没有失去机能，它可以使你们恢复幸福。然而，我的孩子，每一个姑娘的无价之宝——纯洁的名誉——是不可能恢复的。因为，它一沾上了污点，那就不是完美无瑕的了。假如比罗什卡跟你通了信，或者是会了面，那人们会说些什么呢？所以你们两人更应该比其他的人回避得开些。这是历来礼节上所需要的，也是比罗什卡的父亲所要求的，他把女儿交给我照顾。他为了你亲自在布达奔走。愿上帝为此赐给他力量、健康和成功，并使他和我们大家都摆脱那个可恶的魔鬼（你也一定明白，我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痛心，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不能叫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花园，经过昨天一场大雨淋洗之后，是多么的美丽啊！的确，我们遇到的都是不幸。一部分果树已经冻坏了，我儿子西格骑的‘莫狄洛克’那匹马在跳篱笆的时候，在桩子上碰伤了。唉！我们家里现在是多么乱啊！我甚至感到高兴，幸亏我现在住在霍尔瓦特家里。如果你能婉转地把‘莫狄洛克’遭到不幸的事告诉西格，那就很好，因为我和老头子都不打算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他。吻你一千次。

你亲爱的姑母别尔那特

“再者，我亲爱的侄儿，你要挖掘自己的力量，多多忍耐，你要想到其他的许多人，如公爵、王爷、甚至皇帝也在受着苦难。人全是上帝的虫豸，有时是不可能立时实现自己所有的愿望的。你回忆一下，六年前，我病在床上，患了盲肠炎，后来整整有两年工夫不准我去碰一碰水果，而我却为爱吃水果几乎想得死去活来。

“我顺便告诉你一下，我差点忘了说，女厨子维顿卡生了丹毒病。这个可怜的善良妇人，未必能够活下去了。再吻。

别尔那特”

老克罗克在这些信里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能帮助他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老头儿也只得皱着眉头把那些拼凑成的书信收集起来，拿去给法伊看。那时候法伊已经很顺利地把那个从翁格伐尔来的医生格里比打发走了。刚才当他在内房里跟克罗克商议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安德拉什·卡波尔的园丁哭哭啼啼地跑进房里来，因为他的妻子快要死了。他听说这儿有个医生，于是他想，也许医生能给她一些药，当然这是要得到老爷允许的。

“还用说么！他当然会给她的。何况现在我自己已经不很需要医生的帮助了。（法伊身体好的时候，看见医生就很生气；只是当他身体不好而看不到医生的时候，他也非常生气。）多么幸福啊！呵，我是要说多么不幸呀。去吧！去吧！亲爱的大夫，你看病人去吧！”

第六章

医生格里比

当医生一听到原来的那个病人突然病好，而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新病人的时候，他那瘦长的脸上就露出一副不满意的神色。虽然如此，他还是拿起自己的医疗器具和一只藏着医治百病的灵药的药包，去治那个新病人的病了。过了一会儿，医生非常泰然的回来了。

“怎么样？你救活她了吗？”

“她已经不需要救了。”

“难道她死了吗？”

“毫无疑问，她死了；她的脉搏已经没有了。”

法伊禁不住惋惜地说：

“唉！可怜的，可怜的卡波尔婶婶！她做饺子做得多么好啊！”

后来，法伊为了要表示慰劳一下医生，就吩咐在阳台上摆了一席十分丰盛的酒筵。那天晚上的天气十分暖和。那个时候克罗克正忙着整理亚诺什的书信，所以他们俩就东拉西扯地谈开了，不过主要的是谈那个业已睡在棺材里的医生米德夫的事，以及他的起死回生的医术。

“是的，是的！我们从前互相学到过不少东西，”格里比几次三番重复着说。

法伊对这些话已经感到厌烦了，终于他们听到了脚步声，接着就看见克罗克老爹手里拿着几封信，碎步走进房里来了。

法伊立刻朝他奔过去。

“您找到什么了吧？”

“几乎没有找到什么，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那位年青的伯爵心情很不愉快地跑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

“我的上帝！出什么事情了吗？”

“请你看看这些信！”

法伊很快地看了那些信；他的神情十分颓丧，两只手无力地下垂着。

“我说过，我害了忧郁症，没有愉快的感觉。”

“完全不应该马上把这件事想象得很不幸。我要立刻到卡波施去。”

“上帝保佑您！要给您备马吗？”

“对不起，我还想问您几个问题。这儿有没有那位年青伯爵的肖像，您知道，我不认识他，连看都没有看见过，所以有一张肖像对于我可能是很有用处的。”

“我这儿有一幅他的小画像，它画在表链上的一只小金盒里。不错，这幅画像太小了。”

“没关系。什么时候的肖像？”

“今年三月里，我和亚诺什一起在爱慕达，在他的一个姑妈临终之前（亚诺什分到了她的遗产），有个名叫米克洛什·巴拉巴什的，替他在象牙上画了一幅像。你想得到吗，画这幅像的人是一个四尺多高的十二岁娃娃！当时我还对宫廷大法官说，要他把这个小家伙监禁起来，因

米克洛什·巴拉巴什（1810—1898），匈牙利著名画家，院士。当时达官贵人的画像均出于他的手笔。

为这么一个卓越的天才，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专造假钞票的能手！”

“可以让我看一看吗？”

法伊从表链上解下一个刻着路易十六头像的金玩艺儿，他把弹簧一揿。头壳打开了，可是里面没有脑子（的确，路易十六的脑袋里本来就是空的），只有一小片象牙，上面有一个涂着珐琅的亚诺什画像。“嗯，伯爵是一个年青的美男子！不错，光凭这个小画像是不能判断他的身材的。”

“身材很端正，跟杨树一样。”

克罗克老爹叹了一口气说：“唉！如果我是这个样儿，除非是个公主，不然我连看都不要看！”

“我想是这样，”法伊不由自主地回答。

“没有别的肖像了吗？”

“没有了，我想永远不会再有了。他太老实，太怕难为情了；所以我可以说是用武力强迫他坐下来让那个小画家画的。”

“这肖像我能带走吗？”

“我不反对，老先生，不过我恳求您一定要把它还给我。”接着，法伊威胁地说：“如果您要想吞没我这个最珍贵的纪念品，那到了冬天就非叫您坐牢不可。”

克罗克阿谀地微笑着。

“无论如何，我一定把它保存好，不过现在我还想准确地知道一件事：伯爵离开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

“噢，那很简单！他的跟班一定知道，马车夫也一定知道。他又没有很多衣服。我自己在帕塔克替他定制过几身衣服。喂，来人哪！”法伊拍了一下手掌，一个女管家应声而出。

“请你给我把亚诺什的跟班叫来。”

要找亚诺什的跟班是毫不困难的，因为这个专爱打听消息的跟班，常常躲在圆柱后面偷听人家的谈话。

“喂，马通，伯爵走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好好儿想想，一件一件全说给这位老先生听。”

马通沉思了一下，后来，他一面拚命回想过去的事情，一面叙述起伯爵的服饰。

“他究竟穿着什么衣服？我给他拿了些什么？你们请听，他穿着一条灰色裤子，同样的……是啊，是啊，同样颜色的一件小背心，还有……大礼服我已经说过了吗？”

“没有，你没有说过。”

“还有一件灰色的小背心……”

“小背心我们已经听你说过了，傻瓜……你老是象沙滩上的梭鱼那样，张开嘴巴干什么。”

这时候，跟班的游移不定的目光停在医生格里比的大礼服上。马通突然伸出两手拍了一下，好象一只公鹅突然挣断了缚在它身上的绳子扑着两个翅膀一般。

路易十六（1754—1793），法兰西国王；一七九三年一月，被法国国民议会判处死刑。

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的大油画像现在还悬挂在诺格拉德省议会的大礼堂里。 原注

“如果这件礼服不是那一件的话，那末他身上穿的大礼服完全跟这件大礼服一模一样！”马通激动地喊着。

医生被说得满面通红，法伊马上叱责跟班说：

“嗨，你别胡说！跟这件一样是可能的，我也想起来了，他有这么一件衣服，不过，你不能说就是这一件。不然的话，怎么能叫人相信呢？”

可是马通仍然疑惑地盯住医生的大礼服。他的两只迟钝的灰色眼珠真好象准备从眼窝里跳出来似的。

“老爷，那末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究竟是不是这一件。”马通辩护着。

“当伯爵在这儿的时候，我刷过他的大礼服；手肘子上有一个豌豆大的小洞。那个洞是少爷不小心将手肘子撑在一些从烟斗里掉出来的、还没有烧尽的烟灰上面而烧穿的。同时我还知道大礼服的里子已经撕破了。怎么样？我们看一看吧！”

马通毫不迟疑地走近格里比医生，不客气地抓住医生的手肘子，把它提了起来。

“瞧，我怎么说的？”他郑重其事地喊道。“就是这个洞，豌豆大的洞！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老爷！那末现在我们来看看大衣的里子吧！”

医生手足无措，面孔红得象龙虾一样。

跟班掀开大礼服的前襟。

“对不起，请您转过身去。”

可怜的格里比，张口结舌站在跟班面前，只得转过身去，接着马通就把缝在破里子上的那条缝指给大家看。

由于这意外的发现，竟然使得克罗克老爹的眼镜也从鼻子上掉了下来；总还算幸运，眼镜掉到阳台的石板上却没有打破。

他喊道：“鬼可不少哪！事情开始变得严重起来，事情愈弄愈复杂了！现在的确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这可好极了！这儿倒真的需要一个真正的克罗克、名不虚传的克罗克、机警老练的克罗克了！大夫，这件大衣，您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脸白如纸的法伊浑身打着哆嗦。他怎么会忘记那条缝呢？那是有一次，花园里的一根小树枝钩破了那件大衣的里子，后来，他的妻子给亚诺什缝好的。

医生身上一阵热，一阵冷，他不断地摇着头。虽然看上去他自己也弄不大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不过他还是诚惶诚恐地进行解释。可是那时候，法伊突然跑到他身边，一把扭住他的领子。

“喂，先生！”他大声喊道。“这件大礼服您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

既然这个身为显贵和位居省法院院长的法伊会咆哮如雷地朝那个连蚂蚁都不敢糟蹋的、可怜的老实人格里比扑过去，可见这事情一定是非同小可了。这时，医生就不得不说实话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件衣服是我的兄弟在一个星期以前给我带来的。我的兄弟是卡波施一个小旅店的老板，因为太胖，穿不下这件衣服，所以就拿来给我穿了。不过这件衣服他是什么地方拿来的，我可不知道。”

从格里比的那副被吓得昏头昏脑的脸相看来，毫无疑问，他说的全是真话。

法伊长叹了一口气，往花园里的一只藤椅子倒下去。

“他被杀害了！”他嘶哑地说，接着用两只手蒙住脸。不一会儿，

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流了下来。

可是又不到一会儿，他克服了自己的软弱无力，擦了擦眼睛，振作一下精神，又重新变成我们从前看到过的那个样子：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块钢。他用坚硬的、响亮的声音命令跟班：

“通知马车夫，叫他马上套马。克罗克，您也跟我一起去。叫管家到我这里来，我有一些要办的事情嘱咐他。”

马车夫套好了马；管家拖着两条粗腿一瘸一拐地从园丁的小茅屋那边走过来。

法伊说：“布达依，事情出得比你所猜想的还要糟。不过，无论出什么事，我们都不应该慌乱，应该少说闲话。留下的春种谷物该播种了，别烈尼查田里的排水渠要修整。让马车夫约什卡把大夫送回翁格伐尔去。唉！还有那个可怜的老太婆卡波尔……你去喊两个神父来，用胡桃木棺材好好地把她埋葬掉。你用庄园里的款子办几桌丧宴。她是值得我们这样追悼的，因为她能做非常鲜美的饺子！”

管家天真地提醒他说：“老爷，说不定，她还要爬起来呢！”

“要知道她死过去已经一个钟点了。”

“这是谁说的？”

“大夫说的。”

管家愤怒地说：“哎哟，您怎么啦！她刚才还跟我说过话哪！”

命运的摆布使得那个可怜的格里比气得火冒十丈。大礼服的事，他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听从摆布。可是现在一个不懂医道的外行人却蔑视他的学识，这就使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带着高傲的、瞧不起人的目光（不过他仍然具有一个学者的风度）声明说：

“不管她能说多少话，她还是个死人，因为她的脉搏没有了。”

马车驶过来了。法伊和蔼地握了握管家的手。

“一切全仗您好好的照顾，我亲爱的布达依。可能，我不能很快就回来，要是爱查耶施在降灵节那天从杰勃烈倩来到这儿的话，那您就立即派个人到帕塔克来给我送个信（这个名望很高的爱查耶施是管家的兄弟）。”

接着法伊轻轻地跳上了马车。

他突然喊着说：“唉，大夫，大夫！看起来我也是个糊涂人！我完全忘记问您，您的兄弟开在卡波施的旅馆叫什么名字？克罗克，请您坐在马车夫旁边吧！我要一个人坐在车子里。”

克罗克代替医生回答说：“叫‘兀鹰’旅店，先生阁下。”

“走吧！”

爱查耶施·布达依（1766—1841），一个主张宗教改革的匈牙利主教，杰勃烈倩大学历史系与古典语言学系教授。他主张大学里用匈牙利语授课而不用当时规定的德语。

第七章

“兀鹰”旅店中的婚礼

法伊不叫那个“亲爱的老头儿”坐在自己旁边，而要他坐在马车夫旁边，这使得仆人们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们的老爷通常是没有那种骄矜的脾气的。平时，家里如果没有客人，那就有一两个亲信的佣人坐在老爷进餐的桌上吃饭。

这种情况在一般中等地主家里也是常有的事。有些老妈子，例如从前当过老爷的、太太的或者他们孩子的保姆的老妇人，常常能享受主人那样的款待。某一次，有一个佣人为了个什么原因偶然坐在老爷进餐的桌上吃饭，后来那个佣人就根据这个习惯（匈牙利人向来很尊重习惯），经常坐在那个座位上。这种款待在当时是主仆之间良好关系的标志。此外，家庭里有一两个这样的佣人，那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他对其他佣人和老爷都一样接近。他知道他们的生活情况，能够婉转地排解与缓和他们相互之间的隔阂和纠纷。

四匹马飞也似地向前奔驰着；路上的泥土成块地向路边飞去，因为那条道路经过长时间的雨淋之后，全都成了泥浆。我们的祖先很不善于修筑道路，“他们只会把烂泥堆在烂泥上”。天气干燥的时候，扬起灰尘来，一团一团象柱子一样；可是在多雨的季节里，泥浆就只会往马肚子溅上去。

可是现在对法伊先生来说，即使是最好的道路也会感到很长；他的大脑袋一直在东想西忖，弄得自己十分焦急不安。要知道他的心是很软的，慈悲的；任何事情，只要碰到他的心，那就一定会在他的心上留下一个痕迹。法伊心里翻来复去地思考着亚诺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最可怕的灾难。有时，他好象看见那个年青的伯爵沉在深深的蒂萨河河底里。鲢鱼和鳊鱼在他的身体上面游来游去；现在看起来，要知道亚诺什在何处，那应该问鱼儿，而不是问克罗克老头儿。突然在他的想象中又出现了另外一幅图景：亚诺什被打了一枪，倒在地上，强盗们跳到他的身旁，剥下他身上的衣服，想多少发一点财……不！只要是确实的消息，即使是最坏的消息，也比现在这种心情要好一些。

“喂！彼得，到卡波施还很远吗？”

“我们现在已经进城了。”

天已经黑下来了。空中黑沉沉的密布着乌云，地上弥漫着一片浓雾，甚至在两步之内已经看不清楚东西了。

啊，真可惜！应该把这个小城描写一下，因为匈牙利的城市在那时候还不象站队的士兵那样整齐，同时也没有分成各种等级。目前在匈牙利，象卡波施那样的小城有三百个，而且全是一模一样，犹如双生子一般；象洛桑茨那样的城有一百个，象卡沙那样的地方有二十个，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成为匈牙利众城之母的布达佩斯。不过这个母亲不是一个会哺育自己孩子的母亲，相反，她却依靠自己的孩子生活，所以孩子们都是那样的软弱、瘦小和贫血。

从前，各个城镇并不都是那么一个样儿，所以出门旅行是件十分令人兴奋的事。一个游历过很多城市的人，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好象在一

个很大的世界里，他到处都有熟人和同乡，因此从各方面说，都使人感到十分满意。譬如说，一个人可以在乌叶海买到好酒，在季萨魏拉克买到上好的胡刷，在寇缪茨买到样子不象花边而象海上的浪花那样的花边，在米施柯茨买到各种花色的面包，在里马宋巴买到小水壶，在迦奇买到结实得象皮革似的呢绒，而在列瓦却可以买到柔软得象呢绒似的皮革，在爱斯杰尔贡买到马鞍子，在萨巴特卡买到围裙，在歇里密茨买到烟斗，可以在齐尔买到折刀，在里别邦买到杜松子酒。

现在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每个城市街角上的第一家小铺子里买到，完全无须出远门去购买。不过应当承认，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以前那样道地了，同时使用这些东西的主人也不觉得有一种快感，象他们从前在旅行中，因买到这些东西而感受到的那样。

至于卡波施呢，这是一个以制作箩筛著称的城市，如果有人把一只卡波施的筛子送给一个住在远地的美人，那她会心甘情愿地酬谢他一个甜吻。可是现在买这么一只筛子只要八十个小钱。

不，从前的世界还是不坏的。

“彼得，你知道‘兀鹰’旅店在哪儿吗？”

“我知道，老爷。”

车子在石子路上轰隆轰隆响着。如果说马匹在泥泞路上还能跑快的话，那末在这种尖石子路上却只得一步一步拖着走了。乘车的人已经觉得自己在车上坐得很久很久。终于，他们在一家小旅馆的拱门下面停住了。旅馆门口挂着一只小铃，法伊一下车，就立刻急不及待地用手去拉那个铃。旅店的大门上挂着一盏昏暗的灯笼。从外面看来，“兀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一座又长又矮又狭的房子，好象竭力要往地里陷下去似的。不过这座房子只是在外表上看来很凄凉，它里面倒是十分热闹：乐声铿锵，人声鼎沸，一阵阵嘻嘻哈哈的欢笑声从敞开着窗户里传了出来。

铃响之后，走出一个身材匀称的小伙子，身上完全是民族服饰打扮：他穿着一条黑呢裤子和一件黑呢背心，里面是一件大袖子的绣花衬衫。照他全身的打扮看起来，他大概是新郎旁边的伴郎。他背上斜披着一件绣着绒花的匈牙利骠骑兵上衣，一顶圆形帽子上插着许多纸扎的玫瑰花；腰间围着一条有小白花点儿的紫红色带子。

“干什么，租房间吗？”他傲慢地挺着胸膛问道。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个，我们先要跟老板说几句话。他在哪儿？”

“现在不能跟他谈话。”

“那您是谁？”

“我吗？这儿的伙计。”

“那末为什么不能跟您的老板谈话？”克罗克插进来说。“是不是他不会说话了？”

“不，他会说话的，甚至可以大声说。”

“那末他是不是脑筋出了毛病？”

“唉，您这个人是怎么搞的！现在他的脑筋还挺好呢。”

克罗克老爹想了一想，肯定自己的态度应当强硬一点，于是他大声地喊道：

“没有工夫跟你开玩笑，唠叨鬼！难道你没看见一位大老爷在跟你说话吗？瞧你这个样子，还不快把帽子脱下来！”

侍者恭敬地脱下帽子。他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现在听见克罗克这么一说，立即感到非常惶惑不安。

他象缴械投降似地陪着笑脸辩护说：

“啊，请原谅，今天我只是稍微喝了几杯酒。说实话，事情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老板正在跟哈达希太太跳舞，因为到新酒酿好的时候，哈达希太太就可以成为这儿最合适的老板娘了。”

“里边究竟在干什么？”

“结婚，请进去看看吧，”那个小伙子似乎十分惊奇，世界上竟有不知道这件事的人。“真的是结婚。今天是老板的异父妹妹出嫁，以前这个旅馆里整个厨房间的事都是他妹妹管的。不过今后想必由哈达希太太来管了，因为她会做更好的菜；而且哈达希是个寡妇，身体好，年纪又轻，对男人一点也不避嫌疑。所以你看吧，事情很快就要发展到举行另一次婚礼了。虽然我们的老板身体相当胖，专好打架，不过他的心地很好，但这也就意味着，他的财产将来可能全要化为乌有，因为他的穷亲戚太多，他们准备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偷走……”

刚开始的时候，要这个嬉皮笑脸的侍者说话是有些困难的，可是在要他停下来不讲话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喂，朋友，不要多罗唆啦！还是去通知你的老板，叫他马上出来吧！”

侍者耸了耸肩头。

“他一定不肯出来的。”

克罗克老爹气得顿起脚来。恰好那时候法伊的卫兵出现了，他身上佩着一支手枪和一把刀，在院子里帮马夫管马匹。克罗克当即利用他的到来威吓侍者说：

“住口！老爷，请您命令卫兵砍掉这个唠叨鬼的脑袋，如果他还要罗里罗唆的话。”

侍者一看事情不妙，便飞也似地奔进屋里去，可是他马上就跑回来，脸上现出十分庄重的神情。

“我不是说过吗？他果然不肯来。他说，即使是约瑟夫总督叫他，他也不出来！”

“好吧，那末我们找他去，”法伊坚决地说。

“这又是另一回事了！”侍者兴奋地叫起来。“早就该这么做。这样您要跟老板谈话就更有希望啦。”

侍者一边说，一边领着两个客人到旅馆的后半进屋子里去，老板的房间就在那里。

喜爱问长问短的克罗克老爹，在去老板间房的路上，继续问侍者，

“老板的妹妹嫁给谁呀？”

“嫁给一个叫约瑟夫·维顿卡的小伙子，他要到波兰去开一爿木匠作坊。今天午夜以后，他和年青的妻子就要坐马车走了。”

法伊一听见这个熟悉的名字，顿时浑身战栗了一下。这不就是替裘里做升降机的那个约瑟夫·维顿卡吗？案件的线索现在有了下落了。原来这里就是一切罪行的老窠！他想，他们的路子走对了！

“他以前有没有在乌叶海的一个木匠那里做过帮工？”法伊轻声问道。

侍者回答说：“做过。我很早就认识他了。以前他是个很穷的农民，他是一下子发起财来的！他娶卡杜什卡做老婆，其一，因为他看上她已经很久了；其二，因为卡杜什卡是维顿卡的老板——乌叶海的那个木匠——的女儿；其三，因为我的老板的母亲格里比寡妇再醮时嫁给乌叶海的木匠——奥特烈叶维奇做妻子，后来就生了这个卡杜什卡。”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愁闷的法伊叹了口气说。

他们在走廊里走着，一会儿碰到床，一会儿撞着桌子或橱，这些家具都是因为举行婚礼而从房间里搬出来的。法伊朝礼堂里一看，就呆在门边不走了。最初，他觉得房间不是静止的，而是跟着许多面孔通红的跳着舞的女人和男人在一起旋转。那些男人看上去，大概都是些工匠师傅，他们非常轻快地用手拍着靴统。裙子发出的窸窣声，人的汗臭、烟草的焦味和女人身上的花香所混成的一股气味，以及蜡烛上散发出来的浓烟和油气——这一切仿佛把那个房间变成了一座地狱。

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从人丛中喊出一声声十分响亮的、压倒全场喧闹声的叫喊声。简直象鬼在地狱里结婚！“嗨！”“嗨！”这是某一个人表示非常愉快的叫喊声。忽然又听见一声震耳的尖叫声，这是因为一个年青人捏痛了他的舞伴。但是没有关系……脚继续在踩着，跺得地板蓬蓬响，扬起一阵阵的灰尘。

妇女们挥着手帕，想驱散一些周围的灰尘。房间的角落里，有个人在小桌子上烧着一盆热的混合酒；另一个人把一个围着小桌子旋转的女郎一推，于是女郎的一个大蝴蝶结被燃烧着的酒给烧着了；第三个人拿来一只水罐，把水朝她身上浇去；结果在她旁边的人，至少有十个女人的头饰都被水浇得湿淋淋的。但这件事并不见得有什么不幸，相反，大家都感到很开心！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只看门狗在客人中间乱窜，怎么也无法把它们赶出去，因为屋子里很热，不能不把门开着。所以那两只狗刚赶出去，又跑进来了。尽管它们的爪子和尾巴常常被人们践踏，可它们还是很喜欢看热闹的婚礼。不过必须说明，它们忍受这些侮辱也决不是毫无反应的——它们汪汪地叫着，露出要咬人的牙齿。其中一只名叫鲍特里的看羊狗终于忍耐不住，在拉尼太太的腿上咬了一口。（愚蠢的畜生倒也懂得什么是漂亮的！）人们立即到厨房里用湿的药棉给拉尼太太的腿贴上，而捣蛋鬼比施塔·那德——真该瞎掉他的眼睛——竟然高高地站在那边偷看。

新郎在房间中央很起劲地跳着舞，一曲接着一曲，一刻不停地直跳到筋疲力尽为止。卡杜什卡——她是多么美啊！——身子软得象条蛇；头上的花冠松散了，垂在脸上，但是这与她的风情甚至也很相称。她有时挣脱新郎的手，摇晃着两条大腿，开始在新郎面前跳舞，有时她又象旋风一般打转，使得她头上的花冠也随着打起转来，使那花冠上垂下来的花梢拂到在她近旁的人的脸上。她转着，转着，后来突然钻到跳舞的人群中去了。新郎跟在她后面，有时追上她，有时又把她放走，他象山羊般跳起来，两只手往靴子上一拍，接着就伸开双手，好象想去拥抱她似的，跟在她后面狂奔，他边跑边唱：

我是个大老爷，在自己的田庄，
这个美人儿是我的郁金香。

他不时把口袋里的钱币弄得铿锵作响，要不，就拿出两个塔列尔往空中高高一抛，再伸手将它们接住，扔给几个吉普赛乐师。

“喂，吉普赛人！这还不是最后的赏赐！你们懂吗？”

钱在人头上飞过去，幸亏没有打中一个人，因为这样很可能打在人家的眼睛上。不过，这儿有这么多美丽的眼睛，扔瞎了一只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法伊先生在这烟雾迷蒙、大声怪叫的人群里感到很不舒服。这时侍者早已躲得无影无踪，因此法伊只好向一个站在离他不远、身穿蓝皮长褂的男人问讯，那个男人把烟斗上的银盖子喀嚓一声合上，看样子，他是很欣赏这个烟斗的。

“请问，哪一个是老板？”

那位仪表非凡的先生，即是法伊向他问话的那位先生，将烟管往嘴角上一推，用手指着一个正在跳舞的人说：

“喏，那个肥得象只公猪的人就是老板。”

旅馆老板的确很胖，约有四百多磅。可是他的脸很和善，甚至还带点傻气，法伊一看，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说：

“嗯，这不可能是个杀人的凶手。”

从老板的整个姿态看来，完全可以感觉到，他这个人无忧无虑，正在尽情玩乐。当他两手搂住一个胸部丰满的舞伴的腰部，面对着她看的时候，他那双小小的灰色眼睛就放射出孩子般欢悦的光彩。那个寡妇有一对雪白的肩头和一双媚人而淘气的眼睛。“嘿，格里比先生倒还真是个小伙子呢！”他的整个姿态仿佛在这么说。“他还很强壮哪！”固然他已经不能够象那个城里的书记官跳得那么有劲，但他仍旧不肯罢休。他跳来跳去，抖动着庞大的躯干，搂着寡妇，在她的周围打转。他拥抱着她，紧贴在自己的身上，不然就高高地把她举起来……

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挥了挥手，音乐突然停止，跳舞的人都放开了自己的舞伴。

格里比怒气冲冲地把两眼往四周一扫，想知道是谁在捣鬼。一个陌生人站在他面前，看样子是个贵人，说话也完全是命令式的。旅店老板有一双老练的眼睛，他一眼就能够断定谁是重要人物，当然，谁也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特点断定的，但是他的确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必须马上跟您谈几句话，格里比先生。”

“请吧！”旅店老板冷淡地答应着。

“不过这里不大合适。您这儿没有单独的房间吗？”

“随阁下的便吧。其实，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今天不招待客人，但既然您老人家……”

“老爷……”

“既然您老爷阁下光临小店，不过对我来说，每一位客人都是我的

贵宾，我当然应该照您所吩咐的话办理。请跟我来吧。”

第八章

克罗克老爹查明线索

旅店老板从墙上拿下一把钥匙，点了一支蜡烛，领着法伊先生走到走廊的尽头，打开一间客房。克罗克老爹象耗子那样一声不响地跟在他们后面，克罗克的确能走得使人完全听不见他的脚步声。因此，当格里比把蜡烛放到桌上以后，转过身来，看到站在他面前的陌生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惊奇。

“这是我的人，”法伊解释道。

“我可以请教一下大名吗？”旅店老板问。

“我是伊斯特万·法伊，从帕塔克城来的。”

“久仰，久仰。您是布特列尔·亚诺什伯爵的保护人，对吗？您有何吩咐？”

法伊和克罗克老爹紧张地注视着店主人的每一个动作和他的眼神，看了一会儿以后，他们惊恐不安的心绪逐渐消散了。

他们想：“我们把那件重要的事情当面向你揭开，看你怎么说！”

法伊摆出他从前当检察官时的那种庄重的姿态，高声地说：“请告诉我，您送给您的弟弟——住在翁格伐尔城的格里比医生——的那件衣服，是怎么落到您手上的？”

克罗克甚至擦了擦眼镜，想更清楚地看看旅店老板脸上的表情。

旅店老板打了个呵欠。

“噢，这件不值得一提的事情还能讲几遍吗？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要知道我们卡波施这个地方的大事情是很少的。我们都是安分守己地生活着，所以不会出什么事故。假如说死人是一件大事，那我们这地方整整几个星期来，就没有死过一个人。不久以前，我这家‘兀鹰’旅店出去一个旅客，他是一个德国学者；这个怪人很想看看东正教的葬礼。于是我劝那个德国人在我店里住几天再说，一等到有本地居民死掉，那就能看到了。那个可怜虫差不多住了两个星期，我必须说，他的确花了不少钱。简直无法理解，这些德国人怎么会有那么些钱！他每天看到我就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直到现在还没有死过一个人吗？’的确，这个怪人可真不走运，因为连着两个星期死掉的人尽是加尔文教徒和罗马天主教教徒。最后，他大发脾气，厉声责备我，好象是在愚弄他，尽用空话来留住他。到了前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叫他离开这‘兀鹰’旅店，到翁格伐尔去找我的弟弟格里比医生，因为我的弟弟会把活人变成死人，可是我不会。”

旅店老板对他自己的这个笑话觉得十分满意，甚至使他的双重下颚笑得抖动起来，好象一块冻肉似的。

“一个杀人凶手决不可能这样笑，”法伊心中一盘算，也微微地笑了笑，因为这时他又回想到波佐什卡波尔婶婶的那件事。

克罗克老爹用洞察肺腑的目光望着旅店老板，冷冷地打断他的笑声说：

“很好，先生！可是那件衣服到底是怎样落到你手里的呢？”

“啊，那件衣服！这的确是一桩十分奇怪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

十几天前，我这儿住过一个穿着得十分华贵的青年人。当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过去勃烈倩黑姆大公爵本人也曾在我这家‘兀鹰’旅店宿过夜。”

克罗克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见他的鬼，见您的大公爵的鬼！请您别扯到别的事情上去。我们知道，大公爵们睡觉也是要自己睡而不能叫人代睡的。请您讲讲衣服的事情，难道您没看见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吗？”

“这完全是件不值得一提的事情。我告诉您，那位年青先生一到这‘兀鹰’旅店，吃完晚饭就躺下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他穿了一套普通工匠助手穿的衣服从房里出去了。平时，如果遇见这种事情，那总是恰恰相反：在第二天早晨，一个工匠助手突然变成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先生。这种事情在佩斯的大旅馆里是可以经常听到的。”

法伊老爷摇摇头说：

“真是莫名其妙！那末后来呢？”

在寂静的空气中，似乎可以听得出老法伊的心跳。

“他朝着我走过来……那时候我正站在柜台后面，恰巧卡杜什卡也走过来问我，米哈依·萨宝欠我多少钱，以及能不能再赊账给他。我查了一下账簿。（真见他的鬼，直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他这笔账！）这时，那个年青人走到我的身边，拿出一张二十块钱的纸币作为付给我的房金。

“‘我走了，’他说道。

“‘好吧，’我心中想道，‘我要给你些颜色看看，你竟敢在我格里比面前耍花样！’接着我就说：‘噢，对了，您隔了一夜就变样子啦！’

“年青人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回答说，这是他个人的事情。当时我又说：‘一点不错，不过我之所以发问，是因为我看见您没有把以前穿的衣服带走。它留在这里，叫我怎么处理呢？’他回答说：‘您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您可以把它卖掉，或者随便您怎么办。’

“我们的谈话就到此结束。那个年青人走了以后，我觉得这件衣服虽不错，却不合我的身材，于是就把它送给我弟弟去穿了。”

“您做得对。”法伊先生称赞说（他甚至也很乐于把自己身上的一件大礼服脱下来交给格里比先生转送给他的弟弟）。

“就是这么一回事，”格里比结束了这个奇遇的故事。

法伊先生高兴地拉住旅店老板的那只粗大的、皮肤发红的手，并且紧紧地握了一握。他的心境感到好多了，犹如突然通过一根无形的管子把新鲜的血液注射到他的血管里一样。

“格里比先生，您恐怕不会知道，我的心上简直象拿掉了一块石块！要知道我预料要遇到许多可怕的事情，现在看起来，这简直是件蠢事。唉，这个小畜生！如果我还能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那够多好啊！唔，多谢您告诉我的消息，格里比先生。”

“我很愿意把我知道的全说给您听，”老板简单地回答。

“可是那套工匠衣服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是在我的亲家——鲍陀裁缝家里买来的，因为第二天我的亲家还夸耀过这件事呢。”

法伊先生向克罗克老爹转过身来，他正在埋头深思着。

“克罗克，您听见了吗？一定要找到这个裁缝，也许亚诺什会向他透露一些计划的。”

克罗克好象从睡梦中被惊醒似地颤抖了一下。

“慢慢的全都会水落石出的，”克罗克含糊地说，同时伸手到口袋里，摸出一只鼻烟壶，他想吸些鼻烟来醒一醒自己的脑筋。

格里比告诉他们：“现在裁缝正在我这里，他是来吃喜酒的。如果需要的话，我马上就去叫他来。”

“这太好了！”法伊喊了一声，甚至高兴得弹响了一下指头。“现在我想可以好好地吃一顿晚餐啦！亲爱的老板，请您拿些酒和菜来，把您这儿最好的菜拿出来吧。我也很想跟维顿卡交谈几句知心话，不过这是以后的事，现在暂且先把晚餐送来和把那个裁缝叫来吧。”

格里比一听到这些话，很为难地摇摇头。不，现在他们要他去办一件难以从命的事！既然婚礼席上来了这么两位老爷，那末他们应当和所有的宾客一起赴宴。何况现在正好是刚要摆宴席的时候，所以他请他们入席去。这至少不用他们花一文钱，而且，把酒菜送到房间里来吃，虽然东西不是第一流的，但价钱却要贵得很多。

“感谢您的美意，老板。但是，如果您稍微拿些较好的东西来吃吃，那末我们就很满意了。”

格里比先生皱着眉头回答：“所有最好的菜肴都要送到婚宴上去。我知道怎样才算尊敬，我也懂得宾客之间的区别，有的是邀请来的，有的不是邀请来的，有的是偶然路过的。别的情况是不会有。”

这时，法伊先生不得不鼓动一下他的如簧之舌，去说服这个好客的老板。（他和他弟弟——医生——有多么大的不同呀！这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没有受过科学毒害的人！）法伊告诉他，他们还需要在这间房里商量事情；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其次，他说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身子已经很疲乏了。

最后，旅店老板很勉强地同意了法伊的意见，说他就去吩咐预备晚饭，并且叫他的亲家到这里来。不过关于后一件事，他说：“要看他是否愿意来，”因为俗语说得好，十个裁缝九个是男爵。

然而卡波施城里的贵族们并不同意这句俗语，而且十分恨那个鲍陀，因为他在“兀鹰”对面，自己作场的门上钉了一块夸口的招牌：“贵族马杰·鲍陀与丽娜裁缝。”根据城里贵族们的意见，裁缝这一行业，按他们贵族这个阶级来说，是一种最低微的行业，诚然，他们自己也是些编打箩筛的手艺工匠，但是在他们的目光中，这要比裁缝这一行体面得多。因为筛子终究是女人用的玩意儿，皇后也要用手拿的，可是缝裤子……而且还得补裤子！……是啊，这是最下等的职业！可耻，我敢以名誉担保！不过他们还是做上这么一块招牌，把全部贵族称号都写在上面！因此他们在裁缝的称号上还加上两个词：“鲍陀与丽娜，熨斗和帆布”。

过了不久，有人来敲门。这是鲍陀先生来了。他一跨进门坎，法伊马上就认出这个相貌堂堂的人就是自己曾经向他问过哪个是旅店老板的人。

关于亚诺什的事，虽然裁缝知道得不多，不过他非常郑重地把他所知道的那些细小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法伊。几天以前，在一个傍晚，当大

家都已经把牛赶进棚里的时候（“那时我恰巧也在忙着赶牛，老天保佑，因为我有六头牛呢”），那个年青人真的找到他那儿去了，他挑选了一件上面缝着一些小钮子和丝带盘成的扣子的黑色短上衣，那种衣服一般都是年青工匠穿的；此外他还选了一条裤子和一件背心。由于那两位老爷要彻底了解事实的真相，他还补充说，那件衣服穿在这年青人的身上非常合身，简直象他定做的一样，这个年青人并且把全部衣款都付清了。

裁缝走开以后，法伊先生指出说：“我们从这场谈话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不过，克罗克老爹，我说，您是个聪明人，是个经验丰富的密探，现在您对这一切有个什么想法呢？”

“第一，伯爵并没有被人杀害，而且也没有自寻短见，因为自杀不需要更换衣服。”

“我的意见也是如此。谢天谢地，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了。”

克罗克老爹继续说：“至于我呢，那我知道得太多了。譬如说，我知道现在他在哪儿，他在做什么。”

“您在说什么！”法伊大声叫起来，疑惑地看了克罗克一眼。

“我知道得很确实。不过我想向阁下提一个问题。波佐什的园丁有个帮手吗？”

“没有。”

“您在这方面了解得完全清楚吗？有没有一个名字叫米哈依·维烈什的帮手？”

“没有，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好，假使伯爵先生现在没有用米哈依·维烈什的名字在园丁那儿做帮工的话，那就砍我的头吧！”

“真的吗？算啦，克罗克老爹！那孩子怎么会想出这个主意来呢？您从哪儿知道这些消息的？”

法伊十分惊讶地看着这个矮子，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忙乱地挥着两只手，滑稽地皱动着他那思虑重重的额角。

“从哪儿？从那一小堆纸片里！我在那些纸片中发现过一张写着园丁帮工米哈依·维烈什名字的身份证，证书是由伯爵自己签署而且盖章的。可是由于证书上的印章盖得不好，因此伯爵就把那张纸撕了，显然他又另外写了一张。当时我觉得这张纸没有多大作用，甚至也不想把那一块块的碎片拼起来。”

“可能有这样的事。然而现在亚诺什究竟在哪儿呢？您怎么知道他在哪儿？”

“他只可能在两个地方：或者他顶着别人的名字在裘里家里当园丁，暗地里在那边监视他的‘妻子’，以便使得诉讼能更快的得到胜利；或者他乔装成一个工匠助手，在观察敌方的行动。”

“唔！这总算还不坏。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会这样聪明。”

克罗克老爹得意洋洋地微笑了一下。

“但也可能是这样的。伯爵看了别尔那特夫人的信以后，知道比罗什卡小姐病了，并且知道她父亲米克洛什·霍尔瓦特不在家，于是他就决定，象神话中的王子一般，到自己爱人的庭院附近去做工。他把胡须剃掉，头发剪平，使人家都认不出他；晚上，他就跑到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意中人的窗下去，想尽一切方法来获得一个见见她的机会，哪怕从

远处望她一眼也好。”

法伊将宽阔的手掌往桌上一拍，突然跳了起来。

他高兴地喊着：“够了，够了，克罗克！您的智慧可真是无穷啊！毫无疑问，现在亚诺什伯爵一定是在鲍尔诺茨城。这跟我现在高兴得想要跳起舞来的心情一样正确。我甚至于高兴得要 and 那个女人——哈达希寡妇跳舞。我要不去和她跳舞，那就叫我不得好死！”

他说完这些话，抓起帽子就往外走。走到门口时，他回过头来对克罗克说：

“请您快些吃晚饭，克罗克，回头您立刻乘我的车子到鲍尔诺茨城找亚诺什伯爵去。请您告诉伯爵，说我叫他立即同您一起回来。我现在要参加婚礼去，我还有一桩很重要的事要做。”

法伊在走过一个黑漆漆的阳台时，他以满怀感谢的心情，抬头望着苍穹。天上无数的星星都象在鼓励他似地望着他，使他感到前途大有希望。

“傻孩子！”法伊叹了一口气。“真象一只蜜蜂一样，它为了窗里有一朵含着蜜汁的鲜花，拚命向那扇已经关上的玻璃窗冲撞。唉！但要知道窗子是从里面往外开的呀！”

第九章

真正的小牛

法伊想出了一条妙计。他确信，裘里给了约瑟夫·维顿卡一笔钱，并且要送他到外国去，使得亚诺什找不到这个最主要的见证人。那也就是说，裘里男爵信不过维顿卡。由此可见，裘里这样抓紧时间，是为了将来他所提出的一批见证人，只可能是他所信任的人，并且那批见证人将来也一定都能异口同声地在教会法庭上证明结婚的仪式完全是按照教规执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放过了这个唯一的、最有价值的见证人，让他跑到波兰去，甚至于跑到美洲去，那简直是粗心大意得罪该万死。与此相反，现在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留住维顿卡，把他掌握在自己手里。法伊想着：“这是上帝在显灵，使得维顿卡和我在这里相遇。”

他把老头儿克罗克单独撇在一边以后，马上就赶到参加婚礼的客人当中去了。格里比先生看见法伊来到，高兴得不得了（旅店老板从开始见到法伊起，就知道这位仪表不凡的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当法伊在宾客中间，邀请寡妇哈达希跳匈牙利民族舞的时候，格里比可真乐意得准备将性命都献给他。法伊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机会，把新郎喊到一个角落里，详细地盘问他。

“小伙子，我听说您要出国去了？”

“很抱歉，是的。可是一个穷人有什么办法呢！”

“这样的一个小小伙子，技术如此高明的一个工匠师傅要离开祖国到外国去，真可惜。”

被法伊恭维得心花怒放的维顿卡表示同意地说：“是啊，真可惜。”

“我听到别人说了您许多好话。”

“这就是说，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必须走。既然说必须，那就是非走不可！”

“不过我在这儿想顺便说一说，我在帮助我们祖国的天才这方面，向来是不遗余力的。如果我聘请您到我的庄园里去做木匠，您有什么意见？我给您的工钱决不会少。您可以尽力地做，尽力地发挥您的才能和智慧。”

“我也后悔得想要哭，可是我现在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我应当离开。老爷，您还是别费心吧！”

法伊采取坚决进攻的方法了。他知道，现在他是在跟裘里作斗争；这是一场战斗，既然是在战场上，那就可以使用一切手段。

“我告诉您，您可以和您那位年青的太太住在我的城堡里，您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象管家老爷一样的人物，仆人们都要尊称您一声‘老爷’。这可多好啊！”

维顿卡叹了一口气。

“在庄园里有许多年代古老的榛子树；每棵树都有三个男子汉合抱不了那么粗。您可以砍伐任何一棵树，您可以想到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维顿卡长吁短叹。他的脸色也因感到痛苦而变了。

“而且往后的情况，一个是替波兰农民钉钉箱子和谷仓板壁，而另

一个是，制作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安放罗裙的描金柜子。”

维顿卡听他这么一说，全身都战栗起来。他完全被虚荣心征服了。

“除了可以拿到用现金支付的很高的工钱之外，您还能得到脂油、面包、木柴。您每做成功一件精巧的东西，我都要送您几块金元；此外，我要送一头牛给您的妻子。”

“什么？送一头牛给卡杜什卡？是一头吃老爷庄园里的草料，可以挤牛奶的、真正的牛吗？也许是一头花牛吧？它一定有很大的乳房，不过要在牛角上装一副套子，让它无法去撞卡杜什卡……”这一下完全打动了维顿卡的心。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并愈流愈多，同时，由于他所喝的那许多酒也开始作起怪来，因而他就象一头牛似地哀号起来。

“不可能，无论如何不可能，”他哽咽着说，“我已经卖给人家了。”

法伊先生毫不表示惊讶地说：

“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钱还给那个人，把您赎回来。”

维顿卡沉思了一会儿，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得出，他犹豫得很厉害。最后，他失望地挥了一下手。

“这没有用。全都完了。我的一切全都掌握在买我的那个人手里。他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他一定要拿着枪来找我——砰！——朝我开枪。拍！我的灵魂也就此飞掉了！我永远不能在庄园里当一名有名的木匠了，而我的老婆——卡杜什卡……”

“不过我说，还不一定会这样，因为您的那个有权有势的主人，仅仅在自己的家里，在他的仆役们的眼睛里，也许还可能在周围邻近的地方，是一个令人可怕、不可一世的人物。可是在我带您去的地方，另外有一个人，他的权势要比您的主人好几百倍；在他的面前，您那个主人简直就低微得连狗都不如。”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法伊先生的口才十分好，他善于说服跟他谈话的人（他在当副省长时能享有崇高的声誉，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使得可怜的维顿卡完全失去了主见。经过这一席谈话之后，这个小伙子在客人中间不知所措地钻来钻去，好象一只苍蝇在玻璃窗上打圈儿似的乱撞乱碰。然而法伊还是不满意：现在天平上的盘子还没有完全倒向他那一边，而只是在两边晃来晃去。法伊觉得必须再往盘子上加一个砝码。法伊也把卡杜什卡和旅店老板格里比先生拖到这件事里去了，而且他的话也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三个人开始热烈地低声交谈起来。卡杜什卡和格里比轮流去劝说维顿卡，这就使得客人中间也引起了一阵骚动。在主人房里所发生的骚动，很快地影响到所有的客人。他们彼此问着：“见鬼，他们出了什么事？亲家，您听到了什么没有？”那时，维顿卡的伴郎——裘里男爵的一个斜眼乡警——盖尔盖伊（不错，他现在穿着一套贵人的衣服，冒充省衙门的陪审员）以他狗一般的嗅觉，早已闻到事情有点儿不对头了。可是，只要他一走到那些热烈地交谈着的客人中间去，人们的话题就转到一般生活琐事上去了。总而言之，在卡杜什卡一双秀眼里还没有出现眼泪之前——婚后第一次的眼泪之前，天平盘仍旧是摇摆不定的。这些眼泪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啊！一滴小小的眼泪，真重得足以左右一切；它只要从浓黑的眼睫毛后面一滚出来，那天平上的盘子立刻就偏到有利于我们法伊先生的那边去了！

法伊回到自己房里，时间已经将近半夜了。但是他并没有脱去衣服

躺下睡觉，而是等待着，因为他知道他所播下的种子一定会发出芽来。因此当维顿卡推开房门，小心翼翼地溜进来跪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感到惊奇。

“我亲爱的老爷，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表明我完全接受您赐给我的差事。上帝没有赐给我勇气，可是我的妻子壮了我的胆，所以我敢来接受这个名利双全的木匠职位和一头牛。可是事情还不光是这样，因为现在有个魔鬼骑在我的脖子上。一个真正的魔鬼。我维顿卡实在无法甩掉他。其次，我虽然起过誓，可是事实上这个誓言很可能连上帝也没有听见。如果上帝没有听见，那上帝一定能宽恕我。现在问题就在于摆脱不掉这个魔鬼！”

后来，维顿卡老实地承认，裘里给了他一千福林，并且还答应给他办两件事：裘里吩咐那个乡警盖尔盖伊拿这些钱替他在波兰买一幢房子和开设一个作场。而且盖尔盖伊已经雇好了一辆农民用的大车，现在正停在屋檐下。他准备在今天晚上把维顿卡带走。不过两千福林缝在盖尔盖伊一件背心的口袋里。维顿卡也提到，他曾经在裘里面前，对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起过誓，他说：如果他在波兰不用假名假姓，如果他不到二十年就从波兰回来，那他一定会遭天诛地灭，死无葬身之地！（如今，假使他根本就不上波兰去，那就是说，他不可能从波兰回来，也就没有违反誓言。）虽然他的誓言只是一句废话，但坏就坏在裘里的一句誓言：裘里曾起誓说，无论在何处，只要他在祖国遇见维顿卡，那他就要当场开枪打死维顿卡。当然，如果他遇不见维顿卡，那也就无从开枪了。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可是目前的这个魔鬼，裘里派来监视他的这个魔鬼——实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个阴险的乡警到处都紧跟在他的后面，监视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如果这位可敬的、保护维顿卡的人能对这个魔鬼想出一些对付的办法，那事情就能成功了！

法伊想了一想。他后悔把自己的一辆车子派走了。

“旅店老板有没有马车？”他问。

“有。”

“好，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必须灌醉盖尔盖伊那个魔鬼；同时叫老板先准备一辆马车，等在城里某一个事先约定的地点。一切箱子和新婚的被褥等东西都预先装在车上。而且新娘在走出来的时候，不要跟任何人道别，佯装着累得要躺一会儿的样子。我的骠骑兵将在‘兀鹰’旅店门前的街上等候她，并且陪同她走到马车旁边。”

维顿卡一听，吓得牙齿都打起仗来。

“哎哟哟！在深夜？一个骠骑兵？一个年青的女人？不，这个我不能同意！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唉，这个醋吃得没有道理！您要知道，那个骠骑兵是个老废物了！”

“能让我先见一见吗？”

“那末，我们再另外想个计策。你们悄悄走出来，好象要到厨房里或者是到穿堂里去接吻。在新婚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事。”

维顿卡两只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他兴奋地对法伊说：“对，对，常有的事，常有的事！我们今天已经出去过两次了。”

“不过这一次你们不要到穿堂里去，而要直接走到那辆由骠骑兵送你们走的马车那边去；你们只要一坐上车子，那就平安无事了！你们甚

至可以一停不停地直到波佐什城堡。同时我要叫我的随从送一封信给管家，让管家替你准备一切日用的东西，立刻安排一个住处，并且要做到无论谁都不能来伤害你们。”

“那末盖尔盖伊呢？”维顿卡不放心地问。

“盖尔盖伊最初会想到你们，然后他会四处寻找，可是你们早就连影子都没有了。那真是一溜烟，转眼就不见！”

“要是他来抓我们呢？”

“让他试试看吧！我保证，他将要裹着褥单，被人抬回家去，因为我要吩咐管家好好地揍他一顿。以后，盖尔盖伊只要活着，他决不会忘记这一顿打！我的管家不但会准确地执行命令，并且还会执行得格外道地。”

维顿卡大声笑着，他开始为事情有这样的转变而高兴。最后，他决断地伸出一只手，说：

“好吧！我这只真诚的手就交给您吧！”

手握着手，法伊的脸上闪烁着十分满意的光彩。他好象一个人做完了一件很吃力的工作一般，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高兴地想着：“嘿，这场官司，我们现在已经打赢了！我要让彼烈维茨基知道，我这个前任副省长是个多么能干的人。”当然，现在对法伊先生来说，睡觉这件事根本就不用了。眼前还有许多事要做：要和格里比商量一下马车的事，给随从作些指示，要写封信给管家布达依。

“Domine delictissime！我忠实的朋友！”

“我已雇用工匠维顿卡在我的庄园内担任木匠。他将是我们的一个见证人；因此，裘里男爵用尽无耻手段，想使我们见不到维顿卡。

“先生，请您照顾一下，要非常殷勤地款待维顿卡及其妻子；但愿万事都能使他们称心如意，并望大家都尊称他一声‘老爷’。当然，按理我不能够雇用这样的人，但是我仍旧要雇用他，为了有利于我们的诉讼，我们需要这个人。请您要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他，因为很可能有人要来迫害他，甚至也可能有人企图把他骗走。 谨此函达

斯杰方努斯·法伊

“又，为了自己的恋爱而在外面奔波的亚诺什伯爵已经找到了，真见鬼！”

信写完之后，法伊还是精神饱满，不想睡觉，并一直坚持到他所预计和拟定的事情全部做好（深夜二时以后）为止。

那时，他关上房门，并且用一个枕头堵住窗口，免得听见音乐的响声；他脱掉衣服躺在床上，很快就甜蜜地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拾到一只野鸽蛋。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来，拿着小鸽蛋飞跑回家。他回到家里，碰到彼烈维茨基，那时，彼烈维茨基也突然变成了一只孵蛋的老母鸡。它用嘴啄那只蛋，把蛋壳啄开，接着从蛋里跳出一只丑陋的小黑猫。它妙鸣妙鸣大声地叫着，跑到法伊旁边，用四只完全不象猫爪而象小锤子似的爪子在地上咚咚地敲着。

法伊就在那时醒了。

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天上，并且透过窗子上没有被枕头堵住的地

方，把阳光射进房里来。

门上真的有人在咚咚地敲着。这太好了！这一定是那只刚才梦见的小黑猫吧！

“是谁呀？”

“是我呀，亲爱的义父。”

“啊！你在这里，见鬼？！我马上来开啦，你这个浪荡子！”

法伊打开门一看，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工匠，漂亮得跟蜜饼上画的美男子一样，在生活中简直很难遇见这样标致的工匠，因为一般来说，做一种行业，一定会烙上一种行业的印记。譬如说：卖肉的人总是胖胖的，长着一个双重下巴，他的面孔总是油光光的发着亮，据说这是因为在剥猪皮的时候，有股热气冲出来，喷到他脸上，故而他的面孔就发出亮光来；裁缝总是瘦瘦的，他的眼睛深陷着，背有点儿驼；铁匠经常要使劲用大锤子打铁，所以他的额上总有许多皱纹，他的颧骨总是高高地突起。总而言之，每一种职业都要给人烙上本身的印记。昨天在婚礼上恰好有个人讲过一桩事：两个星期以前，在德布勒森有个很有学问的教授发疯了，为的是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鞋匠的助手都是眉开眼笑的，而鞋匠们自己却都是愁眉苦脸的。

亚诺什穿着一身普通的呢子衣服、山羊皮长靴，面孔晒得黑黝黝的，看起来，他的样子十分动人。法伊突然吓得向后一退，因为他想到，如果亚诺什打扮成这个样子到波佐什去，那被尊称为“老爷”的维顿卡一定要大吃其醋，说不定会跟他的卡杜什卡一起逃跑。

“好吧，好吧，进来，坐下！”

这一次他们并没有拥抱。法伊甚至连手都没有跟亚诺什握一握；他洗好了脸，开始穿衣服，但是这时候，他一边穿着，一边唠唠叨叨地责备起年青的伯爵来。

“你又作了多么愚蠢的事！要是老霍尔瓦特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生气，把你扔掉不管。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人。将来在众人面前，你就要处在不利的地位。大家都会以为你是个意志薄弱、没有男子气概的人。要知道，你在这一段时间里，糟蹋了多少宝贵的时间！难道你忘了我叮嘱你的话吗？你应该到波若尼去，首先要取得那边所有的达官贵人、地主乡绅和高级神父的支持。可是你却跑去谈恋爱，胡来一通。要知道你在鲍尔诺茨张望着爱人的时候，即是你在此地打输官司的时候，也就是你要丧失那位姑娘的时候。不行，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你这样做是得不到幸福的！”

亚诺什羞愧地低着头，一声不响。

“现在你到哪儿去找那些议会代表！如果他们在波若尼的牌桌上所遗留下来的指印不能算作痕迹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目前农忙已经开始，他们都各自回庄院去了。即使撇开这件事不谈，但你怎么能作出这种事来？难道一个匈牙利贵族能这样做吗？我是什么人？是伪君子，还是剪径的强盗，还是伊索寓言中那只常常换皮的狼？还有，那最可怕的，难道一个骑士能毁坏一个平白无辜的姑娘的名誉吗？唉，亚诺什！亚诺什！贵族的精灵怎么没向你提醒这一点呢！大概它睡得太熟了！”

“我不能控制自己，”亚诺什用低沉的声音回答。“有人写信告诉

我，她病了，因此我感觉到，如果我不到她的身边来，我就活不下去。”

“蠢货！你为什么活不下去？难道你看见过这样的事，一只坛子因为不能跟盆子里的木樨草并放在一起而破裂？”

“我的义父，我向你起誓，我没有与她相会的意图！我只想时时刻刻知道她的身体情况如何。要知道，我是多么的不幸啊！”

他抬起自己那双美丽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所包含着的忧愁和苦恼，使得这个老年人也开始怜惜他，悄悄地把自已的态度缓和下来。

“你老是胡思乱想，以为自己不幸得很！沉醉在爱情中的人常常是这样的。可是，要知道爱情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源泉，你这小傻瓜！只有爱情是不会使人感到完全满足的。一个正在恋爱的人永远不会感到自己十分幸福，他还会有更多的要求。但是，假使他心中已经藏有世界上任何宝物所不能换取得到的东西，那么他是否能够认为自己仍然是个幸福的人呢？”

法伊这一番明智的言语，犹如一服特效药，对亚诺什发生了效用；他温顺地频点着他那沾满风尘的脑袋。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要知道，你是宁愿抛弃世界上的一切财富，而决不同意丧失小比罗什卡的人。难道你能同意她不爱你，而去爱别人吗？啊？你不说话吗？事情就是这样，你这个古怪的人，你是幸福的。”

后来，他一只手往背心里一插，身子稍微朝亚诺什那边探过去一点，轻轻地用手指弹了弹亚诺什的头。亚诺什立刻微微地笑了，因为这完全是亲热和爱护，同时也说明法伊已经使得亚诺什相信自己确实是个幸福的人了。

过了一会儿，法伊以戏谑的语调问道：“但你至少已经见到过她了，是吗？”

“瞧你说的！从那个时候起，她根本没有起过床；他们今天才第一次允许她起来半个小时，到窗子旁边坐坐。我早在幻想这个日子了，可是倒霉的事总是落到布特列尔家的人头上，你偏偏在今天派了个人叫我回来。”

“克罗克？这倒是的！现在你把那老头儿留在哪儿？”

“他到饭堂里吃早点去了。”

“唉，小伙子，世界上有那么些快乐的事情，可是你偏去找那种不快乐的事，如：修剪树枝、栽种、挖土、幻想。我奇怪，为什么你不逃跑。”

“恰恰相反，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经常听女仆们讲起比罗什卡的事情。她们互相传说着，比罗什卡曾在呓语中说到自己的未婚夫，以及她如何和自己的未婚夫一起乘着大船小船旅行游览，在云端里翻腾飞翔，一直飞向太阳。我听到这一切，心里感到多么甜蜜。”

“那末……为了要打听消息，你这个勾引女人的人当然就去拚命巴结那些女佣人罗，你承认吗？”

“你怎么能这样推想！”亚诺什伯爵不高兴地说。

“唉！唉！你别生气，漂亮的约瑟！我并不想侮辱你，不过，老实说，雄猫终究还是雄猫，我始终抱着这样的成见。其实，不是每只猫都

要吃耗子，有一种猫，它只会跟耗子玩而不会吃……可不是吗，啊？”

亚诺什听了这种亵渎神圣的话，面孔热辣辣地直红到脖子根，他表示不同意地摇着头。

“好吧！好吧！我们不谈这个，”法伊和解地说。“别的事，我都不担心。要是那边有人认出了你，那可叫我难受了。”

“除了夜间，我连她住的房子都没有走近去过。因为别尔那特姑母常在那边走走来走去，我怕她认出我来。事实上，有一次我差点儿被吸引得想走过去。”

“啊！你说呀！你还是被吸引住了吧？”

“自从比罗什卡开始恢复健康的那天起，花匠每天都给她摘一束鲜花，并且跟着一个女仆送到她房里去。当时我曾经打算挑选一束花，在花束里夹一张字条送进去。可是我那个主人把我往边上一推，还说了一句话：‘滚开，笨蛋，你懂得什么？’”

“你没有赏他一个巴掌吗？”

“我全都忍受下来了，只要让我留在那边，只要不把我赶走就好。”

“那末后来你怎么会离开呢？”

“花匠也不想放我走，据说，现在正是他教我学本领的时候，我在他那儿至少应当呆一年。那时，那个叫鲍罗克还是叫克罗克的人——总之是一个狡猾的恶棍——轻声地对花匠说，他叫克罗克，是一个密探，他甚至把证件拿出来。他告诉花匠，说我是杨诺希克匪帮中一个著名的强盗，名叫德密杰尔·巴夫佳。那个德国人——花匠缪列尔听了大吃一惊，当即把我解雇，付给我四个钱币，每个价值二十克拉伊察尔，作为我在他那儿工作的工钱。”

“现在这些钱你还带在身上吗？”法伊问。那时他正站在镜子前面，梳着头发，仔细地把银灰色头发从中间分向两旁。

“在这儿，在我的口袋里。”

“你好好地把它藏起来，我的孩子，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你就把这些钱交给未婚妻，”法伊激动地继续说，“我告诉你，因为你要使姑娘更爱你，这四枚钱的吸引力要比你布特列尔家里全部田产的吸引力还要强。”

“我就这样做吧！我的义父。”

“噢，慢着！你只能在我叫你做的时候去做，不能过早。总之，我还有很要紧的话要告诉你，伯爵。”

法伊的神色渐渐变得十分庄重，几乎变得非常雄伟，但是他的声音却温顺柔和得象教堂里的钟声。

“你要给我一个诺言，以贵族的身分给我一个诺言：无论你的外表装扮得怎么样，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你不能再想法子去接近你的比罗什卡。现在我跟你和解！我们永远不再提这桩小事情了，并且不准对任何人说。”

亚诺什把一只手伸给法伊。

“你的手在发抖！”法伊说。

“让它发抖吧！既然我把手伸给你，那我一定遵守诺言。”

“我知道。也许，你用不到等待很久，因为我们不象你那样，在这里白白的把时间浪费掉。你要知道，昨天晚上，为了想把那个在裘里城

堡里装置升降机的年青斯洛伐克人掌握在我们手里，以便将来作我们的见证人，我施出了好些妙计。那些事，我到家里还要详细讲给你听。我答应给他金山、乐园，甚至贵族的称号。虽然你也知道，自从斯洛伐克人吃了我的郁金香根以后，我一直在生他们的气，但是目前我不得不如此！老天保佑，现在这个小伙子已经到了波佐什，在我们家里了；至于其他方面，我们事情的前景也并不坏。大主教菲歇尔已经答应我，将来他在法庭上一定会袒护你。你未来的丈人也已经取得了总督的支持；再说，彼烈维茨基也在‘本丢和彼拉多’之间替你奔波。他在信上写着，再过三四个月就可以开始审判了。总而言之，只要我活着，你就不用怕！”

亚诺什和悦地笑着，因为他的保护人给了他新的希望了。他扑到法伊面前，弯下身子吻法伊的手。

“我献出整个性命都难以报答你替我办的事！”

“瞧你这个人，我又不是神父，”法伊皱起眉头，不以为然地说：“你报答我作什么？我决不是那种绞尽脑汁，用尽全力，仅仅是为了获得你的谢意的傻瓜。我做这件事，是为了一个特殊的奖赏。你知道，每当我实现了类似对付维顿卡的那种神机妙算的时候，我总想象到，我的姐姐玛丽——你的母亲——在天上看着我，并对你的父亲说：‘嘿，这老法伊倒真是个骗子！’我一想到这一点，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笑出声来……”

他真的想要微笑一下，结果是张开了嘴巴，眯着眼睛，最后，竟突然掉出了两滴很大的泪珠。

本丢·彼拉多——据圣经传说，他是驻犹太的罗马总督，即是把耶稣送去钉十字架的人。奔波于本丢和彼拉多之间，意即四处奔波，寻求门路。

第十章

无形的手

乌恩克山丘的树林还是簌簌地响着，但是响声已经和以前不同了，那时候，在簌簌的响声中，还夹杂着亚诺什沉重的叹息声。

许多树木都已枯萎了，新生的很少。大地渐渐显出一片萧杀的景色。巨大的动物、高大的树木以及巨大的激情都开始在地面上消失了。

可是小鸟儿还在筑巢、唱歌、唧唧啾啾地谈着情话；飞向鲍尔诺茨去的瓢虫还盘旋在波佐什的上空。但是有谁去管这种事呢？

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在那儿，还可以看见一块倒塌残缺的分界石，上面刻着一个大写字母“B”字。但这块分界石现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波佐什庄稼人的犁头下面，偶尔有一粒钮子闪闪地发着光，或者在土壤的深处，翻出来一只已经半烂的、老爷们穿的长靴后跟……于是，跟在犁后面慢慢行走的庄稼汉就会叹一口气说：“唉！也许，这只靴子是亚诺什伯爵的！”

后来，人们把这一切编成了叙述昔日豪华景象的传说。曾经有多少马车夫驾着各种马车到过此地。那时，亚诺什的侍卫曾经在这儿蹀躞过，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可真华丽得连当今的国王都不如。人们说着说着，就想起那次大诉讼案，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事。

那时候，连农民也都凡事由自己作主。尤其是烧炉子的柴禾。现在，木柴在我们这儿是不会有盈余的，然而，那时候，地上到处都是从贵族的树林里砍伐下来的树木。砍伐树林的事，还是布达依老先生开始的。只要不是懒汉，每个人都可以带着家里的人把砍下来的木头往自己家里拖，而且不会有人去问一个农民，木头是哪儿来的。同时，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件犯大罪的事，它不过象我们在贵族的土地上拾一根麦秆通通自己的烟嘴子一样。

有一次，有人拖了一根很大的木头，很勉强地把它塞进自己的茅舍里。在茅舍的正中央，对着门的地方，放了一只炉子。他们把这根大木头的一端塞到炉子里，点起火来烧；人们就这样围着炉子取暖和烹煮食物。当木头的一端烧成炭的时候，他们就尽量把木头再往炉子里塞进去。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的过去，一棵大橡树就慢慢地短下去，如同木匠的铅笔逐渐短下去一样。显然，不把整根木头烧完，那茅舍的门是不可能关上的，因为木头伸到了门外面。当然，这多少有点儿不方便，不过农民也不太愿意花许多工夫去锯断和劈开这些木头。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必然取其利多害少的一面——即是宁愿采取不关门的办法，无论如何，这至少可以省去好多力气……

屋子前面有一条小板凳，庭院的桑树下还有一条，其实到处都能看到一条条长板凳。平时，每条凳子上总坐着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看上去，就象老母鸡蹲在地上孵蛋似的。

屋子里面，在高高的、垫着羽毛褥子的床上，有一个年青的女人在睡懒觉，她整夜舒适地躺着，直睡到快近晌午时分。在她的床上面，从

鲍尔诺茨和波佐什这两个地名的第一个字母，匈牙利文均为 B 字。

阁楼上挂下一根绳子，吊着一只筐子。筐子里躺着一个小孩，这筐子就是个摇篮。每当孩子啼哭的时候，母亲根本就不用操心，只要用脚踢一下筐子，那筐子就摇摆起来。要是用手去摇，那整夜摇起来可真是累死人了，现在用脚去踢，甚至在睡梦中也可以做到。如果踢得太重，有时候会把小孩子从摇篮里翻出来。要是不翻出来，那当然很好，母亲可以少费些心，要是孩子真的跌了出来，那也只不过是跌在她的膝上。如果孩子没有跌下来，但他仍旧躺在摇篮里啼哭不休，遇到这种时候，母亲就另有一个办法：迷迷糊糊地给孩子轻轻地哼一支温柔的摇篮曲。

时间象流水一样，眨眼间已经过了很久。从前眼看着那些婴孩还在长大，一会儿他们已经渐渐衰老，变成了一些不中用的、掉了牙的老太婆和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想当年，他们还安逸地睡在摇篮里，听着母亲给他们哼一支催眠曲：

摇啊摇，摇啊摇，
好宝宝，快睡觉。
上帝将要送来一只鸟，
爸爸做只笼子精又巧。
亚诺什伯爵送来糖一包，
妈妈拿来喂宝宝……

假如他们现在也知道“大审判案”这件事，那只是听人传说而已。

当时，那件大审判案，从维也纳直传到穆卡契，轰动了整个国家。甚至在遥远的外地，在勃拉肖佛和别的地方，妇女们从教堂里出来，在回家的路上，也常常谈到那件诉讼案子：“这件事情将来究竟如何结束呢？”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神父和市民，著名的和不著名的绅士，全都分裂成两派；全国都紧张地注视着那件诉讼案子，正好象注视悲剧中一个能决定最终结局的紧要关头似的。

当约瑟夫二世死的时候，尽管他遗体的四周戒备得非常森严，但是仍然有一只不信神的手在约瑟夫的石棺上贴了一篇讽刺文（警察当局始终查不出，这究竟是谁干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两行这样说：

皇帝的头颅和心脏是不会死掉的，
因为它们是石头做的，而石头是烂不掉的。

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大家都担心约瑟夫的传统不会消亡，它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教会卫护着自己，竭力不让家丑外扬。掩饰神父们的罪行，总比揭露他们的罪行好，因为个别神父的罪行和过失很可能使得全部教士和神父遭到不利。有势力的人士也都愿意作出一种以虚伪为前提的结论。当时，讽刺画上画着约瑟夫二世颈项上挂着两个包袱：一个是神父，另一个是匈牙利宪法。皇帝挥舞着两只手，一会儿打这个包袱，一会儿打那个包袱。

上流社会的大人物对约瑟夫的行为都已经习惯了，因此，在约瑟夫

二世丢下那两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包袱与世长辞以后，他们老是感到心中不安，唯恐有谁触犯了其中一个包袱，那就会连带触犯另一个包袱。可是事实上，一个包袱里放的是虾，另一个包袱里放的是酵母。在这两样东西之间，大家都知道，根本毫无关系。

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贵族们作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对于在辽斯克村举行婚礼的问题，非要用圆通的手腕处理不可。

嘿，圆通的手腕！它一直象一只纠缠不清的狗，永远在我们国内把真理搞得黑白不分。

无形的手已经开始行动了。突然出现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调停人，象一群蝗虫似的，有的蜂拥到帕塔克，有的到波佐什城堡，至于他们来自何处，以及如何来的，那就没有人知道了。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伯爵——费伦茨·济企，他是宫廷中赫赫有名的玛丽亚—鲁易莎大公妃最亲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他突然想起，他应当以一个族长的身分去慰问一下法伊，因为按理说，他是法伊的亲戚。

当他们俩见了面，坐在吸烟室里的时候，济企伯爵对法伊说，如果玛丽亚—鲁易莎大公妃殿下听到他——法伊——愿意去劝导亚诺什伯爵，以及叫亚诺什与自己的妻子和解，免得损害贵族的声誉和破坏教会威信的话，那么她一定会感到十分高兴。

“可是我亲爱的费伦茨，你要知道，她不是他的妻子，”法伊不同意地说。

“就为了这个。要叫他承认她是他的妻子！”

“那末，假如他不爱她呢？”

“唉，要是社会的公众利益要求如此，难道他就不能克制一下自己吗？”

“这究竟是些什么社会公众利益？”

“社会的安宁无事，以及对教会绝对不可动摇的信任。”

“如果他仍然去爱另外一个姑娘呢？”

“嘿，别说了！这是皮鞋匠所尊奉的信仰。一个皮鞋匠娶了一个姑娘作为自己的老婆，从此，那个姑娘也就成为他的牛马、他的慰藉品、他的仆人、朋友、生活中的伴侣或顾问！当然，他对自己所选定的那个对象是不会有二心的。但这对一位贵族，象布特列尔这样一位大地主来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需要一位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露露面的夫人。为了这个，需要给她穿好的衣服。至于谈到爱情——我的上帝，要知道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开放着多少朵鲜花呀！布特列尔心中爱哪一朵，就可以去采哪一朵。”

费伦茨·济企伯爵把这一切信口雌黄地说得若有其事似的，他特别强调，如果法伊能顺利地解决那个问题，那法伊将会得到崇高的褒奖。主人听了这些话，心中更加觉得烦闷起来；话也愈来愈少了，最后，他干脆就一声不响了。济企在道别时，再一次问法伊：

“我究竟怎么回禀大公妃呢？我应当向她讲些什么呢？”

“你告诉她，我是个皮鞋匠！”

在与济企伯爵访问法伊的同一个时间内，亚诺什也在波佐什接受了安托尔·莫泽什·齐拉基伯爵的访问。那位伯爵后来当上了最高法庭的主席，成为维也纳宫廷中最有威望的人物——路易皇后的宠臣。这儿的

事情是说他扮作一个猎人，到乌恩克省萧鲍恩伯爵那里去打猎。可是，那些打猎的人中间，有个名叫乔尔其·隆尼亚的猎人十分机警地注意到：“伯爵是打野猪来的，可是现在他却想打鸽子。”因为齐拉基从乌恩克动身到了波佐什，一见亚诺什就成为朋友，并在亚诺什家里玩了两个星期。在这个时间里，他曾经以纯粹外交家的手腕，一心一意地规劝过他的这位新朋友不要为比罗什卡苦恼，事情要如何发展，就让它如何发展，不必担心。可真是凑巧得很，山陀尔·罗德奈伊大主教在晚上路过波佐什城堡的时候，也到那个地方去了，在那儿，他又凑巧遇见了他那位最知己的朋友和同学齐拉基伯爵。主教当即着手经办这件事，于是他们两个人就与亚诺什伯爵攀谈起来。而亚诺什伯爵在谈话当中，有时听着一方面的劝告，有时又听着另一方面，他好象一棵小小的苹果树，在强烈的疾风中，树梢被吹得直往下弯。

那些劝告终究是无效的，尽管苹果树被吹得弯下来，折断了许多桠枝，掉落了许多叶子，但无论如何总改变不了它的面貌，苹果树的花朵依然保留着粉红色的光泽……

但是——真可惜！事情总是没有结果。一只无形的手在各方面作了种种的试探。曾经有人向亚诺什伯爵提议，给他一个乌恩克省长的职位——那是多么崇高的代价啊！可是他还是拒绝了。

住在维也纳的那位年青伯爵拜尔·萧鲍恩，凑巧也在那个时候同他的夫人一起到乌恩克省的城堡里来避暑。他们随身带来了一个当时很有名的女演员爱尔席别特·克拉烈顿；她曾经被国王称作“亲爱的小猫”。克拉烈顿小姐好象是个教萧鲍恩伯爵夫人唱歌的教师。萧鲍恩夫妇当然邀请了亚诺什到他们的城堡里去玩，可是克拉烈顿小姐却在第一次的会见中狂热地看中了亚诺什。后来，他们第二次在花园里会见时，这个貌若仙女、富有魅力的女人居然涨红着脸，向亚诺什吐露自己的爱情；第三次没有会见成功，因为亚诺什伯爵谢绝了萧鲍恩夫妇的邀请。

所有这些事情，都被站在比罗什卡一边的人认作是很好的征象。当老法伊乘着马车到波佐什去“吃饺子”时（平常他说这句话，总是表示出门吉利的意思，因为善于做饺子的卡波尔婶婶本来已经被格里比医生断定为不可救药的人，可是她仍然能活着做饺子给法伊吃），他兴奋地把所有这些引诱亚诺什的勾当全部讲给大家听。

“他们感到教会法庭一定会撤销这件婚事，不然，他们绝不会干得这么下流。现在我只想知道，是谁在支持和唆使这些代理人？是裘里吗？对于这一点，他的权力不可能有这么大。是耶稣会的教徒吗？很可能！总而言之，一定有人躲在幕后操纵。现在我只看见孔雀的羽毛，但没有见到那只鸟本身。”

夏天在人们的计划和希望中过去了。彼烈维茨基访问了法庭中所有的审判委员，即是六个大主教。他在上一个星期还给主审官送去两只金盆子——布特列尔家族的传家宝。后来，他又在诺格拉德省的鲁丹城内找到了马丽波夫人，她在一个姓裘尔卡的家里当家庭教师。马丽波夫人叙述了苏青卡神父如何在辽斯克爱上了马丽亚·裘里男爵小姐，以及他每天早晨如何亲自给她在窗口上放一束鲜花的事。马丽波夫人甚至为这件事还责备过苏青卡，因为她认为一个男先生对待自己的女学生，有这样的行动是不成体统的。可是马丽波夫人却讲不出一件对马丽亚小姐十

分不利的事。

在这一段时间中，经常有人来波佐什聚会商量。老霍尔瓦特也到波佐什来过两三次。此外，也经常可以在那里见到布特列尔家族的许多亲戚，如：马依拉特、斯塔拉依、彼陵涅、柯拉特等家族的人，他们都竭力主张解除那个婚约。有时候来的客人甚至多得连女厨子卡波尔婶婶做菜都来不及，因此，她不得不喊那个年青女人维顿卡夫人帮她一起做。维顿卡夫人身上围着一条走起路来会发出沙沙声的白围身，头上戴着一顶绣花的、做工很精细的、也是白色的小帽子，她的模样真是有点儿迷人。有时候，有些财势很大的贵人，为要找个火来点燃自己的烟斗，信步走入厨房的时候，一看见这个年青女人——卡杜什卡，就会随手捏她一把；当然他们根本不会想到，门背后有一个木匠正站在那里吃醋，把他们恨得咬牙切齿。

那古老的城堡里，老是闹哄哄地聚集着好多人。院子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马车；马车夫们闲着没事，走来走去，在追逐和调戏那些乡下姑娘。虽然，他们也都知道，要夺取一个有远见的鲁辛族人的妻子，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鲁辛人常常在裤子上先补两块布，而且补得非常巧妙，万一膝盖上有了破洞，那么破的一定不是裤子，而是补上去的布片。

城堡的大门敞开着，主人殷勤地招待着许多宾客。这不仅引起了亲戚们的注意，而且使省内声誉卓越的贵族，如：奥洛斯、彼得罗瓦、阿依塔、谢陵奇、柏特等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们集中到这个高贵的那鲍勃家里来，仿佛苍蝇见了一块糖似地粘在上面不肯飞走。他们教亚诺什狩猎、打牌和饮酒。这也正合亚诺什的心意，因为他一喝酒，就可以不想心事，当他不想心事的时候，那他就是幸福的。

亚诺什逐渐变成一个欢喜交际的人。他陪着宾客们一起消磨时光，吃喝，游玩，打猎；任何娱乐消遣的事，他都参加了。同时，亚诺什也被拉到省内的社会活动里去了。有一次，他在省议会的秋季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甚至博得了一片“万岁”的欢呼声。对于一个有名的大地主来说，要做一个大人物不是一件难事。亚诺什发表的演说并没有接触到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他只谈了修建大路的事，虽然意义不大，可是他却获得了与寇尔奇演讲艺术一样的荣誉，使得那些从前听过寇尔奇演讲的人，现在听了亚诺什的演讲，不得不费上一番脑筋想一想，他们两个人究竟是谁的演讲比较有力和动人？

自从出席议会以后，亚诺什可真是时来运转，说句真话，他的时运还刚刚开始。在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周围，经常出现许多崇拜者，他们都争先恐后乘上自己的大马车、小马车、轿车、篷车伴送亚诺什回波佐什庄园去。固然，这也是因为那边有很丰富的鲁古尔式的筵席，在等待着他们去享受。

事实也的确是如此。酒席整整排满了五个大厅。桌上的酒菜都放在纯银的碟子、盆子、杯子里，按它们的重量来估计，几乎可以把那些桌脚压弯；他们宰了好多头牛，牺牲了无数只鹅和鸭的性命；村里边所有

神话中一个富裕的人。

寇尔奇·费陵茨（1790—1838），匈牙利的批评家、诗人。

鲁古尔（前106—前56），古罗马统帅，以摆设豪华的酒宴著称。

勉强能做做菜的女人，刹那间全被我们那位老布达依管家先生召集来了。宴会开始了，它的盛况正如同那个参加过俄国沙皇加冕典礼、刚在上星期回国的米克洛什·爱斯杰尔哈齐大公爵所叙说的一样。

这次宴会虽然准备得很仓促，但是举行的时间倒不短。时间已经快近半夜，而那些老爷还一直坐在桌子旁边，吃着喝着；他们满面红光，非常兴奋，一次又一次地干杯祝贺。他们说的话比喝的酒还多，每次干杯的祝词都是颂扬那位年青伯爵的。

祝词的花色，简直比一个花园里所能找到的花要多得多；祝词的甜美，甚至比几百个蜂房里所取得的蜂蜜要甜得多。宾客们寻求一切方法来满足主人的好奇心。

他们为了预祝诉讼的顺利结束而干过杯（据说，一星期后，就要开始审问证人）；他们为了菲歇尔大主教的身体健康，也干过杯（许一个小小的心愿，对神父们是有益无害的）。一位身子胖胖的、名叫维茨曼奇的先生，举起杯子，高呼为“不在筵席上的百合花”干杯。伯爵的屋子里，真是应有尽有，只是首席上缺少一支娇嫩的、散发着清香的百合花，而百合花目下正在鲍尔诺茨的花园中，因天空弥漫着乌云，而受着见不到阳光的磨难。“可是，各位先生，太阳是偷不走的！”

那些省陪审员听了这句话，当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因为在那个时候，事实上太阳是偷不掉的，现在当然也是偷不掉的，不过目前省里的那些官员是绝对不会为这种平淡无奇的事欢呼的。

当客厅中在谈百合花的气息和香味的时候，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狂暴的风雨把古老的树木都打得弯下来；倾泻在窗上的雨水，一阵阵透过窗隙，流到屋里来，于是，几个仆人就站在那儿，忙着揩擦窗口上的小水洼。这一次宴会，客人真是多极了，因此，所有的仆人都忙坏了；连庄园的管家先生布达依也在腋下挟着几瓶酒在那儿奔来奔去。卡杜什卡把一杯杯浓黑色的咖啡送到桌上去，维顿卡十分敏捷地用牙齿把酒瓶的塞子拔出来。

电光突然一闪，瞬息间整个花园被照得通亮，接着，马上打来一个令人害怕的霹雳，这个霹雳打得厚厚的墙壁都震动了；台上的杯盘也都被震动得跳动起来。后来，四周就静得象坟墓里一般，亚诺什伯爵突然说道：

“大概这幢屋子被雷打中了。”

这时，大门上发出一种很刺耳的轧轧声。宾客们都紧张地倾听着，他们听到好象有一辆载得很重的马车驶进院子里来。

“维顿卡，”伯爵吩咐说，“你出去看一看，是谁来了。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过路客人，我们都应当给他准备一个宿夜的地方和一顿晚餐。这种天气呆在院子里是不好受的！维顿卡，你听着，如果他是一个外地来的、有封号的老爷，那你就把他领到这里来。”

过了十分钟，维顿卡回到屋里来，面色苍白得象死人一般；两只膝盖颤抖着，牙齿也在格格地打战。

亚诺什问：“究竟来了个什么人？维顿卡，你害了疟疾还是怎么的？你为什么不回答呀？”

“伯爵夫人阁下到这儿来了，”维顿卡声音嘶哑地说。

“什么伯爵夫人？”亚诺什伯爵惊讶地追问。

“您阁下的夫人——马丽亚·裘里。”

第十一章

两个美女的画像

客厅内静悄悄的，只听到大铜钟沉重地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插在枝形吊灯上的蜡烛在燃烧着，发出均匀的火焰，把颤动着的影子投射到挂满鹿角、牛角和猎品的墙上。

亚诺什伯爵一声不响地凝视着维顿卡，仿佛在他面前站着一个可怕的幻影似的。一只酒杯从他发抖的手里掉下来，跌得粉碎，杯子里那种高贵的饮料泼在台布上，形成了一摊黄色的酒迹，那酒迹逐渐扩大，向亚诺什那边扩展过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别的时候，那一定有人会喊上一句近于戏谑的话：“呵呵，举行洗礼啦！”可是现在谁都不愿意说话。看样子，大家都害怕去破坏这可怕的静寂，这种静寂把千百个人嘴上的笑话和俏皮话全赶跑了。这时，只能听到从隔壁房里传来的一阵阵欢乐声，因为隔壁房里还不知道出了事情。

布达依先生第一个打破静寂，敞开那扇大厅的门。刚才，管家先生是跟维顿卡一起到院子里去打听那辆车子的来由的，可是，他考虑到：报告这种坏消息，还是先派维顿卡去比较好些。于是他自己便沉下脸，露出恐惧的神色，打算等一会儿再出现。现在他确实没有决心离开大厅的门，他站在门坎上，看着亚诺什那张十分尴尬、束手无策和犹豫不决的面孔。

这位生性善良的管家先生有一种坏习惯，要是他在脑子里想着什么，那他的嘴里也就会说什么。平时他竭力在克服这个习惯，但是现在他由于紧张地等待着他的老爷的吩咐，就克制不住自己，好象自言自语一般，轻声地说着：

“但这个可怜的夫人是痛苦的。”

也许在这紧张关头，正是这句话使亚诺什开口答话。

“你们的眼睛盯着我做什么？”亚诺什伯爵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喊道。“你们报告我这些事干什么？既然来了个不幸的女人，那你们给她一间下房住宿，就完事啦！按照我们布特列尔家的规矩，无论是谁，我们是来者不拒的，不管他是强盗、乞丐或是敌人，也从来不问那个来的人是什么样的，叫什么名字。”

亚诺什说着，又从台上拿起一杯酒，一口气把它喝完。

布达依犹豫不决地走到伯爵身边，低声对他说：

“不只是夫人一个人，伯爵阁下。”

“那末还有谁跟她在一起？”

管家踌躇了一下：这种消息是否能让大家听见呢？

“跟她在一起的……跟她在一起的……”

“到底还有谁跟她在一起？”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还有一个乌叶海的收生婆跟她在一起，”布达依一说完，马上就走开。他害怕看到他的话所引起的反应；所以，他宁愿从旁人那里去打听事情的结果如何。

老天啊！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呀，局面是多么混乱啊！一切礼节都化为乌有了。真是奇遇，闻所未闻的奇遇！怎么回事？她竟然敢到这儿来，

而且还敢这样大着肚子来？！

那些幸灾乐祸、心怀嫉妒的人，愁眉苦脸、伪装慈悲的人，专爱打听消息、好管闲事的人以及喜爱夸大事实、搬弄是非的人，霎时间都被这惊人的消息唤醒了。有些人跳了起来，想把消息传播到各个客厅里去，另一些人暗暗地冷笑着，互相使着眼色，还有一些人扳着手指头，在计算月份。其中有些比较文雅的人，他们只是偷偷地交谈着，但有些粗俗的人就公开地高声大喊：“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一共只有五个月！哈，哈，哈，只有五个月！”窗外的风仍在呼呼地吹，吹得树梢不停地摇晃着。当风儿突然从门缝窗隙钻入客厅时，它好象也跟大伙儿一起在重复着那句话：“哈，哈，哈，只有五个月！”甚至连壁上的大铜钟也似乎把滴答滴答的声音变成了：滴答滴答，五个五个！滴答滴答，五个五个！

亚诺什伯爵往后一仰，倒在安乐椅上，额上冒着冷汗。仿佛突然有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事件的内幕似的，他一下子恍然大悟：那是裘里在使阴谋诡计、不法暴行以及一切的一切……呵，耻辱，终身的耻辱！大客厅四面墙上的祖先们——布特列尔家族的骑士，戴盔甲的人都严厉地朝他看着。他们似乎在向他点头恐吓，仿佛想问他：“好！你对这个还有什么话可说？”尤其是那个巨人捷尔吉·布特列尔，亚诺什好象觉得，他手中的那根长矛正对准着自己刺过来。

伯爵哆嗦了一下，闭上眼睛。不！这只是幻觉。噢，上帝，要知道这全都是想象出来的。不过，假如这位百战百胜、名闻遐迩的捷尔吉，现在真的要从棺材里爬起来的话，那他的那支尖头长矛看起来一定比画上所画的要逼真得多。在画上，骑士坐在一匹白马上，他一只手庄严地执着长矛，如同皇帝加冕时的仪仗官，另外一只手拿着铜号，这只铜号也一动不动，完全是画出来的样子。但是，倘若这幅画上的人物能够变成活人，倘若骑士能把那个铜号放到嘴边去吹，那末这只铜号会吹出什么声音来呢？一定会发出这样的呼声：“杀！”

血液在血管里沸腾，亚诺什的胸膛沉重地起伏着，脑子里嗡嗡地鸣响着。接着，好象挂在四面墙上的祖先，一听到巨人捷尔吉的号声，都齐声高喊起“杀！杀！”来。笃！笃！他觉得每一个声音都象锤子锤击。有好多好多的锤子在敲着亚诺什的头颅。它们敲着，敲着，往他的头颅里敲进去的都是同一个念头：“杀啊，杀死她！”

“好！我要杀死她！”他自言自语地说着，立刻站起身来。

客厅里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地看着他。在这个排满筵席的“骑士厅”的墙上，装饰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如锤子、长矛、短枪。只要拿下一件就够了……是的，不过，要知道这些客厅里的人一定会夺掉他手里的武器。

“先生们，让我走吧，”他轻轻地说着，声音轻得好象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我应当把这件不幸的事，写信告诉我的律师。不过你们继续娱乐吧。”

亚诺什一直走进自己的书房。两个仆人点了几支蜡烛，放在他的面前。

“你们可以走了，”他把两个仆人打发走了。

亚诺什抽开写字桌里那只经常安放手枪的抽屉，找寻那把装着子弹

的手枪。手枪放在许多纸头底下，因而，伯爵在找到手枪之前，就不得不先翻翻那些纸头。

亚诺什全神贯注地看着，突然看见扳机下面放着一卷白缎带子和一根干瘪的小草茎。亚诺什把草茎拿在手里挥了几下，深深地追思着，草茎怎么会掉到这儿来，它有没有阻塞手枪的火药筒？不过当伯爵通枪筒子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这根干草茎就是那支白色的石竹花——“火花”，它就是放在第一艘小纸船上，沿着小溪从霍尔瓦特家的花园，漂浮到鲍尔诺茨，最后落到他手里的那支石竹花。那条白缎带子，就是缚在比罗什卡第一封信上的那条带子！这两件从帕塔克带来的爱情纪念物，是伯爵的一个亲信佣人替他藏在这只抽屉中的。由于这亲切的追忆，亚诺什的心灵开始感到温暖了，他情不自禁地说：“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在这一刻出现在这儿呢？在我决定要杀人的时候，你期待着我什么呢？”那干瘪的石竹花回答说：“你要记住，那时候我曾经警告过你，叫你不要走动，待在家里，别走到林子里去，否则，就要有灾难。现在我还是重复这句话。从前我是白色的，现在已经变黄了，但是我对你的忠告仍然只有一个：不要动，不然就要发生灾难。”

有人在窗上敲了一下。亚诺什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抬起头往窗外看了一眼。哈，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只小鸟儿，一只湿淋淋的、掉了队的小燕子，它的朋友们早在前天已经成群结队地飞往南方去了，可是它，可怜的小家伙，掉落在后面。现在它在这秋雨绵绵的寒气中哆嗦着。它躲在窗台上，但雨还是继续往它的身上打过来；它在寻找一个避身的处所。亚诺什哀怜起那只小鸟儿来了；必须把它放进来，因为这是圣母玛丽亚的鸟。

亚诺什放下手枪，打开窗户。小燕子飞了进来，在房内不停地飞着。水从那湿淋淋的翅膀上流下来，滴在地板上，滴在家具上。最后，小鸟儿停在一架镶金边的大镜台上雕着布特列尔家徽的地方，并且愉快地叽叽喳喳叫起来。当伯爵抬头朝它看的时候，他在镜子中看见了自己那副狼狈相，看见了他那痛苦得变了相的脸和狂热的眼睛，可是在他的后面，有一张温柔、和善的妇人面孔在看着他——他的母亲玛丽亚·法伊的画像反映在镜子里的影子在看着他。那股红的嘴唇似乎在微微地笑着；他觉得自己好象听见了母亲的亲切的声音：“孩子，我的孩子，你既然怜惜这只冷得打颤的小鸟，那你又怎么去杀害一个人呢？”于是亚诺什转过身去，很想对着画像哭诉一下自己的苦衷。

亚诺什在写字桌旁边的安乐椅上坐了下来，出神地向那张画像望了好久。他似乎觉得画像上的人变成活人了。紧裹在她身上的那件白绸衣服上的花边开始沙沙地响着，珍珠穿成的花线开始闪闪发光。

他母亲画像的旁边还挂着一幅至贞圣母玛丽亚的画像，这是所有临摹提香的圣母玛丽亚像中最好的一件作品。这两个女人都有着十分饱满的天庭和一对明朗的眼睛。两幅画像安放的位置，正好使得她们两个人都面对面地看着，好象可以让她们有时候相互交谈似的。

如果她们真的能谈，那她们会谈些什么呢？

神圣的母亲——名不虚传的圣母——一定会常常安慰另一个母亲：

“我的儿子背了十字架，他是个很坚强的人。”

布特列尔夫人也一定会回答说：“我的儿子正在背十字架，他也将是个很坚强的人。”

两个母亲就这样夸耀着自己的儿子。

年青的伯爵想到这里，不由得从眼眶里涌出无数的、可以使他减轻痛苦的泪珠。他把头扑在桌上，一直痛苦地哭到手枪和石竹花全都被泪水淌湿。现在他只有哭才感觉到轻松。上帝是这样回报人们的：你要水份，他就给你水份，不过你要眼泪，他只给你一种止泪药膏。

亚诺什擦干眼泪，想到客厅中还有许多客人。他几乎完全平静下来，立即跑去看他们，可是所有的客厅都已经空无一人。因为客人们早已象有人拿扫帚扫着他们似的，匆匆地走散了。

伯爵摇了摇铃；走进来一个仆人。

“客人全走了吗？”

“全走了。”

“那快替我备一匹马。”

几分钟后，伯爵那匹心爱的骠驹已经在庭院里急躁地嘶鸣着。伯爵披着一件银灰色斗篷，顺着过道走去，这时，布达依正坐在过道的角落里，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皱起眉头看着。当管家布达依看出走过来的人是伯爵以后，他就恭敬地站了起来。

“您还没有睡觉，布达依老伯？”

“正是，少爷。我在欣赏雷雨，所以睡不着。”

“您还是去睡一下的好。老骨头需要休息休息啦。”

“您什么时候回来，少爷？”

“也许过一星期，也许过一年，也许永远不回来。布达依老伯，不过您要装做天天在等待我回来的样子。”

“一定照办，我懂得。还有别的吩咐没有？”

“没有了。噢，还有一件事：我的书房里关着一只燕子，请您吩咐他们，明天放它出去。”

“遵命。可是她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她的问题，那就随她去吧。上帝保佑。”

亚诺什跳上马背，疾驰而去。他马不停蹄地跑了两天，只在乡村里和贵族的小庄院里歇一下脚，吃些东西，喝点水，喂喂马，以后就立刻继续向前跑去。他绕过了许多贵族的城堡；他只在自己的依列哈捷城堡里逗留了一下，不过也只呆了两天工夫，因为焦急的心绪在鞭策着他，悲痛在催促着他。第三天，他吩咐侍从配备了几匹最灵活的马，直奔帕塔克城法伊家去。

老法伊见了他，气得象吐绶鸡似的说：

“又作了蠢事啦？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女人赶出去？如果你喜欢听小孩子的哭声，或者想吻一下布特列尔小姐，那现在你可以回你的波佐什城堡去，因为今天是她出世的第二天。这个消息是我们的布达依在今天早晨给我送来的。”

第十二章

爱格城里最热闹的日子

以后的一切——都是永无止境的苦难和斗争。

天空从一清早起就蒙上了一层愁云。太阳穿着绛红色的大袍，兴奋地照耀着清新的露水。但是，不一会儿，它就钻到乌云后面去了，于是你就看不到它的光明，感觉不到它的温暖，而只知道它隐藏在云层后面。你等着等着，它刚要探出头来望一下，发一些热力，可是那飞卷着的云朵又把它盖住了。而且是一朵很小的云！好象只要风吹一下，那云朵就会连影子都没有似的。

这就是整个悲惨故事的缩影。

乌云刚刚散开，出现了一点希望，可是你瞧，另一朵浮云又飘过来了。于是一切又周而复始，一直到黄昏时分，接着，夜晚就来临了。

一个作家，能在自己的小说里随心所欲地描写一下天空的景象，那是幸福的。但现在我是在写一本历史。亚诺什伯爵在这个天空下面四处奔波，他是我们中间一个受苦难的人；我们现在还随时可以遇见那些当时曾经与亚诺什握过手、问过好、看见过他悲切的脸孔的人……

教会法庭开审的日期原来定在十月四日，然而并未如期举行，因为主审的大主教肚子痛。据说，他吃了一些坏香蕈。神父们担心有人要给大主教下毒药，故而把开审的日期推迟了。可怜的彼烈维茨基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气得咬牙切齿地说：

“这一切都是布置好了的！如果没有这件事，那一切都可以很顺利地进行了！”

审判改在一月举行。

可是，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历史给这个冬天加上了两个奇怪的特点：第一，在托考伊举行了两次丰收葡萄节（往常都在十月举行），因为那年十月初头，葡萄还没有收摘的时候，凯杰利的山坡上已经厚厚地盖上了一片雪，并且那些雪直到三月才化掉，因此葡萄只好改在第二年的春天收摘，但是到了秋天，人们又收了第二批葡萄。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此。

第二个特点，那是名闻全球的特点，人们都颂扬着这个冬天，因为那一年冬天，拿破仑的军队大败于俄国。他的残部全被严寒消灭了。

不过，历史还不曾提到一个非常突出的情况——一个只能在我们这本史册内反映的事实，这就是：那年冬天，爱格城也非常寒冷，几乎寒冷得把城里所有的老年人全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当时，主教有一种习惯：每年逢到复活节时，他必须请许多老年人到他那儿去吃一顿所谓“白发餐”，但由于那年冬天发生了这种情况，他就无法找到相当数额的白发老年人，结果，由于老年人死得太多，他也就只好召集邻村的老年人来凑一下数目了。

是的，那个冬天的确很可怕！它一下子送掉了三个神父的命，其中一个担任总检察官的约瑟夫·耶勃隆契主教。老天真是有意作难，正好那三个人都是为亚诺什辩护的人。尤其是死了耶勃隆契主教，那真是最严重的损失；因为他是赞同撤销婚约那部分神父其中的一个主要人

物。他曾经证明说：凡是以拔除脚上的刺来治疗脚病的人，才是一个行善的人。凡是要把刺刺得更深，只想让那枚刺看不见的人，那他不但治不好脚，而且还会使病痛传遍全身和违背自己的良心。

彼烈维茨基是在新年的早晨知道三个神父去世的消息的。那时，他恰巧准备和他的几个女眷一同上教堂去，他正在用火热的钳子把衬衫的虚衿夹出皱褶来。彼烈维茨基看了信之后，大声喊道：“他们欺骗、掠夺、带了我的几万块钱跑了！”

他突然丢掉那把钳子，两手抓住胸口，发出一声好象在追赶什么人似的喊声，接着，就失去知觉，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大概他是一时冲动，抑制不住，而急着要去追赶那三个已经走入另一个世界的神父吧。现在恐怕不会有谁去羡慕那些神父了，彼烈维茨基既然这样打算，那他是一定要去追到他们，并把他们抓回来的，不管他们现在是在哪一层地狱里！

然而，亚诺什的整个事件却被他这种轻率的举动破坏了。一切线索全都集中在彼烈维茨基的手中：例如他收集了许多证据，拟定了进攻计划，并且费尽心机想好了一个巨大的诉讼计划；他确定了战略，考虑了必要的战术；那些可以影响各个审判员和见证人的关键问题，他全都明白；他知道需要在什么地方扭转一下，揪一下什么样的按钮。现在齿轮停止了转动，大钟的全部机件也就不再走动了。

诉讼突然由一个翁格伐尔城来的名叫米哈依·修奇的律师负责承办了。但是由于新律师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审阅全部文件及了解各种证据和事实，所以，亚诺什现在也迫不得已请求推迟开审日期。诉讼又不得不等到夏天。

在这一段时间里，马丽亚·裘里跑遍了亚诺什伯爵所有的庄园，而亚诺什就只好东躲西藏，好象在跟马丽亚·裘里捉迷藏似的。有一次，马丽亚随身带着包在襁褓里的婴儿，在巴尔顿地方追上了亚诺什。当亚诺什看见自己那辆波佐什的车子驶进院子里来的时候，他正好坐在院子里的菩提树下，逗着他的一只心爱的狗玩。

马丽亚穿着一身丧服，轻巧地跳下马车，把婴孩从保姆的手中抱过来，然后朝院子里的小石子地上跪下去，跪在亚诺什的前面。

她声音发颤地哀求说：“噢，老爷，请您原谅我们！”

婴孩哇哇地哭着。有人说，这是母亲故意捏痛孩子而引起的，正如传说中说玛丽亚·杰烈齐雅在波若尼的会议上捏痛自己的小约瑟夫一样。

伯爵冷冰冰地扭过脸去。

“我不认识您，我看您是疯了。”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到马房旁边，吩咐仆人给他准备马车，一刻钟后，他就乘着马车驰向自己的符翁狩猎城堡去了。他在上车时，曾对管理这座庄园的管家费伦茨·诺盖苦笑着说：

“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庄园毕竟还是有好处的。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手取得清洁的替换衣服。”

这句话要比那些拙劣的小官吏所写的洋洋数十万言的公文更清楚地说明，亚诺什是在深深地憎恨着那个跟他闹婚姻纠纷的女人。

第二年夏天，教会法庭终于开始审理案件了。

天气十分炎热，简直热得好象在热带一般。可能，那是因为冬天太

长、太冷了，也可能象法伊所解释的那样，认为热和冷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它们迟早总是要来的。

虽然天气是那么炎热，但审理那桩婚姻案件的事情，还是轰动了全城。大主教宫廷前面的街道上挤着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很想看一看那些来参加诉讼的人的真面目。

在这里，从前有过许多英勇的妇女，她们曾把土耳其人赶出这座城，可是现在早已没有这种妇女了。现在的妇女就只会东张西望地打听消息。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窗口上看见她们，而那些家里没有窗台的女人，就奔到大街上来，在火热的阳光下面晒着。总而言之，街道被人群塞得水泄不通。于是，为了维持秩序，当局派来了许多骑马的宪兵。

第一个来到的是马丽亚·裘里，她乘着一辆四马轿车，而且马身上都系着铃铛。她很漂亮，模样很端正，身上穿着一件黑色长服，脸上蒙着一层薄纱，薄纱里边有两只玛瑙似的大眼睛在闪闪地发光。

裘里方面的人是昨天来到爱格的，他们都散居在各个旅馆里。可是今天，由于街上拥塞着许多人，所以，马丽亚·裘里——布特列尔就不得不把车子直驶到大主教宫廷的前面。老裘里戴着一顶白草帽，坐在马丽亚旁边。他从去年起就在下巴上留了一撮花白的胡须，有些地方象金丝雀的羽毛似的有点儿发黄。

群众一声不响地站着，突然有个皮革工匠喊道：

“这个年青女人还不错啊！”

人们立即对他发出一阵叱责的嘘声。

有一个人大声叫道：

“比罗什卡·霍尔瓦特万岁！”

几百个声音也附和着一起喊起来：

“比罗什卡万岁！万岁！”

“真是要造反了！”裘里咬着牙咕哝着说，“这种下等人竟然敢侮辱你。你也当面取笑他们一下！”

“别说了，爸爸，别说了！你不说，我也准备钻地洞了！……”

车子在教会法庭举行审判会议的大主教宫廷前面停了下来。马丽亚将黑裙的裙边轻轻地往上一提，走下车来，因此，人们就可以看见她穿着一双小巧的黑鞋子，甚至还能看见纤巧的小腿穿着一双耀眼的白袜子。

主教宫廷的大门上斜靠着一个蓄着大胡子的法学士，他颂扬地叫着说：

“如果伯爵连这样的美人都不要，那末他究竟还要什么呢？！”

马丽亚·裘里本来心乱得快要昏过去了，但是这句突如其来的、出于意外的恭维话，使得她的勇气和力量又振作了起来。当她坐在轿车上穿过大街时，她觉得围在自己四周的人都在憎恨她，所以在嘘声、闹声、恶意的笑声甚至骂声中间，这是唯一含有同情意味的叫声。那个法学士的话掩盖了群众对她的仇视，好似一朵被人从垃圾堆中刨出来放在垃圾堆上面的花朵，想以自己的美色遮盖她的整个不可见人的地方。马丽亚

此处指一五五二年匈牙利人在抵抗土耳其人的侵略、保卫爱格（当时是一个要塞）的英勇战斗中，妇女们表现出非凡的英勇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

感到愉快，她的心兴奋地跳动着，她终究还是一个女人！她微微地笑了一下，傲慢得象只孔雀似的走上了台阶。

这时候，群众朝着车子冲过来，把马车门上和马具上银质的布特列尔家的家徽全都揭了下来。人民就是这样来判决布特列尔家的事件的。马车夫坐在车架上笑嘻嘻地看着群众那种愤怒的行动。

其他必须出庭的人物也逐渐来到了。裘里的亲身随从——盖尔盖伊和西玛企婶婶乘着一辆四轮轻便马车来了；接着，裘里的一个机灵的女仆人尼娜·比罗和男仆人约瑟夫·托马尼，即是新婚第二天早晨进入新房，看见亚诺什和马丽亚“呆在一起”的那两个佣人，也坐着马车到了。坐在第三辆马车上的是两个宪兵，一个叫卡日马利，另外一个叫叶辛卡，第四辆马车上坐着裘里男爵的律师——巴尔赫·卡马尔，他正在专心地和奥拉斯辽斯克地方的神父谈话。

这些参加诉讼的人物，群众是不认识的。连那些对这件事了解得比别人清楚的人也只能凭空猜测，那到来的可能是某某人。因而，只有神父苏青卡一个人最倒楣，群众中有人把臭鸡蛋对准他掷过去，打在他的肩膀上，弄得他的整件法衣上都是臭蛋汁。

“该死的，可恶的小人！”神父威胁地喊道。

不多一会儿，布特列尔家的人在大街的另一头出现了。他们是直接从乡下来的，因为亚诺什在这个地区里也置有一批田产。

巴尔顿斯基伯爵摆着皇帝出宫似的排场来到爱格。他很想以这种排场来醒一醒市民的眼目，并使神父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至少法伊是这样估计的。行列的最前头，辘辘地行驶着几辆大车，上面装载着许多被褥、各种各样的食具箱、几大桶牛油和鱼肉。亚诺什在爱格也有一座住宅，以前总是没有人居住。现在，亚诺什就在那住宅里下榻。

在四辆运货马车后面，又来了两辆车子，上面满满地挤着许多厨师和厨师的助手，他们都穿着白衣服，戴着蛋糕形的白色帽子。伯爵的乐队——十二个穿着鲜红褂子、上面绣有银线的吉普赛人也乘了两辆车子来了。在乐队后面，跟着来的是伯爵的坐骑，轻骑兵和护马兵在两旁护送着。

这时，行列突然中断，过了好一会儿，才出现一个骑着马，穿着黄绸上衣、橙黄色裤子，腰边挂着一只铜号的人。这是一个传令官，他的号声一发，就意味着一切闲杂人等应该立即退避路旁，因为大人物快要来了。这个人走了以后，接着跟来两个手持火炬的人，他们骑着两匹矮小而很结实的马，身上都穿着浅蓝色的长衣，帽子上插着鹰毛，马鞍上缚着许多火炬棒。持火炬的人后面跟着八个手持长矛的兵士，他们头上都戴着铜盔，在阳光下面闪闪发光。最后，来了二十四个骠骑兵，耀武扬威地骑在活跃的白色烈马上，他们脚上都穿着黄色的长皮靴，身上披着绿色的、绣有红绒线花的披肩，每个都是身强力壮、高大魁梧的小伙子，他们的脸上都留着长长的小胡子，带着几条伤痕。不久以前，他们还参加过抵抗拿破仑的战役，不过那时候他们的人数还要多，巴尔顿斯基伯爵的保护人曾经派遣过两千名勇猛的骠骑兵上战场作战。

在这个行列的上空，蒙蒙地飞扬起一大团灰尘；根据当时的习俗来说，人物愈重要，那扬起来的灰尘就愈大；连那些最显赫的人物也象享受山珍海味那样吸着灰尘。看起来，一个大人物是十分喜爱灰尘的，因

为这是他用钱买来的。

最后，在烟雾弥漫的灰团里出现了亚诺什伯爵的车子，这辆车是由五匹黑色牡马鱼贯地拖曳着的；在头三匹马的马鞍上，各坐着一个驭手。车厢旁边跑着一个身材瘦小、穿着暗红色短上衣、汗流满面、飞毛腿似的小伙子。

在车子后面又跟着二十四个骠骑兵，可是他们都穿着白色的骠骑兵制服，骑着褐毛白鬃的马匹。那些马匹简直使人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好象它们都是由一只母马生出来似的。这种富丽堂皇的场面可真叫人惊叹不已。

不过，亚诺什伯爵的马车毫无装饰，它是普普通通的一辆旧的半篷马车。亚诺什和法伊一起坐在那辆车上，亚诺什穿着一套朴素的便服，戴着一顶软帽子。看起来，他的全套衣服好象还没有一个轻骑兵制服上的钮扣值钱。不过，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一个贵人的艺术。

在亚诺什马车的旁边，经常有一匹跑得很快的马跑来跑去。骑在这匹马上的人，是伯爵的一个僮仆，他脖子上挂着两只瓶：一只瓶里装的是酒，另一只是泉水。由于那个僮仆必须常常到井边泉旁去汲水，并在汲完水以后又要带着瓶赶上大队，因此就把一匹跑得最快的马给他骑了。

类似以上那样的行列，现在是很少有的，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在山区地带，如在诺格拉德省或尼特尔省，有些贵族地主，如茨鲍尔、依列什、哈齐、巴拉沙等，在他们出外时，排场也还是这样的。不过这种排场也只有在表示庆贺的场合中才见得到，例如，在新省长或新主教上任的时候；因为这样一来，有时候可以炫耀一下某一个贵族的豪华富裕。

后来，又过去了两辆四匹马拉的轿车，其中一辆车上坐着西格·别尔那特和紫薇沙庄园的管家；他们俩在车上说：增加骠骑兵的人数，还不如增加证人的人数。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因为亚诺什的证人只占用一辆马车，总共两个人：维顿卡和马丽波夫人。根据他们一路上嘴唇启动的情形和指手划脚的姿势，可以断定他们也是在那儿交谈些什么问题。可是由于马丽波夫人只会说法国话和德国话，而维顿卡只会说斯洛伐克话和匈牙利话，所以，一个人所说的话，对另外一个人说来，永远是个体谜。

当他们那一大队人马快要进城时，突然从大路左旁玉蜀黍田里窜出来一只兔子，它在亚诺什的车子前面和骑白马的骠骑兵中间穿过大路去。它真是大胆极了，这狂妄的东西！

这一下甚至使得亚诺什浑身打了一阵子哆嗦，因为他很迷信。

“亲爱的舅舅，魔鬼附在它的身上了！”

法伊笑着说：“你不用害怕，我可以向你保证，它身上决不会有魔鬼的。魔鬼不是这个样儿的。当然，我没有亲眼看见过魔鬼，不过在杰勃烈倩我有个朋友，他和我同名，叫伊斯特万·哈特凡尼教授。他曾经十分肯定地对我说，他同一个魔鬼谈过一次话。他问魔鬼：‘你是什么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你在人面前究竟是什么样儿的？’那个魔鬼回答他说：‘我的样儿不是你所能想象的。’当然，自古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兔子是一种不祥的东西，其实它并没有什么不吉利的地方。魔鬼不是

傻瓜，它也知道，如果它真的要陷害我们，它何必一定要让自己披上一层兔子皮呢。魔鬼很快就要钻到神父身上去了。”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城里，在刚转入哈特万大街时，群集在那边的人们立刻就认出亚诺什来了，于是人群中便轰然响起一阵欢呼声。这阵欢呼声甚至把主教的宫廷都震动了，所以宫廷内的全体审判员立即猜到：亚诺什来了。

市民中有些人高兴地挥着帽子，还有一些靠在窗口上看热闹的人也挥着手帕表示欢迎；整个城市好象都沉醉在这堂皇富丽的场面上了。

伯爵脱下帽子，露着头坐在马车上，机械地向左右不断地点头。突然有个人向他抛过来一小束鲜花。那束花从大家的头上飞过来，直落到亚诺什的帽子里。

亚诺什拿起那束花。花束里有三朵红色的“火花”，它们和一缕细细的、黄色的女人头发束在一起。

亚诺什立即回过头去，朝丢花过来的那一边看着，并且高喊了一声：

“比罗什卡！”

一刹那间，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张熟悉的、可爱的脸庞——同样的眼睛、同样的笑容，不过装饰不同罢了。在两条街道——哈特万大街和德意志大街的十字路口上，站着一个身材匀称的农村姑娘，她头上包着一块白底小花的头巾。但是在亚诺什还没有仔细地看清楚那个美人之前，她那个迷人的头突然在人群中消失了。

“不可能，”法伊惊异地说。“你在说什么？”

“是她！是她！她穿着一身农妇的服装，”亚诺什大声地喊着，他的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光彩。“我可以发誓，这是她！”

“你在幻想！”

第十三章

教会法庭开庭了

车子在大主教宫廷前面停了下来；律师修奇先生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

“老爷，立刻就要开庭了。”

“谁当主席？”法伊问道。

“总主讲师。”

“不是大主教吗？”

“大主教害着脚病。一只脚上生了个脓疮，肿得很厉害，不能穿靴子。”

“这是魔鬼在作怪，”法伊无意中说出口来，“这一次，魔鬼是以脓疮的姿态出现的。”

他们到达时，正好赶上开庭。全体法官——六个肥胖的神父都已经坐在席上；看上去，他们身上的脂肪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几乎要融解了。不过为了减轻热度，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例如，在窗格子之间塞了绿的枝叶，桌上放了好几只冰水瓶；每个神父的口袋里都藏有三四块手帕，以便揩抹额前脑后的汗珠。

在前面，在一只长方形的、上面放着一座耶稣受难像的绿色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审判长——费伦茨·叶盖尔法路希总主讲师；在他后面坐着两个审判委员（他们都是坚决主张维持这个婚姻的人物）、一个检察官和两名书记官。

第一个被传讯的是亚诺什。亚诺什就把结婚的经过坦白而直率地叙述了一遍。他说得很令人信服，使得几个法官感到非常焦急和坐立不安。亚诺什申诉完毕以后，他们就传讯马丽亚·裘里，马丽亚一出庭，她那高贵的风度立时使庭上的人产生一种良好的印象。好象有一股清新的微风，带着馥郁的花香，跟随着她一起进入法庭的大厅。神父们一听见花边裙子沙沙作响的声音，他们的眼睛顿时明亮起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审判长问。

“布特列尔伯爵夫人，没有出嫁以前叫马丽亚·裘里男爵小姐。”

“你信什么教？”

“罗马天主教。”

“你今年几岁？”

“十八岁。”

“你有家眷吗？”

“有一个小孩。”她低声地说。

“我的女儿，你得老实回答我，你和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结为夫妇，举行教会婚礼仪式的时候，神父问布特列尔伯爵愿不愿意娶你为妻，他有没有回答‘不愿意’？”

马丽亚·裘里的面孔涨得通红，可是她也就因此而显得更美丽了。

“我的女儿，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

“因为我不知道，”她含糊地说。

“怎么？难道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记不起来了么？”

“那时我太冲动了……”

“这是可能的，”检察官开口说。

“起诉书上说，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在回答他爱不爱你的那个问题时，他回答‘不爱你’，这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那末……是不是这些参加婚礼的见证人的耳朵都被棉花塞住了？”

“我没有看见！”

“后来，当那个主持你们婚礼的神父，要你们两个人的手在他的法衣下面握在一起的时候，布特列尔伯爵是不是竭力反抗过，而你的父亲是不是采用了强暴的手段？”

马丽亚脸色苍白，似乎感到羞耻地低着头，后来轻轻地说：“不是的。”

“我亲爱的女儿，那末，你怎样解释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所提出的和坚持的控告呢？”

马丽亚抬起头来说：

“他患了神经错乱的毛病，最敬爱的教会法庭。”

“你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

“他的波佐什庄园里的仆人都可以证明，亚诺什在自己的房间里，常常大声地和他母亲的遗像讲话，而且讲得很久，好象有人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似的。”

“谁能够证实这件事？”

“女厨子维顿卡·卡波尔婶婶和伊斯特万·古亚施。”

审判长向副书记官点点头，示意要传讯这些人，接着，他又回过头来对马丽亚说道：

“我的女儿，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十分慎重的问题。希望你镇静地回答我们，但是，我们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空闲无聊的好奇心在支配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努力想维持教会法律的神圣性，并因此而通过这些法律去寻找真理的源泉。”

然而，在认识真理以前，先享受一下烟叶的滋味，那并不是罪过。审判长一转到这个念头，就拿出一只鼻烟壶，嗅了一下鼻烟。接着，其余的神父也都嗅起鼻烟来，嗅完鼻烟之后，大家都打起喷嚏来，于是助理书记官就忙着不断地说：“祝您健康！”

嗯，这是一个细节问题！从离婚诉讼这方面来说，神父们已经很熟悉了。他们那些细小而浮肿的眼睛都好象圣像面前长明灯中灯芯上的火花一般，滑溜溜地闪耀着。

“你告诉我，我的女儿，布特列尔伯爵夫人，马丽亚·裘里男爵小姐，有人用暴力和阴险的手段，利用升降机将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送到你的闺房，这一说法，有多少是符合事实的？”

马丽亚·裘里回忆到那一个令人悲戚的夜晚时，脸色都变了，她用不连贯的声音回答说：

“我不知道……”

她浑身哆嗦，眼睛里失去了光芒，她的脸色本来已经显得很苍白，这一下可就白得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那么，请你告诉我们，在你的闺房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她动了一下嘴唇，想要说什么似的，可是突然一阵战栗，昏了过去。

神父们都吓得从位子上跳下来。只有文采·拉托尔神父一个人保持着镇静，他弯下身去观察那个无力地倒在地上的女人。他把她稍微抬起一点，将自己的耳朵贴近她的胸部，想听听她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但是——真见鬼！……当他的耳朵贴近她那沉重地起伏着的胸口的时候，她的胸膛碰得神父那只长着红毛的耳朵直发痒（由于这种罪过，真该割掉那只耳朵，把它放到酒精里去，如同当年处理马丁乌策的耳朵一样）。最后，当书记官在男爵小姐的脸上喷了几口冷水以后，美人儿就勉强抬起眼皮，向神父射出一道悲伤的目光，但在悲伤之余，也夹杂着一种迷人的、表示感谢的神情。神父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后来她就渐渐地清醒过来了。

神父约瑟夫·辛特迦里是个专门喜爱说双关语的人，他表示嫉妒地嘟囔说：“Nomen et omen—vidite latronem。”

“我的女儿，”审判长用短促的声调说，“你去吸些新鲜空气，精神马上就会恢复的。至于其他的详细情形，我们下次再问你吧。”

接着，他们就审问教区神父苏青卡；苏青卡肯定地说，一切都是按照规矩做的，一举一动都是遵照巴士马法典上所指示的仪式举行的。

神父苏青卡被审问了很久，检察官向他提出了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问题，似乎很想作难他一番，但是没有成功。神父们都感到十分疲劳，因此就把审判移到第二天进行。

纵然这一次的诉讼是关着大门进行的，但是诉讼中的全部情形很快就被大家知道了。马丽亚·裘里的昏厥（有好多人说：“如果我认为这不是一出预先排练好的喜剧，那我就是个大傻瓜！”）、神父的供词、神父面部所表露出来的狼狈相、亚诺什大方的举止、主教们在家里当着女佣人的面所发表的意见——所有这一切情形，经过几个钟点以后，全都成为市集广场上闲谈的资料了。人们议论着是和非，他们争论、打赌——总而言之，城里的居民好象就为了这个诉讼事件在生活。这次著名的诉讼简直轰动了整个城市。许多贵族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城里；其中有些贵族想见一见裘里，另外一些想见一见亚诺什。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消磨一两个夜晚而来的，不用说，他们是想来赌钱；城里还开来了一班菲斯比莎戏班。穷人的脑筋可真灵敏。那些流浪艺人原来是在米施柯茨表演的，他们听到亚诺什案件的诉讼要拖几个星期，也就想到一定会有许多游手好闲的贵族到这里来看这次诉讼。

的确，那些艺人估计得很对。法伊先生从前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知名之士，这次流浪艺人演出的第一天，他把全部剩余的票子都包了下来，分发给亚诺什的从人们，如：骠骑兵、厨子和男女仆役。他的目的是为

马丁乌策（1482—1551），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后来成为红衣主教，在土耳其人占领匈牙利时期，他是匈牙利东部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执政者，执行着两面政策，既不得罪土耳其，也不得罪哈布斯堡皇朝；最后他被匈牙利统治者的侍卫所杀。

拉丁语：在他的名字中包含着他的命运。你的面前是个强盗。

了以后可以叫从人们在家庭舞台上演出这种戏。因此，当所有那些到爱格来的贵族在晚餐之后，到亚诺什城堡来聚会的时候，法伊先生就把那些看过戏的佣人唤到大厅上来。两个女佣人——爱尔寿和茹齐卡推推让让争论了好一会儿以后，才走到前面来，表演了一场两个穿着貂皮披肩的贵族太太的谈话；其中一个扮约翰娜·聂阿波丽坦斯卡雅，另一个扮作她的女友。

“你干吗这样悲伤，约翰娜公爵夫人？”爱尔寿问。

“我一点也不悲伤。”茹齐卡回答。

“不，你很悲伤。大概，你有很大的痛苦吧？”

“有什么可痛苦的，我很愉快。”

“不，我跟你讲，你很悲伤。你不要固执得象头母驴。”

“我的天哪，我是愉快的，如果你在这儿，在许多高贵的老爷面前再叫我一声母驴的话，我就立刻拔掉你的头发……”

由于这场纷争是如此难以解决，所以这出戏下面的情节就无从发展，当老霍尔瓦特突然走进大厅的时候，老爷们还在捧腹大笑。

老霍尔瓦特被那些乐得发狂的人迎接到大厅上，亚诺什则奔过去搂住他的脖子。

“你也到这儿来了，我真太幸福了，亲爱的岳父！”

霍尔瓦特也亲热地搂着亚诺什。

“只要我真正爱上了一个人，那我是永远不会抛弃他的。”

后来，霍尔瓦特向几个比较知己的朋友说，他今天中午已经把总督写来的一封信交给大主教了。

“你亲自交给他的吗？”法伊问。

“是的。”

“我真奇怪，他怎么会接见你。”

“我先通知他，总督有一封信要给他。大主教包扎着一条腿躺在长沙发上。”

“你知道信的内容吗？”

“我看到：当大主教看那封信的时候，信里的话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次，我在主教宫廷里派了一个暗探，真的，一个暗探……果然不到晚上，我的那个暗探就来报告我说，大主教已经偷偷地离开了自己的宫廷，访问叶盖尔法路希副主教去了。不过信里边究竟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信里一定有一张特效药膏，不然的话，主教的那条腿绝对不可能马上就不痛了。”

所有站在亚诺什一边的人，听到了这些消息，心中都产生一种十分快慰的希望，但是亚诺什伯爵自己却并不完全感到满意，因为他想了解一些别的事情。他把霍尔瓦特叫到一旁，并把他领到窗边，直率地对他说：

“比罗什卡在此地。”

老头儿慌了神，由于要找几句回答的话，他就转弯抹角地支吾着说：

“怎么，比罗什卡？噢！你是说比罗什卡？唉，你怎么会想起这件事来呢？”

“我看见她了。”

“这是你在幻想。”

“她头上包着一块农妇的头巾。亲爱的岳父，你的心机是白费的，你不会撒谎。”

“我的确不想撒谎。我该向你直说，我把她带来了，但是你不能跟任何人讲。我阻挡不住她，因为她无论如何要来看你一眼。所以我就答应她和弗里德穿着农民服装在街上站一会儿。白头翁总是一天到晚注视着葡萄的，所以你就看到她了！”

“现在她在这儿吗？”亚诺什低声地问；他的面孔渐渐现出沉郁的神色，两眼流露出深思的表情。

霍尔瓦特犹豫了一下，然后好象有所决定似的，狡猾地向他使了一个眼色：

“小伙子，如果我偷偷地让你和她见面，偷偷地……那么你给我什么呢？”

亚诺什的面孔突然感到热辣辣的，他头发晕，两眼发花，好象喝醉了酒似的。

他停顿了一下，垂着两手，用微弱的声音说：“不，不，我答应过，在没有获得法伊的许可之前，我决不接近她。”

霍尔瓦特亲热地握住他的手说：

“你是一个规矩人！我就是为了这点喜欢你的。我是在试探你，我已经把比罗什卡打发回家去了。以后就是我一个人留在这里，等到审问见证人的时候，我再写信告诉她。这是她严厉的命令。她真是一个女霸王！”

“我的小心肝，可怜的宝贝！”亚诺什长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着。

“唉，但愿你写信告诉她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我们看吧，明天和以后的日子会带来些什么消息……”

“我相信上帝，”亚诺什虔诚地说。

“我也相信上帝，但是对于上帝的那些仆人要小心些……真的，要小心些。”

第二天的情况，看起来，的确是对亚诺什较为有利。审问一开始，审判长就给副书记官下了一道征询 *communis opinio* 的指示，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

当然，征询 *communis opinio* 是教会诉讼法典中明文规定的。

陪审裁判的那种制度，从古 部分地反映在教会的诉讼程序里了，因为审判长通常总要这样询问见证人：“根据公众意见，应如何判处这个案子？”爱格已故的大主教——费伦茨·克沙维尔·富克斯曾在教会法律中加强了这种崇高的倾向。他在审理很重要的宗教案件和离婚案件时，除了审问双方的正式证人（他们可能是受人教唆的）外，照例还要随意从“中立群众”中找两三个证人，问他们：“关于这件事，村里的人是怎么说的？”

在紧靠法庭的几个大厅里，亚诺什的见证人和裘里的见证人都各管各的在那里踱来踱去，他们在考虑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当法庭上要征询公众意见的消息传开以后，站在亚诺什一边的人都高兴得搓起手来。

“就是靠那一封信，总督的一封信！”

这时候，裘里却咬牙切齿，焦急地偷偷对她的女儿说：

“你必须去拜访那些神父，马丽亚……虽然上帝可以证明：这样做不是我所愿意的，但是非这样办不可。”

马丽亚脸色苍白，不以为然地举起手来，好象竭力想摆脱掉什么东西似的。

“这是必要的，你应该打定主意这么做，我的孩子，”他低声喝道，“有人在陷害我们。”

那时，教会法庭审问了裘里的亲信随从盖尔盖伊·伐尔迦。他被盘问了好久；他在法庭里足足站了一个半钟点以上（裘里焦急不安地说：“他们把他怎么了？是不是把他放在油锅里煎？”）。在审问盖尔盖伊以后，接着就审问另外一个婚礼见证人——西玛企婶婶。他们两人都说亚诺什伯爵在举行结婚仪式时的行动，与一般新郎的行动完全一样。

审判长：新郎反抗过，是不是？

西玛企老婆子：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神父。他站着……简直象只羔羊似的！

审判长：他丢掉订婚戒指，是不是？

西玛企老婆子：（故作惊讶状）这全是胡言乱语，就象有人说我没有面孔而有墙壁一样。什么样的蠢脑袋才能想出这种话来啊？

审判长：你不能胡说八道，虽然你的舌头没有骨头。你别罗里罗唆尽说废话。你得清清楚楚地回答——“是还是不是”。当神父要叫新郎新娘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伯爵是不是把他的手挣脱了？

西玛企老婆子：这是从哪儿说起啊？请原谅，他们两人的手，象两只小鸽子的嘴，紧紧的拉在一起。

审判长：你们这些见证人的耳朵里，当时都塞着棉花，是不是？

西玛企老婆子：正是这样。我看见盖尔盖伊的耳朵里塞着棉花，因为那时候，他在耳朵痛。

检察官：你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的？盖尔盖伊·伐尔迦说，那时候是你在耳朵痛，所以你的耳朵里塞着棉花。

西玛企老婆子：（感到慌张）我的耳朵吗？我发誓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我只知道，当时我们之中有一个是在耳朵痛，但究竟是我还是盖尔盖伊，现在要我准确地说，那我说不上来。

辛特迦里神父：“Ista persona diabolica aberrat a via recta！”

“魔鬼把这个鬼婆子缠住了，”一个目光黯淡的神父马尔沙尔柯低声地向坐在他旁边的神父拉托尔说。

那个神父轻轻地回答说：“小心些，朋友，不然，魔鬼就会缠到你的身上。”

审判长皱起眉头，逼视着那女人，对她大声喝道：

“为了圣教和至圣女玛丽亚，你老实说，这些供词是谁教你的？”

“没有人教过我，”老婆子吓得象蛇一般蜷着身子，含糊地回答着。

她眯着一双小小的眼睛，好象盼望大厅顶上的圆穹现在马上就塌下来；因为那些挂在大厅四面的爱格主教的画像都严厉地看着她，有几幅

画像甚至身上还穿着甲冑，口上留着唇髭或大胡子，不过其中有一幅画像上所画的完全是个天真的小孩子——一个年龄只有三岁的大主教依波利特，他是国王马杰亚沙的内弟，身上穿着一套主教的法衣。这个挂在墙上的小孩子画像特别使得西玛企婶婶感到害怕，她觉得他的两颗聪明的黑眼珠老是直瞪瞪地看着她。总而言之，今天的一切情况显然都不利于裘里那方面的人。不过，对见证人的审问很快就宣布暂时停止，因为那天中午，亚诺什家里摆了酒席，宴请大主教和全体神父。这位年青的贵族以十分豪华的场面款待着他的宾客；其豪华的程度犹如神魔们劫掠了豪富的苏丹王或穆罕默德的后嗣以后，使用了一种魔力，把《一千零一夜》里的神仙酒宴搬到这儿来了。而君士坦丁堡的领主那时候一定会瞠目结舌地看着那张空桌子，吩咐一个一个地把全部厨子的头都砍掉。

他们大家一直欢宴到深夜，只有大主教一个人在午餐以后吻了一下亚诺什的双颊，称他一声“我亲爱的儿子”，立刻离席走了。半个钟头以后，这里所有的情况已经传到了“三牛”旅店里（这是裘里方面的人下榻的地方），因为亚诺什方面的人和裘里都互相派有密探，随时都在通风报信。

马丽亚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们既没有这样的佳肴，也没有这样的美酒。”

裘里回答说：“但是他没有象你这样甜的嘴唇和笑容。”

大概亚诺什家的酒确实是十分好的，因为第二天，那些审判委员老爷们的精神，看上去都很疲倦，好象没有睡醒的样子，虽然他们是在审问一个主要的证人——裘里，那老头儿摆出一副非常严正和诚实的面孔，活龙活现地叙述了事件的全部过程，恐怕连石头听了也会相信他的话全是真的。有时候，在他的身上，似乎可以感觉到严肃而廉洁的军人的气质，好象他拥有一种难以遏止的力量，这种力量特别表现在他对亚诺什的攻击上。他把亚诺什描述成为一个胆小如鼠、懦弱不堪以及自暴自弃的贵族，他说，如果当时他对亚诺什的了解，能够象现在这样清楚，那他决不会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他。

“最敬爱的神圣的法官，我参加过二十次战役，我的身上负过十七次伤，这都是我在保卫皇上和祖国的战役中所遭受到的。但是没有一次所受的伤象第十八次那样厉害，这第十八次伤就是这个不中用的青年带给我的，他显然听从了阴险的霍尔瓦特的指使。他的心软得象面包心一样，人家要把他捏成什么样子，他就会成为什么样子。可敬的教会法庭，现在要我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来驳斥那些由狡猾的辩护士彼烈维茨基所捏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谎话，要我抛头露面地来保卫我的荣誉和女儿的荣誉，这完全是可悲的。要知道，这都是一个亲密的家庭生活中最值得回忆的事情，可是现在在此地，这些事件却被当作嘲笑的题材，搞得臭气冲天。可敬的教会法庭，假如问题只牵涉到我一个人，那我就可以根本不去理睬这个名叫布特列尔伯爵、迷失方向的青年；假如问题仅仅牵涉到那个冒险家，路德教徒霍尔瓦特运用无耻的阴谋来夺取我女儿的巨大的财产的话，那么我也不在乎这一点，但是我对于荣誉问题，决不认为是一件可以开玩笑的事……”

“Ad rem, ad rem,” 审判长用规劝的声调说道。

“我现在是在谈事情的本质，可敬的教会法庭，因为我在你们面前不可能不倾吐一下我的荣誉遭受污辱的苦楚。而且，”这个熟谙战略的老滑头在讲话结束时说，“当我要捍卫我的荣誉的时候，那无论什么都是阻挡不了我的。凡是要损害我的荣誉的人，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准要作我的刀下之鬼。在这件事情上，上帝一定会保佑我的！”

睡眼惺忪的神父们听到这些含有威胁意味的、热辣辣的声音，都突然抬起头来，惊慌地面面相觑，好象在说：“Per amorem dei，这个鬼军人会吃掉我们的。上帝啊，现在请您作主吧！”

拉丁语：别离题，别离题。

拉丁语：为了爱戴上帝。

第十四章

一颗害人的子弹

那一天也审问了卡日马利和叶辛卡，但他们讲不出一重要的事情。他们说，他们被派在门口仅仅是为了不让原告方面的人到正在举行婚礼的男爵的办公室里去，因为县长老爷严厉地下过命令，不准任何人来扰乱婚礼。因此，他们就把拚命嚷着要进去的西格拦在办公室外面。

“没有其他原因了吗？”

“没有。”

“新郎拚命想从办公室里冲出来，而你们强制着要他回去，对不对？”

“不对。”

天平上的两个小秤盘天天在这样上下不定。人们的情绪好象浪头一样忽低忽高地变换着，同时也好象结构巧妙的剧本一样，下一场戏把上一场戏的内容搞乱了。那些昨天还认为很清楚的、已经肯定的事情，今天突然成为荒谬无稽的了。总而言之，当法庭审判委员们一离开自己的座位，这种不公开的审判就不再是秘密了。一到下午，一些老于世故的人就叽叽喳喳地谈论起所发生的事情，同时，那些关注着这次诉讼的社会舆论也当即作出一个相互比较的日报表。

譬如，今天裘里方面的人的声势高起来了，以致马丽亚在小店里买东西就可以欠帐。

但是今天又出了另一件有趣的事件。米克洛什·霍尔瓦特得知裘里在法庭上的供词都是些侮辱他的话。虽然法伊和亚诺什想说服他，说他不值得和这样的人去争长论短，但还是没有用。那个热忱的老头儿在一个小糖果店里找到了两个杰姆普林省的贵族：巴尔柯茨和采赖依，并派他们到裘里那里去要求他作一番解释，假如需要的话，甚至可以为了名誉要求进行决斗。

巴尔柯茨男爵为了要使自己的脸上增添一些威严的神情，一口气喝下了一杯百令卡酒，接着他就声明，准备立刻去找那只老狐狸。年青的采赖依想劝劝霍尔瓦特，他说：

“亲爱的，我劝你还是放弃这种打算吧！”

“我怎么能让人家来毁谤我呢！不行！绝对不行！”

“不，我不是叫你放弃决斗，这是瞎说，决斗并不可怕！不过你别叫我去，因为对你来说，我是个危险的人，要知道，凡是有采赖依在的地方，总要发生些极其不幸的事。我请你相信我，假如你叫另外一个人到他那儿去，这件事情可以用讲道理的方法去了结；可是，假如叫我到他那儿去，那就要以死亡来结束这件事了。”

“要象晴天霹雳一样！我就是这样做。”

“好吧，假如你要这样做，我就去。”

他们两个人在“三牛”旅店找到了裘里，他正坐在桌子边，大嚼冻鹅肉。

百令卡酒，匈牙利的一种烧酒；一般是用小麦、杏子、李子或樱桃制成。

“欢迎，欢迎！”他向他们招呼，“堂倌，再拿两只杯子来！”

但是那两个派来的人却以严肃而威风的样子，好象匈牙利人在决斗时的证人一般，走到他的面前，说道：

“先生，我们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的。”

“噢，噢！”裘里把刀放在一边，叫着说，“什么事情？”

“在教会法庭上，你好象说了许多侮辱米克洛什·霍尔瓦特的话，现在我们是代表他来的。”

“我只是讲了我应该讲的话。”

“你究竟是想解释，还是想收回你所讲的话？”

裘里笑了一笑，把一只鹅腿放到嘴里，并用牙齿咬着。

“你们要知道，先生们，我能够吞下一只烧鹅，可是我不能收回我那次讲的话。”

巴尔柯茨点了点头。

“这种观点是可以存在的，既然你有这种想法，那么，为了符合贵族的礼节，我们请求你同意决斗，并请你选择武器的种类。”

“真的吗？”男爵一面感到惊讶，一面恶意地笑着。“不过我想，我们大家用装‘玫瑰酒的’军用水壶来互相投掷，谁投不中，谁就要失去忠实的人的名誉。总之，我不反对。不过我想再吃一些东西，回头我派两个决斗的见证人到你们那里去，先生们。”

将近黄昏的时候，裘里的两个决斗的见证人来了：一个是爱斯杰尔哈齐兵团里的骑兵上尉亚当·鲍尔希，一个是经常缠在恋爱纠纷中的风流浪子米哈依·基盖伯爵。最近他常常在马丽亚·裘里的身边出现，散步的时候，他陪着她，送花给她，而且每天傍晚总到“三牛”旅店去玩，因此，他在爱格城的骑士当中获得了不小的名声。

经过短短的争辩以后，我们可以承认，他们之所以要决斗，那是因为“冒险家”这个名词是带有严重的侮辱性的缘故。证人一致同意，明天早上五点钟，在萧辽施卡的小树林里用手枪进行决斗。

在亚诺什的住宅里，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第二天早上，当亚诺什伯爵刚睁开眼睛的时候，沉重的大门轧轧地响着，被推了开来，在那大门的圆拱底下，挂着一些皮囊、战斗用的斧子、长矛和标枪，所有那些东西都大得不是现代人所能举得起的。

亚诺什早上醒来的时候，总是不大高兴，因为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克服的力量，好象铁手一样抓住他，并把他从天堂上拉下来，从他刚刚会见过比罗什卡的那个天堂里拉下来。

今天开大门的轧轧声又迅速地打乱了他梦里的幻象，破坏了一座用金色的云雾做成的虹桥与幻影，这些景象通常总是在半醒半睡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下。

古代人相信，人的灵魂每晚要毫无目的地出去游荡一番，而在早上归来——这就是睡醒；有时，因为灵魂在晚间的游荡中跑得太远，而来不及跑回来——这就是死。那时，人们对于死的看法是多么的简单明了呀！

“西格，你听见吗？有人来了，有辆车子驶进院子里来了。”

亚诺什和西格睡在一间房间里。还在过去很早以前，当他们在帕塔克当法律系学生时，他们就习惯了每天晚上睡在一起。有时，他们整夜

在黑暗中聊天，因为法伊夫人给他们的蜡烛有限，以免他们的眼睛由于多看烛光而损坏。

西格很响地打了一个呵欠，并细心地倾听着从院子里传来的嘈杂声。

“可能，有人从爱尔乔杰列来了（爱尔乔杰列过去是亚诺什在海威希的一座别墅）。”

“不，很可能是一位亲戚，”西格推测说，“他直接到这里来了！管家当中不会有人敢这样早来呈报的，也许，这是安娜姑母，法伊太太？”

“我的心有点感到难受，西格……我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从院子里传来了一些陌生人的声音。卧房的窗门都敞开着，但是因为遮着窗帘，所以声音就低了，辨别不出讲的是什么话。但是闹声越来越响了，从各种不同的吵闹声中，已经可以听出激动的叫喊声和急剧的脚步声，好象整幢房子都飞腾起来了，房子的每一块石头都动起来了。

亚诺什已经打了两次铃，但是没有一个人来。

“还成什么体统？”亚诺什伯爵怒气冲冲地说，“用了一百个佣人，居然打了铃以后连一个都不来！”

最后，进来了一个佣人，他的脸色苍白而且样子很可笑：他身上胡乱地穿着一套式样很别致的衣服，袜子褪在下面，领头歪斜地皱在一起，而蓝制服却穿在缝有铜扣子的灰色背心里面。

“谁来了，马通？”亚诺什焦急地问。

“米克洛什·霍尔瓦特老爷，”佣人结结巴巴地回答着，他全身发抖，连牙齿都好象在作战似的。

“那末他为什么不进来？”伯爵不耐烦地叫起来，“快请他进来。”

“他永远不会再走到这儿来了，老爷，他去世了。”

这句话所产生的作用就好象有人用投石器从空中投下一块石头打中了亚诺什的前额似的。

这个年青人就倒在枕头上，嚎啕大哭起来。

“他死了？这是不可能的！”

“大约在一个钟头以前，裘里老爷在决斗时射中了他。”

刹那间，亚诺什和西格从床上跳了起来，他们急忙穿上衣服，从房间里跑出去。

这时候，佣人们正好穿过大理石的走廊，把那个不幸的老头儿的尸体抬了进来；法伊低着头走在前面，并指示着佣人把尸首抬到什么地方去。霍尔瓦特的衣服上染满了鲜血，他的脸白得象石膏一样，眼睛还是张开着；那两只眼睛一点也不显得可怕，假如那两只眼睛不是这样一动不动：那它们的表情是很柔和的。

“假如有上帝的话，”亚诺什伯爵激动地喊道，“那他怎么能容忍这种事呢？！”

“无论怎样痛心，无论怎样哭诉，”老法伊严肃地打断他的话说，“这一切已经不能使他复活了。老头儿是一个好汉，他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去世的。他死得光荣！完了！其余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一颗子弹正好在两根上肋骨之间穿过去，碰到了大动脉……这颗害人的子弹使他这样快就死去了，”决斗时在场的医生感叹地说着。

他是一位胖面颊、两眼无神的先生。

“完全不是子弹！什么子弹！”采赖依绝望地握紧双手，“不是子弹把他打死的。”

“那末是什么缘故？”医生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看着说话的人，气愤地说。

“请听我说，我是采赖依。采赖依到哪里，哪里就要倒楣，我对他讲过这一点，我请求他另外找一个人来当决斗的见证人，但是他根本就不理，对不对，巴尔柯茨？你也听见的，可不是吗？要知道伏尔珈基是借用采赖依的斧头砍死卡洛依·基希的。当路易第二跌到河里淹死的时候，他的陪伴者就是采赖依；同时要说明，这条小河的名字也叫采赖河。我可以举一千个例子。譬如阿提拉事件。当阿提拉和依列奇果结婚时，他曾在喜筵上与采赖依小姐跳过舞。结果怎样呢？早上，妻子发现他躺在自己的床边，已经没有气了。”

如果采赖依想以争论去制胜医生的话，这恐怕很难做到。因为医生本人也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人，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考虑有没有人在听他的话。

“这已经是我亲眼看到的第三次以死亡告终的决斗了，”医生带着一个热情的收藏家所特有的洋洋自得的神气说道，“噢，我在说什么啊！是第四次了！上帝可以作证，这是第四次了！（他的眼睛凝视着空间，好象在他面前有一个地方用图钉钉着三次致命的决斗的画片，而现在他又把第四张画片钉在它们的旁边。）是的，一点也没有办法，一点也没有办法！手枪——这不是拨火棒。”

现在，大多数人都围住巴尔柯茨，听他叙述霍尔瓦特临死时的情况：

“他连两分钟痛苦也没受到，死得很痛快，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他流了很多血，但几乎没有感到痛苦。当他跌倒时，我用手扶着他。可以感觉到，他逐渐软下去，直到最后，他就长眠不醒了，静悄悄地好象羔羊一般。但是他至死都保持着理智和讽刺的神情，甚至在死的时候，还用自己临终的话来讽刺敌人。”

“他讲了些什么？你是说，他还讲了话吗？他有什么吩咐？”好几个人齐声问道。

“他使出了最后的力量，这个可怜的人尽量想讲得清楚些，想使得裘里也能听到：‘我感到我就要死了。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遗体送到我未来的女婿亚诺什那儿去。’”

那时候，在前面大厅里已经匆匆地搭好了一座灵枢台。法伊又表现出他那惊人的精力：他到处奔跑着，发号施令，分派工作。他的话说得断断续续的，十分呆板，好象一只有力的手在开动一部巨大的机器。

“事情已经不能挽回了！现在没有时间哭泣和悲伤。应该行动起来。西格，你赶快到审判长那儿去，请求他们在中午以前审问你，因为下午你要带领八个骠骑兵把棺木护送到鲍尔诺茨去。管家先生，请你设法去

路易第二（1506—1526），匈牙利国王，一五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匈牙利军队在莫哈奇战役中被土耳其人击溃后，他在逃跑时溺毙于采赖河中。

阿提拉（？—453），匈奴族（游牧民族）的领袖，他来自中亚细亚，征服了许多欧洲国家。传说，阿提拉在新婚之夜因咽喉流血而死。

弄一口棺材来，最好是铅做的，假如找不到，那末就找一口胡桃木做的。一个钟头以后，我自己要出去一次，因为要让那个可怜的姑娘知道这个噩耗。这件事，我不能委托别人去办。叫他们马上把最好的马套在我的车上。医生，关于你的报酬，管家会付给你的。请秘书去叫一个路德教的牧师来替死者祝福。棺材应该好好地放在马车的底板上，并且要用草遮盖起来，叫骠骑兵跟在后面，不要太靠近马车，而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要装得好象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事在赶路，以免引起路上迷信的群众的怀疑。你懂得我的话吗，西格？”

“懂得，亲爱的姑父。”

“那末我做什么呢？”亚诺什擦着哭肿的眼睛，问道。

“不做什么，你就留在这儿。”

亚诺什执拗地摇摇头。

“我觉得，应该叫我去。第一，比罗什卡需要安慰。第二，我应该对我最尊敬的死者担负起一份义务。他是为我而死的，可怜的人！在这种场合下，我的保护人，你不应该提出我所说过的诺言。现在命运本身使我解脱了这个履行诺言的义务。我要去！”

“一步都不许离开，亚诺什伯爵，”法伊大声说，“你的头脑也麻木了吗，你怎么能去护送死者呢？假如你要对死者尽义务的话，你应该为活人着想，使他的女儿，也就是使他的孩子幸福。你应该留在这里，随时戒备着，粉碎仇人的阴谋和毒计。不然，你就是傻瓜，你想离开战场，对裘里让步吗？好一个对死者表示敬意！不，亚诺什，你别这样想吧。姑娘将要痛哭一场。但是没有必要在眼泪上加些玫瑰水。使爱情与悲哀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使黑颜色围上红颜色的边缘。悲哀本身是一种崇高的感情。难道你要夺取死者的女儿对她亡父的感情，而拿甜蜜的会见去代替她的一部分悲痛吗？让姑娘哭吧，而你得小心防备，随时警惕。现在希望你有一百只耳朵和一千只手……而且，不要忘记，你马上要派一个驿差到波佐什去找布达依，叫他一定要在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布达依是个聪明而忠实的人，在我没有回来以前，你要好好听他的忠告。”

第十五章

大家所欢迎的证人

发生不幸事件的消息很快就在城里传开了，从而也引起了对裘里的极度愤恨和对比罗什卡的同情。大家都忙着把消息传来传去，说：在奥拉斯辽斯克村的历史中，又记上了一位牺牲者：比罗什卡的父亲死了。虽然城里的人都不认识比罗什卡，但他们都感到悲伤。很明显，根据天性来说，人，到底还是善良的比凶恶的多，当然，这只有在对他们自己既无好处，也无坏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可怜的小比罗什卡！”人们说，“他们起初夺去她的未婚夫，而现在又杀死她的父亲。同时，在发生这些不幸的事件以后，神父们还宣传说，上帝是安排得很明智的。”

在亚诺什家附近的各个大街小巷里，都挤满了一大群一大群的人，他们都想听听详情细节。被爱格城的太太们派来送花给霍尔瓦特灵柩的那些男佣人和女佣人好不容易从人海里挤过来。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一清早就成群地挤集在大主教宫廷前面的飞利涅姆切街上（现在叫做谢庆街）。当裘里到来时，满街喧起一片可怕的吵闹声；法律系学生大声地喊出骂人的话，而且，群众中还有些人甚至向老头儿投以泥块和石头。为了对付这种敌对的行为，裘里就从口袋里拔出手枪，无耻地威胁着说：

“谁要碰一碰我，我就要他的命！”

连老头儿们都走出来看了，其中有些老头儿站在小店旁边，观看着群众激动的情形；要知道，激动的人群，其场面之壮观，真不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市政府委员珈鲍尔·卡尔波恩那依老爷也站在他们中间；他同站在自己身边的其他下级官员说：

“你们让裘里安静些吧，这跟他完全无关。虽然有人说他跟所有的坏事都有关系，但是这次是霍尔瓦特自己去挑动他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子弹不是麻雀，它是不会辨别应该往哪里飞的。这颗害人的子弹象小金虫一样在空中飞过来。这跟裘里完全无关，因为他也是神父手下的牺牲者；这跟神父们的良心有关系。既然教会法庭关着门讨论和审问证人，那末为什么神父们不把所有在庭上讲的事情都保守秘密呢？他们是造谣中伤的祸首。”

“造谣中伤的人不是神父，”那德婶婶为他们辩护道。这时，她正拿着一只画有黄色郁金香的盘子，带着一斤肉回家去，由于她想听听那些深明道理的谈话，所以就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不是神父，而是他们的女厨师。”

这时，在大主教宫廷的楼上，第一个被审问的是西格·别尔那特。西格雄辩地讲述了亚诺什和比罗什卡的纯洁的爱情。

他说，亚诺什是满怀着热爱比罗什卡的感情来到辽斯克的。因此，假使合理地考虑一下，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设想，这个突如其来的婚礼是在伯爵同意之下举行的。事实上，从头到尾，一切都是用武力强迫举行的。在亚诺什急着要向裘里声明之前，甚至是要想面对面谈一句话之前，神父早已被邀请到里面来了。傍晚，他，西格，听到亚诺什的绝望的叫喊声，他即向发出喊声的地方奔去，当他发现那个罪恶的地方，并

经宪兵的允许从钥匙孔中偷看的时候，他就看到裘里紧紧地抓住亚诺什的手腕，按体格来说，亚诺什的身体是很弱的。亚诺什伯爵想挣脱逃走，但是神父在这时候就赶紧用法衣盖住新郎和新娘的手。

显然，法官们已经受了今天那件新的事件的影响，他们都坐着一声不响，没精打采地好象被浸在水里一样。只有检察官提出了几个问题。

“那末，神父是在秘密谈话之前到那里去的吗？请问证人，你怎么解释这一点呢？”

“当然是神父和裘里串通好了的。道理是很明显的，主持审判的神父们是用不着多想的……”

“证人所指的是什么？”

“我所指的是，”西格勇敢地回答说，“假如一棵树结果比平常的树结得早，那就是说，它的花也谢得早。”

“嗯——是……”

那时候，所有的情节好象十分惊人地一下子都从袋里倒了出来。

“好，那末为什么宪兵卡日马利和叶辛卡没有提到，证人能够从钥匙孔里去偷看呢？”

“因为他们完全被收买了，他们处在裘里的势力下面，只能讲一些对裘里有利的。”

“为了要查明这种情况，需要再审问他们一次。”审判长说。

装在四个石膏柱上的大时钟已经敲了十二下，但是由于法庭今天比平常开庭得迟，所以神父们决定再继续审问，于是大主教的侍从，走到各证人候审的房间门口，喊道：

“约瑟夫·维顿卡！”

没有回音。

修奇律师在走廊里到处找他，高声喊着：“维顿卡，维顿卡！”但是回答他的仅仅是回声，找来找去找不到维顿卡。“五分钟以前我还看见过他的，”到处都有人在说着这样的话。维顿卡好象石沉大海似的失踪了。

庭上就不得不更动一下审问证人的次序，决定先听听在婚礼后第二天早上看过新房的那两个佣人的口供。但是审问这些证人，就等于在吃一种甜品，不过这种甜品一定要等到人们能体味到它的全部美味时，才能使人去尝一下滋味；这就意味着，今天显然办不成事情了。

不过，如果讲到神父们，那末他们甚至在送殡的时候，也准备细细地回味一下引人入胜的情节。至于谈到亚诺什家的人，那维顿卡的失踪对他们说来是一件很大的不愉快的事。直到中午还是没有找到他。修奇律师找遍了全城，但无论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个木匠，毫无疑问，维顿卡逃跑了。

骠骑兵当即应命全部上马出发，要不惜任何代价把逃跑的维顿卡追回来；因为将近中午时，他还在大主教的宫廷里，那就是说，在这么一段时间内，他不可能跑得很远。

那队追缉人员奔遍了所有的角落——搜索过华尔海奇山、哈杜海奇山上密布树林的山坡，以及爱格河两岸的柳树林子。

这个新的打击使亚诺什完全瘫倒了，他闷闷地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西格也决定不走了，虽然那辆盖着稻草的灵车已经准备齐全停在屋檐下。怎么能带着维顿卡逃跑的消息去见法伊呢？要知道，这等于说，一切都完了。于是，西格直等到傍晚，他希望在傍晚之前能找到维顿卡。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派出去追缉的骑兵什么结果也没有带回来。

傍晚，灵车不得不出发了。西格伸直身子躺在车里香喷喷的稻草上面。两个佣人掌着灯在车子的两旁走着，因为到黑薇沙去的那条道路不好走；离开车子不远的地方，八个骠骑兵骑着马跟在后面，这些马都用小步跑着。

他们就这样静悄悄地前进着，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怀疑过车上载着什么。车子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着。那四匹马本来可以跑得快一些，可是车子上的稻草，即使已经用棍子压着，但仍然由于车子的颠动而向两旁边散开去，因此，佣人们常常得理一下稻草。那天晚上，天色黑得很厉害。固然，有时候在天上也偶然出现一下一个细细的、镰刀形的月亮，但不久，它又被那些在天上慢慢爬行着的厚厚的乌云遮住了。西格在稻草中做了一个浅浅的窠，就躺在那里打起瞌睡来，但他总是不能熟睡，因为车子在那高低不平的路上行走，总是不断颠簸着。

“睡不着，不要急，少爷！佣人们安慰说，“因为躺在你下面的那一位已经睡熟了。”

上半夜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到了下半夜，一个提灯的佣人突然扯开喉咙大叫起来。他用力把灯甩出去，把灯打得粉碎，同时拚命向城里奔回去。西格一哆嗦，醒了过来。而另一个提灯的佣人一边追赶他的同伴，一边叫喊着：

“伊舒托克，站住！你怎么了？！是不是踩着玻璃了？”（晚上天气很暖和，仆人们都是赤着脚走路的。）

可是伊舒托克一句话也没回答，大叫着向前跑去。那时，他的同伴摇了一摇头，朝四面看了一下，并用灯照照马车和四周围的地方，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西格从马车上跳下来，并吩咐他们去把伊舒托克找回来。看上去，那个小伙子大概是发疯了，不过骠骑兵们一定很快就能把他抓住，带回来的。

马车一停下来，在黑夜的沉寂里只听见马蹄的得得声，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见伊舒托克的声音，他正在激动地向骠骑兵们叙述着一件事情。

“你发疯了吗？”当骠骑兵们和另外一个提灯的佣人走近时，西格大声怒叱着他说。

“圣母玛丽亚！怎么，你还活着？”他惊奇地说。

骠骑兵们哈哈大笑起来，而伊舒托克紧紧地抓住缰绳，靠在马旁边，牙齿在打战，同时呻吟着，不断地在胸前划着十字。

“上帝，上帝！慈爱的上帝！”

“你看见什么了？”

“什么？老爷的脚伸出来了。”

“哪一个老爷？”

“过世的霍尔瓦特老爷！我可以对着上帝起誓，我看见他的鞋子和一条裤腿！”

“你这傻瓜！”一个老骠骑兵约瑟夫·鲍尔达施责备他说，“他再

也不可能伸出脚来了，因为是我今天亲手把铅做的棺材盖给他盖上的。”

“真愚蠢！你是在做梦吧。”西格安慰着伊舒托克说。

“不，少爷，我可以吊在十字架上发誓！我不是怕自己影子的那种人，我参加过三次战役，哈奇克将军亲自赐给我奖状。我见的，一点不假，我见的！我还可以指出他伸出脚来的地方。费丁老哥，你到这里来照一照吧。”

费丁走过来，照了一下马车的后部。那里竟然真的有一个死人可以从棺材中伸出脚来的窟窿。一个骠骑兵勇敢地拔出马刀，随便开玩笑说：

“好啊，虽然我没有得过哈奇克将军的勇敢奖状，但我要去碰一碰这个死人！”

说着，他就用马刀朝草中刺了两下。

传来了一声低微的哼叫声，接着响起了一声响亮的吼叫声。大家都战栗起来，西格甚至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而那个雄赳赳的青年骠骑兵，竟然也吓得掉下了马刀。

大家都非常害怕，甚至有一匹马似乎也懂得是怎么回事，可怕地嘶鸣着，与套在一起的马匹互相碰撞起来。只有年老的鲍尔达施没有后退；他稍微捻了一下灰白色的胡子，然后象一位军事使者一样，大声对死人说：

“死人，你听着！为了圣父、圣子、圣灵，我同你说话！假使你是仁慈的——你说吧，你需要什么。如果你不需要什么的话，那么你就和上帝一起走吧，否则我就要用马枪打你了。”

啊，真是妙极了！死人居然回答了，但是他的声音轻得好象从地底下传上来似的：

“啊——哟——哟！我不是死人，我是维顿卡！”

“维顿卡！”

大家脸上立刻开朗起来，发出响亮的笑声。

没有一件事能够比这件事情解决得更令人高兴了。只有那个从手中掉落马刀的骠骑兵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而那个提灯的佣人伊舒托克却骄傲起来，因为事情终于得出了结果，这个结果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确看见过脚。不过最高兴的还是西格，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这个重要的证人。

“好吧，爬出来！”他大声喊道。

维顿卡先伸出一只脚，然后又伸出另外一只脚，最后，他就象蛆一样蠕动着，爬了出来。

“这是我，可是谁把我刺伤了。”

“你可知道我们已经找了你一整天啦？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你这一不幸的人？”

维顿卡犹豫了一会，他不知道是否要向他供认。后来他就耸耸肩头说：

“噢，是这样的，我本来想开个玩笑。我想叫马车载着我去游玩一下。我很想去看一看我在曼陀克村的母亲，而你们恰巧是到那里去的。所以我就躲在稻草堆里了。”

“可是，上帝保佑，你在草下面怎么没有闷死呢？真不懂！这是否

可能呢？你是用什么呼吸的？”

“哈——哈——哈！”维顿卡大笑起来，“人家叫我万能木匠，难道是白叫的吗？早上有几个工人到我家里来请求我：‘老爷，请你告诉我们，怎样布置马车？’我就对他们说：‘让我来做吧。’他们把棺材放在前面，而我在后面放了两袋燕麦，于是在这中间就留下了一个空隙。”维顿卡之所以能够躲在那里，这是由于他是个身材瘦小而匀称的小伙子。在车子的底板上，有一个小洞，它比一只狗能钻得过去的洞还小些。因此维顿卡用肚子贴在两袋燕麦中间躺着，舒舒服服地呼吸，要是事情发生在白天，他甚至还可以欣赏路上的风景呢。

“那末你刚才为什么要把腿伸出来呢？”西格很有兴趣地问，“想逃跑吗？”

“您这是哪儿的话，老爷？后来我想起爱格城里审问证人的那件事来了。那时，我就对自己说：‘维顿卡，你要倒楣了。法伊老爷要剥掉你的皮，你还是回去吧！’因此我就把脚伸了出来。”

“你必须回去，而且要立刻回去！你有没有带干粮？”

“我身上带着一袋面包和火腿。”

他立即又爬到那个洞里去，并从里面拿出一只口袋来。

“一路平安，老爷！我去了。”

“喂，不行，维顿卡，你真太性急了！我派两个骠骑兵送你去，以免路上遭到什么意外。鲍尔达施叔叔，你再带一个人陪着维顿卡一起去，你们保护他，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甚至还要保护得更周密些。”

这时，维顿卡才真正害怕起来。本来他想反对，因为他已经不是小孩子，既不怕鬼怪，又不怕恶魔。可是他马上就明白了。派兵护送他绝不是为了尊敬他。维顿卡跳到地上，悲痛地呜咽起来，把西格喊做“亲爱的西格”，“宝贝”，“心肝”，恳求西格让他完全自由，因为假使他去出庭作证的话，裘里一定会用枪把他打死。要知道，连霍尔瓦特那么一个大老爷也被他打死了。他希望主人不要把他送到死路上去。他要是死了，那个不幸的寡妇卡杜什卡将怎么办呢？！

但他的一切哀求都是枉然的，因为西格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于是，两个骠骑兵就把维顿卡象犯人似的押到爱格城去了。不过，应当承认，他们在外表上对维顿卡还是保持着尊敬的态度，一路上他们都称他为“老爷”。

早上，在亚诺什的住宅里，大家都因为找到了维顿卡而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在把他送到主教的宫廷去之前，的确花了不少的气力。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之后，维顿卡才答应到那边去，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一定要用一辆四面遮起来的马车把他送到宫廷里去，同时马车里还要有两个武装的骠骑兵和他坐在一起，并且要他们一分钟也不能离开自己。骠骑兵陪着他走到法庭大厅前面，同时还要等着他回出来。然后再陪他乘上那辆遮起来的马车。毫不停留地一直把他送到波佐什交给那个正在为他担心的、把温柔的眼睛哭得肿肿的、美丽的卡杜什卡。

一切都按照维顿卡所请求的那样办了。可是，对这位“老爷”来说，无论他们用如何盛大的排场把他送到法庭去，这总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天。他一路上战栗着，好象要把他送上断头台去一样。维顿卡虽然一夜未睡，又加上肩部受了伤，但是，当他出现在法庭审判委员前面的时

候，他的胆量就惊人地大起来了，他下了决心：“不管怎么样，冒一冒险吧，”于是他就毫不隐瞒地把全部实情谈了出来。他谈到裘里所定制的升降机，谈到如何制造它和使用它，以后又如何毁掉它，并且也谈到裘里的全部阴谋：诱惑他可以得到一笔巨款，并劝他靠那笔款子用别人的姓名隐居在国外。神父们听了这些话都气得怒发冲冠。

维顿卡的供词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全城都轻松地喘了一口气，大家都说维顿卡给了裘里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裘里男爵和他的同谋者都可以见鬼去了。亚诺什胜利了。

大家都只谈着维顿卡的事。当时曾经有人说，他好象一只别针，这只别针戳破了一个吹得很大的谎言气泡。

维顿卡一下子就成为名人了。甚至在深夜也有两个艺术家（在大主教宫廷周围，常有许多爱好绘画的人在那里闲游）死盯着他，要画他的肖像。当地的一些热心的太太们在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内敏捷地编了一顶桂冠送给维顿卡。但是那顶桂冠并未到达维顿卡的手上，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在遥远的地方了。那辆由骠骑兵保护着的马车沿着去乌叶海城的道路上疾驰着。如果他要留在爱格城里的话，那些法律系的大学生们很可能要为他举行一次火炬游行，但一切事情总还是以谦逊为上，所以维顿卡就乘着马车走掉了。

他的马车上套着四匹十分漂亮的马，在路上遇见他的人都把他当作公爵，深深地向他鞠躬。那辆车在整个路程中一直在轻快地敲击出一个声音，似乎在呼唤着：“卡杜什卡，卡杜什卡，卡杜什卡……”

第十六章

判决

我本来想拿鱼来打比方，因为鱼非常愚蠢；可是我担心它看不见水面上反映出来的东西。因此，我就拿水藻虫来打比方，因为这种虫浮游在水面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反映在水面上的树梢的影子。所以，假如这种虫能够判断树是什么样子的话，那么它一定会作如下的回答：“树是绿色的，它是一种形状非常奇怪的造物：它的下面是树梢，而顶端是粗大的树干；所以说，粗大的树干是支撑在细小的网状的叶子上面的。”聪明的水藻虫在结束自己的解释时，会这样说：“如果我们在有树的地方游水的时候，没有证实这些树真的是模模糊糊的，那么，这一切当然是很难以相信的了。”

自欺欺人，就好象水藻虫所能够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情一样，是人的习惯。人如同水藻虫一样，甚至也不能推测，它怎么会弄错，怎么会根据水面上的倒影来判断事物。从水藻虫这个例子，可以理解，自古以来为什么人一直认为，决斗中所流出来的鲜血是最光彩的明证。

杀人——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即使是用决斗时的那种“英雄”方式来杀人，也同样是不愉快的。我们常常讲到那些做这种事的人，说：“难道他在杀人之后还能安静地睡觉吗？”但是不管怎样令人奇怪，这种人总能得到大家的尊敬，虽然事实上他并不见得纯洁，也不见得好，只不过使别人的血溅在自己的手上而已。其实，他是愈来愈远地离开了好人，走向地狱。他的半个身子已经沉浸在地狱的油锅里，因为一到晚上，他已经是属于恶魔的了。

即使我们都很了解这一点，但我们还是认为：在决斗时杀死对方的人应该是更受尊敬的。

自从霍尔瓦特被杀以后，裘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从那时起，他好象被荣耀的光环包围着。裘里嫁女儿的那种方法本来就使大家十分愤恨和反感。但是，现在当他用枪杀死了他的对手——那个少女的父亲以后，他就完全从一个坏人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恶魔了。

这个人妖是匈牙利一个有财有势的人，每个人都不想得罪他。人们都不打算竭尽全力去铲除他，却只想尽量避免同他见面。甚至还有一小撮人愿意做他的信徒，因为和有势力的人结交是有好处的。

人类的头脑里可以凭空赞扬他的势力和勇敢，虚构出一套不是他本人实际所具有的品德，添加在这一类人的身上，甚至把一些十分漂亮的、不是他本人所讲得出的辞句，说是出诸他的尊口。

真的，霍尔瓦特被杀的消息在大主教的宫廷里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据说这些消息是裘里在“三牛”旅店里对一个青年神父说的，而那个神父在访问了苏青卡神父以后，曾埋怨说：无论如何，他是不能够再高升了。

“现在高升的机会可多哪，年青人，”裘里说，“肯定地告诉你，在最近几天内，将要一下子安葬好几个神父。”

法庭审判委员之一普鲁琴斯基神父的女厨师在市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把它告诉了自己的主人，并且还补充了一些资料，说那个做棺材

的马斯利已经买到了许多干燥的桃木板。

从这一天开始，审问见证人的会议厅里不再有一句话往外传出来了。而且任何一个神父，不论在家里或在社交场所，都不再发表关于诉讼的私人意见。如果有谁问起这件事，那末，神父就懒洋洋地皱起眉头，用一种不肯定的声调敷衍道：“嗯，嗯！”总而言之，好的手枪也可能是最好的锁。

当时，法庭的审判又拖延了将近一个星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要听听另外一些证人的意见，也就是所谓“代表社会舆论的证人”的意见，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需要再审问一下某些见证人。

后来，等到那些参加这出轰动社会的戏剧的人各自回家以后，即是在亚诺什回到波佐什、裘里回到辽斯克以后，双方就开始打笔头官司了——这是辩护律师大显身手的时刻（唉，现在最好能把彼烈维茨基从坟墓中拖出来！）。

许许多多的“答复”、“抗议”、“对答复的驳斥”、“最后的答复”，使这次审判又拖延了一年半。在那一段时间里，比罗什卡孤单单的住在鲍尔诺茨的别尔那特家里；在老霍尔瓦特未死之前就写好的遗嘱里，这位别尔那特被指定为少女的保护人。法伊和亚诺什不停地在波若尼和维也纳进行活动，寻找一些有势力的、可以左右神父而使诉讼获得胜利的庇护人。

裘里和他的女儿也没有浪费时间。马丽亚差不多访遍了所有的大公，所以皇宫里的一个侍臣沙尔恰尼（他是当时一个消息最灵通的人物）写道：“那时，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人或有势力的人没有参与这件著名的和奇怪的诉讼，并且在这件事上（他在括号中补充说）有些人还叫自己出了丑。”

对于寻找庇护人这件事，在匈牙利从来也没有象当时那样盛行过（虽然，匈牙利的风土习惯在别的时期里对于庇护也不见得有很严格的限制）。爱格城大主教的最大愿望就是要找一些有势力的庇护人，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他得到阿姆勃罗施大主教死后空下来的那个爱斯杰尔贡的大主教的位子（那个时候，大主教的驻地是在那其松白脱）。至于爱格城的其他神父，他们也存在着幻想，希望能获得派到希腊去的任命，因为那边有些主教的职位还空着没有人去顶替。

因此，使得大主教伊斯特万·菲歇尔男爵最高兴的事就是有几个有势力的人答应帮助他得到公爵——大主教的职位。突然，大主教接到了许许多多信徒的来信，有的是这方面的信徒，有的是另一方面的信徒。事情到了有许多人都来关心你的时候，那总是一切都顺利了！敬爱的神父先生们也应该满意了，因为那些官高爵显的人物也同样写信给他们，保证他们有获得某个主教位子的可能。这些诺言好象灯塔一样，一下子给那些神父们照亮了道路，并且帮助他们越过那道要呈验公文、证件和证据的黑暗的关口。

起初，无论是大主教或者神父们，都很满意这一切，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情况就变成十分为难了，因为有些人答应，只有在亚诺什和马丽亚·裘里离婚的条件下才能帮助他们；而另一些人则答应只有在婚姻有效的条件下才能帮助他们。因此，大主教和神父们在喝了几杯红酒后，遇到心情高兴时，便说：“一个人到处都有朋友，这是好的。”

但是，当他们心情不佳时，他们就叹息着说：“啊！有多少个敌人啊！”

终于，书信、驿官以及那些经常出入于宫廷的信使（他们带来的信件，有的充满着威胁，有的充满着诺言）把大主教纠缠得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有一次他甚至痛苦得叫起来：

“如果这个诉讼再拖延下去，我就要进疯人院了。”

当然，诉讼还是要拖延下去，因为那些辩护律师都要显一显自己的学问。根据普通老百姓的意见（这些意见就象水藻虫所发表的关于树的见解一样），法庭的判决主要应该依靠辩护律师的三段论法，其次是依靠他们那些奥妙的论据，就好比树干应该依靠细小柔软的小树枝一样。过了好久，匈牙利这四个省里的居民还是常常想到律师修奇讲过的某些话，不然，就是称赞裘里所聘请的那个律师，致命地破坏了维顿卡的声誉，宣称维顿卡是被亚诺什家族收买的。这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明白地看出来：一个普通的木匠在他们家里可以拿到两个副省长所拿的那么多的工钱（这可以由现成的文件来证明），可是在这些时间内，他在伯爵的住宅里只做过牧牛姑娘坐的一只小板凳。如此说来，这个小板凳的价值比世界各国的王座还要值钱了……人们由此而得出结论，裘里的律师的本领要比亚诺什的修奇高明。可是大家却又说，可以意料得到，亚诺什家族一定会再聘请一位但莫斯芬再世的律师。在这一点上的确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亚诺什家族为了进行辩护，完全可以叫他口里不放小石子而放金子。

最后，律师的辩护结束了，并且在一个寒冷的正月的日子里，教会法庭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秘密地关着大门作出了一个决议。

三个神父投票赞成离婚，三个反对。但是在这个会议上谁同意，谁反对，甚至连最善于打听消息的人也无从知道。

据说，当审判长知道表决的分歧以后，犹豫不决地想了好一会儿；由于激动，他的额角上冒出了汗珠，后来，他从烟盒里拿出一些鼻烟来，用不自然的声音说道：

“为了考虑到意见的分歧，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根据教会的惯例，同意那些反对解除婚姻的人。”

这样一来，教会法庭就宣布亚诺什和马丽亚·裘里的婚姻仍旧有效。这就是结果。

但是，世界还继续存在下去。冬天的太阳，还是跟从前一样，笑眯眯地窥视着窗口。也没有发生地震，因为为了公正起见，应该发生地震，毁坏这个宫廷；那些挂在墙上的古代的主教们也没有从镜框子里跳出来。什么动静也没有，好象天上没有上帝一样。只有法律系的大学生得知了法庭的判决以后，立即在晚上打碎了各个神父家里的窗子，不管是哪一个神父——投票赞成解除婚姻的也罢，投票反对的也罢。

当神父们家里的玻璃窗被打得砰砰响，石子和臭鸡蛋往房间里纷纷丢进去的时候，大主教的宫廷里却又安宁又平静。大主教甜蜜地睡在雪白的枕头上，做着快乐的梦。

他梦见，从天上下来一只头戴宝冠的松鼠，拖着一辆配有红色挽具

传说古希腊杰出的演说家但莫斯芬（前 384—前 322），为了纠正先天发音的缺陷，他在舌头下面放一块小石子，经过长期的练习以后，就得到了正确的发音。

的小金车。小车的轮子很快地在乳白色的空气中转动，但是看上去，这完全不是空气，而是陡峭的斜坡，松鼠好象从那令人头晕的高空驰向万丈深渊。突然旁边飞过两只白鸽，但是车轮却把它们轧死了，小鸟带着折坏的翅膀从空中跌下来，而松鼠仍旧继续向前急驰着，它头上的宝冠闪闪地发着光。奇怪，这只松鼠同路易皇后很相象。后来，这辆华丽的小金车就在陆地上出现了，停在大主教的住宅跟前。大主教的两个骠骑兵巴里和裘克跑近松鼠，他们一下子就变得很小很小，好象平常蜜饼上做出来的小人儿一样，他们从车上搬下一件东西——金的胡桃。大主教抢过这颗胡桃，用牙齿咬碎它（然而他一共只有一只牙齿）。咬碎了，胡桃里面有一个红的东西。大主教把它拉了出来，翻来复去地瞧着它，他看见胡桃的红心在长起来，慢慢的长起来，后来，忽然变成了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

第十七章

雪下的蓓蕾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从哪儿去了解啊？我想，这与江河为什么任意奔流，而不照着人的意志流动的原因是一样的。

这些急流有时转向那里，有时转向这里；这儿是一片美丽的地方，可是它们忽而回过头来，奔向峭峻的岩石，或者奔向荒瘠干燥的沙漠；它们一直急急地奔流着，滚滚向前，永远滚滚向前……

有时，它们毫无理由地忽然变换了方向，有时，它们又跑到昨天到过的那个地方……也许它们在路上掉了什么东西吧？但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们完全不是沿着那条可以重新找到失物的老路往回流淌的。

那末它们为什么又回来呢？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它们不是急着向前流去，那么它们的回来还有理由可以解释；如果它们不向后转回去，那么它们的急于向前奔流也是有理由的，可以理解的。

它们拚命跑啊，跑啊，因为它们认为应该这样做。

不过，且慢！这是它们的意志吗？这倒是个问题！是不是地球神秘的权力叫它们这样奔跑的？是不是高山和悬崖堵塞了它们的去路而使它们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的？只有上帝知道，当然，只要他知道也就够了。不过有一点是不用争辩的，反正总有这么一个晴朗的日子，它们会跑到它们所要去的的地方：这就是众流所归的海洋，海洋等待着它们，而且再也不会放它们走了。

亚诺什的离婚诉讼事件象急流似的发展着，进行着，这正象河水的直泻奔流，激昂而快速地向前面冲过去，甚至于向那个要挡住它的去路的山头冲过去（归根结蒂，这些河水并不了解这一点）。教会法庭的判决使大家都深深地感到痛苦，但是法伊仍保持着勇气，并且也不让亚诺什的意志消沉下去。

“冷静些，我的孩子亚诺什，现在我们把公事转到大主教团去。”

“不过那儿主持审判的也是神父。”

“是的，但是那些神父比较好些，同时在他们的背后没有菲歇尔这只狡猾的狐狸。而且如果我们在那里仍然打不赢官司的话，那还有一个罗马教皇法庭哩。我们有的是时间。要知道比罗什卡在耐心地等待着你。你不是看过她的信吗？”

事情是这样的，在法庭宣判以后，法伊曾经写信问过比罗什卡：在上诉的时间内，她是否准备等待亚诺什（因为在这以前总还是有希望的）？

比罗什卡回答道：“有希望，我要等待，即使没有希望，我也要等待。”

难道那六个爱格城的神父能够写得出比这两行字更加动人的话吗？即使用上几千张对开的羊皮纸。

无论诗人怎样讲，忧愁终究是压不倒人的。一个人能够忍耐这么多的烦恼，看起来好象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有些人，不管有多么巨大的痛苦落在他们肩上（自一斤开始可以增加到几千倍），他们总是毫不在意的。小蚂蚁不管在大石头底下或在小石头底下，总是用同样的速度爬行

的。亚诺什根本不能想象，他能忍受原判仍旧有效的结局。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活着，而且还在继续制订计划。

不过，情况变得比以前更坏了。现在连马丽亚·裘里本人也胆大起来了。在这以前，她是悄悄地潜入亚诺什的城堡，把自己装成可怜巴巴的、值得人家同情的样子，说她是被她的父亲从家里赶出来的（“你和你的那个杂种都滚到你丈夫那儿去，让大家看到，你是住在那里的！”），于是她引起了管家们的恻隐心，他们决定不把她赶走，同时还这样想：“魔鬼没有打瞌睡，但真理是睡着了，因此，说不定她将来还可能成为我们的女主人哩。”不过现在又当别论了，因为判决已经宣布，所以她就是正式的布特列尔伯爵夫人了。现在马丽亚阔绰地安居在巴尔顿城堡里，周围有好多侍女、女仆，还有亲信的女管家。由于管家费伦茨·诺盖的反对，夫人就向省议会提出控诉。托隆泰尔省的副省长就去拜访亚诺什，并劝他：既然这个女人姓了他的姓，那末，作为匈牙利头等贵族和骑士之一的伯爵，是不能够让她住在洞穴里的，最低限度，在法庭还没有提出其他的判决之前，要好好地款待她，否则，就会损坏亚诺什家族的声誉。

亚诺什回答说，他不承认她是他的妻子，但是由于考虑到法律总是法律，而且法庭已经作出了一个判决，所以他允许马丽亚·裘里在判决尚未改变之前，可以住在他的爱尔乔杰列城堡里，每个月可以从他的库房里领取两千个福林，但是有一个条件：她不准到他的其他城堡里去。

所以马丽亚就此安居在爱尔乔杰列城堡里了。基盖伯爵和爱格城的军官们天天在她那儿做客。宴会的欢笑声打破了这幢一直无人照管的住所的静寂。尽管如此，法伊的密探还是不能得到一个证明马丽亚行为放荡的消息。那时，聪明的克罗克改名为亚诺什·康波什，以管家的身分在城堡里活动，他特别机警地观察着，有没有辽斯克城的神父（乔装或者以别的姿态出现）来访问那个城堡。

但马丽亚是聪明的，她善于克制自己。她以一种妇女所特有的机巧改变了爱尔乔杰列的面貌，好象这是亚诺什家族真正的住宅一样；至于亚诺什伯爵本人，现在他“简直完全蜕变成为一个鄙俗之徒，抛弃了自己光荣的贵族家庭到处奔走，他被荒谬的嗜好迷住了”。

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亚诺什有许多亲属都住在德国；这里边既有男爵，又有一般的贵族，也有破产却值得尊敬的骑士。那里有一大群小孩子、许多老处女和许多叔叔、伯伯和婶婶，马丽亚就用书信跟他们接上了亲戚关系，千方百计地骗他们到爱尔乔杰列来，而且连路费也给他们付了。于是，他们就在那儿过他们的富裕生活。可以说，每天总有四五个亚诺什家的亲戚坐在城堡里吃饭。

真是令人惊奇：她能够很圆滑地使这么多红鼻子的、上了年纪的、戴着眼镜的和套着假发的人物到她的家里来聚会，而他们都是姓布特列尔的。这些高贵的太太绝大部分过去都是德国某个小宫廷中的宫女，在这种宫廷里公爵夫人一到晚上连食具都要用锁锁上，因为，公爵发现饭桌上放着一只小鸡而没有一把小刀的话，就要大发雷霆；为了失窃一把切鸡的小刀，公爵会恼怒得用残酷的手段威胁整个宫廷；如果他表示仁慈一点的话，他也要以退位来作为威胁。

爱尔乔杰列城堡被那些从前当过宫女的太太们添上了某种光彩，使

得黑薇沙省贵族社会中的上流人物渐渐地透过指缝开始看到“上述事件”，于是，不论是阿尔玛施族人、勃列绍瓦族人、道鲍茨基族人、鲁比族人，甚至连伯不沙斯族的清教徒，也都受到这种诱惑而带领自己的妻子去拜访爱尔乔杰列了。

克罗克老爹把这些情况一一报告了法伊：“那些宫廷里的太太穿着已经不能再穿的丝裙子，可是周围的贵族却偏偏爱听这些旧衣服上所发出的沙沙声，所以他们接二连三地到杰列去学习这种优美的风度。

“不过，马丽亚夫人终究还是不幸的，她被一种神秘的忧愁折磨着。她常常独自一个人在花园里来回地踱上几个钟头，用伞的顶端去触动花朵。当她在触花的时候，她的心里总是想吻一个人。Probatum est.

“我不明白，她所念念不忘的究竟是哪一个。不过，决不是基盖伯爵。不久以前，在散步的时候，基盖想替夫人整理一下露在她帽子下面的鬃发，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夫人生气地威胁着他说：‘请庄重些，听见吗，伯爵先生，因为我虽然是个独身女人，同时也别管我有没有丈夫，可是我总还有十个手指，如果你怀疑的话，我会使你相信这一点的。’

“至于她对待其他的军官，那可以说是冷若冰霜，她和他们闲谈只不过是了解闷。真是奇怪的妇人！她不爱她那个名叫‘伯爵小姐’的小女儿，由此可见，她也不爱那个神父，所以我在暗地里窥视他也是枉然……

“前天，裘里老头带着他的猴子亲自到这里来了。亚诺什家族中年轻的太太们和猴子闹了许多笑话。不过这些太太和猴子彼此都很相象。

“不久以前，我从钥匙孔里偷听到父女之间以下的谈话。女儿说：

“‘啊，爸爸，这样的生活完全跟奴隶一样，假使再继续过下去，我可受不了啦。’

“‘要忍耐，要忍耐，时间会补足我们失掉的一切东西的。’

“夫人哭起来了。

“‘地底下的石头经过地下泉水的冲击也会转向，但他的心是绝对不会转向我的。’

“‘谁知道！他终有一天会忘记比罗什卡的。’

“‘你这样想吗，爸爸？’

“‘我相信这一点。’

“‘你这个结论有什么根据？’

“‘我懂得人的心：燃烧着，燃烧着，最后，时间一定会使它的火焰熄灭的。’

“‘是这样吗？’

“‘啊！从前你有没有看到过这种事：一块粗木柴不断地燃烧，它能永远烧不完，永远不变成灰烬吗？你看到过这种事情吗？你说吧！我看，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所以，他的心总有一天会冷下来的；不过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末风也许会把他的内心的创痛带来给你，特别是在你表现得非常婉转的时候。’

“我之所以把这些话告诉阁下，只因为我怀疑马丽亚夫人已经受到上帝的惩罚，因此她偷偷地爱着亚诺什伯爵。当然，这只不过是我克

克的猜想，我只是感觉到，但并没有看到。诚然，我的嗅觉常常比视觉好，我始终忠实地为阁下服务。”

法伊看完了信，但是信里的话他连一句也没有告诉亚诺什。法伊认为不让亚诺什一天到晚去关注这件不幸的诉讼案比较好，他劝亚诺什到波若尼去出席国家议会的大会，去参加政治活动。当然，政治——这是一个涂抹着脂粉的少女，它总是在欺骗人，不过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人迷恋在它的怀里。

时间象飞鸟一样很快地飞过去了，而诉讼却象乌龟一样地爬着。过了一年，大主教团才宣布它的判决；罗马教皇法庭为了解决这件案子又花了一年工夫。在这两个最高审判机关承认这件婚事的合法性之前，别尔那特的鲍尔诺茨花园里的小溪已经冻结了两次和解冻了两次。

“好吧，现在我们只有求上帝了！”法伊极端悲伤地叫起来。

甚至很难设想，那些站在亚诺什一边的人是怎样被征服的。现在连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不过希望是藏在上帝仓库里的一只最大的麻袋里的，而且这只麻袋的口永远开着，使得每一个人都能把手伸到麻袋里去；上帝只有在这一点上是永远慷慨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也不必向上帝央求，因为不久以后，上帝就自动地在他们的心里唤起了希望；固然，在上帝说来，这一次事情的确不太好办，因为他首先得叫老西玛企婶婶归天。后来，西玛企婶婶就死了。据说，她储存了许许多多的酒，这老太婆就是因为饮酒过多而死的。她在临死前叫了一个村长和两个邻居到她家里去，那两个邻居一个是毛皮匠约瑟夫·屠秘施，一个是我们最熟悉的善良的小饭店老板捷尔吉·托特。泪流满面的孙子们提议要请个神父来，但是老太婆只是摇着头，她说不需要，因为她要象一个善良的教徒一样死去；她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村长和两个邻居。

当大家聚集在她床前的时候，老太婆对上帝忏悔着说，她的良心藏着重大的罪恶，她不愿意把这个罪恶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

她诚恳地承认她在爱格教会法庭前曾经作了不符事实的口供，因为亚诺什伯爵并不愿意和裘里的女儿结婚，他曾把结婚戒指扔掉，并正好扔中西玛企的眼睛；自从那时候起，每逢月圆的时候，她就感到太阳穴里发痛。伯爵曾经用力把自己的手从新娘的手中挣脱出来，他不止一次重复说，他的灵魂和肉体都不需要她……

老太婆的这个自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极其秘密地在农民的嘴里传来传去；由于大家都惧怕裘里，因此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谈论这件事。然而，可敬的托特不辞辛苦，带着自己的行囊，动身到最关怀这件事的那个人的家里去。由于亚诺什在遥远的地方——波若尼参加国家议会的大会，所以小饭店老板就赶到鲍尔诺茨去找亚诺什的未婚妻——一个已经为她的父亲带了两年多孝的姑娘。

啊，这个小巧的比罗什卡是多么好啊！老头儿托特今生今世是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她是那么殷勤地招待他，感谢他！她家里的人烧最好的东西给他吃，问他喜欢什么，简直同一个公爵住在他们家里一样；他们一看天色已晚，就要他留宿在家里（老头儿是在黄昏时分到达他们那儿的），他们让他睡在一张十分华丽的床上，并且，比罗什卡还亲自拿着蜡烛走在前面，陪他到那间给他准备好的房间里去。

我们那可怜的托特推辞了很久，他不同意接受这种热烈的款待，他感到很窘，不知如何是好。他在房间里每碰到一件家具，就不断地重复着说，用不着这样招待他，年青的伯爵是他的知心朋友；他又说，现在是趁着农闲，随意出来走走而顺便到这儿来的。他也不太想吃，每上一只菜，他总叹息着抱怨那两个年青的先生当时不愿意吃完他的油炸小鸡，结果，一切灾难也就是从这件事上开始的。

“托特先生，你使我复活了！”姑娘感激地说，那时，他们已经吃过晚饭了，比罗什卡象个小女孩子一样淘气地爬到老别尔那特的膝盖上，于是老别尔那特就开始象摇小孩睡觉似的摇着她。老夫人在旁边笑得流出了眼泪。

“我的老头儿，我看，你还很健呢！”

这句话正合老别尔那特的心意，虽然院子里已经漆黑，但他还是拿着油灯，亲自到地窖里去（人家劝他不要去，他怎么也不肯），他说，在他的地窖里，有一瓶道地的匈牙利葡萄酒埋在沙里，这瓶酒的年份和它主人的年龄一样大。瞧，主人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不一会儿，别尔那特洋洋得意地拿来了一只张满蜘蛛网的瓶子。

“我们再没有更亲切的客人了，”老头儿说，“如果我和另外一个人喝掉了这瓶酒，那我真要遗憾一辈子了。”

瓶塞打开了，高脚杯子里倒满了酒。女主人也和大家一起喝酒。比罗什卡又在自己的酒杯里倒满了一杯酒，并且举起杯来向可敬的托特祝颂。上帝知道，她说了些什么话，这些话他现在早已忘了；不过，当小饭店老板一注意到姑娘向他祝颂时，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他会难过得连眼泪都掉下来，虽然他以前也哭过一次，不过那是在收生婆替他洗澡的时候哭的。

晚上，当大家都已经入睡的时候，可怜的姑娘就用自己柔软的手给法伊写信，她几乎写了整整一个晚上。她把那个罪孽深重的西玛企婶婶在临死前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法伊。“虽然卑鄙的证人和可恶的法官把一架使我们走向幸福道路的梯子上的踏板一级一级地折断了，但是，现在上帝亲自给我们放了一架救命梯子。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重新开始诉讼……”为了不浪费一秒钟，楼底下等着一个骑马送信的人，他一拿到信就拚命地赶着把它送往可以找到法伊的地方去——帕塔克或者柯亨。

天亮时，在必须和客人告别的时刻，比罗什卡已经起身了，她的面孔红喷喷的象只苹果，看上去她高兴得象一只见到有人把一块小糖投进鸟笼里去的小鸟一样。由于这块小糖，这只可怜的小鸟就好象自己获得了自由似的在绿枝上跳来跳去。姑娘问老头儿，她应该用什么方法和拿什么东西来使他快乐。她要求老人收她一件小小的纪念物——表或是戒指，她在他的面前摆了许多金子做的小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多得叫二十只喜鹊搬一世也搬不完。

“您要知道，我虽然很富有，但是我只有在送您一件东西作为表示感激的时候，才感到愉快。”

我们那位可敬的托特脸涨得通红，抱憾地推开那些金玩意儿，说：

“您应该明白，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礼物！请您原谅，我也是贵族呢！”

“但是，无论如何，您应该拿一件东西，否则，您就是生我的气。”

托特先生一点办法也没有，好象屈从命运一样，他考虑着应该拿哪一件好。

“不过您一定要拿一件金子做的东西，”比罗什卡猜测到，他是在找一件最不值钱的东西，因而接着说道。

“好吧，假如一定要拿金子做的东西的话，”小饭店老板说着，感到他的后脑上在出汗，“那么就请姑娘把您金黄色的头发给我一小束吧，这些头发我可以放在我小女儿的圣经里，因为我自己，老实说，没有祈祷的习惯，因为祈祷是神父劝告人们做的。您说，神父们的劝告还能有什么好事呢。”

“啊，呀，呀！托特先生，”少女撒娇似地指着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您是这样坏的人。”

然而，姑娘接着就立刻拿起剪刀，把一缕美丽的头发剪了下来。小剪刀上所发出的声音好象哭声一样。

托特一面欣赏着那缕金黄色的头发，一面又轻轻地用他那骨节很大的手指抚弄着，突然，他故意皱起眉头，吓唬姑娘：

“哎，哎，哎，如果亚诺什伯爵得知您的头发在我这里，他会怎么说呢？”

比罗什卡笑了一笑。

“他什么也不会说，因为我整个人都是属于他的，只有这些头发不是他的。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的头发是另一个样儿，但是原先的那些头发都在我生病的时候脱掉了。”

比罗什卡甚至把托特一直送到大路上，过路的农民都看到，她把自己的那只柔软的小手放在托特粗糙的大手掌里。

“愿上帝保佑您，托特先生，假如以后您有事情到我们这里来，请您一定要上我们家来。”

“将来等您当了伯爵夫人，而且有机会到辽斯克去的时候，请您也到我们那儿去。您到过辽斯克吗？”

“没有。”

“一个很好的村庄……”但是他马上想起，自从辽斯克出了事情以后，老实说，这个村庄是不值得再提起了。因此，老头儿又说：“让它沉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吧！但是，那时候如果那两个大学生把那些油炸小鸡完全吃完，说不定，我们现在也不会在这儿谈话了。”

他说完了这些话，深深地沉思着，慢慢地向回去的路上走着。在别尔那特家里，他激起了这样甜蜜地向往生活的希望，它甜蜜得使那个沉浸在情海中的姑娘，可以凭借着这些希望多活上好几年。

第十八章

皇宫的光辉

西玛企婶婶临死时的供述传开之后，环绕着亚诺什案件的斗争好象死灰复燃似的重新燃烧起来了。敌对的双方都拿起了武器，重新投入战场。这个事件的内幕被揭发后，它在贵族之间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新教徒讽刺说：“天主教神父的腐败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天主教徒也很愤慨。伯尔·纳奇一定要公开讨论这个案件，后来好不容易才把他劝住了。有一个姓爱斯杰尔哈齐的伯爵声明，假如不纠正这种错误，那么他自己就要改信别的宗教了。

在一次总督也出席参加的舞会上，米克洛什·特拉施柯维奇大声地声明说：

“神父们用这样荒谬绝伦的胡言袒护着谁？袒护辽斯克的一个神父。要是这个国家严肃地对待王上的训谕‘Justitia regnorum Fundamentum’的话，那末，应该把这个神父——骗子的那只做过祝福礼的手齐肩膀砍掉，把他的身体缚在几匹马的马尾上，让它们把他撕成一块一块。”

在这个时期里，亚诺什在波若尼结交了许多朋友；他那种少女般的纯朴，他那可以随便挥霍而用不尽的巨大财产以及他所蒙受到的悲痛——这一切都使得许多人对他产生了同情。

同时，菲歇尔大主教有意识地放纵对婚姻神圣性的凌辱，引起了大家越来越厉害的愤恨。愤怒的程度简直大得连国王原先想任命菲歇尔为公爵——大主教的圣谕，也不得不撤销，而改派留陀尔·鲁达纳依去接替这个职位。

在这个可以乐观的远景面前，亚诺什又提出了在爱格的诉讼。

“啊，这次不会再输了！”

可敬的学者山陀尔·凯维亲自鼓励法伊说：

“塞聂卡说，对于上帝来说，最愉快的娱乐，莫过于看到一个男人能与不幸的命运作斗争。但是，现在那种娱乐再不会有了，因为现在命运已经是有利于亚诺什了。”

假如巴尔卡命运女神始终用同一种麻线来纺织生命线，假如没有人把它偷偷地换掉的话，事情当然会是这样的！……那时，罗马教皇全权论者也开始行动了，他们担心诉讼案的结果将会使教会蒙受极大的耻辱。耶稣会教徒还在约瑟夫二世时代就预言说：“我们将要象雄鹰一样回来！”真的，他们回来了，但不是象雄鹰一样，而是象田鼠一样，并且是偷偷地着手他们的工作的。

拉丁语：公正是国家治安的原则。

塞聂卡（前？—65），罗马哲学家。

巴尔卡，出自罗马神话，三姊妹女神支配着人类的命运，大姊一直在纺织着生命线，但纺到二姊所规定的期限到来时，三妹就用剪刀把这生命线剪断。

罗马教皇全权论者，神父中极端反动的一派，他们主张天主教教会和罗马教皇在宗教和非宗教的事业上应拥有无限的权力。

虽然亚诺什的案件在巨大的政治活动中实际上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是耶稣会教徒仍然紧紧地抓着它不放；毫无疑问，那些耶稣会教徒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小利都是上帝的恩赐”这句格言的作者，这句格言后来也传给了赌徒们（耶稣会教徒是很少有这样慷慨的豪举的）。总之，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案件是他们怕去办的，也没有一个小案件，是他们不愿意去办的。今天耶稣会教徒折磨牝羊，是为了要从它身上获得真正的羊毛，明天他嘲弄狮子，是为了要使它把人咬得粉碎，后天他将要摆弄跳蚤，那是为了要找个机会把它放到某一个妇人的衣服褶皱里去。

他们得意地出现在宫廷里，并在那里编织了一个细致的蜘蛛网。有一个名叫辽林茨·维尔卡的，是他们中间最机灵的人，他是出生在卡沙的天主教教士，也是玛丽亚·鲁易莎大公妃的解罪神父。在宫廷周围的人，特别是妇女，对亚诺什案件中所发生的新的变动最感兴趣。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这几年来，这个案件已经成为许多动人的闲谈资料，现在它又死灰复燃了。神父维尔卡想到一个很好的主意，他赶到大公妃的闺房里，把那主意告诉大公妃。

“殿下，问题在于那姑娘不嫁人，就一直不会有安宁。”

“哪一个姑娘？”

“就是那个比罗什卡。”

“听说，她很美？”

“是的，美极了。”

大公妃早就不美丽了，她的年龄已经到了妇女们要求做些善事，积些阴德，收拾一个可以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小包袱的时候了。

“当然，当然，”她考虑了一下说，“如果这个姑娘嫁了人，那末亚诺什伯爵就会失去提出诉讼的兴趣。”

“一点不错。”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什么办法？”

“殿下，办法是有的，而且一定可以把教会从那个尚未见到分晓的骚乱中拯救出来。”

“辽林茨神父，我担心，您把我的力量估计得过高了。”

“殿下，您可以收她做宫女，同时快些把她嫁出去，因为她很富有。”

大公妃微微地笑了一下。

“辽林茨神父，您真机智，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我要想想，不过不是今天，因为早晨总比晚上清醒些。”

“让天使在梦中低声地告诉您应该怎么办吧。”

天使将要低声地说些什么话，那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再过几个星期，总督有一封快信写给翁格伐尔省省长，信中说：玛丽亚·鲁易莎大公妃殿下将到布达拜访总督，并说她很关怀比罗什卡小姐的那件事，要是比罗什卡真的能在她的面前出现，她一定要给予比罗什卡最伟大的爱护和同情。信中还指示省长对这件事要严守机密和谨慎。

省长怎样处理这个任务，这从别尔那特太太和比罗什卡在降灵节那天来到布达，以及住在佩斯城的“七侯爵”旅馆里那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她们俩在那里住下之后，太太就给骠骑兵发出如下的命令：

“你赶快穿上礼服，在城里找一个按摩师，并把他带到这儿来，因为我一路上疲乏极了，所有的骨头都在酸痛，要按摩一下。然后，你再

进宫去。不过，记住，要有礼貌，不要给我丢脸。到了宫里，你就找一个可靠的内侍报告，说我们到了，你明白吗，说我们到了，在等待命令。他们告诉你的话，你要好好记住，以便回家后可以十分清楚地转告我。”

骠骑兵去了，后来当她们俩把旅行袋和箱子里的衣服及花裙子整理出来的时候，骠骑兵已经带着消息回来了，他说一个按摩师也找不到，因为“他们都住在乡下”。

“好啦，那末宫里去过吗？”

“正是，去过了。”

“你同谁讲的。”

“同宫廷官本人，我很勇敢地报告了。”

“这不可能！……”别尔那特太太惊奇地说。“你真的和他本人谈了吗？你一切都告诉他了吗？”

“正是，告诉了。”

“他吩咐你转告些什么？”

“他说，有一间房间。”

骠骑兵还没有来得及把话讲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位脾气急躁和出手很重的别尔那特太太，就朝这个可怜虫的脸上重重地打去，打得他的眼睛里直冒金星。

“怎么样，在佩斯城里有没有按摩师？你可是住在‘皇家’旅馆里的啊，你这只笨驴！”

当然，还得叫他到总督府去一次，并且请“七侯爵”旅馆里的一个门房做他的向导。

真的，这一次骠骑兵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因为在第二天早上就有一辆金黄色的宫廷马车来接她们了。

她们如何被接待到宫廷里去，根据我的想象是需要大大地描写一番的，何况别尔那特太太已经把这件事讲了一千次，而且每次在快讲完时总是这样说：“我现在还要说一说，当我看到了大公妃、她的女儿们和宫廷官夫妇以后，我觉得她们中间最有教养的、最美丽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心肝宝贝，我们的比罗什卡。”

玛丽亚·鲁易莎在凯连费里达别墅里接见了比罗什卡和她的旅伴，宫廷官和他的太太住在那个别墅里，是为了要躲避今年提早来临的酷暑。

当马车停下时，她们站在一个花园的大门口，那种大门在任何一个乡村里都可以看到。她们在那里既看不到一个哨兵，也没见到一个近卫兵，更没有看到穿金银花边衣服的看门人以及来去徘徊着的内侍；只有一只老白毛狗在摇着尾巴，伸着一条潮湿的红舌头。在丛林里，有一个衣衫褴褛、个子很高的老头儿在刨地。汗水从他那椭圆形的、无须的和满是皱纹的面孔上象雨水一样流下来。

“请告诉我，我的朋友，”别尔那特太太用德国话向他招呼，“应当向谁呈报，说我们到了，以便玛丽亚·鲁易莎殿下能接见我们？”

那个老头儿稍微把他的阔边草帽往上推了一下，用力把铲子插入地里，表示他预备领她们去。他把她们领到一所很简朴的房子里，开了门，就让她们俩在前面走。

别尔那特太太以为那老头儿不再送她们了，于是，她摸了一下口袋，

递给他一个亮晶晶的钱币。

那个老年人微微一笑了一下，把两手藏在背后，但是别尔那特太太却很友善地看着他说：

“收下吧，收下吧。”

“宫廷官不喜欢他的仆人接受赏钱，”他温顺地答道。“由此可见，他自己更不应该收，对不对，太太？”

“天啊，完全正确！”别尔那特太太含糊地说，她被这个出乎意料的推测吓了一跳，“难道您就是……”

“就是这样，对了，我就是宫廷官，不要紧，不要紧，太太，请不要难为情——要知道您给钱，那就是祝我幸福。”

现在懊悔已经太迟了。他们到了大厅里，那里有许多衣饰朴素的太太们围着桌子坐着。世界上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就是公爵的亲属。她们身上没有穿绸缎，没有金色刺绣，没有比利时或威尼斯的花边，连装饰在她们颈项上的花边，我的天，也是最最普通的手工艺品（别尔那特太太老远就认得出这种花边）。宫廷官的太太坐在桌子首位上，用纸牌在占卜。

“瞧，亲爱的姊妹，”总督对玛丽亚·鲁易莎说，“那个就是你所希望见到的匈牙利姑娘。”

宫廷官太太一听到这句话就将纸牌放下。假如好好地细看起来，这个女人并不怎么丑。真的，必须细细地多看一回，才会喜欢她。

大公妃的女儿们都好奇地回过头来，当她们看见这个美丽的匈牙利姑娘时，她们的眼光里都露出一一种同情的神色。她们自己都已到了出嫁的年龄了，同时，对那些喜爱个子瘦长、瓜子脸儿的女人的人来说，那她们可以算是美丽的了。姑娘们抚摸着偎在她们膝盖上取暖的安哥拉猫。别尔那特太太很想用手肘去碰一下比罗什卡，轻轻地告诉她（如果那时候有时间，而且内心很沉着的话）：“这一定是宫廷里最新的风气。”

玛丽亚·鲁易莎那年老多皱纹的脸上忽然容光焕发，现出喜悦的神色；她走上几步去迎住这两位客人。她那小巧的头上高高地梳着一个西班牙式的发髻，她的头一晃一晃地摆动着，好象白鸚鵡的头一样；看上去，它好象装得不大牢，每走一步，它都有跌下来、滚到地上去的危险（这种想法也许是由于我们想到玛利亚·安徒涅塔那颗被斩下来的脑袋而引起的）。

别尔那特太太深深地鞠了一躬，而那个今天才初次换上一身白色丧服的比罗什卡，只按照当时的礼节行了一个屈膝礼；现在，她好象是一朵娇嫩的、被折弯茎儿的百合花。

“走过来一些，我的孩子，”大公妃直率而毫不虚伪地用一种赞许的语调说，同时，她把右手伸给比罗什卡吻，而左手向别尔那特太太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下，太太。”

但是，别尔那特太太命里注定不能坐，因为那时有一个宫廷官太太向她走过来，那个太太头上高高地戴着一顶硬花边编成的帽子，每走动一步，这帽子就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她的天蓝色眼睛里闪耀出十分殷勤的目光，好象别尔那特太太是个宫廷官太太，而自己却只是她的一个管家婆似的。

别尔那特太太急忙站起来，尊敬地鞠了一躬（她患过风湿症，所以

那种姿势对于她来说是很方便的)，很细心地回答总督太太提出的问题。那位太太先问到别尔那特太太的丈夫、儿子和今年的收成，然后再关心到他们是否有许多小鸡小鹅，以及那些老母鸡、老雌鹅是否还在用自己的奶喂养它们的小雏等等。

别尔那特太太详尽地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大公妃对比罗什卡讲了好些亲热话：

“您是不是有很悲伤的事，我的孩子，是吗？”

“是的，殿下。”

“不要灰心，我的孩子。人生大部分都充满了悲伤和失望，能给我们安慰的只有信心。”

“还有您殿下仁慈的同情心。”比罗什卡答道。

“是的，您说得对，我亲爱的。我真的非常同情您，您是孤儿吗？”

“是的，殿下，我父亲在决斗时被人杀死了。”

“真是伤心的事，我已经听到他的事了。这件事使我非常不安。那时，我有过一个决定，假如您肯倾听我的忠告，那我很想在现在实现这个决定。”

“对于我来说，您的话就是命令。”

“我要使您受到保护，受到我本人的保护，”大公妃用甜蜜而温柔的声调说，“我要您做我的宫女。”

比罗什卡打着颤抖，脸色发白，她想说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

大公妃看见少女感到窘困，就直接对别尔那特太太说：

“您不是要把她交给我吗，太太，对不对？我要收她做宫女。”

“啊！我的天！叫我怎么回答呢？”别尔那特太太顺从地说。“我们家里一切都由我丈夫作主。任何事情，我们都得问他。”

“好，您去问他吧，”大公妃点了点头，温和地说。“我希望，我不会遭到他的拒绝。”

“殿下，我不知道将来如何。只有一点是确实的，那就是：您殿下可以在您的领地内找到好多您所需要的女人。但是我那可怜的老头儿就只有这么一个宠爱的姑娘。”

大公妃听了这些话，只微微地笑了一笑；后来，当她听到她们答应在最近把家里作出的决定告诉她时，她就很客气地放她们走了。一辆宫廷马车仍旧把她们送到“七侯爵”旅馆里，不过在这以后，那边的人都开始对她们表示十分尊敬了。

第十九章

“不必再等我，我的亲爱的”

这个崇高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杰姆普林和乌恩克两个省的人民是多么急切地想看到它的结果啊。这两个省里的许多太太甚至愿意斩掉自己的一只小指头去换取一面可以见到一切的魔镜，和一只可以听到世界上每个角落里的言论和活动的魔术号角！法伊和亚诺什都由于不耐烦而发火了，但是那位住在爱尔乔杰列城堡里的女居民，当她知道她的女对头被邀请到总督府里去时，却特别感到不安。唉，这一切该怎样结束呢！

法伊高兴地采纳了大公妃的建议，因为比罗什卡得到这样一个有威力的保护者是很重要的。

“天晴了，我的儿子，”他写信给亚诺什说。“比罗什卡进入宫廷，可以有力地提醒某些人，宫廷周围的人的情绪已经起了变化，并且我相信，爱格城的那些神父老爷一定宁愿嚼断自己的舌头，而不愿投票反对我们。”

亚诺什得悉了比罗什卡的“幸福”后，真是高兴得难以形容。他们一致决定：在圣彼得和保罗节那天由法伊夫人把比罗什卡带到维也纳去，把她交给大公妃殿下本人，在这以后，这位大公妃就立即和侍从们动身前往她的蒂罗尔避暑官邸。

事情是这样办了。但是他们都估计错了。比罗什卡的新的保护者一点也没有使事件的进程有所改变，因此诉讼毫无进展，爱格的教会法庭仍旧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把这个案件拖延下去。

已经过了两年。虽然亚诺什不止一次地提出希望加速审理案件的请求，但是他所能获得的回答，也仅仅是法庭对那些曾经在西玛企婶婶临终床前站过的证人进行一些审问而已。

任何战争都有两个令人不愉快的方面：第一，战争要花费很多钱；第二，在战争里你可能被人家打死。至于其他方面，战争也许还是一件可以忍受的事情。以亚诺什所进行的战斗来讲，也存在着这么些类似的缺点。为了反驳那些证实西玛企婶婶临死前自白的证明人的供词，裘里一边的人提出了他们的证明人，那些人声明说，西玛企老婆子在临死时发过酒疯，她的话是完全不负法律责任的，因此，不能相信她的任何一句话。

神父们更加轻松了。出乎法伊的预料，亚诺什的未婚妻到宫廷里去居住的情况，丝毫没有引起那些神父的不安，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比罗什卡究竟为什么被邀请到宫里去。耶稣会教徒偷偷地告诉菲歇尔，美女比罗什卡快要出嫁了，有这么些勇壮的近卫兵和可爱的骑士在宫廷附近荡来荡去，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即使那个姑娘有一百颗心，她也要失去的。神父们对作出最后决定的日期一定还要往下拖延，不过只要一等到那个姑娘进了圈套，那他们立即就会按照他们的策划去对付亚诺什。社会上的舆论好象厌倦了的蜜蜂一样，不再看见草里的花朵，而飞回到蜂房里去了。这就是说，应该消灭这朵花。

亚诺什一边的人很快地开始明白，比罗什卡被召进宫廷里去不外是

一种狡猾的手段，即是要强迫她嫁人。这从比罗什卡的信里就可以看出：每星期举行的节日宴会上总有人向她求婚。替比罗什卡寻找一个未婚夫，事实上已经变成大公妃的消遣了。然而姑娘坚决地一个一个拒绝了。

法伊看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感到非常愤怒，他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额角。

“啊！我的脑袋到什么地方去了？要知道，我是从来也不相信德国人的，即使是男人也不相信。可是我竟然受了这个德国女人的骗。”

起初，他想立刻乘马车奔到维也纳去把比罗什卡领回来，但是亚诺什劝阻他说：

“就让她留在那儿吧！我相信她的美德和忠贞。但是，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相信她，那就更加不应该把她从那儿领回来。我有什么权利使这个姑娘一直跟随着我，当我和她结婚的希望是那么小的时候？假如她不去爱别人，而一直等着我，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只要意识到她的忠实，我就很快乐了。假如她爱上了别人，和别人结婚的话，那么，这件事对她这么一个可怜的人儿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

亚诺什的话说服了老法伊。

“亚诺什伯爵，你的论断是很公正的，你说得对。”

的确，希望很小。神父们看到比罗什卡不肯出嫁，同时他们也不能再无限期的把判决拖延下去，于是，就在某一天，把他们先前的决议肯定了下来。婚姻被认为是合法的。

但是，当这些情况发生时，已经过去了五年，亚诺什的黑发中已经开始出现白发了。

在某一个星期日，到爱格去出售公牛的管家布达依，把法庭发表判决的消息带到了波佐什。

亚诺什伯爵气馁地垂着头。

“我早已料到了，”他低声地说，他的脸上毫无激动的痕迹。

他整天一声不响地在城堡里徘徊，看看马厩里的马、牛和花园里心爱的老树，好象他要和它们告别一样。傍晚时，亚诺什信步走到布达依家里，看见他在读圣经（那本圣经虽然他从头至尾都背得出来，但每逢星期日，他总要翻阅一下），于是亚诺什就逗着管家的孙儿们玩了一会。

“您是个聪明人，亲爱的布达依，”亚诺什轻轻地说，“我想问您一些问题。”

“您请问吧。”

“您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没有神父的国家？”

布达依想了一会儿说：

“少爷，我不愿意想到，世界上有一个没有神父的民族。也许是有的，不过我不太相信。”

“只要有这样的国家，我一定要找到它，”亚诺什回答说。

讲了这些话以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屋里，吩咐佣人整理了一些东西，就在第二天早上走了。

伯爵到维也纳后，住在一家名叫“法兰克福城”的旅馆里，平常在这个旅馆里住的都是一些过路的匈牙利贵族。亚诺什在玛丽亚·鲁易莎宫廷周围的几条街上游荡了两三天，他一方面在考虑一个计划，但是另一方面也由于怀疑而苦恼着。显然，他想见一见比罗什卡，告诉她一件

事，但是他无法决定如何进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后来，他在一家首饰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个美丽的玩具——银子做的小船。亚诺什走进去，买了这个价格高昂的无聊东西，并要求在小船上用匈牙利文刻上一句歌词：“不必再等我，我的亲爱的。”当这句歌词刻好以后，他忽然害怕起来，因为词句不很明确，并且也说得太悲伤了。亚诺什要求做首饰的人锉掉这些字，但是当那个人在寻找锉刀的时候，亚诺什又想了一想，决定让这些字仍旧留着。有和没有反正一样。

首饰商人根据亚诺什的请求把那只小船包扎好以后就送给比罗什卡去了。亚诺什起先是以以此来安慰自己，但是后来他就出去流浪了，因为他想以远离家乡来忘掉自己的忧愁。

他在各地漂泊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很明显，他老是在寻找一个没有神父的国家。但是他想逃避自己的回忆，寻找那些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和那些不会使他想起波佐什花园的树木，这都是白费心机，不管什么地方都不能使他丢掉自己的记忆。没有一个地方是他喜欢的；没有一个地方的树能吐出这样多的氧气，使他在这些树林中自由地、幸福地呼吸；全世界的草上都积蓄不起这样多的露水来洗去他的忧伤；没有一个地方的海能发出那么有力的啸声来掩盖他那颗痛苦的心的猛烈跳动。他又重新出发了。

在半路上，他打发自己的秘书伊斯特万·波特回家去，并告诉他：

“我要一个人在世界上游荡，亲爱的波特。现在我看见我身边有一个知道我是谁的人，我就感到很难过。”

他要找一个新的秘书和新的仆人，他们是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那种民族的人，他要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企图摆脱他本来的躯壳，希望自己能相信，不再有亚诺什·布特列尔这个人。但是，如果这些地方的人和树木都是另一种样子，棕榈和无花果也都十分冷淡地落掉它们那些懒洋洋的叶子的话，那末小草儿还是依然当着亚诺什的面在讥笑他，因为那些小草完全同我国的那些小草一样，它们仿佛在对亚诺什说：“我们认识你。”而且，太阳也跟我国的一样。它充满着尊严的神情，象过去那样，象好多年以前那样庄重地飘浮在天空上。同时，它也飘浮在维也纳的上空、波佐什的上空和君士坦丁堡的上空。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窗台上，只要花盆里栽种着一朵某个姑娘所关心的小花儿，那么，太阳就会使它温暖起来，使它快乐起来，帮助它把自己的花蕾开放起来。

那末海洋呢？噢，这些辽阔的海洋是多么美丽啊！那里没有人迹，对一切都无所谓；它们使我们感到赏心悦目，安慰着我们。但是大船在海面上航行着，有时，你会感到，在这平静的海面上有一张无边的银叶，上面刻划着这么几个字：“不必再等我，我的亲爱的。”

第二十章

最可爱的庇尔凯尔大主教

十三个月过去了，亚诺什还是不能忘掉一切，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的面容非常憔悴，甚至好象苍老多了。不幸的消息都在等待他：别尔那特夫妇去世了。别尔那特太太只比她的丈夫多活了三天。老别尔那特的葬礼很隆重地举行了，但是，当那些从四个省赶来参加葬礼的贵族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的时候，女主人也将自己高贵的灵魂献给了上帝，于是大家不得不留下来参加第二次葬礼。他们火速派人到墓地去，叫工匠们不要封闭墓穴，因为夫人也跟随着她的丈夫到那个世界去了。

比罗什卡也接到了这个悲痛事件的通知。她坐了每站换马的驿车从维也纳赶来，不过她自己也生起病来了。当她的身体复原的时候，她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天知道这个主意是否正确，——再也不回维也纳去。她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大公妃，并请求她宽恕。现在比罗什卡开始亲自在鲍尔诺茨管理家务了，她聘布达依先生的长子巴拉为总管，巴拉一年前毕业于凯特海城著名的乔奇康学院的经济系。

但是死神并不管谁是谁非，不久，裘里男爵也回到祖先那儿去了。他的罪孽也到了头了（让他在阴间计算他的罪孽吧！），但有什么意思呢？一个被炮弹打掉腿的人在听到发射那颗炮弹的大炮已经被摧毁的消息时，也未必能得到安慰。

据说，在裘里出殡的时候，一个哭的人也没有，只有一只猴子在哀啼，并且在葬礼结束后，那只猴子怎么也不肯离开墓地，拚命想把它的主人从地下挖出来。

在深深的、黝暗的夜色中，只有孤单单的一颗小星照耀着亚诺什，这也是最后一颗星，说得更真实些，这是一道微弱的、没有多大希望的光芒。那时，大主教菲歇尔也死了。当亚诺什刚回到匈牙利时，达尔玛奇省大主教拉斯洛·庇尔凯尔的一个心腹曾经去访问过他。庇尔凯尔通过那个心腹告诉亚诺什，假如他被任命为爱格大主教，那他准备立即恢复诉讼，并准予离婚。那个人还对亚诺什说，为了这件事，庇尔凯尔和法伊已经亲自会过面了。

亚诺什的血液又沸腾起来了。那就是说，生命中还有一线希望？！前进啊，作最后一次的战斗！

亚诺什赶到帕塔克。可怜的法伊身体非常不好，他连亚诺什也差一点认不出了。

“您有没有害病，舅舅？”

“怎么？莫非我的样子看上去很不好吗？你要知道我现在同圣像前的神灯一样，它还能用，但是油已经完全没有了。你在什么地方游荡，流浪的孩子？”

“我在找一个没有神父的国家。”

“噢，我知道这样的国家，是上帝为我这个老头儿把它留下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好神父。”

“我知道，是庇尔凯尔。我就是为这件事到您这儿来的。”

“你做得对。不过现在你该到你的舅妈那里去一次，她在储藏室里

熨衣服。去吻吻她吧，她好久没有看到你了！然后，你立刻备马，赶到波若尼去，你要不惜任何代价，让我们的亲戚去支持这位正直的庇尔凯尔当上大主教。我已经向各方面写了信，把这件事告诉大家了。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四天以前。”

“你听到可怜的别尔那特夫妇的消息了吗？”

“人生如朝露！自从他们俩去世以后，好象世界都变得空虚了。”

眼泪从亚诺什的眼睛里一滴一滴滚下来，但是老法伊很快就把他从悲伤的思索中拉了出来。

“没有关系，鲍尔诺茨还是以前的鲍尔诺茨，你应该知道，你的比罗什卡现在住在那儿。”

亚诺什悲伤地叹了一口气，把心中郁积着的痛苦全都倾吐了出来：

“现在她已经不是我的了。而且她怎么还能是我的呢？世界上有千百万人，比罗什卡可能属于这许多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但就是轮不到我。我甚至连看她的权利也没有。”

“当然，当然，”老年人恼怒地说道，“那末，我就是那个站在你的道路上的凶恶的暴君。”

亚诺什低下头，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是法伊老爷又鼓励他说：“我也知道在诱惑面前是很难坚持的。从前我年青的时候，我也是充满着活力的。凡是穿薄纱衣服的人就不应该走近火，因为衣服会突然烧起来。如果你乘马车到鲍尔诺茨，如果你们俩每晚并排地坐在长沙发上，那有什么好处呢？怎么，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长沙发是不会有问题的，但血液是会作怪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比罗什卡是那样善良，那样可爱。她到我们这里只呆了一个钟头左右，可是你的舅母竟然被她迷惑得直到现在还昏头昏脑呢。”

“她没有提起我吗？”

“怎么不！她很想和你见面，不过我把她劝住了。”

“啊，如果她能叫我的名字，即使一次也是好的！”

“她不能这样做，”法伊以严肃的语调说着，“你还以为她现在是一个象以前那样的小女孩子。从那时候起，已经十年过去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比罗什卡现在已经是一位严肃的、聪明的、有礼貌的、高贵的女士，她知道应该怎么做。”

“也许，她现在真的不爱我了？”亚诺什用颤动的声音胆怯地问。

“得了吧，你也很了解她，老朋友！就是这种固执脾气使她生病的。只要世界存在，除了你以外，她谁也不会爱的。”

由于这个消息的鼓舞，亚诺什赶到波若尼，发动了他所有的亲戚，去支持任命庇尔凯尔的议案。但是，罗马教皇全权论者也没有打瞌睡，当他们一发觉亚诺什拥护庇尔凯尔时，他们就立刻反对他。因而又引起了一场斗争。庇尔凯尔的敌人动员了他们的全部秘密同盟者：耶稣会教徒、狂热的贵族政治论者；胜利的机会一会儿在这一边增加，一会儿又在那一边增加。亚诺什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场斗争。他现在好象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并且，他真的使一切都行动起来了，甚至写信给帕塔克的凯维教授，向他阐述了敌人阵营里的行动，并且征求他的意见：应该先着手做什么，向谁请教，因为他不仅是想，而且是应该以任何代价去

战胜敌人。

凯维教授答复他说：

“我高贵的朋友！虽然您没有一尊能够轰击您的敌人的大炮，但是您有许多保险箱，可以有目的地使它们起作用。”

哼！可不是吗，有保险箱！亚诺什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怎么他以前会没有想到这一点呢？！那末好吧，就叫保险箱起作用吧！

“波特先生，请您进来一下！”

波特走了进来，他一面摇着头，一面看着伯爵打开一只保险箱，并从里面拿出许多钞票和金子摆在桌上，直到堆成一大堆为止。

“请您计算一下，亲爱的波特，这里有很多钱吗？”

亚诺什伯爵是一个天真的唯心论者，他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但是不知道钱的价值。

“这里有很多钱，少爷。”

“好，就这样吧！请您把钱收起来，交给我的代理人，告诉他，我要把这些钱赠送给路易学院。您听到过这所学院吗？”

“当然听到过，它就在佩斯城郊，奥尔查家的领地内。”

“依您看来，这些钱每年可以供多少青年读书？”

“我看，二十个左右。”

“请您直率地说，我的礼物不太少吧？”

“相反，象皇帝的礼物一样。”

第一只保险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看来，凯维教授的头脑的确很机灵。另外有些贵族，他们受了亚诺什这种慷慨榜样的鼓舞，也开始在自己的深深的口袋里寻找一些东西。在这以前，他们也曾经作过摸索口袋的样子，但是事实上，总是使人感到，他们只想搔一下痒。现在，某些地方的人也开始把钱钞掏出来了。

亚诺什的名字已经被广大的群众所熟悉了。宫廷里的气氛也转好了。皇帝自己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但是他却十分欢迎他的臣民的慷慨。亚诺什由于看到了凯维教授那个忠告的效用，以及他急于争取庇尔凯尔获得成功，因此，就动用了其余保险箱里的财富——一笔巨大的款子，这些钱过去不是托人代为保管，存放在希腊正教监督团团内，就是出借给某些人。亚诺什拿了这些钱，把它们换成金子以后，就到教皇宫廷的所在地——罗马去了。亚诺什带着豪华得轰动全城的排场到了罗马。他好象一个国王似的，有一队制服上绣着金线银线的骠骑兵在旁边护送着；这个“不朽城市”的居民都成群结队地跑来观看。不过骠骑兵是妇女们最喜欢看的。亚诺什一直梦想着能在穿黑法衣的教士中间获得一些威信。可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并不是骠骑兵，而是机警的小人，一个能聪明地使伯爵随身所带的一车保险箱起作用的人。现在有这么一个可以听从亚诺什指挥的人——费伦茨·诺盖先生，他经管着伯爵在巴尔顿的家产，他的意大利话说得同真正的意大利人一样，而且他在待人接物中机警得象一个外交家。诺盖依次地拜访了梵蒂冈所有的神父和权威人士，并且已经把他们弄得服服帖帖，因此，在亚诺什尚未赶回祖国

亚诺什捐给路易学院十二万六千本乔福林（匈牙利古货币名），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款子。而且，直到现在，每年还有二十个青年享受着那位凯维教授当时所提供的忠告的果实。——原注

的时候，庇尔凯尔已经被任命为大主教了。

当任命庇尔凯尔的消息公布以后，好象大地也高兴得快要震动了。教权派叫嚣着，并开始谴责皇帝说：

“我们早就应该煞一煞这个亚诺什的威风了！”

第二年春天，庇尔凯尔回到自己的驻地爱格城。亚诺什亲自为他举行了一个适当的欢迎会。新的大主教乘着亚诺什家的马车来了，跟在车后面骑着马跑的是亚诺什家的骠骑兵，他们手里都拿着马刀。伯爵亲自在大主教官邸的大门口发表庄严的言辞欢迎他。新的大主教无法听完这个庄严的演讲，因为他太感动了。他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拥抱着演讲者，并公开地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吻了亚诺什两次。到了厅里，他又抱住伯爵的脖子，大声喊道：

“我万分感谢您为我做了好多事，我的儿子，现在轮到我来为您做事了。”

是的，现在该轮到他了！希望又出现了。躲在乌云后面的太阳又一次露面了。

但是，也许太阳并没有出现，人之所以感到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人及时地生了火炉？（只有诺盖老爷能够说明，他为了这件事花费了多少心血！）

火炉在燃烧着的时候是使人感到温暖的，但是后来它渐渐地凉下来，变成冷冰冰的而毫无用处了。

对庇尔凯尔的为人了解得最清楚的要算是卡洛依·马依拉特伯爵了，当他看到所有这些拥抱和激动以后，就直率地对亚诺什说：

“亚诺什，你要好好地多看看大主教，你以后再也看不到他这个样子了。”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在过了相当时间以后，亚诺什开始催促新的大主教重新审理旧案。庇尔凯尔老是唯唯应诺，但事实上他一直拖着不办。由于亚诺什伯爵总是为这个案件的结果担心，因此常常提醒庇尔凯尔要履行自己的诺言，但是那个人却老是为自己辩护：常常可以找出几千个理由，总是说这件事或那件事妨碍了他。好象捉迷藏似的拖延了好几年，直到最后，亚诺什再也忍耐不下去，便当面对庇尔凯尔说：“你得偿付债务，我们以前讲定要解除婚约！”

于是庇尔凯尔摘下了他的假面具。

“最可爱的伯爵，您知道吗，您所要求的，简直是不可能办到的事，现在，这不仅仅是您个人的案子。您的案子在整个事件里面是多么微小，甚至连看也看不见。这是一场巨大的斗争，最亲爱的伯爵，这是教会和那些蔑视神父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很可惜，在那条被我们击沉的船上也有您的爱人。但是我们非击沉这条船不可，这是因为船上有我们的敌人，否则他们就要毁灭我们的船……”

“这么说，我的爱人……”

“您的爱人在海底里，伯爵老爷，她将永远留在那里了。”

“但当时您答应我的完全不是这样，大主教老爷！”亚诺什愤恨地说。

“请原谅，亲爱的伯爵，可是那时我没有获得一定的密报。”

“啊，我明白了，”伯爵轻蔑地说，“我也做得太粗心了，对于您

的良心，我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密报。”

第二十一章

一辆行程不明的马车

亚诺什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离开了大主教的宫廷。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觉得整个世界好象空虚得没有人似的。他沉思了一会儿以后，象个无处安身的人一样，站在宫廷前面他自己的一辆马车旁边，那辆马车是用四匹马拉的。那几匹马不耐烦地用前蹄敲着地面，喷着鼻息，头傲慢地向上仰着。这些马匹可以把他带到任何地方去。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怎么对马车夫说呢？到波佐什去吗？但是到那边去做什么呢？到帕塔克去吗？去找谁呢？那里只能引起他的悲哀。老法伊在上个月又患了麻痹症，从那时起，他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甚至连动一下嘴唇的力气也没有。无论是口头或是书面，他都不可能撤销亚诺什不能会见比罗什卡的诺言。而且往后，他永远也不会再讲话了……可是现在，亚诺什还会见比罗什卡做什么呢？在整个事情发生以后，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沉浸在幻想里的亚诺什坐上了自己的马车。

“少爷！我们上哪儿去？”

亚诺什踌躇了一会儿，脑海中翻来复去地想着各个地方的名称，终于，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还有一个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领地——依姆列克庄园。

“我们到依姆列克去，米哈依。”

当然，他现在并没有什么急迫的理由要上依姆列克去。依姆列克这个地方并不使他感到比去年的雪更有兴趣，不过现在反正都是一样，他既然说出了依姆列克，那就只好去了！

他们的车子向前驶着，驶着，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喂了一下马……可那是个什么地方，亚诺什连记也记不起来了。侍从问伯爵要不要吃晚饭。

“不要吃。”

“您也许想躺一下吧？”

“不要躺。”

“是不是继续往前走？”

“好吧，继续往前走。”

他们又朝前行驶着，经过了许多树林、田野。树林的飒飒声使得亚诺什伯爵烦闷的头脑感到安静。他好象听到树林里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一条大路横在月光照耀下的湖边；湖边上有群水鸟在戏水，好象它们是在倾听树林的喁喁私语。

亚诺什的头脑里突然掠过一些不平常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黑夜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它给他以幻想的材料。群山在向后移动。兀鹰和其他怪物常常从黑沉沉的云雾里飞出来；云朵，这些附和人们幻想的云朵，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形象。亚诺什沉浸在深深的思潮里。要是能跟死神相见，那又多好啊。如果那边的一座山就是死神，它带着大镰刀蹒跚地走到这里来，那么也许就可以和它商量。要知道，现在只有死神才能够帮助他，死神就是他的大恩人。对他来说，皇帝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

皇亲国戚，伯爵的头衔，所有这一切都一文不值。但是，如果能和大恩人商量，那就好了。当然，死神不会象庇尔凯尔那样欺骗他。他想告诉大恩人：“你听我说，死神，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田庄给你一半，只要你杀掉这个女人，就是那个现在住在爱尔乔杰列的女人。”要是能这样，那一切都可以一下子解决了。

这儿又出现了一个池塘。这些地方有许多小湖，这些湖都是在暴雨以后形成的。亚诺什感到他眼前的小湖好象死神的眼睛，正在狡猾地向他使着眼色。于是，一连串的思想又掠过他的脑海。怎么办呢，如果死神说：“我需要你所有的一切不动产、你的家徽、你的官衔、你的名字、你所有的东西？”这有什么，好啊，他就全部献上。但是且慢，我的大恩人，你在说什么？假如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献出来：名字、官衔、财产——那末他也就不再十分需要死神的帮助了。因为那时候，他自己也能拿到自由了！

有时，他也偶尔颤动一下，因为他那放纵不羁的想象被秘书的某些闲话搅乱了。

“您还不想睡吗，少爷？”

“不想睡。”

“瞧，您看见那边的一颗星没有？一路上它总是在我们的头上。”

“嗯。”

“大概太空是个很大的玩意儿。”

“嗯……当然。您可知道，有多少霍里达？”

他心不在焉、文不对题地回答着。别人对他讲话时，他连讲些什么都不明白，接着，他又突然沉浸到自己的思潮中去了。

天亮时，他们又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喂马。亚诺什甚至没有下车。他也没有想到进早餐。不过，旅行包里放着各种各样的干粮，因为，在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出门旅行还需要带旅行包。

“您是不是病了，伯爵老爷？”波特探问着说。

“唉！我根本没有病。完全没有！……”

可是到了中午，亚诺什终于感到饿了，他不耐烦地盼望着能立刻到达某个村庄。饥饿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甚至能摧毁一个最顽强的人。

最后，在山谷里的丛林中，闪现出几间白色的小屋子，看上去，好象山口张开时露出一排牙齿。

“我们就停在那里，”亚诺什伯爵说，“假如有一家饭店，那就定一餐饭吧。我肚子饿了。”

“那里有一家好饭店。”马车夫回答。

“这是什么村庄？”伯爵问。

“奥拉斯辽斯克。”

亚诺什猛地一惊，但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不喜欢在仆从面前暴露自己的缺点。他用一种好象毫不在意的眼光，向他早已熟识的那个地方看了一眼。

是的，这是辽斯克。他根据钟楼和小丘认出了它。

他又想起了那些伤心事，直到马车到达饭店门口，停在屋檐下，他

霍里达，匈牙利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

才抬起头来。这里所有的一切都 and 以前一样，屋檐、柱子、鸡笼，甚至连小鸡也仍然在院子里的柴堆旁边跑着，它们跟那个值得记忆的日子里被一个中学生用投石器打中的小鸡一模一样。不过在屋檐下，现在还停着一辆有篷马车；马匹已经卸下来了，但是只要一看到那挂在辕杆上的马轭和缚在马车后面的一袋燕麦与一束干草，就可以证明：饭店里歇着一位过路的客人。

我们诚实的捷尔吉·托特还活着吗？还用说吗，当然活着！

亚诺什急匆匆地沿着砖铺的小路穿过院子，走进房子一看，不由自主地向后一跳，然后，他浑身嗦嗦地发抖，因为在房间中央，在摆设得很漂亮的一张桌子旁边，比罗什卡独自坐着，用一把刀子在削苹果。

“啊！亚诺什！”比罗什卡用低得勉强能听见的声音，含糊地喊了一声；刀子和苹果从她手里掉了下来，眼睛一动不动地朝门口凝视着，好象她的眼前出现了什么幻象一样。

开始了死一样的寂静，只能听见黄蜂在水果盆上飞绕着的嗡嗡声。它不敢往甜的水果上停下来，只是在飞着，在打圈圈，迷恋着那些水果的香气。

亚诺什也不敢走近比罗什卡。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那可爱的小脸，同时感到自己一动也不能动。

“您害怕我了，”比罗什卡责备他说。“您连握手也不愿和我握吗？”

“噢，请原谅！”亚诺什用断断续续的声音，惊慌失措地低声说道，“但是这太意外了……太意外了。”

他走过去，握住姑娘伸给他的手。

他的血液沸腾起来。一种甜蜜的、软弱无力的感觉充满了他全身的血管和神经，好象把手放在一个柔软而温暖的鸟巢里。

“我的上帝，您变了多少！”比罗什卡叹了一口气，垂下自己美丽的眼睛。

“在我的命运中遭受到了许多苦难。”亚诺什悲伤地回答。

“您最好能讲‘在我们的命运中’，”比罗什卡羞怯地纠正他。

她的脸上泛起了处女的红晕，虽然在一刹那之前，她脸上存留着憔悴的痕迹。但她还是美丽的，甚至可能更加美丽了。现在她随着红晕的出现，似乎又回到青春时代。微风从开着的窗子吹进房间里来，它温柔地拂着比罗什卡的脸，可是它无法使她炽烈的热情冷下来。

一种很不自然的，但同时又使人感到很甜蜜的沉默开始了。不过，要知道，我们的这位宫廷女士在维也纳是以善于保持轻松机智的谈话出名的；法国大使——玛丽亚·鲁易莎的常客，有一次讲到比罗什卡时说：“假如她和狮身人面兽谈话，那么，狮身人面兽一定会活泼地和她大扯一通。”她巧妙、从容、自然地控制着自己，她的每一句话都含有一种特别诚恳而亲切的、温暖的情感。但是，现在他们俩的谈话似乎进行得并不顺利。他们俩是一对情人。小俩口子面对着面，双方的心里都蕴蓄着许许多多没有说出口的话，但无论是他或她，都不知道从何谈起。

“今天天气多么好。”

“是的，不错。”

“您怎么连坐都不坐？”

“谢谢，假如您允许的话。”

“真奇怪，我们会在这里见面。”

“人家可能会以为，我们是约好的。”

在分离这么些年以后，他们竟然用这样平常的话来交谈！这是多么使人惊奇，他们在这种场合，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伟大的感情是深深地潜藏在心底里的，我们不应该从表面上去寻找它们。柔软的、不能久藏的果实和野果——杨莓、樱桃、覆盆子等，只要轻轻地触一触，它里面的甜汁就会流出来；而那些可以久藏的果实天生就包在硬壳里。比方说胡桃，它就是一种藏在硬壳里的果实，要敲碎它们的壳才能看到里面的果实。

“您到什么地方去，比罗什卡？”

“我从帕塔克回家去……必须绕过那涨着大水的河流。”

“有一个时期我们也常常乘车子经过这些地方。”

“您最好是永远不要经过此地。”

这就是使他们回想到过去时候的第一句话。他们似乎连这些话都感到可怕，虽然他们是在等待和希望这些话。静默又开始了，不过，只静默了一下子。

第二十二章

重新燃烧起来的火焰

我们可尊敬的托特太太为了表示自己对客人深厚的敬意，在桌子上摆了一瓶野栗树花。那时，刚好是栗树开花的时候，而且在附近一带，也没有别的花。比罗什卡折下一根小枝，拿在手里轻轻地挥动着。

“怎么，您只有一个人？”亚诺什问。

“不，有一个女仆跟我一起来，但是她有一个女朋友住在这村子里的一个老处女伊寿比那里。好心的托特陪她到那里去，已经有半个钟头了。”

“您在帕塔克做什么？”

“我去探望可怜的法伊舅舅。那末，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爱格来。”

“到什么地方去？”

“哪儿也不去。”

“我看，您心里非常痛苦。大主教怎么说？”

“他欺骗了我。所有的人都骗了我，”亚诺什忧郁地皱着眉头，声音喑哑地回答道。

比罗什卡热情而忧郁地凝视着他，并轻声地问：

“怎么，我也欺骗了您吗，亚诺什？”

亚诺什深深地感动了，他的神态顿时温和起来。他的眼光温柔地望着比罗什卡。

“您是神圣的，”他叹了一口气。“您的头上只缺少一圈灵光。”

不过，灵光倒是有的：栗树枝上的白花落到她的头上，撒在她的头发里，形成了一圈光轮似的东西。

比罗什卡在听到亚诺什对她说出这几句知心话以后，就回复了她往常的态度。

“您不会是一个那么缺乏信念的人吧！您知道，我也在受苦；您要知道，我也对生活感到失望。我也跟您一样受到旋风的袭击。但是，我总以为失望的程度可能还要加深。总之我猜想，伯爵阁下可能还要更痛苦地感到绝望。”

在比罗什卡的这些话里，听得出一种使亚诺什特别感到伤心的、戏谑性的语调。

“这反正跟射击一个被枪弹打中了的人一样，”他悲伤地反驳着说。

“但是，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如果再放第三颗子弹，那就会使这个可怜虫死得更爽快。”

“您这话不对，亚诺什。首先，您还没有死。”

“恰恰相反，我早已在那个世界里了。”

这时，门稍微被推开了一点，秘书波特偷偷地向房里一看。亚诺什转过身来，不满地对他说：

“波特，是您吗？请您定一餐饭，叫大家不要打扰我。”

波特不见了，好象被一阵风带走了似的。

“我看，您这可尊敬的幽灵，终究是感到饿了。”比罗什卡开玩笑

地说。

“我最后一餐饭是在昨天早上吃的。”

“噢，那么我应该相信，您真正是一个幽灵了。可是您为什么不吃饭呢？”

“因为我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这个可恶的大主教究竟对您说了些什么话呢？”

“他把我最后的希望也剥夺了。婚姻仍然有效。”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能做什么呢？您有什么建议？”亚诺什用一种没有把握的语调问，同时询问般地看着比罗什卡的脸，好象她是一个能够解答那个使他感到痛苦的问题的崇高人物。

“首先，您应该吃饭，”少女平心静气地回答，“然后，象我所做的一样——等待着。”

“我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他用手抱着头，十分坚决地说。

比罗什卡惊恐地望着亚诺什。虽然看他的样子非常痛苦，但是他的面孔还是美丽的、纯洁的。

“假如您不愿意等待，那末您到底准备怎么办？”

“从昨天开始，我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在大伤脑筋，我承认，我已经想过不少狂妄的主意。”

比罗什卡顿时严肃起来，把那根栗树枝往桌子上一扔。

“请您对我直说吧，您想出了些什么主意？您可以相信，这是我十分关心的事。”

“我不告诉您，”他忧郁地回答。

“为什么？”少女的脸色发白，慢慢地问。

“因为您不了解我，因为您没有象我爱您那样地爱我。”

他的胸部高高地挺着，语调中含着无限绝望的意味。

“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比罗什卡声音发抖、轻轻地说，同时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他。

“唉，假如您爱我的话，您不可能用那种漠不关心的语调，几乎很愉快地谈论我们的命运。”

听了这些话以后，比罗什卡的满腹委屈按捺不住了。她高傲地把她美丽的头向后一仰，太阳穴上细小的静脉管在跳动着，她那雪白的头颈上美丽的脉纹神经质地抽着；她的整个身心激动着，愤怒着，她脸上的肌肉都表现出痛苦。

“您在责备我吗？把一只银子做的小船寄到维也纳送给我，暗示着，叫我不必再等您，这不是您吗？您是那样热烈地爱着我吗？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想跟我见一次面而能够活下去的人，这不是您吗？不要打断我的话，也不要摇头，我知道，您被先前的诺言束缚住了。但是，难道这是伟大的爱的表示吗？伟大的爱能移山倒海，任何诺言都不能够阻挡它。啊，您出去吧，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比罗什卡喘着气，她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话也说不出；头无力地垂了下来，好象一匹受伤的马一样。

真奇怪，在这次发怒之后，他们的态度都改变了。现在，亚诺什的心情变得平静了。比罗什卡的责备对他的心灵起了有力的影响。

他没有说出一句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小小的淡紫色绸子做的钱袋，并将袋里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四个银币，每个价值二十克拉伊察尔。然后，他把这些银币推到比罗什卡旁边，那时，她正以一种恐怖的心情看着他，她以为他已失去了理智。

“这里有四个二十克拉伊察尔的银币，”他轻轻地说，“为了想找一个机会交给您，我已经把它们随身带了好多年了，因为按权利来说，它们是属于您的。这是我唯一所得到的东西，比罗什卡。那时候，我在一个老爷的家里当了两三个星期的花匠助手，我忍辱、挨骂，都是为了一个希望，为了要看见一个我所崇拜的人；但是，所能满足我的希望的，也仅仅是能听到一点她的消息，因为那时候她病倒了。这就是我受苦的报酬，比罗什卡；这些钱是一个叫缪列尔的花匠付给我的。”

这太使人激动了，少女两手掩着面孔。

“我的天，我的天啊！您就是鲍尔诺茨的佣人们所讲的那个奇怪的、多愁善感的青年花匠吗？”

丝线一样的眼睫毛发抖了，泪水从眼睛里不断地流下来，好象五月里的雨水。

这样一来，胡桃的壳被打开了，并且已经看到了核仁。现在轮到做第二步手续了。

比罗什卡抬起头来，想用围巾擦干眼泪，但眼泪还是不停地流出来；不过，现在这些眼泪闪耀着快乐的光芒，而且透过这些眼泪，微笑的光芒照耀得比太阳光还鲜艳。

“可是您也应该知道，”比罗什卡十分激动，响亮地说，“当您乘车到法庭去的时候，我到了爱格；我打扮成一个农妇，站在人群中间，这是为了想看见您。”

“我知道。”亚诺什回答。

“而且，后来我并没有丢掉那身衣服，一直保存着。三年前，我又穿着它，受布达依先生的雇用，在您的波佐什庄园里当女佣人，这也是为了要再看您一眼。”

“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您这位宫廷女士，和……”感到十分窘困的亚诺什叫了起来，并且用手抓住桌子，好象想叫自己相信他不是在做梦。

“我在那里呆了四五天。但是那位伯爵到罗马去了，于是我就决定从我的主人那里逃出来，连工资都没有拿；说不定主人现在还在找我。”

“比罗什卡！”伯爵费力地说出这么一句话，“难道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打扫过您的书房。”

这时，她突然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桌子旁边的一只椅子上放着她的行囊。比罗什卡俯身打开那行囊（嘿，她端正的美丽的的身材是多么动人啊！），急速地从手帕、披肩和绒毛衣下面抽出一本皮面的纪念册。她很快地翻了几页，就递给亚诺什看。

“喏，您看，我把它描绘在纪念册上，作为一幅初稿！”

是啊，这就是他在波佐什的书房！长形的安乐椅，写字台，台上放着许多银质的和铜的小雕像，墙上挂着一个布特列尔家族的家徽——一只头戴王冠、胸佩银色小铃的金鹰，墙上还挂着玛丽亚圣母的画像和他母亲的遗像。他母亲的像画得特别精细，每一根线条好象都是活的。

亚诺什看了一下图画，但是当他抬起眼睛看着比罗什卡的时候，在他们俩的心里都燃起了愉快的、热情的火焰。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俯下身子感激地吻着比罗什卡的手，他们两人的头离得很近，她头发上所散发出来的迷人的芳香和她那断断续续的、急促的喘息……使亚诺什陶醉了。他是一个活的人！他已经不能再抑制下去了，他不再吻少女的手，而开始吻她的眼睛，同时也把她的眼泪给揩干了。但是，当眼泪不再出现的时候，他就发狂似地热烈吻起她的脸和头发来了。

“噢，我亲爱的小麦粒儿啊！金黄色的小麦粒儿，她离开我深深地躲在海底。”

假如整个情景并不象五月里的梦那样好，那么，这种表现也许会引人发笑！现在，只有太阳能够在小窗口上微笑。连黄蜂也停止了嗡嗡的叫声，躲藏在盛开着花朵的栗树的小花铃里，轻轻地、安静地在里面晃来晃去。

“啊！您怎么啦，您怎么啦，”比罗什卡抗拒着，“您放手！亚诺什，您要理智些！您把我的鬃发都弄乱了！请您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快点，快点！您看窗外，难道您没看见，托特先生和我的女佣人来了吗？”

真的，小饭店老板托特和一个穿着一条浆过的、走起路来会发出沙沙声的裙子的漂亮女佣人，并排快步走过来。小饭店老板手里拿着一只烟筒，并且一晃一晃地挥着它；在他的后脑壳上很得意地歪戴着一顶插有青麦穗的帽儿。

亚诺什伯爵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显出一副想掩盖他刚才那种行为的样子，专心致志地细看着比罗什卡的图画。

“您现在总可以相信，我是爱您的吧？”比罗什卡问。

“我相信，我相信，我真幸福！”

“那末您告诉我，您过去想了些什么？”

“一切，一切都告诉您。”

他本来已经想开始讲，但是，这时候门开了，女佣人朝房间里一望，想看一看她美丽的的女主人是否睡了。老托特听见女佣人说姑娘还不想睡，而且正热烈地和一位先生在交谈，就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里来。他对那个亲切地向他微笑着的亚诺什看了好一会儿，接着，这个被突如其来的欢乐所激动的老年人把帽子猛力向地上一丢，喊道：

“*Salve domine comes illustrissime!* 这是件怪事，见鬼了！这种情况只有在蜜饼上才能见到。”

善良的托特指着一张画片，上面画着一对情人：一个羞答答的姑娘和一个多情的青年，他们俩的心幸福得快要跳出来了。这一类画片都是糖果点心商人们拿来贴在那些在市场上出卖的蜜饼盒上的。

亚诺什快乐地摇着年老的小饭店老板的手。

“喏，我又来了，托特老爹，我是为了吃掉上一次我们没有吃完的小鸡而来的。”

是的，这个“上一次”离开现在已经很久了。从那时到现在，小饭店老板的头发都完全变白了，亚诺什的青春也已经逝去了。

“唉！青年人，唉，青年人！今天我梦见了喜鹊和拿破仑从圣叶琳

娜岛上回来总算是有点道理的！我本来就不相信神父的话，说他死了。这都是神父们在说谎。好啦，我去照料中饭。我老婆知道您来了吗，伯爵？”

“我想，秘书已经告诉她了，不过她还没有来过。”

“呸，狗养的！对了，她不敢站在这样一位尊贵的老爷面前。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好吧，我现在去照料一下。”

一眼就可以看出：托特先生是善于管理家务的。从院子里传来了他的责骂声，然后又听到砰砰的关门声，忙乱了好一阵子，不久就开饭了。各式各样的菜一盘盘地端上来——一批批新鲜的食物来个没完。这样的菜恐怕连弗兰茨皇帝也不会拒绝亲自来尝一尝的。

小饭店老板亲自在桌旁招待他们，他顺便还打听了西格·别尔那特的消息（噢，他现在已经是波若尼的议员了）；后来他把话题转到崇高的政治方面，并坚决地说，有朝一日，伟大的拿破仑还会到这里来的。

“他早就死了，这一点，我可以向您担保，”伯爵反驳着说。

托特摇着头，可是他不敢反驳亚诺什的话，只是说：

“要是他死了，那他的儿子还活着哩！我听说，现在他在维也纳——他的祖父那里。不久以前，那个小孩子在花园里游戏的时候，他拿着一把玩具小军刀，把一些黄花都给砍掉了。祖父问他：‘你在干什么？’——‘祖父，我杀德国人！’原来在他看来，红花都是法国人，而黄花都是德国人。唉！这里还要来一次灾祸，只要小孩子能成长起来就好了！我计算着日子，我每天记着，他又长高了一点点。”

亚诺什有些感到厌烦了，小饭店老板打扰了他和比罗什卡单独在一起谈话的机会，可是他抑制住自己，并很客气地回答着小饭店老板的话。

不过，他也由此而感到快乐，因为我们那位可敬的托特先生不知疲倦地反复向比罗什卡轻轻地说：“他是一个多么优秀、多么体面的人啊！这样高贵的老爷竟然没有一点高傲的气派！他常常和普通的老百姓闲谈！”

时间象赛跑一样地飞驰着，终于到了准备马车的时候。告别的时刻到了：一辆马车要向左面去，另外一辆要向右面走。亚诺什向小饭店老板说道：

“好吧，亲爱的主人，这顿丰富的饭菜我们应该付您多少钱？”

不过他问这句话也仅仅是为了客套一番而已，因为他知道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所以他预先在小书架上的一本祈祷书里放了一千福林（恐怕我们可敬的托特一辈子也不会发觉）。

老托特甚至没有回答他的话，而只是生气地摇着头：“呀，哎，哎！”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不过后来他就面对着墙壁，好象在用他的拙劣的拉丁语对着墙壁说：

“Edisticoenamunc edere visamicitiammeam。”

他继续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老是想找些东西送给他那两位客人。最后，他看见酒柜子上有两只红色的酒杯（他家里唯一的贵重物品），这是他过世的兄弟——一个在各地流浪的工匠副手——从波希米亚带来

拉丁语：你吃了我的饭，现在还要吃掉我的友谊。

的。杯子上面雕刻着涂着银粉的卡尔斯巴德的浴场和各种各样的鹿；观赏这种酒杯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他踮起脚尖，把两只酒杯拿下来，把较小的一只递给比罗什卡，另一只递给亚诺什。

“收下我的礼物吧！*rogo humillime*，你们有时可以用这两只杯子喝酒，来纪念今天这个日子。”

无论他们怎样拒绝，他们还是不得不收下这个礼物，因为老头儿非常直率和诚恳地要求他们收下。令人感动的告别场面总是没个完。可敬的女主人也出现了。她身上穿得和过节一样：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头上披着一块刚烫过的网状头巾。

比罗什卡戴着一顶草帽。噢，我的天，这顶帽子戴在她头上是多么相称啊！草帽的边缘围着一圈玫瑰色的花蕾，看上去，好象她那洁白而瘦小的脸上围着一个玫瑰花做的框子。

当他们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她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啊！现在是最后一次握手了——一切都将结束了。

亚诺什走到她旁边。

“比罗什卡，”他说，“我想和您单独讲几分钟话。或者叫佣人乘着马车先沿着那条通到小山冈去的道路向前走，然后我和您就沿着这条林荫道步行过去。”

“好的，”比罗什卡回答。

于是，马车出发了，比罗什卡和亚诺什走进了绿荫如盖的栗树林子的小道，这条小道从小饭店开始一直伸展到大路上。

小饭店老板托特本来预备送他们一程，但是看到他们要单独在一起走，就和全家人站在大门口，看着他们俩肩并肩地走着，象鸽子一样唧唧咕咕地谈着话。老头儿盼着，也许他们还会回过头来向他挥挥手，但是他们走着走着，并且热烈地谈着话。噢，上帝，这个比罗什卡的步子是多么有节奏，简直就跟音乐一样！他们停下来一两次，将身子微微地向后转了一下，看到了我们那位可敬的托特。但是，不，他们停下来只是因为讲到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忽而，比罗什卡很活泼地做着手势，忽而亚诺什做着手势。看上去，他们是在争论什么。唉，但愿他们不是在吵嘴！他们又继续走了。最后又停住了，因为他们已经走到了，现在他们互相握着手。亚诺什扶比罗什卡坐上马车。噢，我亲爱的人们！你们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巨大的森林、草原、土地，但是却不得不经受许多痛苦。

可敬的托特和他家里的人看着看着，一直等到他们两个人的马车和那挥动着表示告别的白手巾隐没在尘埃里的时候为止；在这以后，小饭店老板一家才回到屋里去。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只是回忆到，亚诺什很喜欢吃鹅肫、油炸圆馅饼和炒腰子。他尝了两次调味汁。可爱的比罗什卡把所有的苹果都吃了。“你真行，老婆子，你把它们保存到现在。”可敬爱的托特走到露台上，骄傲地说：

“我的妻子，当一个小饭店老板终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事情！这

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温泉疗养地区。

拉丁语：我恳求你们。

是个伟大的事业！什么人都到过我这儿！什么人都有！你即使把辽斯克和它周围的一切地方都给我，我也不愿意当一名毛皮匠，或者做一个诵读经书的教士。”

第二十三章

意外事件

亚诺什伯爵的车子跟在比罗什卡的马车后面，一直送到第一个十字路口。

“向左面走，米哈依！”

“请原谅，老爷，到依姆列克去不是在这里拐弯的。”

“我们正好不是到依姆列克去，我们现在要回家去，到波佐什去，”伯爵说。

这样的决定使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布达依先生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看到他的主人高兴起来了。

“那末，爱格城的神父们说了些什么呢？”老头儿问。

“他们稍微有些使我生气，”伯爵笑了起来，“但是我会报复的。”

真的，没有几天以后，伯爵就开始采取一种使天主教神父们感到恼恨的行动。他捐了一大笔钱给基督教的学校和教堂。他亲自把礼物送到马拉马洛施西盖脱和帕塔克大学去。让那些天主教神父们去气死吧！

总之，亚诺什大大变样了，他变得很愉快，和以前一样邀请了很多朋友，把很多时间花在吃喝玩乐上，到处挥金如土。他把钱花得叫年老的布达依也焦急起来了：“就是有大理王那样的财宝，也经不起我们的伯爵这样挥霍啊。”

此外，他忽然开始整套地收买各种极其贵重的东西，虽然在某些人看来，那些东西是丝毫不值得可贵的。他的代理人为他到世界各地去搜寻各种古玩、拉斐尔和柯雷乔的古画，以及珍奇的瓷器玩物。但是，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东西唯一的命运，就是总有一天要被粗心的女佣人失手打碎。

“他已经预见到自己的末日快要到了。”一些比较接近亚诺什的人说。

有一年秋天，亚诺什乘着一辆新的巴黎式马车到波若尼去（这种马车是当时刚发明的半篷弹簧四轮马车）。在车上他的脚边，放着一只小皮箱，里面有一把检阅用的马刀和一些价值二万五千福林的珠宝。

据说，伯爵坐在马车里，伸开四肢打起瞌睡来，可是由于那只放珠宝的小箱子使他不能很舒服地把两只脚伸开去，于是他就拿起这只小箱子，往马车外面一扔。

这种足以说明他过分喜爱舒服，真正纨绔子弟式的、举世罕见的挥霍行为，竟然也引起了另一个当时很有名的纨绔子弟彼得·车尔诺维奇的妒忌。他并且因此变成了亚诺什的仇人。

但是，这种愚蠢行为并没有使伯爵损失一个钱，因为有一个牧童在路上拾得了这些珠宝，并交给警察局长。局长看见箱盖上有亚诺什的家徽，就立刻把这些珍宝送还给伯爵。

在波若尼，可以花钱的地方就更多了。那里有三个花钱的无底洞：赌扑克、赛马，还有吉普赛人。第四个洞是一个最危险的和能够吞噬一

大理王（前 521—前 485），古代的波斯王，他以拥有无数财富著称于世。

切的无底洞，幸亏这个洞并没有威胁到亚诺什，因为他对女人一点也不感兴趣。

不过，光是这三个洞已经吞去了伯爵无数的钱财，他借了很多债。不久，他把他的依姆列克庄园卖掉了，另外他又用别的财产作抵押，在维也纳借了一大笔钱。

人们只是摇头：“即使他拿金子当饭吃，也花不掉这么多钱。”有些人预言，如果事情还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四年以后，他一定要完全破产。有一个人甚至预言，亚诺什将不得不在乌恩格省政府里当一名文书；可是不知道他的书法是否能胜任这个职务？

另外也有些人这样推测：一个人自己做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亚诺什伯爵被他们欺侮得伤透心了，所以他不愿意在他死了之后，遗留任何东西给“妻子”和“她的女儿”。大概他的心中在说着：“你死乞白赖地缠住我，是为了我的财产，那末等着吧，你就会看见，你能够在我的钱袋里找到些什么！”一个人能够一心一意地爱，也一定能彻心彻肺地恨！

完全可能，最后一种人的意见更接近于真实情况，因为伯爵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过：

“我最好能准确地知道，我还有多少日子好活？这样，我就能把所有的一切计算一下，使得我在死以前的最后一个钟头里正好把最后一千块钱用掉。”

但是谁能够准确地知道这一点呢？

在圣诞节，国务会议的议员们都各自回家过节去了。亚诺什伯爵没有回家，他说：

“反正没有一个人在家里等我，既没有老的，也没有小的，我还是到维也纳去玩玩吧。”

他对别人说，他的身体不好，时常头晕，所以要到维也纳去找医生看一看。

亚诺什在维也纳的高尔马克脱广场上也有幢私人住宅。有人说，好象去年秋天伯爵在那个住宅里举行过好多次盛大的宴会。但是这一次，他没有住在自己的住宅里。

第三种说法是从波特口里传出来的。他断定亚诺什这一次到首都去，是为了要出卖他在维也纳的住宅。

他在维也纳究竟做了些什么，现在真是难以确定，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完全肯定的：他的确把住宅卖给一个姓白林的银行家了，并且那个人立刻就按住宅的全部价值付给他金元。

在主显节那一天，有一个身上披满白霜的信差急匆匆地来到波佐什管家布达依那里。这个信差从伯爵的秘书波特那里带来一封信，信上说：亚诺什·布特列尔伯爵在维也纳，吃晚饭时，突因心脏麻痹而逝世了。

老布达依读完这封悲痛的信，象小孩一样嚎啕大哭起来。“现在我们可怜的伯爵终于找到一个没有神父的地方了！”

管家竭力压制住自己的悲泣，作了一些必要的吩咐：在各个通达维也纳的驿站上，准备一些作为调换用的马匹，以便尽快把安放伯爵遗体的灵柩运到庄园里来；派遣一些信差骑着马分头到死者所有的亲戚家里去报信，同时也派人到爱尔乔杰列去报知“伯爵夫人”，到帕塔克去报

知法伊先生（虽然老头儿自己也已经和死人差不多了，总之，他什么都不大清楚了），以及到鲍尔诺茨去报知比罗什卡·霍尔瓦特；他也吩咐请人来画家徽、制丧服、印发伯爵的讣闻，以及通知爱格大主教（如果他还有些良心，他就应该亲自替死者举行葬仪）。

亚诺什去世的消息以闪电般的速度在邻近的几个省里传开了，到处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谁能想得到，伯爵会死得这样早呢？

的确，伯爵时常说他的心脏不好。某些天性比较浪漫的人们感叹着说：“死得多么漂亮啊！他的心脏是由于热爱比罗什卡而破裂的！”一些说话刻薄的人摇摇头说：“是的，葡萄酒喝得太多了！再说，每天要喝十杯到二十杯咖啡，早就可以预见到他不会好死的！”

大家都同意，这样的结局对这可怜的人来说是最好的了，因为世界上反正已经没有使他高兴的事情了。

当亚诺什的灵柩，跟从前霍尔瓦特的灵柩一样放在一辆铺着干草的马车上，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道路一颠一簸的从维也纳运往波佐什去的时候，当伯爵领地内一百四十个村庄里白天黑夜敲着丧钟的时候，人们到处都在谈论伯爵的事。可是人们对死者感到兴趣仅仅是在他死后的第一天。到了第二天，人们对世界上从此不再会有巴尔顿斯基伯爵的事已经开始感到习惯了，因为剩下来的伯爵还多得很。到了第三天，人们感到兴趣的，只是有关葬礼的事了。

伯爵应当葬在陀鲍鲁斯克镇布特列尔家族的祖坟里。

“真有意思，”人们说，“不知道‘伯爵夫人’是否会从爱尔乔杰列赶来？那末比罗什卡呢？如果两个情敌在灵柩旁边会见，这倒是一出好戏。光凭这一点，就值得去参加葬礼，看看那边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不过，但愿天不要太冷。可怜的亚诺什，他偏偏会死在一月里！”

星期五中午，波特来到了，他比护送灵柩的行列先到，因为护送灵柩的行列要在当天深夜才能到达波佐什。马车驶进大门停在停车场最里边的一个角落里，这样可以免得招来一群爱看热闹的人。

大家决定不搭灵座，而将灵柩放在大厅里。到第二天中午再将死者运到陀鲍鲁斯克去，把他和他父亲的遗骨葬在一起。

秘书波特把伯爵如何卖掉维也纳的住宅，以及如何把那些钱去偿还赌债的事叙述了一番。圣诞节的后一天，伯爵觉得自己的心脏不好，当时他感到身体不舒服，就立了遗嘱，其中一份他马上派人送到爱格的卡比杜尔去，另外一份就由波特自己带回来了。

晚上，按照预定的计划，灵柩运到了波佐什；那是一口沉重的铅棺材，上面镶有金饰并刻着几个金字：“亚诺什·布特列尔·巴尔顿斯基伯爵”。灵柩可真是重得厉害，六个强壮的男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从马车上抬下来，抬进厅堂，放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四周点着巨大的蜡烛。管家布达依派了四个穿着丧服、带着马刀的骠骑兵组成的一个仪仗队站在灵柩旁边。

布达依和仪仗队一起，寸步不离地站在他的已经去世的主人旁边。他手里拿着圣经和赞美诗，他念着，并悲伤地低着白发苍苍的头，沉痛地叹着气说：

卡比杜尔，天主教教会各教区内高级神父的一种组织单位。

“主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不叫我去，叫你的老仆人去，为什么要我这个老年人去埋葬他这么个年青人？！”

圣经里面有不少安慰的字句，但是老头儿总是丢不掉那悲伤的念头。当死者最后一次在这里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和伯爵告别呢？那时，他甚至连伯爵的脸也没有好好地瞧上一瞧。老布达依突然禁不住要想再去看一看他那去世的主人，再一次面对面地和那个不久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亚诺什伯爵的尸体告别。

布达依先生看了看棺材，棺材已经上了锁。是的，波特有钥匙，但是这可怜的家伙因为长途跋涉，已经累得躺下睡觉了，如果现在去叫醒他，那未免太不近人情。

恰巧这时，窗口上出现了维顿卡，他朝里望了一望，就不见了。这正好就是一个能不用钥匙而打开任何锁的人！

“去把维顿卡喊来！”

维顿卡推辞了很久，他说，他十分害怕死人：一个骠骑兵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拖到大厅里。

“维顿卡，我的好朋友，你能不能开一开棺材，然后再把它锁上？”布达依问。

“这个很简单。”

“那末开吧，我要再看一看我们的伯爵。”

维顿卡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钥匙和万能钥匙。他忙碌了一会儿，转了一下，锁响了一响，就开开了。

“好了！”维顿卡说着，马上就向门那边逃去。到了门边，他才说：“管家先生，大概你的心是很坚强的。但是万一老爷跳起来怎么办呢？”

“啊，亲爱的小伙子，我真希望能够这样！”

布达依站起来，小心而崇敬地把棺材盖稍微揭开一些。他朝里面一看，突然脸色发白，惊恐地往后一跳，沉重的棺材盖从他的手里落下来，砰的一声又盖上了。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管家先生？”那几个骠骑兵看见他死白的脸色，就异口同声地问道。

老管家用颤抖的手指摸了摸他那皱纹纵横的额头，好象要振作一下精神似的。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最后他低声地说。“死人的脸真可怕！还是不看的好。”然后他又急忙地补充说：“快去叫维顿卡来，把它锁上。快些！快些！”

维顿卡进来了，但在动手之前，他要求喝一杯酒壮壮胆。维顿卡一口气把强烈的饮料喝下去之后，就重新把棺材锁上。

“怎么样，管家先生？我跟你说过不要看，”他耸了耸肩膀说，“这一下，你到晚上一定要做恶梦了。”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荣誉

一阵阵的寒热发得老布达依不断地打颤，但是他不愿意屈服；他仍旧用很快的步子在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这是他每逢碰到疑难事情而无法解决时的一种习惯。他沉思了好久，嘴里咕哝着一些毫不相关的话，最后，他好象作出了一个决定，用拳头使劲敲了一下窗台，随后就踏着坚定的步伐急忙走出大厅，吩咐佣人把他的一个助手喊来。

“立刻叫他们准备一辆四匹马的车子，”他用他平常那种柔和的声调命令着说，但是他把“立刻”两个字讲得特别重，“你快乘车子到翁格伐尔去，并且一定要在天亮之前从那里请一个白铁匠回来，叫他把棺材盖用锡焊上，明白吗？”

“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急，管家先生？因为如果必要的话，老爷，我们在中午之前焊棺材也来得及。也许在早晨还有一些亲戚要来和死者诀别。”

“用不着争辩，你照着我的命令去做好了。”

布达依整整站了一夜，在白铁匠没有来之前，他决定不去睡觉。整座城堡也忙了一个通宵。厨房里忙着杀鸡宰鸭、揉面团、搅黄油、捣罌粟籽、煮、烤，准备在举行葬礼之后，请大批客人在城堡里吃饭。每当祝贺一位高贵的老爷诞生时，在举行洗礼的宴会上总要牺牲不少只火鸡；每当一个老爷仙逝时，为了准备丧宴也要杀掉好多只火鸡，所以对于可怜的火鸡来说，无论是生一个人或死一个人反正都要它的命。

城堡的每个角落里都在忙碌着。卡波施和翁格伐尔两个地方来的裁缝差不多挤满了七个房间，在缝制丧服。卡杜什卡也在帮着他们缝。画师们在大幅的纸上画着布特列尔家族的家徽。工匠们在砍削柱子和柱脚，这些东西以后都要用黑纱包起来。维顿卡监督着他们工作，并以十分不满的态度批评着那口金属棺材的式样和尺寸。

“不错，东西是华贵的，但是不太轻巧。要是我用木头做一口出来，那可要比这口棺材好得多。”

到了下半夜，白铁匠终于来了，而且很快地把棺材焊好了。布达依先生直到那时才去睡觉。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但愿我不要再醒过来！”但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并没有听信他的话。一清早他就被陆续来到的马车声吵醒了。院子里又来了许多马车，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如：斯塔拉伊、玛拉托夫、施恩伊、隆尼亚等的四轮轿形马车，巴拉·依白朗依的有名的四匹灰马马车，吉拉尼的五匹黑毛牡马马车以及罗里的四轮“音乐”马车（不过，现在没有把放送音乐的机钮开开），马车一辆一辆的来到了，好象四个省内暖房里所生长的鲜花都到这里来参加这个死者的殡礼。

由于感激死者生前的慷慨，从全国各地来了许多代表团，如：卡波施和翁格伐尔的手工业行会代表；帕塔克地方的大学生（他们的耳鼻都

爱克斯采脱里契地方有个名叫罗里的富翁，他在维也纳定制了一辆马车，车轴上安装了一只音乐匣，车轮转动时，就能放送音乐。——原注

冻得通红)；佩斯城路易学院的学员；凡茨哑子协会四个哑子代表；“沉默派”教徒的三个代表(“沉默派”教徒现在正在最近成立的科学研究院内召开会议)……真是难以统计！客人挤满了这座巨大的房子。高贵的太太们，男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们裹着珍贵的毛皮大衣急匆匆地来到大门口。有的客人送鲜花，有的送花圈，只有一个穿着蓝色外衣的老头子拿着一根上面覆着霜的、枯萎的树枝，交给一个看管花圈的人——管家的助手加尔。

“你要把它送到哪里去呀？”管家的助手冲着他的脸不客气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只有我知道，”老头子回答他说，“请您也把它放下去吧，假如死者能看见，那他一定会知道，这根树枝是什么东西。”

“朋友，你是谁呀？”

“我跟你是什么朋友？我是辽斯克的一个贵族捷尔吉·托特。”

我们那可敬的捷尔吉·托特拿来放在棺材上的那根树枝，就是从亚诺什伯爵最后一次跟比罗什卡一起走过的那个树林子里的树上摘下的。

院子里每来一辆新的马车，那些聚在炉火烧得很热的大厅里的老爷，特别是太太都奔到窗前，好奇地向玻璃窗外看着，于是，玻璃窗上的那些霜花都由于他们的呼吸而融化了。假使来的人是一位重要人物，全厅的人就会立刻轰动起来。

可是，他们一次也没有轰动过，这可以从他们不高兴地嘟起嘴唇那一点上得到证明。

巴尔·小布达依(霍尔瓦特家庄园的管家)是从鲍尔诺茨来的，他报告说，他那年青的女主人病了，现在正躺在床上，因此她不能来了。

“哎哟，可怜的姑娘！”有几个人叫道，“这个沉重的打击伤了她的心！”

大家都衷心地替病人表示惋惜：他们宁愿她先到这里来，然后再生病。

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所有的人都涌向窗前。

“谁来了？谁？……”

“‘寡妇’来了！”

“嘿！Ox！Sapristi！”

很多人都顾不得寒冷，打开窗户，探出头去，还有些人拚命想爬得高一些，因此所有的窗口都聚满了重重叠叠的人头，好象一堆苹果；要是射一箭过去，准能打中一个人的脑壳。

真的是寡妇来了，她穿着重孝。仆人都穿着黑色的仆人制服；连马也是黑的；赶车的和跟车的仆役的帽子上都垂着一条黑色绉纱带子。

城堡里所有的仆役都出来迎接伯爵夫人。(难道这真是他们未来的女主人吗？)他们排成一个半圆圈，深深地躬着腰，一直等到老布达依扶着走出马车。

“瞧这个臭女人！”窗口上面有人吃惊地喊道，“她点头的样子多么骄傲，好象一个女王！”

接着，在她的后面，从马车里出来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那时，又

听见惊讶的喊叫声了。

“这个可爱的小人儿是谁？”

“她的女儿，马丽亚·布特列尔。”

“好一个人物啊！”

“布达依先生，请你带我的女儿到一间暖和一些的房间里去，”马丽亚·裘里低声说，“她冻坏了，可怜的孩子。现在我要到他那里去，他在哪里？”

“在大厅里。”

“我可以看看他吗？”

“不可能了，夫人，棺材已经焊好了。”

马丽亚很熟悉城堡里各个房间的位置。她从仆人手里接过白茶花的花圈，径直往大厅走去。

这时，大厅里正好一个人也没有。护灵的骠骑兵恰好到院子里去了，为的是要跟其他的骠骑兵整理一下队形，因为灵柩出发时，灵柩的两旁要由八个拿着马刀步行的骠骑兵护送；灵柩前后，也要各跟一队由五十个骠骑兵编成的马队。一个老爷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应该有个老爷的派头！

大厅里笼罩着死一样的静寂。厅堂又大又空，中间放着一口阴森森的棺材。时而可以听见烛火的爆裂声和搬动家具的声音。

马丽亚浑身颤抖着，向四周看了一眼。让一个死人孤零零地留在这里，这样的事情可未曾听说过！她正要转过身来往回走，忽然发现有一个男人在灵柩旁边轻轻地做着祷告。

虽然她穿着丝绒的鞋子，走起路来几乎毫无声音，但那个男子还是听出了她的脚步声而转过身来。这是乌恩克省的议员，西格蒙特·别尔那特。

马丽亚认识他，她憎恶地向他看了一眼，在他的身边走过去，把自己的花圈放在灵柩上面。

别尔那特走近灵柩，狂怒地把山茶花的花圈丢在大厅的大理石地板上。

“请您不要这样残忍，”他用气得发抖的声音说，“不要再惊扰他，现在就让他安静些吧，我请求您。”

马丽亚刚刚准备跪下去，但由于这个意外的攻击而跳了起来，她象雌老虎一样，高傲地昂着头。

“您怎么敢这样？您是谁？”她粗暴地叫道，“我是他的妻子。”

“不错，神父们认为是这样，”别尔那特以极度轻蔑的态度回答她，“但是上帝并不认为这样。现在他在上帝的身边了！”别尔那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的眼睛充血，他用脚去践踏花圈，“把您的花圈拿去送给神父，并且告诉他们，他是被你们害死的。”

别尔那特在走开之前又对马丽亚看了一眼，恨不得咬她一口，但这已经不能刺痛她了，因为她已经昏倒在石头的地板上。

这位可敬的议员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好象一个人摆脱了某种精神上的重压一样。他离开大厅，一直走到院子里，才对仆人们说：

“你们去看看。大厅里有个女人昏倒了。”

人们找到了伯爵夫人，并且把她救醒过来，那时，他们很可能说出

这样的一句话：“恐怕她还是很爱他的。”

是否还值得继续写下去呢？要是把整个的葬礼描写出来，或是把那些悲伤的和好奇的人群如何在路上排成漫长的行列都描写出来的话，那是需要不少时间的。

布特列尔家族的亲戚们都聚集在外面的厅堂里等待神父的到来。死者的妻子也在那里，她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脸色惨白得跟死人一样。在宣读遗嘱时（秘书从维也纳带来的那张遗嘱），那里还出现了一些从别的庄园里来的管家和地方官员。

那位亡故的伯爵在遗嘱里吩咐把自己的领地、收入、动产和不动产几乎全部都捐献给慈善事业。他只把爱尔乔杰列庄园收入的一半留给那个不幸的、自称为他的妻子的人，因为她好象还有一个女儿，所以后者在出嫁时还可以得到加拉高施农场上四千霍里达土地作为嫁妆。

他有一部分财产遗留给亲友中的某几个人。例如布达依先生，由于他“多年的忠诚”，亚诺什把佛烈平庄园内所有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全部送给他，使他能够安逸地度过自己的晚年。除此之外，所有的收入、土地和其他等等都应属于伯爵的亲爱的保护人伊斯特万·法伊，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属于法伊一家。

假使今后查到，在某一笔指定的捐款落到某个团体手里，而在这个团体中，神父也能享用这些捐款的话，那未经查明属实后，遗嘱中的这笔捐款即可宣布无效，而将它分给波佐什的贫民，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

这时，神父们乘着四匹马的马车来了（由于天气太冷，只来了几个本区的神父），于是葬礼开始了，而且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所有的人都被那从未见过的豪华排场迷得眼花缭乱。农奴们拿着几千个火把。当送葬行列的前队已经到达陀鲍鲁斯克的墓地时，运灵柩的灵车甚至还没有动哪。花圈和鲜花装了四辆马车（当然，对比罗什卡·霍尔瓦特来说，即使她只送了一根木犀草，那她也决不会感到过意不去，她的荣誉也不会受到任何损害）。城堡里还从来没有聚集过象这一次那样多的人；不但是高贵的老爷，就是连普通的百姓也都感到光彩。全部翁格伐尔的居民、两个卡波施城及其四郊的居民都来到了这里。瞧，饭店老板格里比和美人哈达希（现在是他的妻子）也在此地。卡杜什卡正在指东点西地向他们作着各种说明。

因为有一群贵族的缘故，所以一个普通人就不能挤到前面去看棺材。可敬的捷尔吉·托特跟其他人一起都被挤到后面去了，虽然他到这里来，完全不是为了欣赏那些老爷们肥胖的背脊。他是想来看看葬礼和哀悼一下死者。于是，他懊丧地向陀鲍鲁斯克走去。决定直接在墓地等候出殡的行列。

捷尔吉·托特和第一批拿火把的人一起来到了墓地，他仔细地看了看墓道——一座普通的砖头建筑物，上面盖有一个瓦屋顶，和一个象窗户一样的通风洞，之后，他就决心爬到这座墓道的顶楼上去。也许，在顶楼上，他可以直接看到下葬的仪式，看到无数的马车、贵族、乍明乍暗的火把、彩色的家徽、披着黑色马罩的马匹，也许还可能看到他的那根夹杂在花圈当中的树枝。它是不是被放在那儿了？爬到顶楼上去，看来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现在谁也不注意活人。托特爬上顶楼以后，当然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所有一切情形他都看到了，并且打算回家之后，

把这一切都讲给他的妻子听。

啊！这整个场面是多么富丽堂皇，同时又是那样难以形容的悲切！在墓地旁边，高贵的老爷们把灵柩从灵车上卸下来，抬在自己的肩上（伯爵在生前常和这些老爷们斗牌！），只有少数人可以走进墓道里去。不过在里面举行落葬仪式的时间也很短，神父们很快就把它结束了，因为他们几乎都快冻僵了。灵柩放下去了。笃克—笃克，笃克—笃克！一切都完了！最后一个巴尔顿斯基伯爵进入了他的长眠的地方。

后来，人们把一个画着伯爵家徽的盾牌翻了过来，家徽上的图案是：在蓝色的背景上，有一只头戴王冠的金鹰，它的胸前挂着一只银子做的小桶。

在从前的确有过一只鹰，但是现在没有了！它带着布特列尔整个家族飞上天空了。只有在古老的马刀上和旧书的封面上，它还继续负着它那可笑的重担——一只银子做的小桶；这只小桶是上古时候一个国王——一个幻想家和快活人——奖给它的（那时候桶都是用银子铸造的）。现在桶都是用木头做的，而且，在托考伊山上，现在也确实没有东西可以往桶里放了。

第二十五章

不要讲出去

人群很快就散完了，有的往东，有的往西；老爷们是坐马车走的，其余的人都是步行的，并且在路上还谈了好一会儿关于死人的事情。

老布达依和死者的秘书走在最后。波特迟迟不走，可能是偶然的，不过，老布达依迟迟不走是为了要用一把大钥匙亲手把那墓道的门锁上。

有人说，那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关于这件事的传说在革命前，老是在杰姆普林和乌恩克两省的居民口中传来传去。后来革命一发生，这个传说也就跟着消失了。在战争的时候，人们是没有心思去谈传说的，因为这时必须完成真正神奇的事业；当时，那个曾经用投石器打死过小饭店老板托特的小鸡的、乌叶海城的年青中学生也率领着他那人数逐渐稀少的兵团投入了革命战斗__。

好吧，既然要提起小饭店老板托特，那末我就把这个传说叙述一下，因为，那个传说是通过他才流传于世的。但是，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因为他并没有向谁泄露过自己的秘密，要是不把他的妻子计算在内的话（不过，他对于这一点也觉得十分遗憾）。但是话又得说回来，象他那样开诚布公，当然足以使得一个秘密不再成为秘密了。

根据传说，托特说出了下面的事情。当管家布达依和波特单独留在墓道的门旁时，托特仍然躲在顶楼上，因为有好多人站在墓道外面，要从那里下来是很困难的，于是他透过缝隙看到和听到，老布达依拉住秘书的大衣领子，两眼紧紧地盯着他，忧郁地说：

“秘书先生，你可知道，昨天晚上我已经打开棺材看过了，亚诺什伯爵不在棺材里？”

秘书吃惊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提心吊胆地轻轻对他说：

“那末棺材里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包着一堆沙和刨花的木头人。”

“那末，还有呢？”波特恐怖地追问着，并且用恐惧的目光看着他。

“在木头人的胸口上有一块小木片，”布达依管家继续低声说，“上面写着：‘Tace！’”

“Ergo tace！”秘书带着威胁的声调阴沉沉地说。

这就是当时所流行的传说。由于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托特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不相信他们所喜爱的英雄，例如拿破仑，会死掉，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死掉的，所以对于这缺乏真实性的故事，也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当然，要了解得更真实一些，那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老布达依在伯爵安葬之后，过三个星期也去世了，而秘书波特在葬礼举行完毕以后立即就销声匿迹，从此不见了。因此，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谁是对的！在第二年春天，比罗什卡也把

指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匈牙利革命。

拉丁语：不要讲出去！

拉丁语：这么说，不要讲出去！

自己的鲍尔诺茨庄园卖给一位马拉夫斯基地方的伯爵，以后，她也离开了那个地方。总而言之，在匈牙利，甚至连她的影子也见不到了；于是相信小饭店老板托特的传说的人数就大大地增加起来了。而托特本人在他去世以前，每当吸着他那只永远不换的烟斗时，总是以这个幻想来安慰自己的：他们在广阔的世界某一个静悄悄的角落里活着——一定活着！——一对幸福的人儿一定活着，他们在星期天把两只雕着银鹿的红色酒杯放在桌子上，拿来饮酒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他，并且会说：“奥拉斯辽斯克那个善良的老托特还活着吗？”

这个传说甚至在高等贵族社会里也流传得很久，虽然有时听不见，有时又流传起来了，不过始终没有得到很广泛的传布。这很明显，因为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人把棺材打开来看过（虽然有人谈到过这一点）。

亚诺什伯爵一直安静地睡着，假如他真的在这具棺材中的话。从那个时候起，乌恩克省里再也没有出生过一个比他更漂亮的男子。陀鲍鲁斯克的祖坟，这个静悄悄的避难所，是最舒服的、长眠的地方：四周万籁无声，也没有森林，听不到森林的吼叫声。只能听到青蛙在附近的水洼里叫着：“神父统治着！神父统治着！”

